

目 录

卷九	孝经	815
	论语	859
卷十	孔子家语	949
卷十一	史记(上)	1037
卷十二	史记(下)	1115
	吴越春秋	1185
卷十三	汉书(一) 补	1191

群书治要 卷九 孝经 论语

孝 经

【题解】《孝经》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记载孔子为弟子曾参讲解孝道的一部重要经典，相传为孔子纲领《六经》而做。《孝经》精要阐述了儒家对于孝道的见解，昭示了孝道与和谐天下的深层关系。《孝经》认为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提出了以孝为本的治国理念。明代吕维祺《孝经或问》中称：“《孝经》何为而作也？曰：为阐发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这一治国理念为后世历代帝王所奉行。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为此书作注，刻石太学，诏天下家藏其书。

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之宗趣，总汇六艺，综述道、德、仁、义，为孔子示范后世之行门，是儒家学问之根、千经万论之本，是成圣贤之基础、人人应尽之义务。

《孝经》一书，其书名之由来，据《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宋邢昺《孝经注疏》（以下简称《疏》）说：“孝者，事亲之名；经者，常行之典。”可见，“孝”是侍奉双亲的意思，“经”是恒常力行的典籍。皇侃《孝经义疏》说：“经者，常也、法也。”它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恒常，这部经典是恒

常不变的真理；第二是本性的性德。

《孝经》共十八章，大体可分为六个部分，其内容是：

第一章《开宗明义章》，是全经主旨，开宗明义，总述孝的宗旨和根本，阐明事亲、事君、立身之孝道三层次。

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说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这五种贵贱不同者应如何落实孝道，统称“五孝”。

第七章至第九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这三章是说明圣贤教育始于孝道。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纪孝行章》是叙述孝子应如何侍奉双亲，而《五刑章》与《纪孝行章》相配，论述行孝的第一个层次。

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这三章是阐述《开宗明义章》的“先王有至德要道”以及孝道与扬名于后世的关系。

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谏诤章》指出君臣、父子之间都有劝谏的道义，《感应章》言君臣、父子乃至天、地、人之间都有感应，《事君章》是论说如何事君，《丧亲章》阐明父母去世后能够继续祭祀才算是尽孝了的道理。

本经篇幅简短，计一千七百九十九字。然字字珠玑，旨趣深远，义理宏深，圣德无出其右，明王以其治则天下和平。孝道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本法宝。《群书治要》节录《孝经》，除《丧亲章》外其他章节几乎全部收录，可见魏徵等人对《孝经》的重视。

【作者简介】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后世尊称为孔子。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祖为商后宋国贵族。孔子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粮仓）、司职吏（管理畜养），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周游卫、宋、

陈、蔡、楚列国，不为时君所用。归鲁著书讲学，编订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这就是汉代儒家常说的“六经”。《乐》后来失传。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儒家学问是对古圣先王道统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孔子一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推行仁道，希望能恢复建立大同之治，“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世历朝尊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文宣王”。孔子的言行主要载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享寿七十三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边上（今孔林所在地）。弟子服心丧三年。子贡守墓六年。孔子儿子名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著《中庸》。

开宗明义章第一

【题解】这一章是全书的纲领，开示孝道的宗旨，阐述了孝的三个层次：开始于侍奉父母，扩大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最终是成圣成贤，回归本善。

【原文】仲尼居^①，仲尼，孔子字。曾子侍^②。曾子，孔子弟子也。子^③曰：“先王有至德要道^④，子者，孔子。以顺天下^⑤，民用和睦^⑥，上下^⑦无怨。以，用也。睦，亲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也。汝^⑧知之乎？”曾子避席^⑨曰：“参不敏^⑩，何足以知之^⑪？”参，名也。参不达。子曰：“夫^⑫孝，德之本也^⑬，人之行，莫大于孝，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⑭。教人亲爱，莫善于孝，故言教之所由生。复坐^⑮，吾语汝。身体发肤^⑯，受之父母^⑰，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⑱，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⑲于立身。《大^⑳雅》云：‘无念尔祖^㉑，聿修厥德^㉒。’”《大雅》者，诗之篇名。无念，无忘也。聿，述也。修，治也。为孝之道，无敢忘尔先祖，当修治其德矣。

【注释】①仲尼居：仲尼，孔子的字。居，闲坐。②曾子侍：曾子，名参，字子与。侍，卑者侍奉在尊者之侧。侍有坐有立，此处当为侍坐在侧。邢《疏》中说：“夫子以六经设教，随事表名，虽道由孝生，而孝纲未举，将欲开明其道，垂之来裔。以曾参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闲居，为之陈说。自标己字，称仲尼

居，呼参为子，称曾子侍，建此两句，以起师资问答之体，似若别有承受而记录之。”③子：本为古代男子的通用美称。④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指古代的圣德之王，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至德，最美好、最高尚的德行，即指下文之孝行。要道，最重要的道理。⑤顺：顺从，使天下人心顺服。⑥民用和睦：用，因而，由此。和睦，和，协调、融洽；睦，相亲。⑦上下：指各种人之间。古代为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有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分。⑧汝：你。此处指曾参。⑨避席：离席而立。曾参本侍坐于侧，因孔子问话，曾参为表示对老师的恭敬，因而起身离开坐席，站立回答。⑩不敏：敏，聪明、睿达、有智慧。不敏，为曾参自谦之词，犹言愚蠢、鲁钝。⑪何足以知之：足，够得上、配得上。此处为曾参自谦之词。邢《疏》言：“又假言，参闻夫子之说，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对曰：‘参性不聪敏，何足以知先王之至德要道之言义？’”⑫夫：发语词。⑬德之本也：本，根本。邢《疏》言：“此依郑注，引其圣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为德之本也。德则至德也。”邢《疏》云：“《正义》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依王肃义，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离于孝。殷仲文曰：穷理之至，以一管众为要。”⑭教之所由生也：教，指教化。邢《疏》言：“《正义》曰：此依韦注也。案《礼记·祭义》称曾子云‘众之本教曰孝’《尚书》‘敬敷五教’，解者谓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举此，则其余顺人之教，皆可知也。”⑮复坐：复，重新。因曾参回答问题后仍然站立着，故让其重新坐下。⑯身体发肤：身，头颈胸腹。体，四肢。发，身上的毛发。肤，皮肤。⑰受之父母：受，接受。指子女的肉体是父母给予的。⑱立身行道：立，树立、成就。立身，树立自身于天地之间，指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成就功名与事业。行道，实行天下的大道。⑲终：最后，老年时，或言指孝道的终极阶段、最高要求。⑳大雅：下引诗句《诗经·大雅·文王》。《文王》为大雅中的一首诗歌。㉑无念尔祖：无，发声词，无义。念，想念。尔祖，你的先祖。㉒聿修厥德：聿，述。厥，代词，其，指文王。

【译文】孔子在家里闲坐（仲尼，孔子的字），他的学生曾参在旁侍

坐(曾子,孔子的学生)。孔子说:“古代的圣王有至高之德、切要之道(子,孔子),用以顺天下人心,使人民和睦相处,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以,用。睦,亲爱。用至高的道德教化人民,用孝道来感化人民,百姓因此相亲相爱,尊卑长幼都没有怨恨)。你知道先王的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子离席而起,恭敬地回答说:“学生曾参愚昧,怎么会知道呢?(参,曾子的名,曾参不能通达明了老师的意思。)”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人的所有行为中没有比孝更重大的,所以说是德之本),一切教化都从这里生发开来(教导百姓相亲相爱,没有比教孝更好的,所以说是所有教化产生的根源)。你坐下,我现在就跟你讲!人的身体以至每一根毛发和每一块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稍有毁伤,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以德立身,实行大道,使美好的名声传扬于后世,以光耀父母,则是实行孝道的最终目标。所以实行孝道,开始于侍奉双亲,进而在侍奉君主的过程中得到发扬光大,最终的目的就是成就自己的德业。《诗经·大雅》说:‘常常怀念祖先的恩泽,念念不忘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德行’(《大雅》是《诗经》中的篇名。无念,就是不要忘记。聿,是述的意思。修,是治的意思。尽孝的原则,是不敢忘记自己的祖先,要修治自己的德行)。”

天子章第二

【题解】这一章讲述天子的孝道，论说天子如何把爱敬双亲之心扩展至天下百姓，让人民受到感化，都能效法天子而去尽孝。

【原文】子曰^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②。；爱其亲者，不敢恶于他人之亲。敬亲者，不敢慢于人^③。己慢人之亲，人亦慢己之亲，故君子不为也。爱敬尽于事亲，爱于母，尽敬于父。而德教加于百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故德教加于百姓也。形^④于四海。形，见也。德教流行见四海也。盖^⑤天子之孝也。《吕刑》^⑥云：“一人有庆^⑦。兆民赖之^⑧。”《吕刑》，《尚书》篇名。一人，谓天子。天子为善，天下皆赖之。

【注释】①子曰：本章承接上章之文，还是孔子对曾参的讲话。自此及以下四章，皆为孔子一次所讲的话。故正文不再出“子曰”。②不敢恶于人：恶，厌恶、憎恨、不喜欢。意为天子作为热爱自己父母的人，就要扩大去热爱天下的父母亲。③不敢慢于人：慢，轻侮、怠慢。此句言天子要广泛地敬重他人。④形：通“型”。法式，典范。⑤盖：语气词。多用于句首。⑥吕刑：为《尚书》中的篇名。⑦一人有庆：一人，指天子。庆，善。⑧兆民赖之：兆民，万民，指天下的所有人。古人所说的“兆”，即指一百万，也指十亿，后指一万亿。此处泛言极多，非实数。赖，依靠、凭借、仰赖。

【译文】孔子说：“天子真正爱护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厌恶任何

人(爱自己的父母,就不敢厌恶他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轻慢任何人(一个人轻慢别人的父母,别人就会轻慢他的父母,因此有德行的君子不这样做)。天子竭尽爱护尊敬来侍奉双亲(对母亲竭尽亲爱之情,对父亲竭尽尊敬之情),将这种道德教育推广到天下百姓(坚持恭敬慎重的态度以修正内心,行其内心之所宜以处理外务,所以说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让四海之民都能起而效法(形,是显现的意思。道德教化普遍推行,显现于四海之内),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尚书·吕刑》说:“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吕刑》,是《尚书》中一篇的名称。一人,指天子。天子肯于行善,天下百姓都因他而得福庆。)

诸侯章第三

【题解】这一章是讲述诸侯的孝道。诸侯应以谦逊谨慎、不骄不奢的态度，遵守法律法规，节约生活费用，这样才能够长守富贵，保全自己的国家，使官员百姓和睦安乐。

【原文】“在上不骄^①，高而不危^②；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上爱下，谓之不骄。故居高位而不危殆也。制节谨度^③，满而不溢^④。费用约俭，谓之制节。奉行天子法度，谓之谨度，故能守法，而不骄逸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居高位能不骄，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虽有一国之财，而不奢泰，故能长守富。富贵不离其身，富能不奢，贵能不骄，故云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⑤，上能长守富贵，然后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人^⑥。薄赋敛，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盖诸侯之孝也。《诗》^⑦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恐惧。兢兢，戒慎。如临深渊，恐坠。如履薄冰，恐陷。

【注释】①在上不骄：在上，诸侯为列国之君，贵在一国臣民之上，故言“在上”，即处于高位的意思。骄，自满、自高自大。无礼为骄。②高而不危：高即上，言诸侯居于一国最高之位，所处甚高。危，危殆、危害。此接上句，意为诸侯居于万人之上的高位，仍能不自高自大，则不会发生危殆。③制节谨度：制节，花费节省，生活俭朴。谨度，指言行谨慎而合乎礼法。④满而不溢：满，国库充实，钱财很多。溢，过分，此处指生活奢侈，与骄相对。⑤社稷：社是祭祀土

神的场所，亦代指土神；稷为五谷之长，是谷神。⑥和其民人：民人，即人民、百姓。⑦诗：以下引文，见《诗经·小雅·小旻》。

【译文】“（诸侯）处在万民之上而不骄傲，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会产生倾覆的危险（诸侯的地位在万民之上，所以说“在上”。尊敬在上位的人，爱护在下位的人，这叫“不骄”，所以能居于高位而没有危险）；节约费用，谨守法度，即使财富充足，也不会奢侈浪费（各种费用俭省，这叫“制节”。奉行天子的法度，这叫“谨度”。所以能守法而不骄奢淫逸）。身处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长久地保持他的尊贵（居于高位却能不骄傲，所以能长久地保持尊贵）；财富充裕而不奢侈挥霍，所以能长久地保持他的富有（虽然拥有一个国家的财富却不奢侈挥霍，所以能长久地保持富有）。能使富有和尊贵不离开自身（富有却能不奢侈，尊贵却能不骄傲，所以说“没有离开他自身”），然后才能保全社稷（居上位者能长久地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证他的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使自己的人民和睦相处（减少赋税和杂役，因此人民和乐安定），这就是诸侯的孝道啊！《诗经·小雅》说：‘要戒慎恐惧，小心谨慎，就像站在深渊之旁，又像踏在薄冰之上。’（战战，是形容恐惧的样子。兢兢，是形容谨慎的样子。所谓“如临深渊”，是说恐怕掉下去。所谓“如履薄冰”，是说恐怕陷进去。）”

卿大夫章第四

【题解】这一章是讲述卿大夫的孝道。卿大夫从服饰、言论、行动等方面都必须符合先王所制定的礼制，为民众作出表率，才能保全宗庙及祭祀，以事奉国君、服务百姓。

【原文】“非先王之法服^①，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②，不敢道；不合诗书，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③，不敢行。不合礼乐，则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诗书，则不言。非道不行。非礼乐，则不行。口无择言^④，身无择行^⑤。言满天下无口过^⑥，行满天下无怨恶^⑦。三者^⑧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⑨。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则为备矣。盖卿大夫之孝也。

《诗》云^⑩：‘夙夜匪懈^⑪，以事一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当早起夜卧，以事天子，勿懈惰。

【注释】①先王之法服：先王制定的各种等级的人的规定服饰。②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语，即《诗》《书》等中的言论。③德行：合乎礼乐的道德行为。④择言：败言或不合法度的议论。⑤择行：败坏的德行或不合法度的行为。⑥言满天下无口过：言满天下，言语传遍天下。口过，口中有失。⑦怨恶：怨恨厌恶。⑧三者：指上文之合于先王的服饰、言语和德行。⑨宗庙：古代祭祀先人的场所。⑩诗：下引诗句，见《诗经·大雅·烝民》。⑪夙夜匪懈：夙，早晨。夜，晚间。匪，同“非”，不。懈，怠惰、松懈。

【译文】“（卿大夫）非先王规定的服装不敢穿，非先王的礼法言论不敢讲（言语不合乎《诗》《书》中的道理就不敢说），非先王遵奉的道德行为不敢行（行为不合乎《礼》《乐》的规范就不敢做）。所以，不合礼法的话不讲（不合乎《诗》《书》的话就不说），不合道德的行为不行（不合乎《礼》《乐》规范的行为就不做）。口中没有不合乎礼法之言，自身没有不合乎礼法之行，纵使言语传遍天下，也不会口中有失，即使所作所为天下皆知，也不会有怨恨厌恶。“服饰、言语、行为”，三者都能完备无缺，然后就能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按照古圣先王所规定的衣服穿着，说的是古圣先王所说的道理，践行的是古圣先王的道德行持，这样就完备了）。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诗经·大雅·蒸民》说：“要早晚勤奋不懈，来侍奉于天子。（夙，是早上的意思。夜，是晚上的意思。一人，是指天子。卿大夫应当晚睡早起，来侍奉天子，不要懈怠。）”

士章第五

【题解】这一章讲述士的孝道。士要移孝作忠，以侍奉父母的爱敬之心侍奉国君、长上，做到事君以忠，事上以顺，尽忠职守，完成自己肩负的重任。

【原文】“资^①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事父与母，爱同敬不同也。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与君，敬同爱不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兼，并也。爱与母同吗，敬与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故以孝事君则忠，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也。以敬事长则顺。移事兄敬，以事于长，则为顺矣。忠顺不失，以事其上，事君能忠，事长能顺，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②。盖士之孝也。《诗》^③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④。’忝，辱也。所生，谓父母。士为孝，当早起夜卧，无辱其父母也。”

【注释】①资：取，拿。②守其祭祀：祭，际也，神人相接为祭。祀，似也，言祀者似将见先人也。祭祀，指备供祭品以祭神供祖的活动。③诗：下文所引诗句见《诗经·小雅·小宛》。④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夙，早、早上。兴，起、起床做事。寐，睡觉。无，别、不要。忝，辱、羞辱。尔所生，生养你的人，即你的生身父母。

【译文】“用奉事父亲的行为来奉事母亲，其亲爱是一样的（侍奉父

亲和母亲，亲爱之情虽同，但尊敬之情不同）；用奉事父亲的行为来奉事君主，其恭敬也是一样的（侍奉父亲和君主，尊敬之情虽同，但亲爱之情不同）。所以，对母亲要重视爱，对君主要重视敬，对父亲则是两者兼备（兼，是并的意思。亲爱之情如同侍奉母亲，尊敬之情如同侍奉君主，兼有这两者，是侍奉父亲之道）。因此，用侍奉父亲的孝道来侍奉君主，必能做到忠诚（把侍奉父亲的孝道转到侍奉君主上，就能做到忠诚了）；用敬顺兄长的悌道来侍奉上级，必能做到顺从（把侍奉兄长的恭敬心转到侍奉上级上，就会顺从）。忠诚和顺从，都做到没有什么欠缺和过失，用这样的态度去侍奉君主和上级（侍奉君主能够忠诚，侍奉长上能顺从，二者都没有缺失，就可以侍奉在上位者了），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守住宗庙的祭祀。这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啊！《诗经·小雅·小宛》说：“要早起晚睡地尽孝尽忠，不要有辱于生养自己的父母。（忝，辱的意思。所生，指父母。士人尽孝，应当早起晚睡勤勤恳恳，不能有辱于自己的父母。）”

庶人章第六

【题解】这一章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孝的最后一条，讲述普通百姓的孝道，就是掌握自然规律进行生产，收获粮食，供养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不违礼法，恭谨做人，节约用度，以更好地奉养父母，让父母能够安安乐乐地终其天年。

本章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作总结，说明人虽有尊卑贵贱的不同，但事亲尽孝的心是没有分别、没有终始的。如果有人担心能力不够，无法尽孝，那是没有道理的。

【原文】“因（因上旧有子曰二字。删之）天之道^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四时以奉事天道。分地之利^②，分别五土，视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谨身节用^③，以养父母^④。行不为非为谨身，富不奢泰为节用，度财为费，父母不乏也。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⑤，孝无终始^⑥，而患不及己者^⑦，未之有也。”总说五孝，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当孝无终始，能行孝道故患难不及其身。未（未下九字恐有脱误）之有者，言未之有也。

【注释】①因天之道：因，顺应、凭依、利用。顺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②分地之利：分，区别、分别。利，利益、好处。指分辨土地的特性和优势，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等。③谨身节用：谨，恭敬、谨慎。谨身，即对自己的身体恭敬、谨慎，言行合于礼法，不做违礼的事，就能远离刑罚的羞辱。节

用,节约俭省,生活不奢侈浪费。④以养父母:以,拿来、用来。养,赡养,供养。⑤自天子至于庶人:指从尊如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士,直至卑如庶人,无论尊贵还是卑贱,都要实行孝道。本章自此开始总论五孝。⑥孝无终始:实行孝道,没有贵贱等级的差异,也没有开始与终结的区别。⑦而患不及己者:患,忧虑、担心。及,赶上、做到。意为担心自己做不到孝。全句意为,从天子到庶人,实行孝道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不在于其地位的尊贵还是卑贱,也不在于是事亲还是立身。因此,担心自己不能做到孝道,是不会有。一说“孝无终始”为行孝无终无始,“患”为祸患,故而释全句为:如果行孝道用心不纯,用力不果,致使在立身和事亲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好,这样,要想祸患不及其身,那是不可能的。

【译文】“顺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顺应这四季的变化,来奉事天然之道),分辨土地的不同特点(分别山林、川泽、丘陵、水边平地、低洼地等五种土地,观察其高下的不同,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等,这就是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行为谨慎,节约俭省,以此供养父母(不做非法的事情,这叫“谨身”。富有但不奢侈挥霍,这叫“节用”。根据财力来支出,则对父母的供养就不会匮乏),这就是老百姓应尽的孝道啊!因此,从天子到百姓,不分贵贱,行孝都是无始无终、没有止尽的。如果有人担心自己无法尽孝,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总说五种孝道。上至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应当圆满孝道。能够践行孝道,所以不必忧患灾难不会靠近他。所谓“未之有”,是说从来没有过。)”

三才章第七

【题解】这一章是继“五孝”以后，孔子进一步显明孝道之含义，以天、地、人“三才”作为章名。

【原文】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①！”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当为孝无终始，曾子乃知孝之为大。子曰：“夫孝，天之经^②也，春秋冬夏，物有死生，天之经也。地之义^③也，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义也。民之行^④也。孝悌恭敬，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⑤。天有四时，地有高下，民居其间，当是而则之。则天之明^⑥，则，视也。视天四时，无失其早晚也。因地之利^⑦，因地高下，所宜何等。以顺天下^⑧，是以其教不肃而成^⑨。以，用也。用天四时地利，顺治天下，下民皆乐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也。其政不严而治^⑩。政不烦苛，故不严而治也。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⑪，见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爱^⑫，而民莫遗其亲^⑬；先修人事，流化于民也。陈之以德义^⑭，而民兴行^⑮；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若文王敬让于朝，虞、芮推畔于野，上行之，则下效法之。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⑰。”善者赏之，恶者罚之，民知禁，不敢为非也。

【注释】①甚哉，孝之大也：甚，很、非常。哉，语气词，表示感叹。大，伟大，此处主要指孝道内涵的广博和意义作用的广大。②经：常规、原则。指永恒不变的道理和规律。③义：适宜，态度公正，合理合法。④行：行，履行，实行。

⑤而民是则之：是，指示代词，复指前文之“天地之经”。则，效法、作为准则。

⑥则天之明：仿效天上的日、月、星辰给民众以温暖和光明。

⑦因地之利：君主有指导农业生产的任务，故需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土地，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⑧以顺天下：以顺应天下人心。

⑨是以前教不肃而成：是以，因此。其，指天子诸侯。肃，指用严厉惩治的办法去强制民众接受。成，成功、成就、达到目的。

⑩其政不严而治：政，政治、政事。治，治理，即天下太平、社会安定。

⑪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先王，已逝世的帝王，此处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圣王。教，教化，指思想道德和行动的感召。化，渐变，指民众受统治者行动的感召而逐渐向孝义和善变化。

⑫是故先之以博爱：是故，因此。先，率先实行，带头去做，为民众做出榜样。博爱，广泛地实行仁爱、泛爱众人。

⑬民莫遗其亲：遗，遗弃、遗忘。亲，指父母。

⑭陈之以德义：陈，广布、陈说。言统治者率先陈说道德之美、正义之善。

⑮民兴行：兴，起。行，实行。言民众都会自动地讲道德、行义举。

⑯而民和睦：人民因此而和顺亲睦。

⑰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示，拿出来给人看，使人明白。好，喜好和提倡的。恶，厌恶和反对的。禁，禁止，即不许做的非法的事。

【译文】曾子听了孔子所讲的孝道后，赞叹地说：“啊，孝道的意义实在太大了！（上自天子，下到普通百姓，都应该尽孝，无始无终，曾子于是知道了孝道的广大。）”孔子说：“孝道，犹如天地运行恒常不变（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万物随之而有生有灭，这是上天的恒常之道），犹如大地利益万物（山川有高下，流水因之而流通，这是大地的必然法则），这是人最为根本的德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恭敬长上，这是人应有的行为）。天地这种不变的法则，人应该效法它（天有四时的运行，地有高下的不同，百姓居于其间，应当遵从并效法它）。仿效上天光明普照（则，是观察的意思。观察天之四时运行，有一定的准则，从不变早或变晚），依照大地所出产的物品（根据土地的高下，看适宜种何种谷物），用来治理天下万民。因此其教化不需要严肃的态度就可成功（以，是用的意思。凭借天之四时和

地利，顺应之以治理天下，天下万民都安乐，因此其教化不需要严肃的态度就可成功），政令无须靠严厉的手段推行而天下大治（政令不烦杂苛刻，所以不需要严厉的手段就能得以推行）。先王看到这样的教化可以转化人心（看到根据天地恒常之道教化百姓的容易），所以率先实行孝道，博爱大众，使百姓不会遗弃双亲（率先修治自身，德泽流于百姓，从而化导人民）；再来陈述道德仁义，让百姓心生仰慕，愿意效法（在上位者喜欢道义，则人民没有敢不服的）；先行礼敬谦让，做出表率，使百姓不会互相争斗（就像文王敬让于朝堂之上，发生争执的虞人和芮人受其感化，推让田畔于民间，说明在上位者真心实行，则在下位者就会起而效法他）；再以礼乐来引导，让百姓身心和谐，和睦相处（在上位者如果乐于遵行礼法，则百姓没有谁敢不尊敬的）；指示人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违犯了（做好事的奖赏他，做坏事的惩罚他，则百姓就知道所禁止的事情，从而不敢为非作歹）。”

孝治章第八

【题解】这一章是孔子为我们陈述明王如何以孝治理天下。用孝道来治理天下，能感得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国泰民安，世界和谐，天下大治。

【原文】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①，不敢遗小国之臣^②，古者诸侯，岁遣大夫，聘问天子，天子待之以礼，此不遗小国之臣者也。而况于公、侯、伯、子、男^③乎？古者，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刍禾百车，以客礼待之。故得万国^④之欢心，以事其先王^⑤。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职来助祭宗庙，是得万国之欢心，事其先王也。治国者^⑥，不敢侮^⑦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⑧？治国者，诸侯也。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⑨。治家者^⑩，不敢失^⑪于臣妾之心，而况于妻子^⑫乎？故得人之欢心^⑬，以事其亲^⑭。夫然^⑮，故生则亲安之^⑯，养则致其乐，故亲安之也。祭则鬼飨^⑰之。祭则致其严。故鬼飨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无怨，故和平。灾害不生，风雨顺时，百谷成熟。祸乱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祸乱无缘得起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于此。《诗》^⑱云：‘有觉德行^⑲，四国顺之^⑳。’觉，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国。顺而行之也。”

【注释】①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昔，过去、古代。明王，英明圣睿的天子，即首章所说的先王。②不敢遗小国之臣：遗，遗弃、遗忘、不放在心上。小

国之臣，指小诸侯国之君派到王朝来聘问天子的臣僚。③而况于公、侯、伯、子、男：而况，何况。公侯伯子男，惯指周之五爵位。④万国：万，很多、无数。国，诸侯国。⑤以事其先王：指各诸侯国前来王朝助祭天子之先王的宗庙。⑥治国者：治理国家的君主，即诸侯。天子为治天下者。⑦侮：轻视，凌辱、怠慢。⑧而况于士民乎：士民，士人和庶民。此处士人指庶民中有知识者，非有职之士。⑨以事其先君：指百姓都主动恭敬地献物给诸侯以协助祭祀诸侯先君。⑩治家者：据唐玄宗注，指受禄养亲的卿大夫。⑪失：失礼，指所言所行不合礼仪，或不知其人心意。⑫妻子：妻子和儿子。⑬故得人之欢心：人，指全家自妻、子至奴、婢等人。⑭以事其亲：指奉养父母老人。⑮夫然：夫，发语词。然，如此、这样。指天子、诸侯、卿大夫各自能以孝道治理天下、治理列国、治理家族。⑯故生则亲安之：生，指父母健在。亲，父母。安，舒适安乐。⑰飨：通“享”。指鬼神享用祭品。⑱诗：此处指《诗经·大雅·抑》。据说，这是卫武公讽刺周厉王并用以自警的诗。⑲有觉德行：觉，大。德行，崇高的道德行为。意为天子果真有崇高的道德和孝义的行为。⑳四国顺之：顺，通“训”，化的意思。此四国指天下各地。句意为，天下各地都会因此被训化，而服从他的统治。

【译文】孔子说：“从前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对于小国派来的使臣，都不敢失礼轻视（古时候诸侯每年派遣大夫聘问天子，天子对其以礼相待，这就是所谓不遗弃小国的使臣），何况对自己分封的公、侯、伯、子、男呢（古时候诸侯每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天子派嫡长子在郊外迎接，载草料和谷物百车，以客礼相待）？所以能得到各国诸侯的欢心，纷纷来助祭天子的祖先（诸侯每五年一次朝见天子，各奉上其地的特产来助祭，这就是所谓得到了万国的欢心，来奉祀其祖先）。治理封地的诸侯，连卑微的鳏夫寡妇也不敢欺侮，何况是知礼仪的百姓呢（治国者，是指诸侯）？因此能得到百姓的欢心，来恭敬助祭诸侯的祖先。治理家族的卿大夫，对臣仆婢妾都不敢失礼，更何况对其妻子、儿女呢？所以得到众人的欢心，使他们乐意侍奉卿大夫的父母。这样，才会让父母在世

的时候，过着安乐的生活（父母在世时，努力使父母快乐，所以父母就心安了），死后成为鬼神，也能够安享子孙的祭祀（祭祀的时候，努力做到严肃恭敬，因此鬼神会来享用）。因此使天下祥和太平（上下没有怨恨，所以会安定和平），灾害与祸乱都不会发生（风调雨顺，各种谷物都得以成熟；君主乐于施惠，臣下忠诚尽职，父亲慈爱，子孙孝顺，因此祸乱没有发生的缘由）。所以圣明的君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就会有这样的效果（所以上面所说的“明王”在位，之所以能够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因为他以孝道治理天下，所以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诗经》上说：‘天子有伟大的德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顺他（觉，是大的意思。有大德行，则四方的国家就都会顺从而归向他）。’”

圣治章第九

【题解】这一章是《孝治章》意思的延伸，说明圣人如何用德行教化百姓，治理天下。

【原文】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①，无以加于孝乎^②？”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异于万物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孝莫大于严父^③，莫大尊严其父。严父莫大于配天^④，尊严其父，莫大于配天，生事爱敬，死为神主也。则周公其人也。尊严其父，配食天者，周公为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天名。后稷者，周公始祖。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上帝者，天之别名。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⑤。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译来贡，是得万国之欢心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岂圣人所能加。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因人尊严其父，教之为敬，因亲近于其父，教之为爱，顺人情也。圣人之教不肃而成^⑥，圣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乐之，故不肃而成也。其政不严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⑦。本，谓孝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之义也。君臣非有天性，但义合耳。父母生之，续莫大焉^⑧；父母生子，骨肉相连属，复何加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⑨。君亲择贤，显之以爵，宠之以禄，厚之至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⑩；人不能爱其亲，而爱他人亲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⑪。不能敬其亲，而敬他人之亲者，谓之悖礼也。以顺则逆^⑫，以悖

为顺，则逆乱之道也。民无则焉。则，法。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③，恶人不能以礼为善，乃化为恶，若桀纣是也。虽得之，君子所不贵^④。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贵。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为逆乱之道，言中诗书，故可传道也。行思可乐，动中规矩，故可乐也。德义可尊，可尊，法也。作事可法，可法，则也。容止可观，威仪中礼，故可观。进退可度，难进而尽忠，易退而补过。以临其民^⑤。是使其民畏而爱之，畏其刑罚，爱其德义。则而象之^⑥，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⑦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⑧’。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仪不差，可法则也。

【注释】①敢：谦词，有冒昧、大胆的意思。此句为曾参对其师孔子提问，故以敢问来表示其敬意。②无以加于孝乎：有比孝道更重要的吗？加，更、高于、大于、在其上。这句问话的目的，是引出孔子的孝道为最高道德的论说。③孝莫大于严父：孝行没有比尊崇父亲更重要的了。严，尊、尊崇、尊敬。严父，尊崇尊敬父亲。④严父莫大于配天：尊崇父亲没有比以父亲拟比于上天和父亲亡后以其配享于上天更重要的了。配，有匹配和配享二义。匹配，等同、比拟。配享，是在主要祭祀对象之外附带祭祀的对象。周代礼制，每年冬至在郊外祭祀上天，同时祭祀父祖先王，这就是配天之礼。古人认为天是最伟大的，父亲是最值得尊崇的，父亲在世时孝子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父亲死后孝子以其配享上天，是孝子对父亲最大的尊崇。⑤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天下诸侯各自按照其职位规定进贡物品，来协助天子祭祀。四海之内，指天下的诸侯。职，即职责，四方向王朝的贡献。诸侯向王朝进贡的物品主要是用于祭天地祖宗的。⑥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圣人的教化，不必采用严厉的措施就能成功。圣人，指古代的圣明君王，此处指周公。肃，峻急、严厉。成，成功、取得成效。⑦其所因者本也：因，凭借。本，根本，此处指道德的根本——孝道。⑧续莫大焉：续，指续先传后，也就是人类的自身繁衍。焉，于之，在这件事上。莫大焉，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⑨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亲，亲自。临，以上对下。厚，深重、重要。⑩悖德：背，违背。悖德，违背公认的道德准则。⑪悖礼：违背礼义。⑫以

顺则逆：是“以之顺民，民则逆”的省文。顺，使动用法。则，就。意为，以悖德悖礼的行事去教化民众，企图使民众顺从，就会造成逆乱。⑬不在于善，而皆在于凶德：在，居、处，在此处有亲身实行的意思。善，善行，即上文之爱敬亲人的孝行。凶德，昏乱无法，即违背道德。⑭虽得之，君子所不贵：得，得到、得意、得志。君子，泛指贤者。贵，重视、赞赏。不贵，鄙视、厌恶、看不起。全句意为，上边的这种如夏桀商纣的人即使一时得志，因为他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所以君子也不会看得起他。⑮以临其民：临，在此为统治、管理的意思。言君子实行以上六事，来统治和管理民众。⑯是使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畏，敬畏，因其有威严不敢犯之。象，模仿、效法，因其有仪象而模仿他。意为：因此民众敬畏他而又爱戴他，将他作为准则而仿效他。⑰诗：以下诗文，见《诗·曹风·鸛鸣》。此诗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鸛鸣》，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后世多取朱说。⑱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淑，美好、善良。淑人，有德行的人。君子，指有道德、有才干的人。仪，仪表、仪容。忒，差错。凡是有德行的淑人和有见识的君子，他的仪容礼貌都不会有差错。

【译文】曾子又说：“学生很冒昧地向老师请教，圣人的德行，就没有比孝道更大的吗？”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最尊贵的是人（人类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不同于万物）。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大的了（孝是德行的根本，又有什么能超过它呢）。孝道之中，没有比把父亲推到最尊严的地位更大的了（没有能大过尊敬推崇自己父亲的）。要把父亲推到最尊严的地位，没有比请父亲的神明来配同上天享受祭祀更大的了（尊敬自己的父亲，没有比配祀天帝更隆重的了。活着时亲爱尊敬地侍奉，死后成为百神之主），而周公就是这样的人（尊敬自己的父亲，使其配食于天帝，是从周公开始的）。昔日，周公在郊外祭祀其先祖后稷，以他配同上天（郊是祭天礼仪的名称，后稷是周公的始祖）；在明堂宗庙祭祀文王，以他配同上帝（文王，是周公的父亲。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场所。上

帝，是天的另一名称)。所以，天下的诸侯都带贡品前来助祭(周公行孝于朝堂之上，越裳国通过译使来进贡，这就是得到了万国的欢心)。因此说圣人的德行，哪有比孝道更大的呢(孝悌之道尽到了极致，就能够与天地神明相通，岂是圣人所能超越的呢)?”

“圣人根据人们对父母的敬畏之心，教导人们懂得礼敬；根据人们对父母的亲近之心，教导人们懂得仁爱(根据人们知道尊敬自己的父亲，教他们礼敬众人。根据人们亲爱自己的父亲，教他们仁爱众人。这是顺应人们的性情)。所以圣人的教化，不须用严肃的方式就能成功(圣人根据人们的性情来教导民众，民众都乐于顺从，所以能够不严厉却可以成功)，其政令不须用严厉的手段推行就能使天下太平(不须要严厉的手段就能治理天下，自己行得正，虽然不下命令，别人也会效法而行，所以能够没有严刑峻法却可以使天下太平)。这是由于圣人所依据的是孝道这个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指孝道)。父子之间的慈孝之道是天性(性，就是恒常不变的本性)，它表现在君臣之间就是大义(君主和臣下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亲情，只是以道义相结合)。父母生子，继承宗嗣之事，让孝道得以相续，没有比这种人伦关系更重大的了(父母生下子女，血脉和骨肉连成一体，更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关系呢)!父亲既有君的尊严，又有父的慈爱，让儿女的孝心得以培养，没有比这种恩义更厚重的了(君主选择贤才，以官爵来显扬他，以荣禄来优待他，这是极其深厚的恩义)!所以，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那就叫违背道德(人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他人的父母的，叫做悖德)；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那就叫违背礼义(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的父母的，叫做悖礼)。君主应当顺乎天性，敬爱父母，如果违逆天性，不孝父母(以违背本性为顺应本性，这是叛逆作乱之道)，老百姓就会无以仿效啊(则，是效法的意思)!君主不能尽孝，违背道德礼法，国家必会招致灾难(君子所厌恶的，是人如果不能遵行礼法以行善，就会化为作恶之人，像夏桀和商纣就是这样)，即使这样能得崇高的权位，君子也不以为贵了(不通过正当的方式得到，君子不

看重)。作为君子,绝不做违背道德礼法之事。君子说话前,必会考虑其言语是否可说(君子不按叛逆作乱之道行事,所说的话符合《诗》《书》的意旨,所以可以传承圣贤之道);行动前,必会考虑其行为是否能给大众带来欢乐(动作行为符合礼法规范,所以能够让百姓欢乐);建立品德,做事合乎正义,可以值得尊敬(可尊,是可以效法的意思);所作所为,可以值得效法(可法,也是可以效法的意思);仪容举止,遵守礼法,可以值得观摩(仪容举止符合礼法,所以能够让百姓观摩);一举一动,合乎法度,可以值得赞叹(危难之际,能进而尽忠;日常无事,则退而补过)。君子以这些威仪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敬畏他而且爱戴他(畏惧他的刑罚,热爱他的道德信义),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因此,君子能实现道德教化,从而畅行其政策命令。《诗经·曹风·鸛鸣》说:“一个善人君子,他的德行威仪,没有任何欠缺(淑,是善的意思。忒,是差的意思。善人君子,仪容举止没有差错,可以作为效法的对象)。”

纪孝行章第十

【题解】这一章是记录孝子事亲的行为。

【原文】子曰：“孝子之事亲，居^①则致其敬，养^②则致其乐，乐，竭欢心以事其亲。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虽尊为君，而不骄也。为下不乱，为人臣下，不敢为乱也。在丑不争。丑，类也，以为善，不忿争。居上而骄则亡，富贵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为下而乱则刑，为人臣下好作乱，则刑罚及其身。在丑而争则兵^③。朋友中好为忿争者，惟兵刃之道。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④，犹为不孝。”夫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之亲，今反骄乱分争，虽日致三牲之养，岂得为孝子。

【注释】①居：平常家居。②养：赡养，奉养。③兵：兵器，在此指用兵器相杀戮。④日用三牲之养：日，每天。三牲，指猪、牛、羊。古人宴会或祭祀时用三牲，称为太牢，是最高等级的供奉。日用三牲之养，言给父母每天吃的供给极为丰厚。

【译文】孔子说：“孝子侍奉父母亲，日常居家时，处处都应对父母恭敬；奉养父母时，应让父母欢心（乐于竭尽自己的欢心，以侍奉自己的父母）；父母生病时，应忧虑父母的病情；父母去世时，应尽到哀伤；祭祀父母时，应庄严敬肃。以上五点都能完备，才真正做到侍奉双亲。侍奉

双亲的孝子，处在上位要谦虚而不骄傲（虽然贵为人君，却不骄慢），处在下位要恭敬谨慎而不作乱（作为别人的臣下，不敢作乱），与大众相处要和顺而不竞争（丑，是类的意思。要为善而不与人忿争）。身居上位如果骄傲，就会灭亡（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的富贵，因此才会自取灭亡）；身居下位如果作乱，就会受到惩罚（作为别人的臣下，如果喜好作乱，则会招来刑罚的制裁）；跟大众相处如果斗争，就会互相杀害（在朋友相处中，喜好忿争的人，只会引来兵刃相加）。为人子女，如果以上三者不能去除，即使每天用牛、羊、猪肉来供养父母，还是不孝（亲爱自己父母的人，不敢厌恶别人的父母。如今反而傲慢作乱，引起纷争，虽然每天用三牲奉养父母，又怎能称得上是孝子呢）。”

五刑章第十一

【题解】这一章是说明不孝是最大的罪恶，并指出引致社会大乱三个根源。

【原文】子曰：“五刑之属三千^①，五刑者，谓墨、劓、腓、宫（宫下旧有割字，删之）、大辟也。而罪莫大于不孝^②。要君者无上^③，事君，先事而后食禄，今反要君。此无尊上之道。非圣人者无法^④，非侮圣人者，不可法。非孝者无亲^⑤。己不自孝，又非他人为孝，不可亲。此大乱之道也^⑥。事君不忠，侮圣人言，非孝者，大乱之道也。”

【注释】①五刑之属三千：处以五刑的罪行共有三千条。②罪莫大于不孝：所有应处以五刑的三千条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重的罪行了。即不孝为罪恶之极。此句言不孝之罪，不在三千条罪行之中。③要君者无上：要，强求、要挟、胁迫，有所依仗而强硬要求。者，指代人。无上，藐视君上，即目无君长，反对或凌辱君长。④非圣人者无法：非，责难、诽谤、诋毁。圣人，具有最高道德标准的人。非圣，就是对周公、孔子等所谓圣人的言论、著述进行诽谤或不恭敬对待。⑤非孝者无亲：非，非议，不赞成。非孝，诽谤他人的孝行。⑥此大乱之道也：大乱，最严重的祸患悖乱。道，根源，意为导致大乱。

【译文】孔子说：“古代的刑法有五大类，所归属的犯罪之条列，有三千种之多（五刑，是指墨、劓、腓、宫、大辟五种刑罚），其中没有比不孝

的罪行更大的。要胁君主的人，是心目中没有君主的存在（侍奉君主应当先尽心做好事情然后再领取俸禄，如今反而威胁君主，这是没有尊上之道）；反对圣人的人，是心中没有法则的存在（诽谤侮辱圣人的人不可效法）；反对孝道的人，是心目中没有父母亲（自己不孝，对他人尽孝又加以诽谤，这种人不可亲近）。这三种恶行，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根源（侍奉君主不忠诚，轻侮圣人的言论，不孝父母，这是大乱之道）。”

广要道章第十二

【题解】这一章详细说明“要道”的意义。

【原文】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夫乐者，感人情，乐正则心正，乐淫则心淫也。安上治民^①，莫善于礼。上好礼，则民易使。礼者，敬而已矣。敬，礼之本。有何加焉。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所敬一人，是其少。千万人悦，是其众。此之谓要道也。孝悌以教之，礼乐以化之，此谓要道也。

【注释】①安上治民：安，安定、安心。上，国君。安上，使国君安心。社会太平，国君就能安心。治民，使民众得到治理。

【译文】孔子说：“教导百姓相亲相爱、爱戴君主，没有比君主自己行孝道更好的办法了。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没有比君主自己行悌道更好的办法了。改善社会风俗，没有比用和谐的音乐去调和性情更好的办法了（音乐是感通于人的内心情感而发的，音乐雅正则表明人心纯正，音乐淫纵则表明人心淫纵）。使在上位者身心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君主自己遵循礼法更好的办法了（在上位者好礼，则民众易于指使）。礼的根本，就是一个“敬”字（敬是礼的根本，又有什么能超过敬呢）。因此，尊敬别人的父亲，为人子女的就会喜悦；尊敬别人的兄

长，为人弟弟的就会喜悦；尊敬别人的君主，为人臣子的就会喜悦。尊“敬”一个人，就会让千千万万的人都感到喜悦。他所尊敬的人虽然很少，而感到喜悦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人（所敬的只有一人，是言其少。能让千万人喜悦，这就是所说的“众”了）。这就是所谓的切要之道啊（用孝悌之道来教导民众，用礼乐之道来转化民众，这就是所谓的“要道”）！”

广至德章第十三

【题解】这一章是说明“至德”的意义。

【原文】子曰：“君子之教以孝^①，非家至而日见之也^②。但行孝于内，流化于外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③。天子父事三老^④，所以敬天下老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天子兄事五更^⑤，所以教天下悌也。教以臣^⑥，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天子郊则君事天，庙则君事尸，所以教天下臣。《诗》^⑦云：‘恺悌^⑧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教于天下，真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⑨？”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教于天下也。

【注释】①君子之教以孝：君子，由下文看，此处君子指天子。教以孝，以孝行教，指用孝道去教化民众。②非家至而日见之也：非，不是。家至，到家，即一家一户都亲自拜访。日见之，每天都见他，即每天都当面指教为人子者如何行孝。③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所以，表示原因。教育天下人尊敬为人父者的方法，除了前章说，天子要尊敬自己的父母以作出表率外，另一种方法就是敬老。④三老：古代设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礼养之。《汉书·高帝纪》：“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⑤五更：古代乡官名。用以安置年老致仕的官员。《魏书·尉元传》：“卿以七十之龄，可充五更之选。”⑥教以臣：臣，此处指作为臣下的品德和行为要求，即忠诚与敬仰。教以臣，指天子以如何

作臣的道理教化臣下，其具体方法是在祭天和祭祖时作出为臣的榜样。⑦诗：下引诗句，见《诗经·大雅·洞酌》。据说，此诗是西周时召康公为了戒勉周康公所作。⑧恺悌：和善安详、平易近人的样子。⑨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孰，谁、何。顺民，适合民心、顺应民意，指顺应万民都有的孝敬父母的本心。

【译文】孔子说：“君子教孝道，不用每天挨家挨户上门去教（只是行孝于内，德泽流及百姓，百姓自然感化于外）。对自己的父母尽到孝道，就是教天下为人子的尊敬他的父母（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来奉事年在五十岁以上的乡官，这是表明他尊敬天下的老人）；对自己的兄长尽到悌道，就是教天下为人弟的尊敬他的兄长（天子以对待兄长的礼节来对待年老致仕而有经验的乡间耆老，这是为了教导天下人礼敬自己的兄长）；对自己的臣子教以做臣子之道，就是教天下为人臣子的尊敬他的君主（天子郊祀时以对待君主的礼节来奉事上天，庙祭时则以对待君主之礼来奉事代表祖先受祭的人，这是为了教导天下人懂得为臣之道）。《诗经·大雅·洞酌》中说：‘温和而又平易近人的君子，就如天下人的父母（用上述三点来教化天下，真正是人民的父母）。’若没有至高之德，有谁能顺乎百姓到如此广大的程度呢（拥有至高德行的君主，能够按这三点去做，以教化天下）？”

广扬名章第十四

【题解】这一章是详细说明“扬名”的意思。最高的孝道，就是立身行道，成圣成贤，扬名于后世，显耀父母，这是孝的终极。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门，故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以敬事兄则顺，故可移于长也。居家理^①，故治可移于官。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故可移于官也。是以行成于内^②，而名立于后世^③矣。”

【注释】①居家理：理，正、治理。居家理，指处理家事有条有理、家务管理得好。儒家治学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谓家齐国自治。②是以行成于内：行，行为，指事亲孝、事兄悌和居家理的活动。成，成效、成功。内，指家庭之内。意为君子在家庭中养成美好的品德，其道德的作用得到发挥、取得成绩。③名立于后世：名，名誉、美好的名声。立，建立、树立。儒家十分注重留美名于后世。

【译文】孔子说：“君子侍奉父母能尽孝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君主的尽忠上（要想求得忠臣，忠臣出于孝子的家中，所以可以把孝道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长能尽悌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长上的顺从上（以恭敬之心奉事兄长则能顺从，所以可以移到长上身上）；在家做事有条有理，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政务的处理上（君子所居住的地方自然会被

群书治要译注

他所感化，所在的地方自然可以得到治理，所以可以把这份办事能力移到做官治民上)。因此，君子在家中把这三种德行的根基养成，将来才能建功立业，而他的美好名声自然就会传于后世了。”

谏诤章第十五

【题解】这一章是说明为人子、为人臣看到自己的父母、领导有过失，有劝谏的义务，需要帮助他们改过。

【原文】曾子曰：“若夫^①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②矣。敢问子从父之命，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③！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谓大师、大保、大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维持王者，使不危殆。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⑤；尊卑辅善，未闻其官。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令，善也。士卑无臣，故以贤友助己。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又焉得为孝乎？”委曲从父命，善亦从善，恶亦从恶，而心有隐，岂得为孝乎？

【注释】①若夫：句首语气词，用以引起下文。②闻命：闻，听到。命，命令、指教。闻命，听过（先生的）教诲。因曾参为孔子弟子，故用此谦词表示听过老师的讲解。③是何言与：是，指示代词，指“子从父之令可谓孝”这种说法。何言与，什么话，表示否定的答语。以下重复一句“是何言与”，是更加强了否定的意思。意为：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④争臣：敢于直言诤谏的臣子。⑤家：卿大夫的家族。

【译文】曾子说：“关于慈爱、恭敬、安亲、扬名的道理，学生已经听

您讲过了，请问为人子的一切都听从父亲的命令，这可以说是孝吗？”孔子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在古时候，天子有七位直言谏诤之臣，即便天子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天下（所谓七人，是指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他们帮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于陷入危险的局面）；诸侯有五位直言谏诤之臣，即便诸侯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国；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谏诤之家臣，即便大夫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家（尊卑上下共同辅佐大夫使其为善，没有听说过具体的官名）；士人若有直言规劝的朋友，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令，是善的意思。士人地位较为卑下，没有辅助之臣，因此以贤良的朋友辅助自己）；如果父母有能够坚持真理、劝谏父母改过的儿女，父母就不会做出不道义的行为。假如父母有不义的行为，儿女不能够不劝谏。如果一味顺从，这是陷父母于不义。如果父母、领导、朋友有不道义的行为、不正确的观念，我们就要劝谏。一味盲从父母的号令，怎么能够称为孝呢（委曲求全地听从父亲的命令，父亲为善就跟着为善，父亲为恶就跟着为恶，而心中有未曾吐露的劝谏之语，又怎能称得上是孝呢）？”

感应章第十六

【题解】这一章讲述孝悌可以跟天地鬼神感通。行孝之人，孝心达到至诚，就能够跟天地、祖先、神明有所感应，所谓以至诚之心而感，就有天地鬼神来应，这是这一章所说的道理。

【原文】子曰：“昔者明王^①事父孝，故事天明；尽孝于父，则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尽孝于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视其分，察也。长幼顺，故上下治。卑事于尊，幼顺于长，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谓彰也。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虽贵为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必有所先，事之若兄，五更是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设宗庙，四时斋戒以祭之，不忘其亲。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修身者，不敢毁伤，慎行者。不历危殆，常恐其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事生者易，事死者难，圣人慎之，故重其文。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至于天，则风雨时；孝至于地，则万物成；孝至于人，则重译来贡。故无所不通也。《诗》^②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③。’”孝道流行，莫敢不服。

【注释】①明王：圣明睿智的帝王。明，明察、了解得非常清楚。此处有上对下、下对上都明察的意思。②诗：下引诗句见《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此诗是赞颂周文王的文德，并歌颂武王能够继承文王极好的声誉，完成其志愿。③无

思不服：思，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服，归附、服从。

【译文】孔子说：“古时候圣明之君，侍奉父亲能尽孝道，所以侍奉上天就能开发自己本性里的光明（对父亲尽孝，则能够明智地侍奉上天）；侍奉母亲能尽孝道，所以对于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对母亲尽孝，所以能够明察地利。所谓察，是依其高下而观察其所宜）；侍奉诸父、诸兄能尽长幼之道，所以上上下下都安定太平（地位卑下的人侍奉上级，年龄幼小的人顺从于尊长，因此上下能得到治理）。他以孝道侍奉天地，效法天地之德，得到天地的明察，祖宗的神明就来感应，接受他的祭祀（能明智地侍奉上天，能依照地之所宜来侍奉大地，德行与天地相合，可以说是彰显了）。所以，即使贵为天子，也必有他所尊敬的，那就是他的父亲（虽然贵为天子，必定有所尊敬的人，奉事他们就像对待父亲一样，这说的是三老）；也必有比他更年长的，那就是他的兄长（必定有比他年长的人，侍奉其就像对待兄长一样，这说的是五更）。祭祀要竭诚恭敬，不敢忘怀列祖列宗（设置祖先的宗庙，一年四季按时斋戒以祭祀，不敢忘记自己的父母）；谨慎自己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唯恐侮辱了自己的祖先（所谓修身，是说不敢毁伤自己的身体。所谓慎行，是说不经历危险。常常害怕辱及自己的先人）；在祭祀宗庙之时，必须至诚恭敬，才能感应祖先来享受他的祭祀（侍奉在世的人容易，侍奉已死去的人困难，圣人对此十分谨重，所以重复其文句）。他真正把孝悌之道做到圆满，便能贯通神明，自己本性的光明就会普照四海，没有不通达之处（孝心达于上天则风雨以时而降，孝心达于大地则万物顺利生长，孝心达于人民则远方的国家通过译使来进贡，所以说无所不通）。《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天下东西南北各地，没有一个地方不服从孝悌之道的教化（孝道圆满而流及于百姓，则没有人敢不服从的）。”

事君章第十七

【题解】这一段是说明如何事君，即如何对长上、领导尽忠。所谓移孝作忠，把孝心推移到对国家、人民，就是尽忠。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上也^①，进思尽忠^②，退思补过^③，将顺其美^④，匡救其恶^⑤。故上下（上下下旧有治字，删之）能相亲也^⑥。”君臣同心，故能相亲。

【注释】①君子之事上也：君子，指有德行者。事，侍奉。上，此处指君主。
②进思尽忠：进，指在朝廷为官。思，考虑。尽忠，竭尽对国家的忠诚，直至为其而死。
③退思补过：退，退职闲居家中。补过，弥补国君与国家大事中的不当之处。
④将顺其美：将，奉行、秉承。顺，顺从。有使动的意思，不仅自己顺从，还要使天下人顺从。美，好、正当、正确。
⑤匡救其恶：匡，纠正、扶正。救，补救、弥补、制止。
⑥故上下能相亲也：上，国君。下，臣僚。

【译文】孔子说：“君子奉事明君，在上朝进见君主时，要想着如何尽忠；从朝廷退居在家时，又想着如何来纠正补救君主的过失。对君主的美德善政，要顺从实行；对君主的过失，要扶正过来，让他的恶不要再继续。所以，在上位的君主和在下位的臣子，都能够相互亲爱了（君主和臣下同心同德，因此能相互亲爱）。 ”

论 语

【题解】《论语》一书，乃孔子与弟子讲学之语录，注重修身学道，并以立人格、知天命为学道之本，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学说最重要的文献。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记载：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论语》治国平天下之大用，于此可略窥一斑。《群书治要》中将《孝经》编在《论语》之前，这样的编排有其深意。《孝经》是《论语》的行门，有了力行，方可体悟《论语》。

北宋著名学者程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读书重在变化气质，虚心涵泳，内化成自己的人格，才有读《论语》的真实受用。故要读一句、做一句，方为真正读书。

按照程颐的意见，“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意思是说，读《论语》，要将孔门弟子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把孔子的回答当作是给自己的回答，从中体会如何把古圣先贤的教诲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这是古人读《论语》的经验之谈，后人宜深体之。

学 而

【原文】有子^①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②。孝悌^③也者，其仁之本与^④？”先能事父兄，然后仁可成。

【注释】①有子：孔子弟子，名若。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求。本即根本。君子务本，指修身。本立道生，《中庸》云：修身则道立。言其所学而有立，兼内与外见而知行也。③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孝经》说孝甚详，简言之，普通人尽孝，其始为养父母之身，进而顺父母之心。他如求学必勤，战阵必勇，居官必廉，皆是孝子行为。④其仁之本与：孝悌为仁之本。《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是行仁以孝悌为本、以孝悌为大也。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

【译文】有子（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追求修道的根本，只要根本树立了，大道自会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吧（首先要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才可达成“仁”）？”

【原文】子^①曰：“巧言令色^②，鲜矣仁^③。”子，孔子。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悦之，少能有仁也。

【注释】①子：古时男子之美称，此称孔子。②巧言令色：巧言，善于辞令。令色，以容貌悦人。仁由本性而来。《中庸》云：“天命之谓性。”治国平天

下，必须明性。性难明，必须学道。道仍难明，遂讲德。德犹难明，遂讲仁。仁从二人，人与人相处，须讲厚道。巧言令色之人，仁厚既少，与言道德更难。学仁者多于此处省之。③鲜矣仁：鲜，少。鲜仁，即是少仁。

【译文】孔子说：“善于说讨人喜欢的話，以容貌取悦别人，那样的人，仁心就少了！”（‘子’，孔子。‘巧言’，善于说虚伪而动听的语。‘令色’，假装善良的面貌。这些都是想要讨人喜欢的行为，这种人，很少能够有‘仁德’。）

【原文】曾子^①曰：“孔子弟子曾参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②乎？与朋友交而不信^③乎？传不习乎^④？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者也。”

【注释】①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参，字子與。参读森。與，驂也，故参亦可读驂。孔子尝曰：“参也鲁”。然勤能补拙，人一能之己百之。夫子之道，终由曾子一以贯之。此章叙曾子为学之功夫。②忠：忠诚无私，竭尽其全力的意思。③信：诚实不欺。不欺朋友，亦即不欺自心。忠信是学习之要点。④传不习乎：传，传授。习，实践的意思。圣贤的学问重在修身，一定要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学一条，做一条，才有意义。

【译文】曾子（孔子的弟子曾参）说：“我每天从三方面反省我自己：替人办事，是否尽其全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老师所传授的道德学问，是否已经落实（意思是说老师所传授的道德学问，怎能不经常讲议研习并且使之传承下去呢）？”

【原文】子曰：“导千乘之国^①，导谓为之政教也。敬事而信^②，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而爱人^③，节用，不奢侈也。国以民为

本，故爱养之。使民以时^④。”不妨夺农务也。

【注释】①导千乘之国：导，治。乘，音胜，兵车。古时能出千辆兵车，谓之大国。②敬事而信：敬，谨慎。事，国事。信，诚信。③节用而爱人：财物出自民间，必须节用。《大学》云：“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为理财之要。爱人者，知民之疾苦，爱养之也。④使民以时：农工商民各有忙时，不在其忙时使之。敬事而信，则民悦服。节用物力则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则足兵。敬事、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具此五者，方能治国。

【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导，是说推行政令和教化），处理国事须恭敬谨慎，对人民要诚信（治理国家的人，做事情一定要恭敬谨慎，对待百姓一定要讲求诚信）；节用财物，爱护百姓（节用，就是讲不能奢侈浪费。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因此要爱护养育百姓）；使用民力，要选择农事闲暇之时（不要妨碍农事生产活动）。 ”

【原文】子曰：“弟子^①入则孝^②，出则悌^③，谨而信^④，泛爱众^⑤，而亲仁^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⑦。”文者。古之遗文。

【注释】①弟子：求学之人学必有师，故称弟子。所求之学有其先后。孔子以四科施教：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首为德育，先正其心。后为文学，游于艺也。②入则孝：这是说在家庭必须孝养父母，使父母身心俱安，而养父母之心尤为重要。贫士菽水承欢，即是尽孝。③出则悌：出外求学，或作他事，则行悌道。黄侃《论语义疏》：“善兄为悌。”邢昺《疏》：“弟，顺也。”在家能孝，自能善事兄长、敬顺兄长，以顺亲心，是谓之悌。出外，推此事兄之道，以待年长于己者，是为出则悌。另一讲法：“入”是内心，“出”是表现在外。内心有孝道，表现在外就是敬顺。④谨而信：行为谨慎，言而有信。日人竹添光鸿所著《左氏会笺》引《周易》。《乾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以证信属言、谨属行。

⑤泛爱众：博爱众人。与众人交往，注重博爱，以养其平等容众之德，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⑥亲仁：择仁者而亲近之。泛爱众，无选择。此从仁者学习，故须选择。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实行孝悌等五事。行此五事以外，即是余力。弟子求学，当先以此五事为本。行此五事，非无余力学文，是言学文先求其本，无本之文不可取。学文，马融注：“文者，古之遗文。”邢昺《疏》：“注言古之遗文者，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

【译文】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尽孝道，出外要行悌道，行为谨慎，言而有信，博爱众人，亲近仁者。如此笃行实践后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古人留下的经典文献（文指的就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经典文献）。 ”

【原文】子夏^①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②；尽忠节，不爱其身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③。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④。”

【注释】①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②事君能致其身：君者国之领袖，国为大团体，既曰事君，则必先公后私，故曰能致其身。公教人员，食于民，当以民事为先。③言而有信：交友必须信实，办事、言语皆无欺，可谓有信。④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五伦为学之本，行在五伦，即是学。

【译文】子夏（孔子的弟子卜商）说：“奉事父母，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奉身尽忠（为尽职尽忠，可以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能信实无欺。这样的人，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问，我必定说他已有学问了。”

【原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①，学则不固^②；主忠信^③，无友不

如己者^④；过则勿惮改^⑤。主，亲也。惮，难也。”

【注释】①君子不重则不威：重，庄重。威，威仪。②学则不固：孔安国注：“固，蔽也。”焦循《论语补疏》引《曲礼》郑康成注：“固，谓不达于礼也。”焦氏以为：“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蔽塞，不达于礼，所以不庄重。求学则不蔽塞，故云学则不固。③主忠信：以忠信为原则。主，主宰、原则。④无友不如己者：“如”字古注有异解，一作“似”字讲，兹从之。不如己，指在修养道德方面不似我，例如我讲求忠信，彼则讲求诈术，彼我志不同，道不合，不能结交为友。无友之“无”，旧文作“毋”，义为“勿”。无友不如己者，即是勿交与我道不同之人为友。⑤过则勿惮改：有过，勿难于改也。

【译文】孔子说：“君子内心不庄重，外表便没有威仪。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行止有度，与人交往就不会出现因失礼而产生的无法沟通的障碍了。凡事要以“忠信”二字为原则，不要和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有了过失，不要怕改正（主，是亲近的意思。惮，是畏难的意思）。”

【原文】曾子曰：“慎终追远^①，民德归厚^②。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

【注释】①慎终追远：慎终，慎是谨慎，终是寿终。父母寿终时，须依丧礼，谨慎治理丧事。父母之丧，以哀戚为重。追远，丧葬之后，须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之“远”有二义：一为父母去世已经久远；二为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须追祭以时，祭则必诚必敬。子子孙孙，如是追远祭祀，是为不忘本。②民德归厚：此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即是讲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

【译文】曾子说：“父母寿终时，能谨慎依礼办理丧事，对去世已久

的祖先，能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这样就能使百姓的道德归于笃厚（慎终，指父母的丧事，应以哀戚为重。追远，指祭祀应尽其诚敬之心。国君实践这两件事情，人民的德行就会有所变化，都能归于淳厚善良了）。”

【原文】有子曰：“礼之用^①，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②，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礼贵和，而每事从和，不以礼为节，亦不可行也。”

【注释】①用：应用的意思。②小大由之：由，遵从的意思。大事小事都要遵从这一原则。

【译文】有子说：“礼的运用，就是以‘和’为贵。古圣先王的为政之道，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完美，所以无论小事大事都把‘和’摆在了第一位。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例外，就是因为知道了‘和’的可贵之处，便一味求和，而不用礼来节制（完全放弃了原则），那也是不可行的（人们知道礼的运用贵在能和，而每件事都采取‘和’，不用仪式规则来加以节制，这样也是不可行的）。”

为政

【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

【注释】①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指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共，通“拱”，环绕。朱熹《论语集注》：“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

【译文】孔子说：“治理政事若能以德为本，那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地方，众星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有道德的人，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如同北辰般不动，而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

【原文】子曰：“《诗》三百^①，篇之大数。一言以蔽之^②，曰：‘思无邪’^③。归于正也。”

【注释】①诗三百：诗是《诗经》，也就是后来由毛亨作传的《毛诗》，古时通常只称为《诗》。《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而无诗辞，实际为三百零五篇。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有三千余篇，后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此处“诗三百”是取整数而言。②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蔽字，可作概括讲，也就是总括的意思。三百篇诗的要义，可以总括在一句里。③思无邪：这是《诗经·鲁颂·駉》篇的一句诗。

【译文】孔子说：“《诗经》三百篇（总篇的约数），可用一句诗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归向纯正）。”

【原文】子曰：“导之以政^①，政谓法教。齐之以刑^②，民免而无耻^③；苟免。导之以德^④，德谓道德。齐之以礼^⑤，有耻且格^⑥。格，正也。”

【注释】①导之以政：用政治领导人民。为政者制定施政条文，令民遵行。②齐之以刑：齐作“整”字讲。即用刑罚来整治之。③民免而无耻：免，苟免。民众为苟免刑罚，乃服从政令，然非心服。刑罚稍弛，民则犯法，而不以为羞耻，是为无耻。④德：道德。⑤齐之以礼：以礼来整治之。⑥有耻且格：格，来。民心来归的意思。人民以犯罪为耻，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何晏注：“格，正也。”意为人民有羞耻心，而且归于正。此说亦可。

【译文】孔子说：“用政治来引导百姓（政，即法制教化），用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会为苟免刑罚而服从政令，却不会觉得犯法是羞耻（免即苟且免于）。以道德来引导百姓（德，即伦理道德），以礼来整饬百姓，百姓不但觉得犯罪是可耻的，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格，归于正）。”

【原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小人比而不周^①。”

【注释】①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忠信，引申为亲密。比，勾结。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刘宝楠《论语正义》：“用之忠信，则能亲爱人，故周又训为亲、为密、为合。”朱熹《论语集注》：“比，偏党也。”

【译文】孔子说：“君子处处待人诚信而不交结私党（忠诚信实是

周，结党营私是比），小人所到之处便会结党营私却从无诚信可言。”

【原文】哀公^①问曰：“何谓则民服^②？”哀公，鲁君谥也。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③。”

【注释】①哀公：鲁君。②何谓则民服：谓，通“为”。何谓，干什么。何所为之，则民始服耶？当时三家执政已久，哀公颇不得意，故有此问。③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包咸注：“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谓举用正直为公之人，舍置曲枉自私之人，民受其利，乃服。若举用曲枉，舍置正直，民受其害，不服。鲁国此时，三家专横，即是举枉错诸直，故民不服。此为通义。古注又一义，“错诸”之“诸”字，乃“之于”二字之合音字。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孙季和之说，以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以为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举枉者而置之于直者之上，民所以不服。此义仍用小人，惟当置于下位，受制于在上之君子，不得为恶，民不被害，亦服。此义较优。刘宝楠《论语正义》以此与夫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

【译文】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让民众服从呢（哀公，是鲁国国君的谥号）？”孔子对道：“举用正直为公的人，放置在邪曲自私的人上面，民众便服了（错，是安置的意思。推举正直的人使用，废弃邪枉的人，这样，民众就会服从上位的人）。举用邪曲自私的人，放置在正直为公的人上面，民众便不服了。”

【原文】季康子^①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②？”康子，鲁卿季孙肥也。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庄，严也。君临民以严，则民敬上也。孝慈，则忠；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举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则民劝。”

【注释】①季康子：鲁大夫季孙氏，名肥，谥康。②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鲁卿三家，世袭专政，民心不服。康子乃问孔子，如何使民对上恭敬尽忠，以及劝勉为善。

【译文】季康子问：“如何使民众对上恭敬尽忠，以及劝勉为善（康子，鲁哀公时的正卿季孙肥）？”孔子说：“在上位者能够恭敬庄严地面对民众，就会使他们敬重（庄，庄严。国君庄严面对民众，人民就会尊敬在上位的人）。”“在上位者能躬行孝道，并能以仁慈待民，就能使他们尽忠（做君主的对上能孝敬双亲，对下能慈爱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忠于君主）。在上位者能举用善人，并教导帮助弱者，民众自然就能得到劝勉（提拔善人，而又教育能力弱的人，民众就会相劝而善）。”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无信，其余终无可也。大车无𦨇，小车无𦨇^①，其何以行之哉？”大车，牛车。𦨇，辕端横木以缚軹者。小车，驷马车。軹，辕端上曲钩衡者也。

【注释】①大车无𦨇，小车无軹：大车，指牛车。小车，指驷马车。据郑玄注及《说文》，大小车皆有辕，以为牛马引车之用。辕端接一横木，此横木在大车名为“𦨇”，在小车名为“衡”。辕端与横木相接处，各凿圆孔相对，以金属物贯穿之，使辕端与横木能活动自如。此金属贯穿物，大车称为“𦨇”，小车称为“軹”，是大小车行动之关键。《说文》段玉裁注引戴东原说：“大车𦨇以驾牛，小车衡以驾马。其关键则名𦨇軹。辕所以引车，必施𦨇軹然后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孔子以𦨇軹喻信。”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若无信用，我不知他还能做些甚么（没有信用，其他的终究是不可行的）！正如车上的辕端与横木相接处，若没有了个金属贯穿物，试问大小车如何能行动呢（大车，牛拉的车。𦨇是大车

车辕前端和横木衔接的关键，用来套在牲口脖子上。小车，四匹马拉动的一辆车，軛是小车上置于辕前端与横木衔接的关键）？”

八 佾

【原文】林放问礼之本^①，林放，鲁人。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②。易，和易。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也；丧失于和易^③，不如哀戚。

【注释】①林放问礼之本：林放请问礼的根本。郑康成注：“林放，鲁人。”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朱彝尊《经义考》，谓《蜀礼殿图》以林放为孔子弟子。古时礼有五种，即吉、凶、军、宾、嘉。吉礼是祭祀，凶礼是丧事等。孔子略举礼与丧，为林放解答根本之问。②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易，平和。包咸注：“易，和易也。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丧，失于和易，不如哀戚。”③和易：温和平静。

【译文】林放请问礼的根本（林放，鲁国人）。孔子说：“礼，与其失之奢侈，宁愿节俭。若是丧礼，与其失之平和，宁愿哀戚（易，温和平静。礼的根本意义，失于奢侈则不如俭约，丧葬礼仪失于平和则不如悲痛伤感）。”

【原文】“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①。”谓祭百神。

【注释】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有竭诚地祭祀，才能感得鬼神来享。

【译文】“祭祀的时候，要真诚恭敬，就好像所祭祀的祖先就在眼前（对待已去世的父母祖先，要像对待父母祖先生前一样恭敬）。祭祀百神的时候，就好像所祭的神灵就在眼前（指的是祭祀众神时）。”

【原文】定公^①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鲁君谥。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注释】①定公：孔安国注：“定公，鲁君谥。时臣失礼，定公患之，故问之。”邢昺《疏》引《史记·鲁世家》说，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译文】鲁定公问：“君指使臣，臣奉事君，应当如何呢？”（定公，是鲁国国君的谥号。）孔子回答说：“君王指使臣子靠的是礼敬，臣子事奉君王靠的是忠诚。”

【原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①？”

【注释】①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宽者，郑玄注谓度量宽宏。居上位者，不宽则不得众。《曲礼》云：毋不敬。又云：临丧则必有哀色。不敬、不哀，皆失其本，其人何如，可知也。故曰：“吾何以观之哉。”谓不足观也。

【译文】孔子说：“居上位者，度量不宽宏，行礼不恭敬，亲临丧事没有哀色，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里 仁

【原文】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造次，急遽也。颠沛，僵仆也。虽急遽僵仆，不违仁也。”

【注释】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终食之间，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违仁，即是离开仁。造次，马融说是急遽，郑玄说是仓卒。造次就是“仓卒”二字的转音。邢昺《疏》说，急遽、仓卒，皆是迫促不暇之意。颠沛，马融注为僵仆。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则须经常保持仁心，虽在一食之间，亦不能去仁。急遽时，其心亦必在仁。在僵仆之际，即使遭遇危险，甚至面临死亡之际，其心亦必在仁。此为君子须臾不可离仁之义。

【译文】孔子说：“君子没有哪怕是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过仁。迫促不暇之时，其心亦必在仁，遭遇危险之际，其心亦必在仁。（造次，仓促之意。颠沛，仆倒之意。即使是在仓卒之间或危难之际，他的心都不会稍稍离开仁。）”

【原文】子曰：“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①。此党，谓族亲也。过厚则仁，过薄则不仁也。”

【注释】①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过，过失。党，党类、朋党、亲族。皇侃《论语义疏》引殷仲堪之说：“言人之过失，各由于性类之不

同。直者以改邪为义，失在于寡恕。仁者以恻隐为诚，过在于容非。是以与仁同过，其仁可知。观过之义，将在于斯者。”以此义解释，人的过失，由于偏护其亲友。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舜为天子，假使瞽瞍杀人，孟子认为，舜应该从监狱中窃负瞽瞍而逃。此种私情，顺乎人伦常道，合乎仁心，为圣贤所许。观其过，即知其仁。故云观过斯知仁矣。若亲人有过，即缚之以告官，公则公矣，仁则未必。

【译文】孔子说：“人所犯的过失，大都跟偏护其同族的亲友有关。观其过失，即知其有仁了（此处的党，是指族亲。族亲有过，对其忠厚则是仁，亲族有过，对其刻薄则是不仁）。”

【原文】子曰：“朝闻道^①，夕死可矣。”

【注释】①朝闻道：闻，指听说、知道。道，指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或解为“仁道”，亦可。

【译文】孔子说：“人若在早晨得闻道，纵然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原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①？何有者，言不难也。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如礼何者，言不能用礼也。”

【注释】①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为国，指治理国家。何有，有何之难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君臣上下都能相互礼让，治理国家还有什么难办的呢（何有者，即不困难）？如果君臣上下都不能相互礼让，空有这些

礼文又有什么用处呢(如礼何,即不能用礼仪)?”

【原文】子曰:“见贤思齐^①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注释】^①思齐:思与之齐等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看到别人的优点,应当想到他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能够做到;看到别人的缺点,应当反省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

【原文】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①。”俱不得中,奢则骄溢招祸,俭约则无忧患也。

【注释】^①以约失之者鲜矣:孔安国注:“俱不得中也。奢则骄溢招祸,俭约则无忧患也。”能俭约,其失自少。《礼记·表记》:“子曰:俭近仁。虽有过,其不甚矣。”不俭,则生活奢侈,言语繁琐,办事令人麻烦,此皆不近仁,其失多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汪烜《四书诠义》:“约者束也,内束其心,外束其身。”可参考。

【译文】孔子说:“由于对自己俭约而出现过失的人是很少的(虽然都还没有合于中正之道,但是相比之下,奢侈就会骄傲自满,招来灾祸,俭约,就没有什么忧虑祸患了)。”

【原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讷,迟钝也。言欲迟,行欲疾。

【注释】^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集解》包咸曰:“讷,迟钝也。”

言欲迟钝，而行欲敏也。”言语迟钝者，不抢先说，不利口，言语似乎甚难。这正是君子言语谨慎之处。

【译文】孔子说：“一个君子，说话时要谨慎迟钝，而办事时要敏捷勤勉（讷，迟钝。言语要迟钝，办事要敏捷）。”

公冶长

【原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①？”孔文子，卫大夫孔圉。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②。敏者，识之疾也。”

【注释】①孔文子何以谓之“文”：孔文子，卫大夫孔圉，“文”是其谥号。孔圉生前乱于家室。子贡以其为人不足道，故问孔子何以谥之为“文”。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孔子以此二语许之。大抵聪敏之人不甚好学，文子不然。不耻下问者，孔安国注：“下问，问凡在己下者。”例如以贵问贱、以长问少、以多问寡，皆是下问，人以为耻，文子不然。虽有其他不善，但就“文”之一字而论，有此二者，可以称之。圣人隐恶扬善，厚道之教，于斯可见。

【译文】子贡问道：“孔文子这个人凭什么谥号称作‘文’呢（孔文子，卫国的大夫孔圉）？”孔子说：“他聪敏好学，不以请教地位低下的人为耻，所以称他为‘文’（敏，思维敏捷）。 ”

【原文】子谓子产^①：“有君子之道四焉。子产，公孙侨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②。”

【注释】①子产：孔安国注：“子产，郑大夫公孙侨。”邢昺《疏》：“案《左传》，子产，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名侨。公子之子称公孙。”子产在郑国简定二公时代执政，达二十二年，是《春秋》时郑国的良相。《左传》昭公二十

年：“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②其使民也义：义作宜字讲。他使用民众，能得其宜。如不违农时等。

【译文】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德行（子产，指公孙侨），皆是君子之道：他自己做人很谦恭，他事奉君主能敬其事，他用恩惠养民，他使用民众能得其宜。”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①，足恭，便僻貌也。左丘明耻之^②，丘亦耻之。丘明，鲁大史也。”

【注释】①足恭：过度谦敬，以取媚于人。②左丘明耻之：左丘明，鲁太史，知《春秋》义理。见巧言、令色、足恭之人通身是假，故耻之。

【译文】孔子说：“花言巧语，一副讨好的表情，谦恭过度，只是为了取媚于人（足恭，谄媚逢迎的样子）。这种做法，不光左丘明认为可耻，我孔某也认为是可耻的（左丘明，鲁国的太史）。 ”

【原文】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①。讼犹责也，言人有过莫能自责也。”

【注释】①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包咸注：“讼，犹责也。言人有过，莫能自责。”《松阳讲义》：“天下有一种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将差处都认作是处。此是不能见其过。有一种人，明知自己差了，却只管因循牵制，甘于自弃，或只在口头说过。此是不能内自讼。这三件，一是为气质做主而不能变化，一是为物欲牵引而不能割断，一是为习俗陷溺而不能跳脱。所以不能无过者，由此三件。所以有过而不能见、不能自讼过者，亦由此三件。”朱熹《语类》：

“问‘程子曰：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今有学者幸知自讼

群书治要译注

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无悔。’”自讼其过，改之则无悔，心归于净。此意甚好。

【译文】孔子说：“罢了，我还未见过有人能够清楚地洞察自己的过失，并勇于在内心深处严厉责备自己的人啊！（‘讼’等于责备。即人有过失，但不能自我责备。）”

雍 也

【原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①吗，不贰过^②，不幸短命死矣。”颜回，孔子弟子也。迁者，移也。不贰过，有不善未尝复行也。

【注释】①不迁怒：何晏注：“迁，移也。”不迁怒，指的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不会迁怒于别人。一说怒是一种烦恼。移，有移易延长之意。普通人发怒之后，其怒气延续升高，难以制止，是为迁怒。颜子好学，是指学道而言。任何烦恼皆是学道的障碍。烦恼起时，须有忍辱的功夫制止之。孔子称赞颜子“庶几”、“有不善未尝不知”。因此，颜子动怒时，即自知其为烦恼，能以忍而止之，不使怒气续发，是为不迁怒。此解亦通。朱熹《论语集注》：“迁，移也。怒于甲者，不移于乙。”此说浅显，似不足以明颜子之修养。②不贰过：过，过失。颜子如犯某种过失，一经发觉，即不再犯。古人以为学以致用，才是真实学问。若一错再错，与不学无异，何谈“好学”？

【译文】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弟子中，谁是好学者？”孔子回答说：“有个名字叫颜回的，是个真正好学的人，他能够做到凡事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从不迁怒于别人，并且犯过的错误不会重犯。不幸，他已短命而死（颜回，孔子的学生。迁，移易。不贰过，指虽有过失，但不会重犯）。 ”

述 而

【原文】子曰：“德之不修^①，学之不讲^②，闻义不能徙^③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忧也^④。”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

【注释】①德之不修：修德以明道。德不修，则道不明。②学之不讲：学，学问。讲，明白、知晓。《礼记·礼运》：“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一说讲即讲求，亦通。③闻义不能徙：闻，指知道、明白。徙即“迁徙”之意。明白道理后，当去恶迁善，如义而行。一本“徙”作“从”，亦通。④是吾忧也：此励学者之辞，设使学者不修不讲不徙不改，则教而不化，故孔子引以为忧。

【译文】孔子说：“当今学者不注重道德修养，不明白学问的真谛（以修身为本），或者虽然明白了道义之所在却不能身体力行，有了过失不能勇于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呀（孔子常常因为这四件事而忧虑啊）！”

【原文】子之所慎^①：齐^②，战，疾^③，慎齐，尊祖考；慎战，重民命；慎疾，爱性命也。

【注释】①子之所慎：《论语集解》：“孔安国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独能慎之。”②齐：即斋戒。《礼记·祭统》曰：“及时将祭，君子乃斋。”又曰：“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

定之之谓斋。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皇侃《疏》：“齐之言齐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齐，故将接神，先自宁静，变食迁坐，以自齐洁也。时人漫神，故于斋不慎，而孔子慎之也。”③战：《说文》：“战，斗也。”王道不侵人，‘但御人之入侵，故不免于战。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慎战，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礼器》云：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此之谓也。”④疾：疾病。有病最惧误于庸医，乱投药石。《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译文】孔子所慎重的有三件事：斋戒，战斗，疾病。（谨慎斋戒，这是尊重祖先。谨慎战争，这是重视民众的生命。谨慎疾病，这是爱惜生命。）

【原文】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①。”

【注释】①常师：固定的老师。

【译文】孔子说：“我们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我选择那些优点而学习，看到缺点就自我反省，加以改正。（说的是我们三个人同行，原本没有什么贤明与愚昧的区别。看到别人好的表现就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尽快予以改正。所以对于好学的人来说，老师无处不在，不必非得有特定的老师。）”

【原文】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仁道不远，行之则是。”

【注释】①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亦可作“我们”解。仁不在远。人有求仁之心，这一念本身便是仁。

【译文】孔子说：“仁离我们远吗？我们刚刚有了求仁之心，这就意味着‘仁’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心中。（仁道不遥远，一念行仁，仁就已经出现了。）”

泰 伯

【原文】子曰：“恭而无礼则劳^①，慎而无礼则蒺^②，蒺，畏惧之貌也。言慎而不以礼节之，则常畏惧。勇而无礼则乱^③，直而无礼则绞^④。绞，刺。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⑤。兴，起也。能厚于亲属，不遗忘其故旧。行之美者也，则皆化之，起为仁厚之行，不偷薄。”

【注释】①恭而无礼则劳：恭敬若不合乎礼，则必劳苦，而又貽笑大方。例如对长辈行礼，长辈指示“一礼”，就必须一礼而止，如果不止，一定要行三次，那就违背长者之命，行礼反致失礼，可谓劳而无功。②慎而无礼则蒺：蒺，畏惧、胆怯。谨慎若不知礼，便成为蒺，蒺是畏惧不前的意思。例如拜访某人，想进门，又不敢进，对人说话，想说又不敢说。③勇而无礼则乱：勇敢而无礼，凡事做得过分，便会扰乱上下左右的秩序。④直而无礼则绞：绞，形容如绞绳一样，愈绞愈紧，终必绞断。这里是急切的意思。直率而不知礼数，只以直爽待人，往往责人急切，令人不堪忍受。⑤君子笃于亲，至则民不偷：偷，浇薄、不厚道。君子，居在上位的人。笃是厚。亲是亲属，主要是指父母兄弟。故旧是老朋友。《礼记·檀弓》记载，孔子的故人原壤丧母，孔子助他沐槨，原壤因此高兴唱歌。丧母唱歌，是严重的背礼行为。孔子的弟子劝孔子和他绝交。孔子说：“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也。”原壤的思想虽与孔子不同，但原壤此举并非大逆不道，仍不失其为亲，则孔子亦不失其为故，仍与原壤全交。居上位者都能做到像这样不遗故旧，社会风气自会日趋醇厚。

【译文】孔子说：“恭敬若不合乎礼，则必劳苦。谨慎若不知礼，便会畏惧不前（蒞，是畏惧的样子，是说谨慎而不以礼法来衡量，就会常常畏惧不前）。勇敢而不懂得礼，便会扰乱上下左右的秩序。直率而不懂得礼，便会责人急切（绞，尖刻刺人）。在位的君子，若能厚待他的父母兄弟，民众就会兴起仁爱之风；君子不遗弃他的旧友故交，民众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兴，起。能厚待亲属，不遗忘自己的老朋友，这样的德行十分美好，能够感化老百姓，让他们兴起学习仁厚之德，不会冷漠无情）。 ”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①。弘，大也。毅，强而能断也。士弘毅然后能负重任，致远路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②？仁以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后已，远莫远焉。”

【注释】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是广大，胸襟抱负见识学问一切都要广大。“毅”字的意义，据包咸注是“强而能决断”。“强”的意义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一生力行孝道，临终始说“免夫”。又如易箒，虽在生死关头，犹不丝毫失礼。曾子自己就是这样任重道远。可见大贤人的言论必出于真实的功夫。

【译文】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不器识弘大，意志坚定。因为身上的责任重大，而且所行之路十分遥远（弘，广大。毅，意志坚强而能果断。读书人只有心量广大，意志坚定，然后才能够担负重任，走完遥远的路程）。以弘扬仁义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不到死不停止，不是很遥远吗（把弘扬仁义道德当成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比这个责任更重大的了。到死为止，没有比这个路程更遥远的了）？”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①，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②。”

【注释】①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是孔子所景仰的圣人。才是才艺，美是办事完美。周公的德行非常高，孔子不拿德来作比喻，因为如有周公之德的人，便不会骄而且吝。②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如有人像周公那样的才与美，假使他因此骄傲，而且吝啬，其余虽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观了。

【译文】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才艺和办事能力像周公一样完美，假如他骄傲而吝啬，别的地方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欲各专一于其职也。”

【注释】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人有自己的本分。人人敦伦尽分，社会才得以安定。

【译文】孔子说：“不在这个地位上，就不要管这个地位上的事情（希望各人专心于自己的职务）。 ”

【原文】子曰：“学如不及^①，犹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学也。”

【注释】①不及：赶不上，追不到。

【译文】孔子说：“学习就好像追逐一件梦寐以求的东西，生怕追不到手。学有所得后，就要立即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恭慎保持，就好像生怕得到的东西又重新丢失了一样（此处是勉励人们要努力好学）。 ”

【原文】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①！美其有成功。能择任贤臣。”

【注释】①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与，参与、干预。《论语·八佾》：“吾不与祭，如不祭。”不与，即不参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指舜、禹作为英明的帝王，只负责选拔任用贤臣，而不亲自参与具体的政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一说“不与”即“不与求”。《论语集解》引何晏注：“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群书治要》注以“能择任贤臣”，即不采此说。

【译文】孔子说：“这是多么的伟大呀！舜和禹拥有天下，圣德所在，贤能之士尽为所用，自己完全不必为具体的国事操劳，真正是垂拱而治啊！（赞美其有伟大的功业，他们都能够选拔任用贤臣。）”

【原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①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②。则，法也。美尧能法天而行化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③。荡荡，广远之称也。言布其（本书布其作其布）德广远，民无能识名焉。焕乎！其有文章也^④！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注释】①大哉尧之为君：“大哉”是孔子总赞尧帝为君之辞。②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效法、取法的意思。尧能取法乎天，尧即如天之大。③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王弼注：“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立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太平无事，民众安然受其恩泽而不知。史书记载，尧帝出游庸衢，有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时人民安然自在，可想而知。④焕乎其有文章也：民所能名者，惟在“焕乎其有文章”而已。文章，就是尧的各种功业典章。文，是各种功业。章，是一事有一事之规矩，有章不乱。

【译文】孔子说：“啊！真正称得上仁德浩瀚无际的，就是尧这样的君主呀！他是那样的崇高而伟大！唯有上天才称得上浩瀚无际，唯有尧帝才能效法上天之德（则，是取法的意思，赞美尧能取法于天而自行化他）！尧帝的恩德浩浩荡荡，民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荡荡，广远之称。这里是说，尧布施的恩德广远无际，老百姓没有能力知道和描述清楚）。能够与日月同明的，那就是尧帝的功业和他所留给后人的各种典章呀（焕，光明。尧所建立的功业及其垂示的典章无不焕发出显著而灿烂的光芒）！”

【原文】舜有臣五人^①，而天下治。禹、稷、契、皋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②。”乱，治也。治官者十人，谓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荣公、大颠、閼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也。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③，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尧舜交会之间，比^④于此周，周最盛多贤，然尚有一妇人。其余九人而已，人才难得，岂不然乎？”

【注释】①舜有臣五人：《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稷就是周家的始祖，教民稼穡，有德于民。②予有乱臣十人：语出《尚书·泰誓》，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这是周武王伐纣誓众之辞。“予”字代表周家，乱是治理的意思。《论语集解》引马融说，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大颠、閼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余一人是文母。文母，古注或以为武王之母太姒，或以为武王之妻邑姜。③际：刘宝楠《论语正义》作“后”字讲。④比：到，待到。

【译文】舜有贤臣五人，因而天下大治（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周武王曾说过：“我有治理之臣十人（乱，是治理的意思，这十个治理之臣是周公、召公、太公、毕公、荣公、大颠、閼夭、散宜生、南宫适，还有

一位，就是文母了)。”孔子说：“古人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唐尧虞舜以后，就以周朝所得的人才最盛。可是，十人中有一位是妇人，实际上不过九人而已。(斯，这。说的是从尧舜交会之时，一直到这时的周朝，就数周朝贤才最盛最多。然而还有一位妇人，余下的只有九位罢了。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文】子曰：“禹，吾无间然^①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②，卑宫室而尽力(力下脱乎字)沟洫^③。禹，吾无间然矣^④。间，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谓祭祀丰洁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注释】①无间然：间，当非议的“非”字讲。无间然，是无可非议的意思。
②黻冕：古时天子临朝或祭祀，所穿的礼服名为黻，所戴的礼帽名为冕。礼服的上衣下裳绣以日、月、星辰、宗彝、黼黻等十二种文采，名为十二章。黻是用两个“己”字相背而成，一个“己”字绣成青色，一个“己”字绣成黑色，黑与青相次而成黻文。黻在十二章最后，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礼服。
③沟洫：古时井田制，井间有灌溉水沟，大沟名为洫，沟洫代表农田水利。
④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赞美禹王的功德，再次表示对禹的赞叹。禹王自己饮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则必丰富，这是致孝；平常他只穿粗恶的衣服，然而朝衣则讲究华美，这是恭敬群臣；他自己的居室十分简陋，却竭尽全力兴修水利，这是厚爱百姓。皇侃《疏》引李充曰：“季世僻王，肆情纵欲，穷奢极侈丽。厚珍膳而简伪乎享祀，盛纤靡而阙慢乎祭服，崇台榭而不恤乎农政。是以亡国丧身，莫不由乎此矣。于国有家者，观夫禹之所以兴也，览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与。”

【译文】孔子说：“对于禹，我实在挑不出他的毛病了。禹王自己饮食简单，而祭祀的祭品却很丰富；平日他只穿质地粗劣的衣服，而临朝和祭祀的礼服却十分庄严；他自己宫室卑陋，而尽力来为农民办理沟洫

水利。对于禹，我确实无话可批评了。（间，非议。菲，微薄。致孝于鬼神，即祭祀的祭品丰盛整洁。黻，祭祀的礼服。冕，祭祀的礼帽。）”

子罕

【原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①，止，吾止也。簣，土笼也。此劝人于道德也。为山者，其功虽已多，未成一笼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见其志不遂，故不与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平地者，将进加功，虽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据其欲进而与之。”

【注释】①簣：盛土的竹筐。

【译文】孔子说：“譬如堆积一座山，尚未圆满完成，只差最后一筐土，如果就此止住，这说明我没有做到善始善终啊（簣，盛土的竹筐。这是劝勉人修养道德。虽然堆土成山的人用的功夫已经很多，如果尚未完成，只欠缺最后一筐土，而中途止住，我不会因为他之前用的功夫很多而赞许他。我看见他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自己的志向，所以不给予他赞许）！又譬如在平地上，虽然刚刚覆下一筐土，若能这样继续下去，这说明我正在努力呀（在平地上不断堆土，虽然他初时只倒下一筐土，我也不会因为他现前用的功夫少而轻视他，反而我会凭着他有进取之心而称赞他）！”

颜 渊

【原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约身。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①。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曰：“请问其目。”知其必有条目，故请问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②矣。敬事此语，必行之。”

【注释】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皇侃《疏》：“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于仁君。”史载周文王为西伯时，虞、芮二君争田，相与朝周，请其评理，待入其境，所见朝野人士无不相让，二人自惭而返，天下闻而归周者四十余国。这可以算是“天下归仁”的一个佐证了。②请事斯语：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话去奉行。

【译文】颜渊问如何是仁。孔子说：“凡事能约束自己，使言行都回归到礼，这就是仁（克己，是指约束自身）。即使是一天时间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当下就回归于仁了（自己一日行‘仁’，就能见到天下都归‘仁’，何况一生行‘仁’呢）。行仁全在自己，还靠别人吗（行善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颜渊说：“请问具体有哪些（知道行‘仁’一定有细目，所以进一步请教）？”孔子说：“不符合礼的眼睛不要看，不符合礼的耳朵不要听，不符合礼的话不说，不符合礼的念头不动（这四条，是克己复礼的纲目）。”颜渊说：“回虽愚钝，也要遵照您的话去奉行（颜回说要

恭敬奉事老师的这番话，即意味着必定会依教奉行）。”

【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①。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

【注释】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皇侃《疏》引范宁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
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字当“加”字讲，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不要加于他人之身。这是恕道。能行恕道，即可为仁。

【译文】仲弓问如何行仁。孔子说：“出门与人见面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行仁之道，没有不注重诚敬的）。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不要加于他人之身。治理邦国，不让百姓有抱怨；治理家族，不使家人有抱怨（在邦是指诸侯，在家是指卿大夫）。 ”

【原文】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①，不行焉，可谓明也已。子张，孔子弟子颛孙师也。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以渐成之。肤受，皮肤外语，非其内实也。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无此二者，非但为明，其德行高远，人莫之及也。”

【注释】①浸润之谮，肤受之诉：谮也是诉。谮与诉都有谗言的意思。意思是，有的谗言如水般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有的谗言如皮肤之受尘垢，当时不觉，时间久了才会发现。郑玄注：“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皇侃《疏》：“诉者，相诉讼谗也。拙相诉者，亦易觉也。若巧相诉害者，亦日日积渐稍进，为如人皮肤之受尘垢，当时不觉，久久方睹不净。故谓能诉害人者，为肤受之诉也。”

【译文】子张问怎样才算是明。孔子说：“如水般滋润的谗言，如肤垢般隐蔽的谗言，都在他前面行不通，这人可算是明白人了（子张，孔子的学生颛孙师。诽谤别人的言语，就像渐渐渗透的水，能令人逐渐接受。肤受，皮肤以外的谗言，都是浮泛不实的）。如水般滋润的谗言，如肤垢般隐蔽的谗言，在他前面都行不通，这人可算是有远见了（这两种谗言都对这个人行不通，那他不但明白人，也是德行高远的人，没有人能比得上了）。”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注释】①足兵：“兵”字原指武器而言，后来持用武器的人也叫做兵，此处所说的“兵”字含有国防的意思。

【译文】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要充足，国防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国防吧。”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那么在其余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如果老百姓不信赖政府，国家就不能安立（死亡，是古今不变的定律，人人都免不了。治理国家不可以失去人民的信心）。”

【原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①，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也。”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二，谓什二而税。”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注释】①年饥：谷物收成不好。

【译文】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费用不足，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原来的十分之一的税制呢（盍，即为什么不。周朝的税法，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这称为‘彻’）？”哀公说：“征十分之二的税，我尚感不足，怎么能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二，指抽取十分之二的税）？”有若说：“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么会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

【原文】子张问崇德辨惑。辨，别。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①。徙义，见义则徙意从之。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②。爱恶当有常。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注释】①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忠是忠实，信是不欺骗人，徙是迁徙，义即道义。人能以忠信为原则，凡事合乎道义，便是崇德。崇德合道，方为不惑。②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喜爱一个人时，即欲其生，后来怨恨他时，即欲其死。对于同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当然是糊涂了。意思是说，为人不能崇德，即不以忠信为原则，不是依据道义，而是凭感情用事，就必然会陷于迷惑了。

【译文】子张问如何提高德行、辨别迷惑。（辨，辨别的意思。）孔子说：“以忠实诚信为主，知道有合乎道义的事就立即跟着去做，这样就能提高德行了（徙义，见义即改变心意而从之）。（为人若不能立足于忠信、道义，单凭感情用事，那么）喜爱这个人的时候，便想要他生，怨恨这个人的时候，便想要他死，对于同一个人，既想要他生，又想要他

死，这便是迷惑了（爱恶应当要有准则，如果前一念想要这个人长寿，后一念却想要这个人短命，这是人心迷惑了）。”

【原文】子曰：“听讼^①，吾犹人。与人等。必也，使无讼乎？化之在前。”

【注释】①听讼：听取双方所讼之辞，判定谁是谁非。即审理案件。

【译文】孔子说：“如果说到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与别人相同）。如果一定要说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能让他们之间不再有诉讼案件发生吧（以德化人在前）。”

【原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①，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②。”

【注释】①君子成人之美：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② 小人反是：小人与君子相反。是，这。

【译文】孔子说：“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恶事。小人则相反。”

【原文】季康子问政孔子^①。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康子。鲁上卿。诸臣之帅。”

【注释】①季康子问政孔子：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之一，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问孔子，怎样把政治办好。

【译文】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把政治办好。孔子回答说：“政就是公正无私的意思。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处处以身作则，谁敢不正？（康子，鲁国的上卿，是诸臣的表率。）”

【原文】季康子患盗，问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①。言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

【注释】①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苟，假如。子，你。人有欲心，即有盗心。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

【译文】鲁国多盗贼，季康子为此而忧虑，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孔子回答说：“如果你没有贪欲，就是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去盗窃（这就是说上行下效，在下位者不服从在上位者的命令，而是顺从在上位者的喜好）。”

【原文】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①？就，成也。欲多杀以止奸也。”对曰：“子为政，焉用杀^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③。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也。”

【注释】①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无道，指的是恶人。有道，指的是善人。
②焉：何。③偃：倒下。

【译文】季康子问孔子说：“如果杀掉恶人，来成就善人，怎么样？（就，指成就。想要通过多杀恶人来止住奸邪。）”孔子回答说：“你治理政事，为何要用杀人的手段呢？如果你像要满足贪欲那样要求自己为

善，民众自然就善了。在上位的人，其德行好比风，在下位的人，其德行好比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向而倾倒。（也是希望季康子先要自己行得正。偃，仆倒。草加之以风，必然仆倒，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

【原文】樊迟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①。孔子弟子樊须也。慝，恶也。修，治也。治恶为善。”子曰：“先事后得，非崇德与^②？先劳于事，然后得报。攻其恶，毋攻人之恶，非修慝与^③？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④？”

【注释】①慝：恶，邪恶，过恶。②先事后得，非崇德与：先做事，后始想到所得的报酬，这不就是崇德吗？崇德，就是增进自己的德行。③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攻，改正。其，指自己。自己有恶，立即改正。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即是攻其恶。一个认真改恶的人，但见自己之恶太多，自攻之不暇，哪有时间攻人，所以说“无攻人之恶”。能如此，便是修慝。“慝”字从匿从心，修慝是修去心中之恶。④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前文说要修己之慝，不要攻人之恶，便是不惑。此处举例说明攻人之恶即为惑。一时忿起，不能自制，忘其后患，这是大惑。凡事悖德失道即惑，细论之则举不胜举。孔子因人施教，举其一而已。惟其如此，方令受教者不著名相，惟反观自身。如此教学，乃得实益。

【译文】樊迟说：“敢问崇德、修慝、辨惑是什么意思？（樊迟即孔子的学生樊须。慝，恶念。修，对治。断恶修善。）孔子说：“先做事，然后再想到报酬，这不就是崇德吗（做事首先要付出劳动，然后才能得到收获）？改正自己的缺点，不去攻击别人的缺点，这不就是修慝吗（一个人不善于改正自身的毛病，就很容易把眼睛盯在别人的毛病上）？一旦控制不了一时的忿怒，忘记了自身的安危，甚至有可能连累到自己的父

母，这不就是迷惑吗？”

【原文】樊迟问智。曰：“知人^①。”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②。举正直之人用之，废邪枉之人，则皆化为直也。”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③？”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⑤。言舜、汤有天下，选择于众，举皋陶、伊尹，则不仁者远，仁者至矣。”

【注释】①知人：明白有关“人”的道理。意思是能够对人性洞察明了，便是智。②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措，当“置”字讲。此意是说，把直者选举出来，安置在枉者之上，就能使枉者学为直者。③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樊迟对于谁是“直者”，谁是“枉者”，尚不了然，但又不好意思再问孔子，于是退出，见到了子夏，就把刚才孔子所说的“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两句话问子夏，是何意义。④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远，在这里是越来越少的意思。皇侃《疏》引蔡谟注：“不仁之人感化迁善，去邪枉，正直是与，故谓远也。”皇侃《疏》案：“远是远恶行，更改为善行也。”⑤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时，在众人之中选举伊尹为相，不仁之人由此远矣。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宋翔凤《论语发微》，大意是说，孔子之意，必须尧、舜、禹、汤之为君，而后能尽用人之道，故言选举之事。当春秋时，由于卿大夫世袭，举直措枉之法不行，有国者宜以不知人为患，故子夏述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不用世袭，而用选贤，以明大法。

【译文】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不正直者之上，就能使不正直的人也变得正直（选举正直的人任用，废黜邪枉的人，邪枉的人就会受到教化成为正直之人）。”樊迟从孔子那里退了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老师

之言)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舜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举皋陶为士,不仁者就越来越少了;汤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举伊尹为相,不仁者也就越来越少了(此言大舜、商汤治理天下,能够从众人中推举贤能,选用皋陶、伊尹这样的贤臣,这样不仁的人就会远离,仁者就会到来)。”

子 路

【原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导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后劳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请益^①。曰：“毋倦^②。子路嫌其少，故请益。曰无倦者，行此上事无倦则可矣。”

【注释】①请益：益，增加，引申为进一步、进一层的意思。请益，即是请孔子加以说明。《论语·颜渊》颜子请问其目，也是请益的意思。②毋倦：即是先之劳之，永不懈怠。子路性急，故治之以缓。孔子之教人也如是。

【译文】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自己率先以身作则，教民勤劳。”（子路即孔子的学生仲由。自己用德行带头去引导，使人民信任你，然后教导人民要勤劳地工作。《易经》上说，君子大人若能身先百姓不辞劳苦，则百姓也必能任劳任怨。）子路请孔子加以说明。孔子说：“按照上面所说去行，不要懈怠。（子路嫌老师说得少，所以请老师进一步讲解，所以请求孔子加以说明。孔子说：‘不要懈怠。’即实行‘为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则，教民勤劳’而不懈怠就可以了。）”

【原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①。子曰：“先有司^②，孔子弟子冉雍也。言为政当先任有司，而后责其事也。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③？汝所不知者，人将自举之。各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矣。”

【注释】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仲弓为季氏的邑宰，因此请问为政之道。
②有司：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属官。为政者，首在自身要正。正身之后，接着便是任贤。冉雍贤，夫子对他放心，所以便直接教以举贤之事。③诸：代词“之”和疑问语气词“乎”的合音。

【译文】仲弓做了季氏的邑宰，请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先分配有司的职务(仲弓即孔子的学生冉雍。这里说的是，管理政事的人应当先分配官员的职务，然后让他们各负其责)。对别人的小过失，可以饶恕；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别举用他。”仲弓说：“如何知道贤才并予以举用呢？”孔子说：“举用你所知的贤才，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他不举吗？(你所不知道的贤才，人们自然就会举荐，各自举荐其所知道的贤才，这样贤才就会无一遗漏了。)”

【原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①？问往将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②；礼以安上，乐以移风，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矣。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注释】①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故有此问。
②中：当。适当、恰当的意思。

【译文】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辅助他治国，不知您将以何事为先呢(问去了卫国之后将要先做哪件事情)？”孔子说：“必然是先正名

吧(正各种事务的名份)!名与事实不相符,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言语不能顺理成章,办事就不能成功。普通事办不成功,礼乐教化之事更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刑罚就会用之不当(礼是用来安定在上位者的,乐是用来转变风气的,二者不能推行,就会有滥用刑罚的情况出现了)。刑罚用之不当,民众便会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赋予任何人和事一个名称,必使其恰如事实,能顺理成章地说得出来。能顺理成章地说得出来,就一定能行得通(所名之事,必定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出来。所言之事,必定可以遵照实行)。”

【原文】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①。情,情实也。言民化上各以实应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②。”

【注释】①用情:用心。以诚相待的意思。②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襁,背负婴儿用的宽带。襁负就是用布将小儿束负于背上。形容四方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前来投奔。

【译文】孔子说:“在上位者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在上位者好义,民众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者好信,民众就不敢不以诚实相待(情,指真心。这是说民众受到在上位者的感化,就会各自拿出真心相待)。若能如此,四方民众就会将小儿负于背上(拖家带口)来投奔。”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①;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令,教令也。”

【注释】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字,指的是当政的人。当政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获民众拥护,所以说不令而行。皇侃《疏》:

“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终不直也。”《论语·颜渊》中孔子曾说：“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正其身”一章。足见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②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当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译文】孔子说：“当政的人本身行得正，就是不下命令，事情也会行得通；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令，指教化、命令。）”

【原文】子适卫，冉子仆^①。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②。庶，众也。言卫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③？”曰：“富之^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

【注释】①子适卫，冉子仆：适，到。仆，驾车，或指驾车的人。②庶矣哉：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民，便说“庶矣哉”。庶即是众多之义。③既庶矣，又何加焉：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④富之：要使人民富足。⑤教之：人民富了，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了。富而不教，时间久了，人就会一味追求享受，放纵欲望，以致道德衰败，走上亡国之路。

【译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冉有驾驶车马）。孔子说：“卫国人口众多呀！（庶，众多的意思，说卫国的民众多。）”冉有说：“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原文】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①。’胜残，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杀也。诚哉是言也。古有此言，孔子信

之。”

【注释】①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意思是即使没有圣人出现，只要有善良的人治国，时间久了，风气所及，也可以感化那些不善之人了。在孔子时代，各国大都很乱，弑父弑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残暴杀戮，恶习难除，最好是有圣人出来转恶为善，不得圣人，但有善人治国，亦不失为良图。

【译文】孔子说：“‘善人治国连续到一百年，（纵然没有圣王出现）也可以驯服残暴之人，不必再使用刑杀的手段了’。（胜残，驯服残暴之人，使其不再行恶。去杀，不用刑罚杀戮。）这句话说得真对呀！（古人有过这种说法，孔子相信这一点。）”

【原文】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①。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注释】①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三十年为一世。如有王者受命治理衰世，一则必须解决民生问题，一则必须实施道德教育，使人民身心皆安，两者皆非短时期能奏其功，所以必须三十年。

【译文】孔子说：“如有王者接受天命而施行仁政，也必须三十年才能大治。（三十年为一世。假如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必须三十年才能成功。）”

【原文】子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①？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注释】①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皇侃《疏》：“苟，诚也。”诚能正其

本身，则从事政治，何难之有。

【译文】孔子说：“果真能够端正自己本身，从事政治何难之有？若不能正己，如何正人？”

【原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国，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者是其几也^①。以其大要，一言不能兴国也。几，近也。有近一言兴国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则可近之。”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言无乐于为君。所乐者，唯乐其言而不见违也。如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人君所言善，无违之者则善也；所言不善，而无敢违之者，则近一言而丧国矣。”

【注释】①言不可以者是其几也：几字当近字讲。虽不能说一言兴邦，然关键处说一句有道理的话，也可与兴邦接近了。者，或为“若”之误。

【译文】鲁定公问：“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起来，有这样的情况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讲，但也差不多了。（根据孔子所答的大概意思，即一句话不能使国家兴起来。几，指接近。但有接近一句话可以把国家兴起来的。）有人说过：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当君主的深知为君之难，这不是一句话就接近兴国了吗？（事情是不可能通过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但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也接近可以使国家兴起了。）”鲁定公又问：“还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丧失，有这样的情况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讲，但也差不多了。有人说过：我当君主没觉得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无人敢违背。（这里是说对做国君没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所说的话不会被

人反对。)君主说的话有道理,无人敢违背,不是很好的吗?如果说的没有道理,而又无人敢违背,这不是一句话就接近亡国吗?(国君所说的话,如果有道理,无人敢违背的话,那当然很好;如果所说的话没有道理,而无人敢违背的话,一句话就能亡国啊!)"

【原文】叶公问政^①。叶公名诸梁。子曰：“近者悦，远者来^②。”

【注释】①叶公问政：叶，音摄，原为一小国，后属于楚，由叶公治理。叶公是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②近者悦，远者来：来，指归服、归顺。叶公问政，孔子答复，为政之道，要使近者欢悦，远者来归。近者是本国人，远者是外国人。为政而能使近悦远来，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国内外人民。梁章巨《论语旁证》引徐氏纘高曰：“楚疲其民，以蚕食中国，夫子因叶公之问以止之。”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是时楚国数度伐蔡，又与吴争陈，二国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为政于天下，自近始。讽以恤小爱邻之仁也。”

【译文】叶公问为政之道。(叶公，指沈诸梁。)孔子说：“要使本国人欢悦，使他国人来归顺。”

【原文】子夏为莒父宰^①，问政。莒父，鲁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②。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则不达矣；小利妨大，则大事不成矣。”

【注释】①子夏为莒父宰：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说，这是鲁国人的语音，如梁父、亢父、单父。郑康成注：“旧说，莒父，鲁下邑。”②无欲速至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当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孔子告诉他：不要求其速成，不要着眼于小利益。事物发展各有其自然规律，过于求快，就违背了规律，反而会坏事。小利，指眼前利益。大事，指教化人心。注意力放在小

事上，就会疏忽了大事。倘若为政者为求一时之功，而不慎带头做出违背道义之事，即因小失大，殊不可取。

【译文】子夏做了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莒父，鲁国的小县。）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着眼于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着眼于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大事不可以求其速成，因为欲速反而达不到目的；小利妨碍大事，使大事不能成就。）”

【原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①，不可弃也。虽之夷狄无礼义之处，犹不可弃去而不行之。”

【注释】①夷狄：指远离中原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

【译文】樊迟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时时处处恭敬守礼；做事认真，毫不苟且；待人忠诚，肝胆相照。就是到了没有教化的边远之地，这些为人之道也不可舍弃。（即使到了边远的夷狄之地，大家都不讲礼义，自己也不能够放弃这一原则不去落实。）”

【原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①。’南国之人也，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善夫！善南人之言也。”

【注释】①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意为巫医治不好无恒的人。《论语集解》引郑玄注：“言巫医不能治无常之人。”巫是指接事鬼神的人，医是指为人治病的医生。巫医，通常指以祝祷为主来为人消灾治病的人。

【译文】孔子说：“南国的人有句话说：人要是没有恒心，连巫医也治不好他。（南人指南国的人。说巫医也不能治好没有恒常之心的人。）这

话讲得好呀！（称赞南国人说的这句话。）”

【原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①。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也。”

【注释】^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指的是待人接物的态度、心境平和无争。同，指的是见解相同。

【译文】孔子说：“君子待人和平忍让，但见解却与众不同。小人所见与众相同，但却不能与人和谐办事。（君子内心平和，但其见解与众不同，所以称为‘不同’。小人所嗜好的东西相同，但他们之间会互相争利，所以说‘不和’。）”

【原文】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①。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着也。”

【注释】^①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不待子贡再问，就加以解释与其泛随乡人好之恶之，不如亲自观察，乡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恶人厌恶他，然后相信他是好人，比较可靠。

【译文】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此人如何？”孔子说：“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子贡又说：“一乡的人都厌恶他，此人如何？”孔子说：“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坏人。不如乡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恶人皆厌恶他。（善人喜欢自己，恶人厌恶自己，这样善人的善就分明了，恶人的恶也就显著了。）”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不责备于一人，故易事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器之^①；度才而官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②。”

【注释】①器之：指对人能够量材使用。②求备：求全责备。

【译文】孔子说：“君子容易事奉，而难以取悦（君子不会对任何人求全责备，所以容易事奉）。但是用不合道义的方法去取悦君子，他是不会高兴的。等他用人时一定是实事求是，量才用人（衡量各人的才能，然后加以管理）。小人难以事奉，而容易取悦。取悦小人，虽然用不合道义的方法，但他还是会喜悦的。小人在用人之时，总是会求全责备。”

【原文】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①。君子自纵泰，似骄而不骄；小人拘忌，而实自骄矜也。”

【注释】①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泰”字，何晏当“纵泰”讲。“纵”字有舒缓、放纵等义，也就是没有拘束的意思。骄是骄矜、傲慢。君子心中没有拘束，对人则不傲慢。小人与君子相反。李堪《论语传注》：“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骄？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骄侈，而安得泰？”

【译文】孔子说：“君子心中安稳舒泰，对人却不傲慢。小人对人傲慢，内心却并无主宰。（君子自然舒泰，表面看上去好像有傲慢，而实际上并不傲慢。小人拘束顾忌，而实际上是骄傲自负。）”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①。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战，必破败，是为弃之。”

【注释】①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集解》引马融注：“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马注的“不习之民”，似是专指没有学习战斗技能的人民而言。但除习战以外，更多的应是道德教育。战争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要明白为什么而战。战士心中若没有道义，便是弱肉强食的工具，与禽兽无异，故曰“弃之”。

【译文】孔子说：“用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去作战，（让他们不明不白地与同类相互残杀）这等于抛弃他们。（用没有学习过战斗技能的人民去作战，等于让他们去白白送死，这也是抛弃他们。）”

宪 问

【原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①，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

【注释】①言：这里指的是善言、道义之言。

【译文】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善言，但有善言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有仁德的人必定有勇，但有勇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原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①，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虽曰君子，犹未能备也。”

【注释】①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仁，指违仁而言。君子也难免会有过失，但与小人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译文】孔子说：“君子中，学仁而尚未成熟的人是有的。至于小人，未尝学仁，便谈不上仁了。（虽然称为君子，但德行还未能完备。）

【原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①，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②？公叔文子，卫大夫。”对曰：“以告者过也^③。夫子时然后言^④，人不厌其言也；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也。”

【注释】①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公叔文子，据《论语集解》孔安国注，他是卫国大夫公孙拔，文是他的谥号。《礼记·檀弓》郑康成注说，文子是卫献公之孙。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姓公明，名贾。或谓公明古读为公羊，贾读为高，即是公羊高。②取：指收取、受取财物等，即有所取的意思。③以告者过也：以告者，指传说此话的人。过，言过其实。④时然后言：说话适得其时，也就是应当说话时才说话。

【译文】孔子向公明贾问及公叔文子，说：“听说他老先生不言、不笑、不取，这可信吗？（公叔文子，卫国的大夫。）”公明贾回答说：“这是传话的人言过其实了。他老先生该说时才说，所以别人就不讨厌他说话；真正欢乐时才笑，所以别人就不讨厌他笑；符合道义的才取，所以别人就不讨厌他取。”

【原文】子谓卫灵公之无道也^①，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②？”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③？言虽无道，所任者各当其才，何为当亡也。”

【注释】①子谓卫灵公之无道也：孔子谈及卫灵公，说他无道。②奚而不丧：奚，何。奚而，可当“为何”讲。丧，指亡国。③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孔子答以卫灵公不亡国的原因：他有仲叔圉，即孔文子，办理外交；又有祝鮀，此人虽有缺点，但有办祭祀的特长，因此叫他办理宗庙之事；又有王孙贾，此人也有缺点，但有军事专长，因此叫他办理军旅之事。如此，那里会亡国呢？

【译文】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问：“既是这样，他为何不亡国？”孔子说：“他有仲叔圉办理外交，又有祝鮀办理宗庙之事，又有王孙贾办理军旅之事，这样，那里会亡国呢？（这是说君主虽然无道，

但所任用的大臣各有专长，这样，怎么会亡国呢？）”

【原文】子路问事君^①。子曰：“勿欺，而犯之^②。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犯颜谏争。”

【注释】①子路问事君：子路问事君的道理。②勿欺，而犯之：欺是欺骗。犯是犯颜，即冒犯君主的威严。之，指君主而言。为臣应当谏君，以阻止他的过失，假使他不高兴，甚至不惜犯颜而谏，但必须不欺君，才能犯颜谏争。这两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然而君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犯颜谏之。

【译文】子路问事君的道理，孔子说：“必须不欺君，才能犯颜谏争。（臣子事君之道，不能欺君，为臣应当谏君，以阻止他的过失。假使他不高兴，甚至不惜犯颜谏争。）”

【原文】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①！有人来，不逆之以为诈；不亿疑之以为有不信。然而人有诈不信，有以先发知之，是人贤逆诈亿不信^②，所以恨耻之也。”

【注释】①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是逆料，预料。亿，是臆度、揣测。抑亦，转语词，有“反之”的意思。是，这。②贤逆诈亿不信：意即“以逆诈亿不信为贤”。

【译文】孔子说：“不可以预料他人会来欺诈，不可以揣测他人不能守信。反过来说，以预料揣测而得事先发觉他人的欺诈或不信者，这岂能算是贤者呢？（不可预料他人会来诈欺，不可揣测他人不能守信。但现实中总有人常常事先发觉他人的诈欺或不信，并觉得能事先预知别人欺诈、不守信用，是自己的高明之处。所以君子对这些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

这本来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原文】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①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②？病犹难也。”

【注释】①如斯：如此。②病诸：病，难。诸，“之乎”二字的合音字。

【译文】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所谓君子，就是常怀着一颗虔诚、恭敬的心，来修正自己的不足。（以敬来修身。）”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正自己来让百姓得到安乐。修正自己进而令百姓得以安乐，这件事就是连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得周到呀！（病，是难的意思。）”

卫灵公

【原文】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①？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②。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也。”

【注释】①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而治的意思，是说舜自己不做什么事，而能平治天下。舜能做到无为而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举贤任能。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命契作司徒，办教育，命皋陶作士，掌法律，命益作虞官，管山泽鸟兽。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能知人善任。②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用了许多人才，而他自己“何为哉”，究竟做甚么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就是正己。正己方能化人。有贤才可用是外缘，能恭身正己是内因。因缘聚合，方可成事。

【译文】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心存恭敬，对人对事一切恭敬，而自己庄严端正地在朝廷上面南而坐罢了。（这是说能够知人善任，那就可以无为而治。）”

【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①，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张书诸绅^②。绅，大带也。”

【注释】①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里。本为行政建制，后

泛指乡里或本土。②绅：古代士大夫束于腰间，一头下垂的大带。

【译文】子张问做事情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说：“一个人只要说话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恭敬，即使到了边远的蛮貊之国，也无往而不可行。假如说话不忠实守信，行为不厚道恭敬，即使在自己的家乡，难道就能行得通吗？（行乎哉，即是行不通的意思。）”子张把孔子的话恭恭敬敬地写在衣带上，以示不忘，时时遵照实行。（绅，大带。）”

【原文】子曰：“志士仁人^①，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而害仁，死而后成仁，则志士仁人不爱其身也。”

【注释】①志士仁人：志，志向、志愿。志士，在这里指的是心怀天下、有圣贤之志的人。一说志与“智”通。智士，即智慧之士。

【译文】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因为保全生命而损害仁，宁可牺牲生命以成全仁。（不会因求生而损害仁，假如牺牲生命而能成全仁，志士仁人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

【原文】颜渊问为邦^①。子曰：“行夏之时^②，据见万物之生，以为四时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辂^③，大辂越席，昭其俭也。服周之冕^④，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视听。乐则韶舞^⑤。韶，舜乐也，尽善尽美，故取之。放郑声，远佞人^⑥。郑声淫，佞人危，俱能惑人心，使淫乱危殆，故当放远之也。”

【注释】①颜渊问为邦：即是问治国之道。②行夏之时：就是采行夏朝的历法。中国旧历分一年为春夏秋冬四时，每一时又分孟、仲、季三个月。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孟春是建寅之月，为四时之始。夏朝以此为一年开始的正月，

合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时序，以及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治国应当先定天时，办事才方便。在农业时代，夏历最标准，所以孔子答覆颜渊，第一个要点就是行夏之时。直到现在，民间所用的农民历还是夏历。③辂：车名。

《经典释文》说：“辂音路，本亦作路。”马融注，以及《礼记·明堂位》郑玄注，都说殷朝的车子是木路，也叫大路，最朴素。《左传·桓公二年》说：“大路越席，昭其俭也。”越席，就是蒲草编的席子，也就是邢昺《疏》说的，编结蒲草为席，置于车中，以为坐垫，有尚俭之意。④服周之冕：冕是礼帽，此处代表衣冠。周冕有垂旒，用来遮眼；有黼纁塞耳，就是用黄绵做成丸状，悬在冕的两边，当住两耳。把眼耳遮塞起来，取意是为人君者不听谗言，以及不须苛察以为明。⑤乐则韶舞：各种典礼，如祭祀等，以及对国民实施教化，都需音乐。但音乐的五音不能错乱，否则不祥。所以，孔子告诉颜渊，音乐要用韶舞。古注，韶舞专指舜的音乐。“乐则”的“则”字，当作“法”字讲，即是音乐当取法韶舞的意思。⑥放郑声，远佞人：放，舍弃、废置。抛弃郑国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礼记·乐记》中子夏对魏文侯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佞人，例如少正卯，言伪而辨，所以不能用。治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孔子告诉颜渊以上几点，博采历代的长处，确定时令、车制、服制，选最好的音乐，以及禁用郑声佞人，自能树立宏规，治国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见。

【译文】颜渊问治国之道。孔子说：“采用夏代的历法（凭借所见万物的生长规律，夏朝以此为春夏秋冬四时之始，这是从容易得知的天时中取法），乘坐殷代的大车（用最朴素的车子，坐蒲草编的席子，显明其崇尚俭约之德），戴上周代的衣冠（用黄绵做成丸状，悬在冕的两边，挡住两耳，取意是不随意乱看和乱听），取法舜帝的《韶》乐和舞蹈（韶，舜帝的音乐，尽善尽美，所以才用它）。抛弃郑国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郑国的音乐声调滥无节制，巧言的佞人危险，因为它们都能迷惑人心，使人民道德败坏陷于危险，所以应当放逐郑国的乐声、不用巧言的佞人）。 ”

【原文】子曰：“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①。”

【注释】^①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崇德修仁是远虑。反之，人若悖德失道，祸患随时不离左右，便是近忧。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就一定逃不了眼前的忧患。”

【原文】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①？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②。文仲，鲁大夫也。柳下惠，展禽也。知贤不举，为窃位也。”

【注释】^①臧文仲其窃位者与：臧文仲，是鲁国大夫臧孙辰。孔安国注：“知贤而不举，是为窃位。”^②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与，助。与立，即助其立于公朝参政，这里是举荐的意思。柳下惠是鲁国的贤人，依诸古注，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私谥为惠。《论语·微子》记载，柳下惠曾为士师。

【译文】孔子说：“臧文仲恐怕要算是一个盗窃官位的人了吧！他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使他与己同立公朝。（文仲，鲁国的大夫。柳下惠，姓展，字禽。知道有贤人，却不举荐他，这就是窃取名位。）”

【原文】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①。责己厚，责人薄，所以远怨咎也。”

【注释】^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躬自厚者，躬自责也。因下薄责于人而省责字。”躬自厚，对自己从重责备。薄责于人，对人从轻责备。如此可以远离他人的怨恨。“远”字读去声。

【译文】孔子说：“对自己从重责备，对人从轻责备，这样就可以远离他人的怨恨了。（对自己从重责备，对别人从轻责备，所以可远离他人的怨恨。）”

【原文】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①。君子责己，小人责人。”

【注释】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询问、责问的意思。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凡事有不顺，只是检查自己，问问自己哪里做错了。小人则相反，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译文】孔子说：“君子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凡事都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君子凡事责备自己，小人凡事责备别人。）”

【原文】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①。”

【注释】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举，举荐。废，这里是否定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君子不因某人话说得好就举荐他（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所以不可以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就荐举他），也不因某人没有品德便否定他的在理之言。”

【原文】子贡问曰：“有一言^①而可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注释】①言：即一个字。

【译文】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依之而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恕字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原文】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乱大谋^①。巧言利口了，则乱德义；小不忍，则乱大谋。”

【注释】①巧言乱德，小不忍乱大谋：君子讷于言，敏于行。若是习惯于花言巧语之类的小聪明，只会有损自己的德行。小不忍则乱大谋，花言巧语即是“小”，成就自己的德行才是“大谋”。

【译文】孔子说：“能把无理说得有理，而且动听，这种言语足以扰乱人的德行。如在小处不能忍耐，便会扰乱大计。（巧妙的言辞，锋利的口辩，足以扰乱别人的道德仁义之心。如在小处不能忍耐，便会扰乱大计。）”

【原文】子曰：“众恶之，必察焉^①；众好之，必察焉^②。或众阿党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恶不可不察也。”

【注释】①众恶之，必察焉：大家都反对的人，不一定就坏，要考察以后才知道。②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欢的人，不一定就好，也要考察以后才知道。

【译文】孔子说：“大众厌恶某人，必须要去考察；大众爱好某人，也必须要去考察。（或许某人结党营私，而为他的同党所好。或许某人孤高独立而不合群，因而为众人所嫉。所以对于大众的毁誉，不可不细察其根由。）”

【原文】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①。材大者道随大，材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也。”

【注释】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里说的是人和道的关系。道最初是指供人行走的道路，人行走在道上，道也会越走越宽；人不在道上走，就会有种种坎坷和不测，道路纵然就在他身边，却一点也帮不上他的忙。皇侃《疏》引蔡謨说：“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译文】孔子说：“人能把道弘扬光大，不是道能光大人。（人的德能愈大，道就会随之而光大，人的德能愈小，道就会随之而暗小，所以道不能弘扬人。）”

【原文】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①。”

【注释】①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人能改过，便是大善。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罪过。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有过却不改正，这就叫做过了。”

【原文】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①，不如学也^②。”

【注释】①以思，无益：《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主张学与思并重。此处“以思，无益”，是指只思不学而言。②不如学也：《论语·述而》中，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处“不如学也”，即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书所载的古圣先

群书治要译注

王之道。

【译文】孔子说：“我自己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独自寻思，但无获益，还不如去求学好了。”

季氏

【原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归咎于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①。’周任，古之良史也。言当陈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言辅相人者，当能持危扶颠，若不能，何用相为也。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柙，檻也。椟，柜也。失虎毁玉，非典守者过耶？”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固，城郭完坚，兵甲利也。费，季氏邑。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舍其贪利之说，而更作他辞，是所疾。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贫而患不安^②。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国富。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政教均平，则不患贫矣；上下和同，则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夫如是，故^③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④之内也。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后季氏家臣阳虎果囚季桓子也。”

【注释】①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马融注：“周任，古之良史。言当陈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引此句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刘宝楠《论语正义》：“盖贫由于不均，故下文言均无贫。《论语》本错综其文，而《繁露》则依义引之，故不同也。”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以为寡贫二字传写互易，可据《春秋繁露》订正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③故：副词。尚，还，仍然。④萧墙：郑康成注：“萧之言肃也，萧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皇侃《疏》：“臣朝君之位萧墙之内也。今云季氏忧在萧墙之内，谓季氏之臣必作乱也。然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季氏是大夫，应无屏，而云萧墙者，季氏皆僭有之也。”方观旭《论语偶记》：“萧墙之内何人？鲁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方氏以为，斯时哀公欲去三桓，季孙畏颛臾世为鲁臣，与鲁犄角以逼己，惟有谋伐颛臾，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图。孔子指季氏忧在萧墙之内，意谓季氏非忧颛臾而伐颛臾，实忧鲁君而伐颛臾。此夫子诛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谋。刘宝楠《正义》同方氏之说。

【译文】季氏准备攻伐颛臾。冉有、子路来见孔子，孔子说：“求，这恐怕是你的过失吧？”冉求说：“这是季氏想攻伐，我们两个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归罪于季氏）。”孔子说：“求，古时周任说过：要量度自己的能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退（周任，古代一位贤良的史官。在所任职位上应当恪尽职守，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担任职位，不能做就应告退）。否则，见人危险而不能维持，见人颠倒而不能扶起，那个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辅相呢（辅相的人，应当能够扶持危局不至颠倒，如果不能，又何必需要任用辅相）？而且你说：‘季氏想攻伐，我们两个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你这话错了。譬如猛虎、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神龟宝玉毁坏在匣子里，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柙，檻。楲，柜。老虎逃出，宝玉毁坏，难道不是看守者的过失吗）？”冉有说：“现在颛臾的城墙坚固，而且离季氏的封邑费城很近（固，城墙坚牢，武器锋利。费，季氏的采邑）。今天不攻取它，将来必定是季氏子孙的忧患。”孔子说：“求，君子最忌讳的就是这

一点(厌恶冉求所说的话),明明是季氏贪图颛臾之地,你避而不说,却非要捏造一些花言巧语来为他掩饰(不说自己贪图利益,却偏要捏造一些谎言,这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我听说过,拥有邦国的诸侯,拥有世家的卿大夫,不怕地少人稀,就怕不公平(不怕土地人民太少,怕的是为政失去公允,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怕贫穷,就怕人心不安定(担心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民安而后才能国富)。这是因为政教公平,百姓收入基本平均,就不存在贫穷(无贫富悬殊之弊);社会和谐,就不会人少(自有远方的人来归附);民心安定,国家就不致倾危(政令教化都能公平合理,就不担心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了;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这样就不用担心人民太少了;上下安宁,大事小事都会得到妥善治理,国家便不致倾危了)。能做到这样,如果远方之人还不能来归附,再通过加强礼乐道德的教化来感召他们。他们来了,就要令他们安心。如今仲由与冉求你们两个同时辅佐季氏,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修明礼乐道德来感召他们,国内人心分崩离析,连自身都难保,还要出兵讨伐本国的附庸,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就在他自己家中啊!(“萧”即是肃,“墙”即是屏风。君臣相见的礼节,人臣至此屏风,便会更加肃然起敬,所以叫做“萧墙”。后来季氏的家臣阳虎果然囚禁了季桓子。))”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①,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损矣。便,辩也。谓佞而辩。”

【注释】①友直:正直的朋友。友,亦可当“交友”讲。友直,意即交为人正直的朋友。

【译文】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损的朋友有三种。交正直的朋友,交诚实的朋友,交博学多闻的朋友,交这三种朋友是有益的。

交恭谨周旋的朋友(便辟,是指机巧地避开别人所顾忌的事情,以求谄媚别人),交善于面柔的朋友(阿谀奉承的人),交巧于言辞的朋友,交这三种朋友都会有损于自己的德行(便,善辩。即巧言而善辩)。”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①,动则得礼乐之节。乐道人之善^②,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③,恃尊贵以自恣。乐佚游^④,佚游,出入不节。乐宴乐^⑤,损矣。宴乐,沈荒淫黷^⑥也。三者,自损之道。”

【注释】①乐节礼乐:乐,前面的读“洛”音,指快乐;后面的读“悦”音,指音乐。节,法度、法则,这里是符合的意思。以言行举止合乎礼乐的法度为乐事。一说节当“节制”讲。一个人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以乐来调和自己的七情,以此为乐事,亦通。②乐道人之善:道,称道、宣扬、赞叹的意思。君子“言人之善,若己有之”,故以此为乐。一说道作“导”字讲,以导人向善为乐事,亦通。③骄乐:骄纵享乐。④佚游:逸游。放纵游荡而无节制。⑤宴乐:宴饮欢聚。⑥沈荒淫黷:沈荒,亦作“沉荒”。指迷于逸乐,荒废事务。淫黷,亦作“淫渎”,指超越分际而褻渎轻慢,或淫指淫乱放荡。

【译文】孔子说:“有益之乐事有三,有害之乐事有三。以言行举止合乎礼乐法度为乐事(言行都能得到礼乐的节制),以宣扬称道他人的嘉德善行为乐事,以多得贤友为乐事,这就是有益的了。以骄纵享乐为乐事(恃凭尊贵而自我放纵),以放纵游荡而无节制为乐事(佚游,作息没有节度),以宴饮欢聚吃喝玩乐为乐事,这就是有害的了(宴乐,迷于逸乐荒淫。这三样都是损害自己的事情)。”

【原文】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①: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②;躁,不安静。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③;隐,匿。不尽情实。未见颜色^④而言,谓之瞽。未见君子颜色所趋向,而便逆先意语^⑤者,犹瞽者也。”

【注释】①愆：过失。②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例如君子未问，自己就先说，这就犯了心浮气躁之过。郑康成注：“躁，不安静也。”③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如君子已问，就应当把话明白地说出来，如果不说，这就犯了隐匿之过。孔安国注：“隐，不尽情实也。”④颜色：表情，神色。⑤意语：意，猜测、主观臆测。意语，即顺着自己的主观想象无的放矢地乱说一气。

【译文】孔子说：“随侍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这叫做心浮气躁（躁，指不安静）。话当说时不说，这叫做隐匿（隐，隐瞒，不尽情实）。没有观察君子的表情神色就说话，这犹如盲者说话而不看对方（没有从君子的表情神色中看出他所关心的问题，便抢先乱说一通，这样就如同盲人，尽说些瞎话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戒^①：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②；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③；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④。得，贪得也。”

【注释】①君子有三戒：君子要依人生少、壮、老三时期，戒三件事。②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属阴，气属阳，人的身体必须阴血阳气流行，始能维持生存。人在少年时，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最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因为色欲最损血气，不戒则身体发育不全，必至夭折或短寿，故须戒色。③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到了壮年时，即在三十岁以后，此时血气正好刚强，最难克制，多有因一时之忿，与人争斗，招凶惹祸，累及亲人，故须戒斗。戒斗的积极意义，即是以此饱满的体力精神用于正当的事业。④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得到这里是希望有所得的意思。人到了老年时，血气已衰，心力不济，如贪求事功，希望有所得，不但身体不能适应，而且事情也办不好，所以要戒得。《礼记·曲礼》说：“七十曰老，而传。”而传，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这就有戒得的意思。翟灏《四书考异》：“淮南谗言训，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

强暴，老则好利，本于此章。”戒色、戒斗、戒得，虽言养身，实兼修德。

【译文】孔子说：“君子要戒三件事。少年时，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到了壮年时，此时血气正好刚强，要戒的是与人争斗。到了老年时，血气已衰，要戒的是贪求事功（得，指贪求）。 ”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①：畏天命^②，顺吉逆凶，天之命。畏大人^③，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德也。畏圣人之言^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⑤，狎大人^⑥，侮圣人之言^⑦。”

【注释】①君子有三畏：君子，包括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畏是敬畏之义。②天命：古注当善恶报应讲。何晏《论语集解》以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皇侃《疏》举《尚书·伊训》解释：“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举《周易·坤文言》解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③大人：就是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圣人。一说指在位的天子诸侯等。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诸侯治国，天子治天下，各有权力维护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古称有德有位之人，皆可谓之曰“大人”。④圣人之言：圣人的话阐明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违之则有灾祸。皇侃《疏》：“圣人之言，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其理深远，故君子畏之也。”⑤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何晏《论语集解》依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解释小人不知不畏之故：国法如网，虽然严密，犯法的人尚有幸免者，故人不知畏。然天命如网，恢恢疏远，作恶之人无一能逃天罚。此因果之理，只有那些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才能洞察明白了。小人无道德学问，所以不知天命，不畏天命。⑥狎大人：狎，轻忽、轻慢。大人所在，均能昭示天命，故为君子所敬。小人不知天命，亦不知礼，所以轻视大人。⑦侮圣人之言：侮是侮慢。小人无德无学，不明白、不相信圣人所说的话皆是真理，所以侮慢圣人之言。

【译文】孔子说：“君子有三事敬畏：敬畏因果报应（顺道则吉，从逆则凶，是天之命），敬畏圣人（大人，即是圣人，与天地同德）；敬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道有因果报应，因而不懂得敬畏，轻视圣人，侮慢圣人之言。”

【原文】孔子曰：“生而知之^①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谓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注释】①生而知之：之，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学问，不是指记问之学，而是指人的天性的善恶，是道德学问的范畴。生而知之，即天性仁厚的意思。

【译文】①孔子说：“天性仁厚，从小就善恶分明的人，是上智之人；长大后通过学习才懂得要近善远恶的，是次一等的人；一定要等到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懂得要改过向善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困，指的是生活不如意，时常遇到障碍、麻烦）。人生充满不幸，但却一直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执迷不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①：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②，见得思义。”

【注释】①君子有九思：思，思虑，就是特别注意。九思，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颠倒。②难：危难，祸患。

【译文】孔子说：“君子在九个方面特别注意：眼睛要会看（能够由表及里，把问题看得明白、透彻）；耳朵要会听（不要偏听偏信，还要能听

出他人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神色要温和安详；行为举止要谦恭有礼；说话要忠厚老实，言而有信；做事情要尽心尽力；疑难之处要多问；怨恨心生起，怒气难遏时，要想到它的后患；面临利益得失时，要想到是否符合道义。”

【原文】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①。”

【注释】①汤：烧开水，沸水。

【译文】孔子说：“见到人有善行，要有慕贤之心，好像跟在别人后面赶路，生怕追不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刚烧开的热水一样（不敢接触，避之唯恐不及）。 ”

【原文】齐景公有马千驷^①，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千驷，四千疋也。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②，首阳，山名。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③！此所谓以德为称。

【注释】①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驷称驾一车之四马或四马所驾之车。

②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伯夷、叔齐，是殷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兄弟让国，隐居首阳山。周武王伐纣时，夷、齐扣武王之马而谏，以为不可以臣伐君。武王左右欲杀之，姜太公劝止，夷、齐离去。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家天下，夷、齐耻之，不食周粟，遂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后有人对夷、齐说，此薇也是周家所有。夷、齐闻此语后，薇亦不食，七日饿死。③其斯之谓与：王肃注：“此所谓以德为称者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为此句上面当有脱文。

【译文】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想不出他有甚么善行可以称述（千驷，四千匹马）。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在首阳山下挨饿（首

阳,山名),百姓到现在还称赞他们。那就是这个意思吧(这里是说,因为有德行,所以能为人民所称赞)!

阳 货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君子慎所习。”

【注释】^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人先天的本性；习，指人后天的习气，又叫习性。《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是一切人、事、物所具备的共同本质，即共性。宇宙万物的性都是一个，相互之间无二无别。人性本善，这里的“善”，是圆满无缺的意思。人性即天性，本来和谐完美，没有丝毫缺憾。善，是表示对人性的由衷赞叹，不只是善良的意思。宇宙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若依其本性，就会和谐相处，不致有争斗怨恨发生，相互之间都能亲近互爱，所以说是“性相近”。人因为从宇宙自然的“大我”中迷失了，执着于自身的“小我”，就有了自私自利之心，这就是习性。人若顺着习性发展下去，就会离道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也会越来越疏远，不再能够和谐相处，甚至时常有争斗杀戮发生，这就是“习相远”的道理。一切圣贤学问，无非教人断恶修善，从自私自利中觉悟过来，从“小我”回归到“大我”，归心向道而已。

【译文】孔子说：“人若依其尽善尽美的本性，就能互敬互爱，和谐相处；人若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习性，相互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君子必谨慎对待自己的习性）。 ”

【原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①，不见侮也。宽

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应事疾则多成功。惠则足以使人^②。”

【注释】①不侮：不受人侮慢。孔安国注：“不见侮慢。”邢昺《疏》：“言己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见侮慢。”②惠则足以使人：给人恩惠，人必感恩图报，故足以使用人。

【译文】子张问孔子怎样做才是仁人。孔子说：“能行五事于天下，便可称为仁人了。”子张请教孔子是哪五事，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人，就不会被人侮慢（不被侮慢）；宽厚待人，就会得到众人悦服；言而有信，就能得人信任；做事敏捷，就能成功（做事敏捷，则大多成功）。施惠于人，就能使用人。”

【原文】子曰：“由！汝闻六言六蔽^①乎？”对^②曰：“未。”“居^③！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④；仁者爱物，不知所以裁之，则愚也。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⑤；荡，无所适守。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⑥；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⑦；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⑧；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⑨。狂，妄抵触人也。”

【注释】①六言六蔽：六言，六个字，指仁、智、信、直、勇、刚这六件事。蔽，覆障、障碍的意思。②对：对答，敬词，用于回答长者的问话。③居：当“坐”字讲。④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是喜好。仁者好施，若不能明辨是非善恶，所施不当，则如愚人。⑤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知就是智，荡是放荡。只顾展现自己的才能，为人不懂得谦恭守礼，便是放荡而无操守。⑥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可作“害”字讲。一味守信，不明白道义是非，便是其害处。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管同《四书纪闻》说：“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谨厚者则矜矜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侠，轻身殉人，捍文网而犯公议，自圣贤观之，非贼而何哉。”⑦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绞，急切的意思。一味好直，喜欢讥刺别人的过失，便是无礼之甚。

《论语·泰伯》：“直而无礼则绞。”皇侃《疏》：“绞犹刺也，好讥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⑧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凡事不宜，便是乱。《论语·阳货》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⑨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质直寡欲为刚。刚而不好学，孤高失礼，亦未得中和之道。

【译文】孔子说：“由，你听说过六种事有六种障碍的道理吗？”子路起立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好仁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不分善恶，如同愚人（好仁者喜欢到处行善，但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善恶，便如同愚人）。好智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放荡不羁（荡，没有操守）。好信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死守教条，反而有害于人性（例如父子之间不懂得互相为对方隐瞒的这类人就是）。好直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不懂得避讳，喜欢讥人之非，揭人之短，流于绞刺。好勇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喜欢生事，常常给人添乱。好刚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狂妄，容易冒犯他人（狂妄，抵触他人）。”

【原文】子曰：“礼云礼云，玉帛^①云乎哉？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之所贵者，移风易俗也，非但谓钟鼓而已。”

【注释】①玉帛：圭璋和束帛之类。古代祭祀、会盟、朝聘等均用之。此处借指礼品。

【译文】孔子说：“大家常说礼呀礼呀，仅是指玉帛等礼仪用品吗（礼，并非只崇尚玉帛，它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使居上位者安于其位，使居下位者也都能各得其所）？大家常说乐呀乐呀，仅是指钟鼓的声音吗（乐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改善社会风气与习俗，并非只崇尚钟鼓之音而已）？”

【原文】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①？言不可与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②；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无所不至者。言邪媚无所不为。”

【注释】①鄙夫可与事君也哉：鄙夫，指没有品行的人。与，当“以”字讲。
②患得之：患，担心的意思。患得之，即为如何得到它而担心忧虑。何晏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译文】孔子说：“没有品行的人，可以让他事奉君主吗（不可以事君）？这样的人为得名位利禄，尚未得时，惟恐得不到（患得的人，惟恐得不到）；得到了，又生怕失去。一旦有了生怕失去的心，那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无所不至，说的是奸邪谄媚之类的事，没有做不出来的）。”

【原文】子曰：“恶紫之夺朱^①也，恶其邪好而夺正色。恶郑声之乱雅乐^②也，恶其邪音而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③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实，苟能悦媚时君，倾覆国家也。”

【注释】①恶紫之夺朱：朱色是五种正色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为紫，名为间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乱朱色，又能予人以美好之感，令人喜好，此即夺朱。以紫夺朱，这里比喻以邪夺正。②恶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是郑国的音乐，包咸注：“郑声，淫声之哀者。”雅乐是先王的雅正之乐，中正和平，能调和性情。郑声淫哀，不得性情之正，与雅乐相违。当时有很多人喜好郑声，不知雅乐，即是以淫乱雅。③恶利口之覆邦家：利口就是口才锐利，无理能辩为有理，且能取悦于人。此种人善于迷惑君主，颠倒是非，会导致国家覆亡。

【译文】孔子说：“我不愿看到紫色过于显眼，盖过了朱红的正色

(厌恶它以邪好夺去了正色的地位);不愿意看到郑声扰乱了雅乐(厌恶郑国的邪音破坏典雅的乐曲);更不愿意看到让口才锐利之人倾覆了国家(口才锐利的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很少有真实的道德学问,一旦能够逢迎取悦当时的君主,国家就会被倾覆了)。”

【原文】子贡曰:“君子亦有恶^①乎?”子曰:“有恶,恶称人恶者^②,好称说人恶,所以为恶也。恶居下流而讪上者^③,讪,谤毁也。恶勇而无礼者^④,恶果敢而窒者^⑤。”窒,塞。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⑥以为智者,徼,抄也。抄人之意以为己有。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讦,谓攻发人之阴私。”

【注释】①恶:指厌恶。②恶称人恶者:前面的“恶”是厌恶的意思,后面的“恶”是不善的意思。称,述说、宣扬的意思。做人之道,应该替人隐恶扬善。称人恶者,就是在背后宣扬他人之恶的人,这种人存心浇薄,所以孔子恶之。③恶居下流而讪上者:讪,毁谤、讥讽。阮元《校勘记》说:“汉石经无流字。”阮氏又据皇邢二《疏》本研判,亦无流字。居下讪上,就是下级毁谤上级。居在下位,看见上级有过失,应该谏其改正,三谏不从,可以离去,如果不谏,只在背后毁谤,殊失忠厚,所以君子恶之。④恶勇而无礼者:恶有勇为而无礼的人。皇侃《疏》:“勇而无礼则乱,故君子亦恶之也。”⑤恶果敢而窒者: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败事,而又损人,所以可恶。⑥徼:抄袭的意思。

【译文】子贡说:“君子对人也有所憎恶吗?”孔子说:“有憎恶。君子憎恶宣扬他人之恶的人(喜欢宣扬他人之恶,所以为君子所憎恶),憎恶居下位而毁谤在上位者的人(讪,毁谤),憎恶有勇而无礼的人,憎恶果敢而不通事理的人(窒,塞)。”孔子又说:“赐,你也有所憎恶吗?”子贡回答说:“我憎恶抄袭别人之意却自以为有智的人(徼,抄)。”

抄袭他人,把他人的意思作为自己所有),憎恶不谦逊而自以为有勇的人,憎恶揭发他人隐私而自以为率直的人(讦,就是攻发别人的隐私)。”

微子

【原文】柳下惠为士师，士师，典狱之官也。三黜^①。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国，俱当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注释】①黜：贬降，罢退。②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说，自己用直道以事于人，何往而不三黜？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列女传·柳下惠妻篇》说，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其妻劝他离去，他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当他死时，门人将诛之，其妻自谓能知其德，乃作诔文，其中有这几句辞：“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

【译文】柳下惠做鲁国的典狱官（士师，典狱之官），无罪而三度被黜退。有人说：“你还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我用直道事人，到哪一国不会被再三黜退呢（如果用直道来事奉于人，所到的国家，自己都会被再三撤职）？如果我舍弃直道，用曲道事人，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鲁国呢？”

【原文】周公谓鲁公鲁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①：“君子不施其亲^②，施，易^③也。不以他人之亲易己之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④。以，用也。怨不见听用也。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⑤。无求备于一人。大故，谓恶逆之事

也。”

【注释】①周公谓鲁公曰：此章记周公训示其子伯禽之语。孔安国注：“鲁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鲁。”②君子不施其亲：施，弃置、忘却。此句意思是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③易：轻视。④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孔安国注：“以，用也，怨不见听用。”⑤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老朋友如无恶逆等重大罪过，不要遗弃他。皇侃《疏》：“大故，谓恶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恶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也。”

【译文】周公对鲁公说（鲁公，周公的儿子伯禽）：“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施，轻视的意思。不因他人的亲族而轻视疏忘了自己的亲族）；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以，用。抱怨不被听从并予任用）；对老朋友，如无恶逆等重大罪过，就不要遗弃他。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大故，即是恶逆的事）。 ”

子 张

【原文】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①。文饰其过，不言情实也。”

【注释】①文：文饰。这里是巧言饰非的意思。

【译文】子夏说：“小人有过，一定会以不实的言辞掩饰其过失（文饰其过，不讲出事情的真相）。”

【原文】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①；厉，病。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②。”

【注释】①未信，则以为厉已也：厉，这里是虐待的意思。“以”字前省略一“民”字，即“未信则民以为厉已也”。厉己的“己”字是民众自指。②未信，则以为谤已也：“以”字前省略一“人”字，即“未信则人以为谤已也”。

【译文】子夏说：“君子在位时，先要取得民众的信赖，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未得信赖，民众就会以为你虐待他们（厉，损害的意思）。劝谏别人之前，先要取得别人的信任，然后才能进行劝谏，如果未得信任，别人就会以为你在毁谤他。”

【原文】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阳肤，曾子弟子也。士师，典狱官也。问

于曾子。曾子曰：“上^①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②，则哀矜而勿喜。民之离散为轻漂犯法。乃上之所为。非民之过也。当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注释】①上：指在上位的为政者。②得其情：指了解到案件的实情，使案件成功告破。

【译文】孟孙氏任命阳肤为典狱官（阳肤，曾子的学生。士师，典狱官）。阳肤请示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已失其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你若获得民众犯罪的情实，就须为犯人哀伤，要怜悯犯人，不能因得实情而喜（民心离散，便会轻易剽掠，触犯刑法，然而，这是在上位的人丧失其为政之道所致的，并非百姓的过失，所以要怜悯犯人，不能因为断案成功、罪犯伏法而生欢喜之心）。”

【原文】子贡曰：“纣之不善^①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②。纣为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也。”

【注释】①纣之不善：殷纣王是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暴虐无道，为周武王所伐，而丧天下。纣是他的谥号。邢昺《疏》：“谥法，残义损善曰纣。”②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下流，指因有恶行而使声誉处在众人之下的意思。地形卑下，则为众流所归。人若为恶居下，其情形也会如此。

【译文】子贡说：“纣王的罪恶，应该不至于如此过分。所以君子爱惜自己的名誉，不愿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就要像纣王那样，天下所有的罪恶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了（纣王暴虐无道而丧天下，后世的人对他极其憎厌，把天下的罪恶都归于他一人身上）。”

【原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①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注释】①日月之食：就是日食和月食。皇侃《疏》本中“食”作“蚀”。食蚀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现象。月食是由于地球遮蔽日光，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现象。君子不掩饰过失，因为他能勇于承认并改正过错。所以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译文】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如日蚀和月蚀一样。他有过失时，人人都看得见。他改正了过失，人人都仰望他（更，改正）。”

尧曰

【原文】“朕躬^①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来则用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②。权，秤也。量，斗斛。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③，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悦。言政公平则民悦矣，凡此五（五作二）帝三王所以治，故传以示后世也。

【注释】①朕躬：朕，我。朕躬，即我自己。《尔雅·释诂》：“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②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包咸注：“权，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称”，是称物之器，以秤称物而知轻重。斗与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谨权量，就是谨慎齐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间贸易公平。审法度，就是审察礼仪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乱。修废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地施行。③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灭国，已灭亡的国家。绝世，断绝禄位的世家。逸民，遁世隐居的高人。

【译文】汤王说：“我本人有罪，请天帝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罪过都在我身上（不要牵连万方之民，意思是这与万方之民没关

系。万方之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的过失。”周武王说：“虽有周家最亲的人，但不如有仁人（虽是亲人，若不贤良，不忠诚，就要惩罚。管叔、蔡叔就是这种人了。仁人，如箕子、微子，他们来了就任用他们）。我若不教百姓，使百姓有罪过，当归罪于我一人。”谨慎统一度量衡，审察礼仪制度，重新设立已废的旧有官职，四方之政就能顺利地施行（权，指秤。量，指斗斛之类）；兴起已灭的诸侯之国，为已绝祀的贤卿大夫立后，举用隐居的才行超逸之民，这样，天下的民心自然来归了。帝王所重视的是：人民、粮食、丧礼、祭祀（重视人民，因为这是国家的根本。重视民食，因为这是人民的性命所在。重视丧礼，是为了竭尽哀思。重视祭祀，是为了极尽诚敬）。宽厚待人，就得众人归附。办事敏捷，就有事功。为政公平，就使民心悦服（为政公平，就会使百姓心悦诚服。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所以他们的德政得以传扬，启示后世）。

【原文】子张问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屏，除也。”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不亦上脱斯字）惠而不费乎^①？利民在政，无费于财。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②？欲仁而得仁，又焉贪^③？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骄乎^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⑤？”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⑥；不戒视成，谓之暴^⑦；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也。慢令致期，谓之贼^⑧；与民无信而虚刻期。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嗇于出内，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注释】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费乎：王肃注：“利民在政，无费于财。”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

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诸实施。例如因仍农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因仍工商之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的政策来辅助各行各业人民，使其安居乐业，各遂其生，此即惠而不费。②择可而劳之，又谁怨：邢昺《疏》以《论语·学而》孔子的话解释：“使民以时，则又谁怨恨哉。”为政者推行公共建设，如修治沟洫，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用民间劳力，但需选在农闲时期，民间可以出动劳力，这才劳动人民，又有谁怨呢？③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此欲便不是贪。皇侃《疏》：“欲仁义者为廉，欲财色者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也。”又引江熙曰：“我欲仁，则仁至，非贪也。”④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骄。⑤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此即威而不猛。⑥不教而杀谓之虐：为政不先教民，人民犯罪就杀，这叫做虐。⑦不戒视成谓之暴：马融注，“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此意是说，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⑧慢令致期谓之贼：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人民。⑨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安国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嗇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皇侃《疏》：“有司，犹库吏之属。人君若物与人而吝，即与库吏无异。”孔安国注“犹之”为“俱当”。刘淇《助字辨略》：“犹之，犹俗云总是也。”皇《疏》之意，犹若以物与人。应以皇《疏》较优。

【译文】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呢？”孔子说：“要尊崇五种美事，屏除四种恶事，这就可以从政了（屏，屏除）。”子张问：“什么是五种美事？”孔子说：“君子为政，给百姓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役使百姓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

而不凶猛。”子张又问：“怎样才算给百姓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孔子说：“就着百姓可以得利之处，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利民，这不就是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吗（利益人民，在于政策，不用耗费财力）？需用民间劳力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役使百姓，又有谁会怨呢？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又有什么贪可言呢？君子待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君子不会因人少、势力小而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心中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生敬畏，这不就是有威仪而不凶猛吗？”子张又说：“什么是四种恶事？”孔子说：“为政不先教民，民众犯罪就杀，这叫做虐。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不事先告诫，而要求立刻完成，这就叫‘视成’）。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民众（对人民没有信用，而且虚设限期）。如同给人财物，到出纳时却显出吝嗇，这就叫库吏作风（这是说财物应当给人，却感到为难，舍不得，所以出手吝嗇，这样的行为只能算是库吏作风，决非为人君主之道）。 ”

群书治要 卷十 孔子家语

【题解】《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全书分十卷，四十四篇，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其内容广泛，涉及孔子世系、从政、礼乐制度、与国君问答、与弟子问答、言谈行事，以及七十二弟子事迹等方面。

《群书治要》从王肃注的《孔子家语》中辑录《始诛》等二十二篇，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礼治观、伦理观、人才观、仁政学说等，以及作为一位“圣主”“贤君”所应具备的谦逊、虚心纳谏、居安思危、善用人才等品德，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措施和蓝图。从选编的内容可以看出，魏徵等向唐太宗进谏此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王注《孔子家语》可视为古代政论文中的佳作。其中“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之句，已成为贞观之世的格言而广为流传。再如“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等，都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语》，乃三国时魏王肃搜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然而一千多年来，该书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古代书写用的竹木片），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王肃同时代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对于学习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儒家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者简介】《孔子家语》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孔子家语》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被归入《六艺略》的《论语》类。

孔安国，西汉鲁人，字子国，孔子十一代孙。生卒年月不详。西汉经学家。汉武帝时任博士（古代学官名），后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是司马迁的古文经学老师（司马迁的今文经学老师是董仲舒）。后世尊其为先儒。

王肃（公元195—公元256），字子雍，东海郡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主要官衔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官名）。由于他的卓著功勋和特殊地位，死后被追赠为卫将军，谥称景侯。

始 诛

【题解】这一篇中，记录了孔夫子的两个判案例子，主要讲的是孔夫子对于刑罚、诉讼的态度和主张。

诛杀少正卯一案，孔夫子非常果断，不仅诛杀，而且暴尸三日，毫不手软。原因在于，对这类严重影响社会人心的乱法之人，若不及时严惩，则国家正不胜邪，必招大乱。所谓严重乱法之人，罪有五种，而盗窃这样的罪恶都不足以为患。从五种罪行可以看出，乱法，实质是惑乱人心，使百姓失去善恶、是非、邪正的判断能力，其影响深远。若智慧不足，往往无法察觉、判断，夫子见微知著，故而从速严惩。

另一则案子，是关于百姓，父亲控告儿子不孝。孔夫子不同寻常的处理，让人不解，孔夫子因此讲述了法制与礼的教化的关系。夫子说道：“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也。”而且指出，百姓犯罪的原因在于“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提醒君王反求诸己，以身作则，首先对百姓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然后树立道德模范加以引导，最后不得已才施以刑罚。

【原文】孔子为鲁大司寇^①，朝政七日，而诛乱法大夫少正卯^②，戮之^③于两观之下，两观，阙^④也。尸于朝^⑤三日。子贡^⑥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盗窃^⑦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⑧，二曰行僻而坚^⑨，三曰言伪而辩^⑩，四曰记丑而博^⑪，丑谓非义。五曰顺非而泽^⑫。此五者，有

一于人，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⑩，撮，聚也。其谈说足以饰袞^⑪（袞旧作褒，改之）荧^⑫众，其强御^⑬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

【注释】①大司寇：古代官名，管理刑事，周为六卿之一。②少正卯：少正，官名；卯，人名。少正卯（？—公元前496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他和孔子都曾经在鲁国讲学，后来孔子在鲁国为政，上任后七日便将少正卯处死。③戮之：杀掉。④阙：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⑤朝：指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吏治理政务之处。⑥子贡：端木赐，字子贡（公元前520—公元前456年），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亦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善于雄辩，且有干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子贡未赶回，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⑦窃：偷盗。⑧心逆而险：《荀子·宥坐》为“心达而险”，《说苑·指武》为“心辩而险”。⑨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又顽固不化。僻，邪僻，偏离正道。孔颖达疏：“子张才过人，失在邪僻。”⑩言伪而辩：言语虚妄而又能说会道。伪，奸伪；欺诈。⑪记丑而博：《荀子》杨注为“丑，谓怪异之事”，旧注：丑，谓非义。此处采用旧注。博，广大；宽广。⑫顺非而泽：随顺错误并能为之文饰增润。孔颖达疏：“顺非而泽者，谓顺从非违之事，而能光泽文饰。”《说文》：“泽，光润也。”⑬撮徒成党：聚集其门徒结成党派。旧注：撮，聚也。⑭袞：长。一般指纵长。《墨子·杂守》：“三十步一弩庐，庐广十尺，袞丈二尺。”李善注引《说文》：“南北曰袞，东西曰广。”⑮荧：眩惑。⑯御：强御，强暴。

【译文】孔子被任命为鲁国的大司寇，理政才七天，就处死了扰乱礼法制度的大夫少正卯，将他在宫殿台门外的两座高台下杀掉，并暴尸三日。弟子子贡向孔子进言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现在先生一上

任就杀了他，这样做是否有些失当？”孔子说：“天下的大罪恶有五类，盗窃这样的罪恶都不在其中。一是心存悖逆又阴险狡诈；二是行为邪僻又固执己见；三是言语虚妄又能巧言善辩；四是搜集记录各类丑闻劣迹并且不厌其多；五是随顺邪佞之事，并且将其粉饰美化。这五种罪恶，人若犯了一条，都免不了受到君子的诛杀，何况少正卯五种都具足了呢？他的住所足以集聚门徒，结党成派；他的言论足以颠倒黑白，蛊惑大众；他的强悍有力足以悖逆正道，独树邪见。这样的人真正是人群中的大奸大恶，不可以不除掉！”

【原文】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①者，夫子同狴执之^②，狴，狱牢也。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③告余曰：‘为国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孔子喟^④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⑤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⑥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⑦，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⑧之。（则废至惮之七字，作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十三字）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⑨知罪矣。是以威力而不诚^⑩（诚作试），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⑪也。世俗之陵迟^⑫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

【注释】①讼：诉讼；控告。《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②同狴执之：狴，关在同一监牢。旧注：狴，狱牢也。③曩：以往，从前，过去的。④喟：叹息；叹声。⑤不辜：没有罪的人。⑥犴：音旱，古指乡亭牢狱。《荀子·宥坐》：“狱犴不治，不可刑也。”杨倞注：“犴，亦狱也。”⑦慢令谨

诛：法令松弛而刑杀甚严。⑧惮：畏难；畏惧。《诗·小雅·绵蛮》：“岂敢惮行，畏不能趋。”⑨咸：皆；都。《易·乾》：“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⑩诫：警告；告诫。⑪刑弥繁而盗不胜：刑罚繁多而盗贼也越来越多。⑫陵迟：衰败、败坏。

【译文】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有父子俩前来打官司，孔子就把他们逮起来，关进了同一间牢房，三个月过去了都没判决。后来，做父亲的请求撤诉，孔子就赦免了他们。季孙听说了这件事，不太高兴，说：

“司寇欺骗了我。他以前告诉我说：‘治理国家必须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现在杀一个不孝之子，以教导百姓尽孝，不也可以吗？可他却将他们父子全都赦免了，这是为什么？”

孔子感慨地叹息说：“身居上位不能恪行其道，没有教化好百姓，却要滥杀他们，这是不合情理的。不教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官只知道判案定罪，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因此而责杀兵士；司法混乱，就不能轻易对犯人实施刑罚。为什么？因为在上位的没有进行教育，所以罪不在百姓。法令松弛而诛杀甚严，那是对百姓的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而没有定时，这是欺凌百姓的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待百姓。国家朝政没有了这三种弊害，才可以施用刑罚。为政者应提倡伦理道德，并以身作则，使人民信服；如果还不行，就通过表彰树立道德模范来规劝大众，积极向善；若还是不行，就放逐、罢黜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以震慑他们。照这样做下去，百姓自然就会遵纪守法，民风也就良善了。若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用刑罚制裁他们。如此民众就能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于是，就不须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当今社会却不是这样，教育失当，刑罚繁多，使民众迷惑颠倒、不明道理，很容易陷他们于犯罪的境地，却又要严厉惩治他们，所以刑罚愈来愈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衰颓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王 言

【题解】这一篇讲的是王道，“明王之道”，也就是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什么是明王之道？孔夫子简而言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即，在国内推行敬老、尊齿、乐施、亲贤、好德、恶贪、廉让七种教化，对外实现“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的三种至行。内修“七教”，可以使国家固守而君王毫不担心外强进犯；外行“三至”，可以让国家征伐不义之国，战无不胜，而且不让国家耗费财物。不论“七教”还是“三至”，其实都不离古圣先贤“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总原则。

【原文】孔子闲^①居，谓曾子^②曰：“参，汝可语^③明王之道与？居^④，吾语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虽有国之良马，不教服乘^⑤，不可以取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旧无其道之其，补之）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⑥，外行三至^⑦。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⑧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⑨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劳不费之为明王，可得而闻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陶^⑩，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此则生财之路也。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

【注释】①闲：闲暇。②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公元前505—公元前432年），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③语：谈话；谈论。《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④居：踞坐；坐。⑤乘：驾馭。高亨注：“乘，犹驾也。”⑥七教：古指敬老（孝敬老人）、尊齿（尊重比自己年长的人）、乐施（乐善好施）、亲贤（亲近有德行和智慧的人）、好德（崇尚美好德行）、恶贪（格除贪欲）、廉让（节俭清廉、忍让谦让）七种道德规范。⑦三至：三条原则；三项法则。至礼不让，至赏不费，至乐无声。⑧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即制敌取胜。冲，冲车。战车的一种。⑨衽席：床褥与莞簟。郑玄注引郑司农曰：“衽席，单席也。”⑩皋陶：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亦作“皋繇”，音高摇。

【译文】孔子在家闲居，弟子曾参在身边侍候。孔子说：“曾参啊，你能说清楚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吗？坐下，听我给你说。道，是用来彰显德的；德，是用来遵循道的。所以，没有德，道就不会得到尊崇；没有道，德就无法得到发扬光大。即使有全国知名的好马，不对它进行必要的训练，就不能驾车疾行于道路；纵然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百姓，不用符合伦理道德的教化来治理，就不可能赢得远近各国的共同拥戴而王霸天下。所以从前圣明的君王，对内实行‘七教’，对外实施‘三至’。君王真正落实‘七教’，就可以守住基业，‘三至’做到了，就可以对外征伐不义。按照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守卫自己的国家，必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使其不敢进犯）；若征伐不义之国，则安坐于枕席之间不用起身，就可以坐等胜利之师凯旋归来。所以说，只要君王对内实行‘七教’，就不会因政事而烦劳；对外实施‘三至’，国家资财就不会耗费。这就是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曾子说：“不为政事而奔忙，也不劳民伤财就称得上圣明的君王，能够讲给弟子听听，有谁做到了吗？”孔子说：“从前舜帝左有大禹右有皋陶，君王不离开坐席而天下便可得到治理。像这样，君王有什么劳累呢？如果只按收成百分之十的标

准征税；派用百姓服劳役每年不超过三天；按季节让百姓进入山林湖泊狩猎打鱼，但却不向他们征收任何赋税，这些都是帮助老百姓致富的好办法，圣明的君王只需对百姓的渔猎活动适当加以引导和节制（使其不违背时令）就行了，哪里需要耗费国库的钱财呢？”

【原文】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①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无隐^②；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③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曾子曰：“道则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参，汝以为姑止此乎？”

【注释】①益：更加。②隐：隐讳；隐瞒。③表：表率，榜样。《礼记·表记》：仁者，天下之表也。

【译文】曾子说：“请问什么是‘七教’呢？”孔子说：“居上位的孝敬父母恭敬长辈，下面的人就会更加恪守孝道；居上位的尊敬同辈中的年长者，下面的人就会更加兄友弟恭；居上位的乐善好施，下面的人也会更加仁爱宽厚；居上位的亲近贤人，下面的人就知道结交良友；居上位的注重道德修养，下面的人就不会背地里胡作非为；居上位的憎恶贪婪行为，下面的人就会以争名夺利为耻；居上位的廉洁谦让，下面的人就会懂得节俭和讲礼节。这就是所谓的七种教化。这七种教化，是教化安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定了，则‘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居上位的，都是民众的表率，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人不正呢？”曾子说：“这个道理确实是深奥到极点了啊！以学生目前的修养还无法完全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说：“曾参，你以为就只是这些吗？”

【原文】“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①，分属而理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②。使有司日省^③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④，（不肖下旧有然字，删之）则贤（贤下旧有良字。删之）者悦，而不肖者惧。哀鰥寡^⑤，养孤独^⑥，恤^⑦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田猎^⑧罩弋^⑨，罩，掩网也。弋，缴射也。非以盈宫室也；征敛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惨怛^⑩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⑪，其礼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时；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也。故视远若迩^⑫，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乎千里之外者也。”

【注释】①裂地而封之：裂地，划分属地。封，君主把土地或爵位赐给臣子。②伏：潜藏；藏匿。③有司日省：有司，即《周礼》所说的乡大夫这类官员。省，省察；视察。《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④不肖：这里指不贤良、不正派的人。⑤鰥：成年无妻或丧妻的男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鰥。”寡：指无夫或丧夫的妇女。⑥养孤独：养，奉养；事奉。孤，幼年失去父母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⑦恤：体恤，同情；周济，救济。《左传·昭公三十年》：“事大在共其时命，事小在恤其所无。”⑧田猎：打猎，狩猎。⑨罩弋：罩，捕鱼、鸟或养鸡鸭等用的竹笼子。这里指捕鱼或捉鸟。弋，用带丝绳的箭来射。旧注：罩，掩网也；弋，缴射也。⑩惨怛：忧伤，悲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⑪寡貌：谓朴质自然，不加矫饰。《大戴礼记·主言》：“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⑫迩：近。《诗·郑风·东门之墀》：“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译文】“古代圣明的君王治理百姓，是有一套方法的。一定是先

把土地划分疆域分封下去，受封的诸侯在各自的领域内进行管理。这样一来，贤良之人就不会被埋没，凶暴之徒就无处藏身；再派主管的官员经常去各地视察、定时考核，提拔任用贤良的人才，降职或罢免德行、才能不合格的官员。于是贤良之士就会心情舒畅愉快，而德能差的官员就会害怕。怜悯鳏夫、寡妇；抚养幼年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年老无子的人；体恤、救济贫穷困苦的人；鼓励、教导百姓孝敬父母、敬长爱幼；选拔贤能出众的人才。做好这七个方面，则四海之内就没有触犯法律的人了。身居上位者爱护下面的人，能如同手足保护心腹一样；那么下面的人爱戴上位者，也会如同幼儿对慈母般的依恋。上下能如此亲近互爱，那么上面的命令百姓就会听从，施政措施也会马上得以推行。百姓感念其恩德，近处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也会前来归附。这便是善政带来的结果。打猎、捕禽不是为了使猎物充满宫室；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也不是为了使国库充实；以悲悯之心补给百姓的不足，用礼的教化来防范其淫逸，节制奢靡。诚信待人而不事浮华，其教化的礼义就能守得住，所说的话能够落实兑现，所做的事足以让人效法。圣王对于诚信，就像四季按时交替一样不会违背，圣王能够博有天下万民，就如人饿了需要吃饭、渴了就需要喝水一样自然而然。老百姓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冬天一定会寒冷，夏天一定会炎热一样的坚定不疑。所以，百姓觉得君王就在身边，不是因为离君王距离近，而是四海之内都遍布着他的德泽和圣明的教化。所以圣王不动用军队就自然对天下有威慑力；资财、恩惠并未施予就会令人感到亲切。这就是圣明君王的守卫，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的道理。”

【原文】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①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

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②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有土之君，能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曰：明王之征也，犹时雨之降也，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③弥^④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⑤。”言安而无忧也。

【注释】①至礼：谓达到最高境界的礼。《庄子·庚桑楚》：“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郭象注：“不人者，视人若己。视人若己，则不相辞谢，斯乃礼之至也。”②明誉：美誉；好名声。《大戴礼记·主言》：“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③施：教。《礼记·学记》：“不陵节而施之谓孙。”郑玄注：“施，犹教也。”④弥：更加；越发。宋玉《对楚王问》：是以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⑤衽席之上：衽席，指卧席。旧注：言安安而无忧也。借指太平安居的生活。语出《大戴礼记·主言》：“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

【译文】曾子说：“请问什么是‘三至’呢？”孔子说：“礼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相互谦让便能使贤愚各就其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奖励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另外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之士满心喜悦；音乐的最高境界是，不发出鼓乐的声响，便能使天下百姓都心地祥和，相处无争。圣明的君王认真做到‘三至’，则天下所有的诸侯国王都知道他的圣明，天下贤士便可成为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便可为他所用。”曾子说：“请问这段话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孔子说：“古代圣明

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贤士的名声，知道他们的名声，再了解他们的真实德行，对他们每个人的真实德行都了若指掌，然后便以享誉天下的爵位来封赏他们，使他们拥有尊贵的地位。这就是礼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相互谦让便能使天下得以治理。把官位俸禄都留给天下那些真正的贤士，使他们都能因贤德而成为富有的人。这就是奖励的最高境界。不需要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之士喜悦。这样，天下百姓对美好德行的赞誉就会自然兴起，而这种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誉，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发出宫商之音，就能使天下百姓心地祥和，相处无争。所以说，所谓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就是能把全天下团结成一家那样亲密无间的人；所谓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能使天下达到高度和谐的人；所谓天下最圣明的人，就是能为天下举荐最有德才者之人。作为一国之君，能符合以上三个标准，才可以对外征讨违背道义之国。所以说，所谓仁，没有比爱别人更仁慈的了；所谓智，没有比能认清贤才更富有智慧的了；所谓为政，没有比任用贤能之士更重要的了。作为拥有各种能人异士的君王，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三者，则四海之内的人民就会供奉、尊命于他。大凡圣明君王所征伐的诸侯国，必然是违背天理道义，让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生活的国家，所以其征伐无非是替天行道，废除其国君，改变其政治，怜悯安抚百姓而不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说，圣明君王的征伐，就像天降及时之雨，大兵所到之处，百姓无不喜悦。因而其教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得到百姓的爱戴也就越来越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高枕于衽席之上就可以坐等胜利之师凯旋归来的意思。（指对于征伐这样的大事，圣王能安详无忧稳操胜券。）

大 婚

【题解】这里的婚，指夫妇一伦，所谓大，指夫妇关系是影响君王为政的关键之一。夫妇一伦正了，就可以对内尽宗庙祭祀之礼，能得到天地祖宗的庇荫；对外就能以礼义治理天下，树立上敬下爱之风。孔夫子尤其举了圣王的例子：夏、商、周三代的圣王，都敬重自己的妻儿。因为，妻子是家里侍奉父母长辈、祭祀祖宗最重要的主人，孩子则是自己宗族的后代。知道了如此重要的关系，怎敢不敬他们呢？因此，中国古人有言：正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

【原文】孔子侍坐于哀公^①，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之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②从之矣。内以治宗庙^③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④也；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妇正，则出可以治政言礼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⑤耻，则足以振之；耻事不如礼，则足以振教之也。国耻，则足以兴^⑥之。耻国不如，礼则足以兴起之。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⑦。”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⑧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忤^⑨于天下。忤，满也。

【注释】①哀公：鲁哀公（？—公元前468年）名蒋，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他为鲁定公儿子，承袭鲁定公担任鲁国君主，公元前494—公元前468年在位，共在位二十七年。②庶物：众物，万物。指各种事物。《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③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④足以配天地之神：指宗庙是次于天地之神，能和天地之神相配。⑤物：人；众人。杨伯峻注引顾炎武曰：“物，人也。”⑥兴：兴起。孔颖达疏：“纵令更经三岁，亦不能兴起也。”⑦与：语气词，表疑问或反诘。《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⑧百姓之象：指百姓会按照国君的做法去做。象，形貌，样子。旧注：言百姓之所法而行。⑨忤：音细，遍及。旧注：忤，满也。

【译文】孔子在陪伴鲁哀公坐着说话时，哀公问道：“请问人道的东西哪一个最重要？”孔子回答说：“人道的东西，政事最重要。所谓‘政’，就是正。君王行为‘正’，百姓就跟着正。君王的所作所为，就是百姓的榜样。君王不去做，百姓跟谁学呢？”哀公说：“请问该如何治理政事呢？”孔子回答说：“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信。这三者做到了，则凡事都会和谐顺利。对内尽宗庙祭祀之礼，能得到天地祖宗的庇荫；对外就能以礼义治理天下，树立上敬下爱之风。（夫妇这一伦正了，才可以出来谈论治理政事推行礼教；自己身正了，才能够端正他人。）人能知耻，他就能振作起来；国君能知耻，国家就能够振兴。所以治理国家，礼的教化要先行，礼是治理国家的根基啊！”孔子接着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必定以恭敬慎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儿，这里面有大道啊！妻子，侍奉父母长辈、祭祀祖宗是要以她为主的，孩子则是自己宗族的后代，怎敢不恭敬慎重地对待呢？因此，圣明的君

王没有他不恭敬的人、事、物。所谓恭敬，以恭敬慎重地对待自己最重要。我们的身体就像父母的四肢，能够不爱护吗？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伤害自己的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自己的根本；伤害了自己的根本，就如同大树伤了树根，其枝干也就随之枯死了。所以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信这三件事，是百姓效法的榜样（指百姓会按照国君的做法去做）。以爱护自己身体的心去爱护百姓的身体；以爱护自己孩子的心去爱护百姓的孩子；以敬爱自己妻子的心去尊敬百姓的妻子。君主做好这三件事，教化就可以通行于普天之下了。”

【原文】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①则民作辞^②，过动则民作则^③。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恭敬以从命。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为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不能乐天道也。不能乐天，则不能成身。”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己不过于物^④，谓之成身。不过于物，合天道也。”

【注释】①过言：错误的言论。②辞：借口，口实。③则：仿效；效法。《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④物：礼。《礼·祭统》“夫祭之为物大矣！”

【译文】哀公说：“请问怎样才叫恭敬慎重地对待自己？”孔子回答说：“君子言语错误不当，百姓就会将它作为做错事的借口；君王如果做错了事情，则百姓也会起而效法。因此，君子的言语谨慎而没有错误，行为慎重而不违背礼义，老百姓就会恭恭敬敬地听从他的命令。

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是恭敬慎重地对待自己了。能恭敬慎重地对待自己，就能够成就自己的亲人（此处特指父母）。”

哀公说：“什么叫做‘成就自己的亲人’呢？”孔子回答说：“所谓君子，就是成就了名望的人。百姓送给他一个尊称，叫作‘君子’，就是成就了他的亲人成为‘君’，而自己是‘君’的儿子。”孔子接着说道：“治理国家而不能够爱护百姓，就不能成就自身；不能成就自身，就不能安定他的国家；不能安定国家，就不能乐行自然之道；反过来说，不能乐行自然之道，也就不能成就自身。”

哀公说：“请问什么是‘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说：“使自己的立身行事都不违背常理，就称之为成就自身。立身行事不违背常理，就是合乎自然之道。”

问 礼

【题解】《礼记》中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礼，不如马上死了好。《孝经》也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可见礼对于为人、治国的重要；也告诉了我们礼的本质就是‘敬’。本篇中，鲁哀公向孔夫子问礼，孔夫子不仅讲述了礼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阐述了如何践行礼的关键，那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懂得为人着想，才会懂得恭敬，才能因为有礼而受人尊敬；有礼则社会和谐，国家兴旺。本篇又见于《礼记·哀公问》和《大戴礼·哀公问孔子》。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①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②闻之，民^③之所以生^④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⑤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⑥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宫室^⑦，节其服御^⑧，车不雕玕^⑨，器不雕镂^⑩，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礼也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⑪，以遂其心，以怨其政，（政下有以忤^⑫其众四字）以伐^⑬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当其情欲而已。虐杀刑诛，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也由后，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

【注释】①大礼：隆重的礼仪。②丘：因避讳夫子名，故念作某。③民：人，泛指人类。《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颖达疏：“民者，人也。”④生：生存；活。《汉书·韩信传》：“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⑤节事：谓行事有节制，使合乎准则。《国语·越语下》：“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韦昭注：“节，制也。”⑥疏数：稀疏和密集。这里指亲疏。⑦卑其宫室：使君王的寝宫简朴不奢侈，吃穿节俭。⑧节其服御：节省日常的用度。服御，指服饰车马器用之类。⑨雕珌：刻画漆饰成凹凸花纹。⑩雕镂：雕刻。⑪固民是尽：固执地搜刮尽人民的财物。固，坚持。⑫忤：逆，不顺从。⑬伐：征讨。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大礼？为什么您一说到礼，总是那么尊崇呢？”孔子说：“我曾听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所以，君王对此十分重视，带头恭敬奉行，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居住简易的宫室，穿戴节俭的衣饰物，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面也没有过分的奢望，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贤明君王就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

哀公说：“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孔子回答说：“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违背政令（指无原则地求取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任意使用暴虐刑杀的手段残暴地对待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从前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现在君王则是按后面的做法来做，可见，当今的

群书治要译注

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

五 仪

【题解】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知人善任，而老子教诲我们“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人说：“欲知人者先自知”，自知后方可知人。这一篇正是鲁国国君向孔夫子求教怎样自知、知人，怎样用人。

孔夫子首先向鲁哀公介绍了五种人的标准，就是：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这个标准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看到自己属于哪个位次的人。鲁哀公是个聪明人，当然用不着夫子评价他。夫子告诉哀公这五种人，既能帮助这位国家领导人认清、识别人才，又给了他一把衡量自己的尺子。

鲁哀公生长于深宫后院，他虽然明白了上述标准，但很担心自己还不知人间哀、忧、劳、惧、危的情感，恐怕不能用好这些方法，所以再次请教夫子，该怎么办。孔夫子就从哀公每天面对的事情，启发他学习体会这五种情感，让我们领略到夫子圣人的智慧和仁慈：应机教化，让人体会生活处处皆学问。最后还讲出了“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千古名句。

接着哀公又问取人之法，夫子强调取舍之要，无不是先德后才。尤其强调，没有德行而又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就像豺狼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接近。

最后哀公问道，一个国家的存亡祸福，是天命支配，而非人力所能改变，对吗？孔子肯定地回答，存亡祸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还告诉我们，天灾与怪异的现象胜不过良好的政治；不好的梦兆胜不过良好

的品行。

本篇虽然谈及许多关于人才识别任用的问题，但夫子在应对中，自始至终无不贯穿着首重德行的观念，这也是孔门教学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艺”的反映，德行一定是放在首位。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①鲁国之士，与^②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

孔子曰：“人有五仪^③：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有圣。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④之规，口不吐训格^⑤之言，格，法也。不择贤以托^⑥其身，不力行以自定^⑦，见小暗大^⑧，而不知所务^⑨，从物如流^⑩，而不知所执，^⑪此则庸人也。

“所谓（旧脱所谓字，补之。）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⑫之本，必有率^⑬也；率，犹述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⑭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者，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⑮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⑯；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⑰；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越，过。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⑱，闲，犹法也。行中规绳^⑲；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⑳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谓身。富则天下无宛财^㉑。宛，积也。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㉒庶品^㉓之自然，敷^㉔其大道而遂成^㉕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㉖者不识^㉗其邻^㉘，此圣者也。邻，以喻畔界^㉙也。”

【注释】①论：调查。陈奇猷集释：“论，察也。”②与：用。尹知章注：“与，用也。”③五仪：五等。王先谦集解：“仪，犹等也。”④慎终：慎重地考虑到事情的后果。也泛指谨慎、慎重。⑤训格：规范，典范。王肃注：“格，法。”⑥托：托付；请托。《吕氏春秋·贵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高诱注：“托，付。”⑦定：完成；奠定。高亨注：“定，成也。”⑧见小暗大：意谓小事明白大事糊涂。暗，是糊涂、愚昧的意思。⑨务：从事；致力。《礼记·射义》：“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⑩从物如流：指凡事随大流，没有主见。⑪所执：指所固守的节操。⑫道术：道德学问；文章道德。⑬率：遵循；继承。⑭处：安居；安身。⑮骸：指身体。⑯色不伐：无伐善之色。夸耀自己的长处。朱熹集注：“伐，夸也。善，谓有能。”⑰专：专断；擅自行事。⑱逾闲：超越法度；界限。王肃注：“闲，法。”⑲规绳：规矩绳墨。比喻法度。⑳道：道德；道义。㉑宛财：积聚财物。王肃注：“宛，积也。古作菀。”㉒协：调整；调和。《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㉓庶品：众物，万物。㉔敷：传布；散布。㉕遂成：养成；成就。㉖睹：看见。㉗识：识别。㉘邻：指邻居；邻国；邻境。㉙畔界：疆界。李贤注：“畔，疆界也。”

【译文】鲁哀公向孔子问道：“寡人想准确地评判、识别我们鲁国的贤能之士，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请问如何选拔任用他们呢？”

孔子说：“人可以分为五种：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明白清楚这五类人，使国家得治之道就具备了。

所谓庸人，就是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里也不提伦理道德的教诲；不选择贤者为自己一生的寄托，也不力行伦理道德以成就自己；小事聪明而大事糊涂，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他们心中有明确的见解和主张，为人处事有既定的计划和规矩。虽不能穷尽道德学问的根本，但一定能遵循来力行；虽不能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但一定会按照道理去把事情做好。因此，智

慧不在于多，在于能够对所学的东西有判断力；言谈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得当，抓得住要点；做事不求多，而在于清楚为什么去做。智慧已能判断所学是否正确，言谈之要也知道了，做事的缘由也清楚了，那么他的定性已成，就像人的性命、身体一样，不会改变了。富贵不足以使他骄慢，贫贱也不会让他衰戚，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所谓君子，其言语必定忠诚守信而内心没有埋怨；躬行仁义而不自我夸耀；考虑问题通达明白而言语不会专断；德行修养纯一笃实，言行依据圣贤之道，自强不息。从从容容，好像人人都是可以超过他，却始终难以追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人，他能依德而行，不违常理；所作所为皆有规矩准绳；其言语可为天下人效法，虽所言遍及天下，却因不犯口过而不会伤及自身；他所弘扬的圣贤之道足以教化人民，却因行能践言，而不会失信于民。富有而不会使天下人积财伤道，施与大众而使天下没有贫病之人。这样的人称为贤人。

所谓圣人，其德性能与天地之德相配，随顺时机变通无碍，而不执着自己的见解；通达万事万物的根本原理和规律，使它们能自然和谐地运行和发展；传布天地大道来成就人的性情。其智慧德行可与日月同辉，其教化遍行于天下，而行迹和效果却神奇无法揣测；百姓虽沐浴在他的德行感化之中却不知不觉，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德行流布却无法测度它的边际。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原文】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

孔子曰：“君入庙而右^①，登自阼阶^②，仰视榱桷^③，俯察机筵^④，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⑤，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也；兴，起也。平旦^⑥视朝，虑其危难，

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乎中昃^⑦，中，日中也；昃，日昃也。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可知矣；缅然^⑧长思，出乎四门，周章^⑨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言亡国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⑩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乎何有失哉！”

【注释】①入庙而右：君子到宗庙里举行祭祀之礼，沿着右侧行走。②阼阶：东阶。主人迎接宾客的地方。③榱桷：音催决，屋椽。④机筵：几案和座席。机，通“几”。筵，古人铺在地上的座席。⑤昧爽夙兴：天刚亮就起床。昧爽，黎明。昧，暗。爽，明。夙，早晨。兴，起床。⑥平旦：清晨。天大亮的时候。⑦中昃：日中及日偏斜。泛指过午。⑧缅然：遥遥远貌。缅，远也。⑨周章：回旋舒缓。⑩少：稍；略。

【译文】哀公说：“太好了！要没有您这样的贤明之人，那么寡人就听不到这样的至理名言了。尽管如此，但寡人从小生于深宫之中，在妇人们的操持下长大，未曾感受过哀痛、忧虑、辛劳、恐惧、危险，恐怕难以施行您所讲的关于识别慎用五种人的教诲。那怎么办呢？”

孔子说：“国君每次进入宗庙时沿着右侧行走，上庙堂时沿东侧行走，仰望屋顶各种木椽，俯看盛满祭品的精巧竹器，所用器物都在，可是却再也见不到享受祭祀之人了。国君用这种心情来思念哀悼，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悲痛了。天刚刚发亮就早早起床，端正衣冠，拂晓就上朝处理政务，考虑国家的危机、困难，想到有一件事没有解决好，就可能成为暴乱、亡国的开端。国君用这样的心情来思考忧患，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忧虑了。太阳出来时就开始处理政务，一直到正午以至太阳西斜，接待诸侯子孙等来往宾客，举行礼仪，相互揖让，还要时时留意

自己的举止风度。国君以这种情况来思其劳累，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劳累了。缅怀思念古往今来的事情，走出国门，放眼四望，看到灭亡国家的城池废墟，一定会有许多（指被灭亡国家的城池废墟，不止一处）。国君从这里来感受恐惧，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恐惧了。国君如同是舟，百姓就好像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沉没。国君从这里去想象它的危险，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危险了。国君既已明白这五个方面，再稍稍留意上述五类人的识别任用，那么治理国家，哪里还会有什么失误呢？”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之官，言各当以其所能之事，任之于官也。无取捷捷^①，无取钳钳^②，钳，妄对不谨诚。无取哼哼^③。哼哼，多言也。捷捷，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为贪。钳钳，乱也；哼哼，诞也。诞，欺诈也。故弓调^④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慤^⑤而后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迓^⑥也。迓，近也。言人无智能者，虽不慤信，不能为大恶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后乃可畏也。”

【注释】①捷捷：贪食貌。引申为贪得无厌。②钳钳：妄语貌。胡乱应对，待人不真诚，语言不谨慎。王肃注：“钳钳，妄对不谨诚。”③哼哼：多言貌。④调：调试。⑤慤：音却。诚实，谨慎。⑥迓：近。

【译文】鲁哀公问孔子说：“请问用什么样的方法选用人才呢？”孔子回答说：“根据各人所能胜任的事情授予官职。不要任用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不要任用那些言语不谨慎随便应对的人，也不要任用那些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喜欢浮夸的人。捷捷，就是贪婪；钳钳，就是乱说话、胡乱做事；哼哼，就是言语虚妄夸诞，爱说大话。所以，射箭的弓调好后才能进一步使它有劲；马驯服之后才能期待它成为良马；读书人必须先具备诚敬之德，然后才可以去追求智慧和才能。没

有德行而又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就像豺狼一样，这样的人是不可以接近的。（迕，近；指那些没有智慧与才能的人，虽然不忠不敬，也做不了很大的恶事。那些没有德行和诚信而又聪明才干的人，才真正可怕。）”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

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①，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纣也。有雀生大鸟于城隅^②焉，帝辛^③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为助也。不修国政，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殷下有王字）太戊^④之时，道缺法邪，以致夭孽^⑤，桑谷^⑥生朝，七日大拱^⑦，太戊恐骇，侧身^⑧修行，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⑨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转为福者也。故失^⑩灾地妖，所以傲^⑪人主也；寤梦^⑫征怪^⑬，所以傲人臣也。傲，戒也。灾妖不胜善政，梦怪不胜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极也，明王达此也。”

【注释】①地妖：谓大地上所发生的反常怪异之事。语本《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②城隅：城的角落。隅，角落。③帝辛：殷帝辛名受。“天下谓之纣”，人称殷纣王。④太戊：商王名。太庚之子。执政时商已衰微，诸侯不来朝见。太戊任用伊陟、巫咸等人，商朝得以复兴。⑤夭孽：指物类反常的现象，古人以为是不祥之兆。夭通“妖”。⑥桑谷：二木名。古时以桑谷生于朝为不祥。⑦大拱：形容粗大。拱，两手合围。⑧侧身：倾侧其身，表示戒惧不安。⑨重译：译使。⑩失：当为“天”之误。⑪傲：告诫、警告。⑫寤梦：谓醒时有所见而成之梦。亦指半醒半睡时的梦。参阅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五。⑬征怪：怪异的征兆。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一个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由天命支配，

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对吗？”

孔子回答说：“存亡祸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天上的反常现象和灾害、地上的怪异事情，并不能改变存亡祸福。从前殷商帝辛（商纣王）时期，有一个小鸟在城墙角生下一只大鸟，帝辛以为有雀鸟的德运相助，便不理国政，殷朝因此灭亡。这就是以人力违背天意，所以得到福瑞之兆后，最终却招致祸殃的实例。在纣王的祖先殷王太戊时期，社会道德衰败，国家法纪紊乱，以至出现物类反常现象。桑谷二树共生在朝堂上，到了第七天便有两手合拢那么粗大。太戊知道后十分恐惧，马上谨慎小心地修养自己的德行。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仰慕殷朝的仁义，（不辞路途遥远）通过译使前来谒见的，就有十六个国家之多。这也是以人力扭转天意，虽然先得到灾祸之兆，最终却转变为福祉的实例。所以说，天降灾异，地生怪兆，是用来警告国君的；在半醒半睡之时梦见一些怪异的征兆，是上天用来警告臣子的。天灾与怪异的现象胜不过国家的善政；不好的梦兆胜不过人的善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天下就能达到大治了。唯有圣明的君王才可以通达此理啊！”

致思

【题解】一个领导人，其处事待人的存心如何，非常重要。古代圣王贤臣无不以仁爱存心，那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本篇的三个事例，都是讲孔夫子启发学生体会仁爱存心。

作为司法的官吏，季羔对罪犯的态度是秉公执法而又同情不忍，这样的存心，让犯人后来在紧要关头能心存感恩，救他的性命。夫子感叹地说：“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

作为地方官的子路，遇到百姓的苦难，想到的是自己救济。夫子则批评他，不能这样做。赈灾的事情要让君王来做，使百姓对君王感恩戴德，而不是感激你，这才是为臣者应该具有的存心，为君王着想，为大局着想。

子贡请教如何管理人民，夫子教诲，如果用伦理道德来教化百姓，他们就会成为通情达理的好人；否则，不以伦理道德教化，他们会变成我们的仇敌。圣贤所思，无非是敬人、爱人。

【原文】季羔^①为卫士师^②，士师，狱官。刖^③人之足。俄而卫有乱，季羔逃之。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④。”季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⑤。”季羔曰：“君子不隧。隧，从窦出。”又曰：“于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今吾在难，此正子报怨之时，而子逃我，何故？”刖者曰：“断足故我之罪也，无可奈何。曩者^⑥君治臣以法令，先

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⑦然不乐，见于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悦（悦作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其子羔乎？”

【注释】①季羔：孔子的弟子高柴，字季羔，也叫子羔，憨直忠厚。在春秋时期，担任卫国的刑官，为官清廉，执法公平。②士师：亦作“士史”。古代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名。③刖：古代的一种肉刑，把脚砍掉。④缺：残破。⑤窞：孔、洞。⑥曩者：曩是先前的意思。⑦愀：形容神色严肃或不愉快。

【译文】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士师（士师是古代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名），曾对一犯人实施了断脚的刑罚。不久卫国突发暴乱，担任狱官的季羔想出城躲避，把守城门的恰巧是被季羔砍去脚的那个人。他对季羔说：“城墙上缺口，可以出去。”季羔说：“君子不翻墙。”守门人又说：“城墙下有洞，可钻出去。”季羔说：“君子不钻洞（从洞里往外爬）。”守门人又说：“这里有间房屋。”季羔就进了屋里躲避。等追兵走后，季羔要离去时，对受了断脚刑罚的人说：“我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所以就亲自砍断了您的脚。今天我在灾难中，正是您报仇的时机，可是您却帮助我逃脱，为什么呢？”那位受过断脚刑罚的人说：

“我被砍断脚，是犯了罪所应受的惩罚。先前先生按法律办理我的案件时，是先处治别人的案子，一直拖延到最后才处理我，是想让我有减免的机会，我明白先生的仁慈之心；案件审理并确定罪名后，临要行刑时，先生面带忧愁，表现出很不忍心的样子，我也明白先生的恻隐之心。先生岂有偏爱我的道理，上天降下像您这样的君子，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德行。这就是我爱戴先生并帮助您逃脱险境的原因。”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道：“太好了！作为官员，同样是依法办事，但是如果以仁爱宽恕存心，给百姓留下的就是仁德之风；如果存心严酷残暴，那

么与百姓结下的就是怨仇。真正做到了公正执法，大概就是像子羔这样的吧？”

【原文】子路^①为蒲宰，为水备^②，修沟渎^③，以民之烦苦也，人与一簞^④食、一壶浆^⑤，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⑥饿者，匱，乏也。是以与之簞食壶浆，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尔以民为饿，何不白^⑦于君，发仓廩^⑧以给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也。速已则可，不已，则尔之见罪必矣。”

【注释】①子路：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人。孔子得意门生，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②备：储备。③渎：沟渠。《论语·宪问》：“管仲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④簞：古代盛饭的圆竹器。以竹或苇编成，圆形，有盖。⑤浆：古代一种微酸的饮料。《诗·小雅·大东》：“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周礼·天官·酒正》：“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醕。”⑥匱：穷尽，空乏。⑦白：告语；禀报；陈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⑧仓廩：储藏米谷之所。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路在蒲地做地方长官的时候，为了修堤防患，兴修水利。看到老百姓非常辛苦劳累，就分给每人一簞饭食外加一壶浆饮。孔子阻止了他的这种做法。子路说：“我是因为看到老百姓中大多都比较困乏和饥饿，所以才给他们食物和水。先生却派人来阻止我，先生您这可是在阻止我施行仁爱呀！”孔子说：“你看见老百姓饥饿，为什么不向国君报告，发放国库之粮救济他们，却私自用自己的粮食救济他们？这么做是在表明国君对老百姓没有恩惠啊。立即停止

还来得及，否则，你一定会被治罪的。”

【原文】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①焉，如以腐索御捍马^②。懔懔焉，诚惧之貌；捍马，突马也。”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③之属，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④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之何其无畏也！”

【注释】①懔懔：懔，危惧；戒惧。懔懔，危惧貌；戒慎貌。②捍马：凶猛的马。捍，通“悍”。③通达：通情达理。④畜：善好的意思。《吕氏春秋·适威》“《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高诱注：“畜，好。”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百姓的办法。孔子说：“治理百姓要小心谨慎，就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奔跑的马一样。”子贡说：“为何要这样担心呢？”孔子说：“人是懂得是非利害、有善恶分别的。用伦理道德来教化和引导，他们就会成为通情达理的好人；如果不用圣贤之道来教化和引导，他们就会变为我们的仇敌。因此，怎么能不担心呢？”

三 恕

【题解】恕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孔夫子的学生曾子在《论语》中曾总结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要求别人去做，这是恕道的精神。

本篇孔夫子介绍了君子修身的重要态度——三恕。旨在讲述君臣、父子、兄弟间要讲恕道；在家有孝悌的修养，在外才能行忠恕之道。

人有了一定的地位、名望、成就之后，难免会产生自满、傲慢的态度，就很难宽恕别人。孔夫子为我们介绍“宥坐之器”的含义，启发和教导我们持满之道，让我们明白“满招损，谦受益”。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恕^①。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②矣。端，正也。”

孔子观于鲁桓公^③之庙，有欹器^④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⑤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诫，故置于坐侧也。”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水实之，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⑥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⑦；功被^⑧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⑨之之道也。”

【注释】①恕：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说文》：恕，仁也。②端身：使自身的操行归于正直。旧注：端，正也。③鲁桓公：（？—公元前694年），姬姓，鲁氏，名允，一名轨，为鲁惠公之子，鲁隐公之弟。鲁国第十五代国君。由于他是惠公正室夫人仲子所生，所以被立为太子。又因惠公去世时尚且年幼，由公子息（鲁隐公）即位摄政。鲁隐公被杀后，于公元前711年即位，公元前694年死于齐国，在位十八年。④欹器：即欹器。欹，古代一种倾斜易覆的盛水器。水少则倾，中则正，满则覆。人君可置于座右以为戒。《荀子·宥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⑤宥坐：宥，同“右”。宥坐，置于座位的右边，意思是人君可以置于座位的右边，作为借鉴。⑥恶：相当于“何”“安”“怎么”。⑦愚：敦厚。《孔子家语·问玉》：“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王肃注：“愚，敦厚。”⑧被：覆盖；遍布，满。⑨损之又损：损，减少。形容极为谦虚。原文出处：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译文】孔子说：“君子应该具有三种恕：对上级不能做到勤心尽力，却要求下属为自己做事，这是违背恕道的；对父母不能尽到孝，而要求子女报自己的恩，这是违背恕道的；对自己的兄长不能够尊敬，而要求弟弟顺从自己，这是违背恕道的！一个人懂得忠于领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恕道的根本，就可以使自己的德行端正了。”

孔子在观瞻鲁桓公的庙时，看到庙中有一个倾斜易覆的器皿。孔子向守庙人问道：“这是什么器具？”守庙人回答说：“这大概是叫做‘宥坐’的器物吧。”孔子说：“我听说过‘宥坐’这种器具，里面空时就倾斜，装东西适中时就端正，装满时就倒了。贤明的君王用它来警戒自己，所以放置在座位旁边。”他回头对学生们说：“灌水进去试试看。”弟子把水灌进里面，水达到容器一半时就端直，装满后果然就倾倒。夫子非常感叹地说道：“唉！普天之下哪有满而不覆的事物

呢？”子路上前问道：“请问夫子，想要保持满却不倾倒，有办法吗？”

夫子说：“聪明睿智，而又能保持敦厚若愚的态度；功盖天下，而又能保持礼让不争的态度；勇力绝于当世，而又能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拥有四海的财富，而又能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损之又损’之道啊！”

好 生

【题解】作为一国之君，问到古代圣王，却只关心圣王戴什么帽子这样的小事，那一定是见识与胸襟气度不够的表现。本篇叙述孔夫子以此事为切入点，针对时弊，循循善诱鲁哀公学习舜王的好生之德。春秋时期征伐杀戮，生灵涂炭，所以夫子在此特别强调好生之德，且描绘好生之太平盛景，意欲促成之。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对。公曰：“寡人问于子，而子无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为对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虚静^①，化若四时^②之变物^③。是以四海承风^④，畅于异类^⑤，异类，四方之夷狄也。凤翔麟至，鸟兽驯德^⑥。驯，顺也。无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⑦是问。是以缓对。”

【注释】①虚静：清虚恬静。《文子·自然》：“静则同，虚则通，至德无为，万物皆容。虚静之道，天长地久，神微周盈，于物无宰。”②四时：四季。《易·恒》：“四时变化而能久成。”《礼记·孔子闲居》：“天有四时，春夏秋冬。”③变物：谓使万物变化生长。④承风：接受教化。《楚辞·远游》：“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承风；蒙被休经。”⑤异类：古代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旧注：异类，四方之夷狄也。⑥驯德：顺

从德化。王肃注：“驯，顺。”⑦冠冕：古代帝王、官员所戴的帽子。

【译文】鲁哀公向孔子问道：“过去舜帝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呢？”孔子没有立即回答。哀公说：“寡人有问于您，可是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孔子说：“因为国君所问，不是先问大事，所以我需要思考如何回答。”哀公于是问：“那么大事是什么呢？”孔子说：“作为一代明君的舜帝，在他治理天下之时，珍爱生命而憎恶杀戮，任用贤能之士以取代那些德不配位之人。他的德性如同天地一样冲虚清静，他的教化如同四季应时而至一样令万物自然生长。因此，天下之人都领受到他德风的感化，甚至周边未开化民族也都仰慕他的德行。凤凰飞翔，麒麟来归，连飞禽走兽都具备了驯顺之德。之所以有以上胜迹，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以好生之德治理天下的结果。君王您放着这样的道理不问而问戴帽子之类的小事，所以臣一时难以回答。”

观 周

【题解】本篇讲述孔夫子和弟子们参观周王朝举行大典的明堂。夫子以好学著称，他从古代尧舜圣王以及桀纣暴君的画面，看出了周朝兴盛的原因，同时也提醒我们，如果既不去寻找尧舜兴盛的足迹，又忽略桀纣衰亡的原因，还想祈求国家兴盛，这种人岂不是很糊涂吗？接着，夫子和弟子们来到后稷庙，看到周朝祖庙中有一篇铭文，其中告诫我们：“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口过别说无害，终成招祸之门。”“君子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所以屈己尊人；深知众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所以谦逊居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篇铭文是周朝能维系八百年国运的法宝。也像警钟，警醒着我们必须谨言慎行，谦虚卑下，防微杜渐，对圣贤之道坚信不疑。

【原文】孔子观于明堂^①，睹^②四方之墉^③。墉，墙。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负斧戣^④，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则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怠于下有共^⑤字）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

【注释】①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地方。②睹：看见；观看。③墉：城墙。旧注：墉，墙。④斧戣：亦作“斧依”。古代帝王朝堂所用的状

如屏风的器具，以绛为质，高八尺，东西当户牖之间。其上有斧形图案，故名。

⑤共：当为“其”之误。

【译文】孔子在天子宣讲政教、举行大典的明堂参观时，看到四周的墙壁上绘有尧帝、舜帝、夏桀、商纣的画像，画像的神态有的慈善，有的凶恶。这是用尧舜仁慈兴盛，桀纣残暴衰亡来警戒后人的啊。又看到周公辅佐成王时，怀抱成王，在斧纹图案屏风的天子位前，面南而坐接受诸侯来朝见的画面。孔子徘徊在这些画像前反覆瞻仰，对跟随在身边的弟子们说：“这就是周朝之所以繁荣兴盛的原因啊！明镜是用来观察人的身形的，历史则是用来看清现实和预知未来的。如果君王既不努力追寻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安邦定国的足迹，又忽视亡国之君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往后退步，却企求能赶上前人，岂不是很糊涂吗？”

【原文】孔子观周，遂入大祖后稷^①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参钹^②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诫。虽处安乐，必警戒也。无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复行。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③人。焰焰^④不灭，炎炎^⑤若何；涓涓^⑥不壅^⑦，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緜緜微而不绝。则有成网罗者。豪末^⑧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将寻斧柯。寻，用。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⑨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⑩主人，民恶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⑪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趣彼，我独守此；人皆惑惑，我独不徙。惑惑，东西转移之貌。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唯能于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顾谓弟子曰：“小子^⑫志^⑬之，此言实而中、情而

信。”

【注释】①后稷：周之先祖。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怀孕生子，因曾弃而不养，故名之为“弃”。虞舜命为农官，教民耕稼，称为“后稷”。②参緘：封口三层。参，通“三”。緘，封口。③伺：观察，守候。④焰焰：火苗初起的样子。⑤炎炎：形容火势旺盛。⑥涓涓：细小的水流。⑦壅：堵塞。⑧豪末：毫毛的末端。喻微细之物。豪，通“毫”。⑨强梁者：欺凌弱小、性情残暴的人。⑩憎：厌恶；憎恨。⑪雌：喻柔弱。⑫小子：老师对学生的称呼。⑬志：通“识(志)”。记住；记载。

【译文】孔子游览周朝的都城，前往瞻仰供奉太祖后稷的庙宇，在庙堂前阶梯的右边，有一尊铜铸的人像。人像的口被封了三层，他的背上刻着铭文：“这就是古代的慎言之人。要谨戒啊！不要多言，多言就会多败！不要多事，多事就会多患！安乐之时，务须警醒（虽处于安乐的生活环境中，也必定要警诫自己）；后悔之事，不可再做。不要认为这没什么关系，要知道它的后患无穷；不要认为这没多大害处，它的害处会愈来愈大，直到不可收拾；更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其实神明无时无刻不在暗中注视！火苗刚冒起时若不扑灭它，到了火势凶猛时岂能奈何？涓涓细流若不堵塞，最终将成为大江大河；细微的丝线如果不切断它，就可能被织成巨大的网罗；幼树还小的时候如果不拔掉它，将来就非得用斧头来砍不可。假如真从一开始就能小心谨慎，便是求福的根本。多嘴多舌不是没有损害，它正是主文祸的门径。强悍凶暴的人不得善终，争强好胜者必遇强敌。如同盗贼不喜欢碰到物主，百姓总是厌恶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君子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所以屈己尊人；深知众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所以谦逊居后。温良恭敬，谨慎培养谦逊之美德，会使人仰慕；能以柔弱示人，谦卑居下，任谁都无法超越。人人都追逐浮华，夸夸其谈，我却独自坚守此道；人人都在东奔西走，我

却独自坚定不移。内心深藏智慧，却不在人前显露才华。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也不会有人嫉妒伤害我，就因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上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分，它总是眷顾那些谦恭善良的人。切记！切记！”孔子读完这篇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要用心记住这些教诲，这篇铭文说得朴实而中肯，洞达世情并且每一句都实实在在地切中要害。”

贤 君

【题解】这一篇由孔夫子回答许多提问而组成，主要谈的是如何做贤君和贤臣。

“哀公问贤君”章，孔夫子赞扬卫灵公，因为他能尊敬善用贤人，故称他为贤君。夫子列举了几件事情，证明卫灵公对待贤德之士特别敬重，尤其是对大夫史鳅，为能恭候他回国，在郊外住了三天，不闻琴瑟之声，一心要等他回国。

“子贡问贤臣”章，子贡请教夫子，当时哪些人称得上是贤臣，孔夫子举出鲍叔牙和子皮。而在子贡看来，似乎管仲和子产更优秀。夫子则更敬重推荐贤才的人，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贤臣。孔夫子认为能举荐贤才的人，比自己是贤才更有德行。

“哀公问忘”章，鲁哀公听说忘性最大的人，搬一次家就把妻子给忘了。夫子则认为这不算什么，商纣王夏桀才是忘性最大的人。因为他忘了自己圣贤祖宗之道，忘了自己一国之君的本分，最后亡国丧身。

“子路问治国所先”章，道理深刻。治国在用人，必须做到“尊贤而贱不肖”。并且告诫，尊贤而不能任用，对不肖之人又不能罢免，也不行。

“哀公问政”章，孔夫子回答，最要紧的是让民众富且寿。

“卫灵公问政”章，孔夫子教诲，“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①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②乎？”公曰：“吾闻其闺门^③之内无别，而子次^④之贤，何也？”孔子对曰：“臣语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⑤，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国者，见贤必进^⑥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卫国无游放^⑦之士，灵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而容贤，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贤于朝。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鳢^⑧，以道^⑨去卫，而灵公郊舍^⑩三日，琴瑟不御^⑪，必待史鳢之入而后敢入。臣以此取之，虽次之贤，不亦可乎？”

【注释】①丘：因避讳夫子名，故念作某。②卫灵公：（？—公元前493年），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姬姓，卫氏，名元。公元前534年—公元前493年在位。他是卫襄公之子，卫后庄公之父，卫出公之祖父。卫灵公擅长识人，知人善任，也正是他提拔的三个大臣仲叔围、祝鮀、王孙贾的合作，才使卫国的国家机器运行正常。③闺门：官苑，内室的门，借指宫廷，家庭。闺，官室。④次：列，排次序。⑤千乘：兵车千辆。古以一车四马为一乘。春秋时指中等诸侯国。⑥进：推荐；引进。《史记·管晏列传》：“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⑦游放：游荡放纵。汉荀悦《汉纪·昭帝纪》：“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⑧史鳢：又名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其一贯正直，临终时还不忘劝卫灵公进贤去佞，时谓“尸谏”。其秉笔直书，堪称史家楷模。⑨道：这里指好的政治主张或措施。⑩郊舍：谓宿于城郊，表示诚敬。⑪不御：不弹奏，不吹奏。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请问当代的君王，哪一位最贤明？”孔子回答说：“我没有发现贤明的君主。如果一定要说有，或许卫灵公可以算是吧！”哀公说：“我听说在他的家里男女长幼之间没有区别，可是

您却把他列为贤明的君主，这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臣下说的是他在朝廷上的作为，不评论他在家里的事情。哀公说：“那他在朝廷上怎么样呢？孔子说：“灵公的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可以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中等诸侯国，他的诚信足以保住这个国家，灵公赏识并任用了他。又有个贤士叫王林国，发现贤能的人就推荐为官，若这个人朝廷不用了，就和他一起分享自己的俸禄。因此，卫国没有游荡无事的读书人。灵公知道他推荐贤士之德，因而尊敬他。又有一个叫庆足的贤士，国家有重大的事情，他必定出来参政治理；若国家太平无事，就主动辞官，让出职位使贤士得到重用（他之所以退让，是想让更多的贤士得到朝廷的重用），灵公欢喜且敬重他。还有一位大夫叫史鳅，以自己的政见不同而离开了卫国，卫灵公就在郊外住了三天以自我反省，不愿弹奏琴瑟，一心要恭候史鳅回国之后才回朝。臣以这些事情来衡量卫灵公，即使把他列为贤君，又有何不可呢？”

【原文】子贡问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乎？”子曰：“齐有鲍叔^①，郑有子皮^②，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③、郑无子产^④乎？”子曰：“赐，汝徒^⑤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⑥用力^⑦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⑧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注释】①鲍叔：即鲍叔牙（？—公元前644年）姒姓，鲍氏，亦称“鲍子”，是鲍敬叔的儿子。②子皮：罕虎（？—公元前529年），姬姓，罕氏，名虎，字子皮。郑国七穆之一，罕氏宗主，郑公子喜之孙，公孙舍之子。春秋后期郑国贤臣。③管仲：（约公元前723或公元前716—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的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

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④子产：(?—公元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⑤徒：副词。但，仅；只。《孟子·公孙丑下》：“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⑥闻：指听说，知道。⑦用力：使用力气；花费精力。《礼记·祭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⑧达：推举；推荐。《礼记·儒行》：“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说：“请问夫子，当今的臣子，哪一个贤明呢？”孔子说：“齐国的鲍叔牙，郑国的子皮，就是贤明的人。”子贡说：“难道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不是吗？”孔子说：“端木赐呀，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听说过是出力者为贤臣呢，还是推荐贤能的人是贤臣？”子贡说：“推荐贤才的才是贤臣啊！”孔子说：“正是这样。我听说鲍叔力荐管仲，子皮举荐子产，却没有听说过管仲和子产推荐过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忘^①之甚者，徙^②而忘其妻，有诸？”孔子对曰：“此犹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闻乎？”孔子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绝其世祀^③，荒乎淫乐，沉湎^④于酒，佞^⑤臣谄谀^⑥，窥导^⑦其心，忠士钳口，逃罪不言，钳口^⑧，杜口。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之谓忘其身之甚者也。”

【注释】①忘：忘记；遗弃。②徙：搬家。也有发达之意。③祀：古代对神鬼、先祖所举行的祭礼。④沉湎：犹沉溺。多指嗜酒。⑤佞：奸邪。宋洪适《隶释·汉成阳令唐扶颂》：“囹圄空虚，国无佞民。”⑥谄谀：谄媚阿谀。《左

传·昭公六年》：“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⑦窥导：窥测引导。⑧钳口：闭口不言。旧注：钳口，杜口。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寡人我听说最健忘的人，搬家换个地方就把妻子给忘了，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这还不算最健忘的，最健忘的是忘记了他自身。”哀公说：“能够说来听听吗？”孔子说：

“从前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忘记了自己圣明先祖的治国之道，败坏了先祖的典章制度，断绝了对先祖世世代代的祭祀；荒淫无度，沉缅酒色；奸邪小人阿谀奉承，察言观色以诱导其心志；忠诚的人闭口不敢说话，为逃避治罪而不敢谏言。天下的人起来诛灭了夏桀并占了他的国家。这就是所谓忘记自身的典型。”

【原文】子路问于孔子曰：“贤君治国所先者何在？”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①。”子路曰：“由闻晋中行氏^②尊贤而贱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贤而弗^③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贱而仇^④之。怨讎^⑤并存于国，邻敌构兵^⑥于郊，中行氏虽欲无亡，岂可得乎？”

【注释】①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②中行氏：中行氏，东周时期晋国六卿家之一，公元前632年成立，公元前490年败亡。中行氏的直系先祖是中行桓子，中行桓子，姬姓，中行氏，名林父，因中行氏出于荀氏，故多称荀林父（生卒年不详），谥号曰桓，史称中行桓子。荀林父为纯臣荀息长孙，大夫逝敖之长子。③弗：不。《书·尧典》：“九载绩用弗成。”④仇：同讎。⑤讎：仇恨；怨恨。《左传·僖公十四年》：“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讎之，况怨敌乎？’”⑥构兵：交战。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孔子说：“请问夫子，一个贤明国君治理

国家，最先要做的是做什么？”孔子说：“在于尊重贤能人才而轻视不正派的小人。”子路说：“我听说晋国的中行氏已经做到尊重贤才而轻视不成器之辈了，他为什么还会亡国呢？”孔子说：“中行氏尊重贤才却不能重用他们，轻视不正派的小人却不能撤换他们。贤能之人知道不会受到重用而埋怨他；不正派的小人知道自己肯定受轻视而仇恨他。国内有埋怨和仇恨两股力量同时存在，郊外又有邻国的敌军交战，虽然中行氏想不亡国，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原文】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①？”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疾作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②不云乎？‘恺悌^③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

【注释】①奈何：怎么样；怎么办。②诗：这里指《诗经》。③恺悌：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

【译文】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治理一个国家，没有比使老百姓富裕并且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说：“那该怎么做呢？”孔子说：“减少劳役，减轻赋税，那么老百姓就富裕了；敦行礼的教化，使百姓远离犯罪和暴戾，那么老百姓就长寿了。”哀公说：“寡人很想施行夫子的建言，又担心我的国库会贫乏。”孔子说：“《诗经》不是这样说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就是说：一位仁德的君王，他的态度是平和快乐的，德行又平易近人，就像百姓的父母一样。哪有孩子富裕而父母却贫穷的道理呢？”

【原文】卫灵公问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计^①之于庙堂之上，则政治^②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所谓不出环堵之室^③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

【注释】①计：谋划，打算，考虑。《广雅》：计，谋也。②政治：国家得到治理。③环堵之室：四面土墙。形容居室简陋贫寒。西汉戴圣《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

【译文】卫灵公问孔子说：“有人对寡人说：‘治理国家的君王，在朝廷上策划好国家大事，国家就可以治理好。’是这样的吗？”

孔子说：“这是可以的。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爱他；讨厌别人的人，别人也讨厌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呢就能知道别人需要的是什么呢。所谓‘不出小屋而知天下者’，就是懂得反之于自身而推己及人。”

辨^①政

【题解】辨政就是办理政事，是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日常之事。子贡在出任前，夫子谆谆教诲自己的学生，要勤奋工作，谨慎处事，不要争夺和侵害，也不要暴虐和盗窃。前面的提醒能接受，这“无夺无伐，无暴无盗”，一般人却很难深入体会和理解。夫子在此处详为剖析，读后令人深思。

夫子之所以为圣人，从他对这些为官细节的智慧洞察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平时不知不觉，但这夺、伐、暴、盗，每个人都可能常常会犯，并且深受其害而不自知。

夫子还教诲：“匿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谓小人。”“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让我们意识到，要当好一位领导甚至一般官员，其谨慎的态度、高远的见识、宽阔的心量是多么重要。

【原文】子贡为信阳宰^②，将行，孔子曰：“勤之慎之^③，奉天之时，无夺无伐^④，无暴无盗^⑤。”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⑥哉？”孔子曰：“而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之谓夺；以不肖代贤，是之谓伐；缓令急诛^⑦，是之谓暴；取善自与，是之谓盗。盗非窃财之谓也。吾闻之，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⑧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谓小人。内不相训^⑨而外相谤^⑩，非亲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

受之。故君子无所不慎焉。”

【注释】①辨：治理。“办”的古字。王先谦集解引赦懿行曰：“辨，治也，或音办。古无办字，荀书多以辨为办。”②宰：古代官名。③勤之慎之：勤，勤奋，慎，谨慎。④无夺无伐：夺，争夺，夺取。伐，讨伐，进攻。⑤无暴无盗：暴，残暴。盗，偷窃。⑥累：连累；使受害。《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孔颖达疏：“若不矜惜细行，作随宜小过，终必损累大德矣。”⑦缓令急诛：命令慢，惩罚快。⑧匿：隐藏。《广雅》：匿，藏也。⑨训：教导，教诲。⑩谤：恶意攻击别人，说别人的坏话。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贡当了信阳的地方官，将要前往赴任的时候，孔子对他说：“（你到那里后）要勤奋工作，谨慎处事，尊奉天时，不要争夺和侵害，也不要暴虐和盗窃。”子贡说：“老师，弟子从小就事奉有德君子，难道还会因盗窃而受牵累吗？”孔子说：“你还没有完全明白这里的深意啊。用贤才取代贤才，这就是争夺；用不正派的小人取代贤德者，这就是侵害；发布政令迟缓而惩罚严厉，这就是暴虐；取得佳绩就归功于自己，这就是盗窃。盗窃说的并不只是偷窃他人的财物啊。我听说：‘懂得为官之道的人，能奉行法纪来为民谋利；不懂得为官之道的人，就会违法乱纪侵害百姓利益。’民怨就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啊！隐匿别人的善，这就叫蔽贤；传扬别人的过恶，这就是小人。私下不相互告诫提醒而在外面互相诽谤，这不是亲善和睦的行为。要做到说起别人的善，就好像自己也有了这样的善行似的满心欢喜；说别人的过恶，就像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一样难过。所以君子对任何事都要谨慎啊！”

六 本

【题解】《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本文从君子立身处世的六个根本入手，主张“反本修迹”，也就是，要成就大事，必须回到根本上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孔子阅读《易经》，读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时，不禁感叹不已，是有感于人们普遍不懂损、益的道理，“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提醒人们要时常保持谦虚卑下的态度。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句教诲，我们耳熟能详，这是夫子在提醒我们，“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善于择友而处。

【原文】孔子曰：“行己^①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②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③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④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⑤为本；继嗣不立，则乱之源也。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⑥；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反本修迹^⑦，君子之道也。”

【注释】①己：当为“已”之误。②丧纪：丧事。《周礼·天官·大府》：“山泽之赋，以待丧纪。”《礼记·文王世子》：“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郑玄注：“纪，犹事也。”③战阵：交战对阵。《礼记·祭义》：“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④理：治理；整理。《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

三苗、朝羽民…其惟心行者乎！”高诱注：“理，治也。”⑤嗣：君位或职位的继承人。⑥丰末：使末大于本。《墨子·修身》：“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今本为“农桑”。⑦反本修迹：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

【译文】孔子说：“立身行事能抓住六个根本，然后才能成为君子。立身有仁义，以孝道为根本；丧事有礼仪，以哀戚为根本；交战时排兵布阵，以勇敢为根本；治理国家有规律，以农业为根本；安定国家有大道，以选好继承人为根本；增加财富有时运，以勤劳努力为根本。根本如果没有扎牢，就不要致力于枝末小事的完美；连亲戚族人都不能愉快相处，就不要追求对外的交往；连一件事情都不能做到有始有终，就不要想着从事更多的事业。回到根本上来，从近处做起，这才是君子之道啊。”

【原文】孔子曰：“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①以谔谔^②而昌，桀纣^③以唯唯^④而亡。君无争^⑤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其无（其无作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⑥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

【注释】①汤、武：指商汤、周武王。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灭夏建商。周武王，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灭商建周。②谔谔：直言争辩貌。《韩诗外传》卷十：“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谏臣者，其国亡。”③桀、纣：指夏桀和商纣，都是历史上的暴君。④唯唯：随声附和的应答声。⑤争：同“诤”。直言规劝。⑥悖乱：犹悖逆。《周书·苏绰传》：“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译文】孔子说：“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却利于行。商汤、

周武王因为能听受大臣的直言进谏而国家昌盛；夏桀、商纣王因为群臣顺其意惟命是从而导致灭亡。君王没有直言劝谏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劝谏的儿子，兄长没有直言劝谏的弟弟，士人没有直言劝谏的朋友，要想不犯过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君王有过失，臣子得以劝谏；父亲有过失，儿子得以劝谏；兄长有过失，弟弟得以劝谏；士人有过失，朋友得以劝谏。这样，国家才不会出现危亡的可能，家庭也不至于出现悖逆的恶运，父子兄弟都没有过失，朋友交往也不会断绝。”

【原文】孔子读《易》^①，至于《损》《益》^②。喟^③然而叹。子夏^④避席^⑤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⑥者，必有益^⑦之；自益者，必有决^⑧之。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⑨乎？”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⑩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之。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则天下之善言不得闻其耳矣。”

【注释】①易：又称《周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②损益：《易经》中的卦名，损卦，益卦。③喟：叹息；叹声。④子夏：即卜商，孔子的学生。⑤避席：离开座位，表示尊敬。⑥损：减少；降抑；克制。《易·系辞下》：“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孔颖达疏：“自降损修身，无物害己，故远害也。”⑦益：好处，利益。《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⑧决：通“缺”。损失。⑨益：增加、弥补。⑩弥：越。程度副词。

【译文】孔子阅读《周易》，读到损、益二卦时，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子夏赶忙离开座位问道：“老师，您为什么叹息呢？”孔子说：“能自我减损的人必有益于自己，而自我增益的人必有损于自己。”子夏说：“那么求学的人不可以求增益吗？”孔子说：“我并不是说道业不可以增益。道业愈增进，对名利等自身的需求就看得愈淡。为学之人应当不

断减损自己的欲望、成见和种种妄念，永远以一颗冲虚的心去容纳万物。大自然的法则是：万事万物的发展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因此凡是抱持自满态度而能长久的人，从未有过。所以说，自认为贤明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听不到了。”

【原文】孔子曰：“以富贵而下人^①，何人不与^②？”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③，可谓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后，则商^④也日益，赐^⑤也日损。”曾子问曰：“何谓也？”子曰：“商也好与贤已^⑥者处，赐也好悦不如己者。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⑦。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⑧，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⑨，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

【注释】①下人：居于人之后；对人谦让。《易·系辞上》：“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孔颖达疏：“能以有功劳下于人者也。”②与：称赞；赞扬。③逆：背理；失常。《荀子·非十二子》：“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杨倞注：“逆者，乖于常理。”④商：指孔子弟子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⑤赐：端木赐，字子贡。孔子学生。⑥已：当为“己”之误。⑦所使：任用的人。⑧芝兰之室：喻贤士之所居。亦指助人从善的环境。戴德《大戴礼记》：“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⑨鲍鱼之肆：卖咸鱼的店。以喻恶人之所或小人聚集之地。《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译文】孔子说：“身处富贵还能够做到居于人后，对人谦让，这样的人谁不称赞呢？身处富贵而关爱他人，又有谁不愿与他亲近呢？说话不违背常理，可以说是会说话的人了。”

孔子说：“我死之后，子夏的学问会逐渐增进，子贡的学问会逐渐退步。”曾子问：“为什么这样说呢？”孔子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子贡则喜好跟不如自己的人在一起。不了解儿子，就看看他的父亲；不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的朋友；不了解君王，可以看他使用什么样的臣子。所以说，同善良的人相处，好像进入栽着芝兰的屋子，时间久了就闻不到芝兰的香味了，那是因为已经被同化了；与不善的人相处，好像进入卖鲍鱼的铺子，时间长了就闻不到鲍鱼的腥臭味了，同样也是因为被同化了。因此，君子一定要谨慎地选择与自己结交的人啊。”

哀公问政

【题解】《礼记》说：“大道不器。”意思是大的道理原则不会被局限在某个层面上，而是能普遍适用的。所以，我们学习《哀公问政》，不仅可以作为治国的借鉴，照样也可以用于修身、齐家，以及治理企业、单位、学校。

本篇哀公问孔夫子治国之道，夫子首先总结历史经验：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故为政在人。可见，成功治理国家的诸多要素中，领导者是第一位的。所以夫子花了很大篇幅教诲我们，如何成就一位好的领导人。简而言之，就是从修身、事亲、尊贤做起。知道怎样修身，就知道如何治人，也就能成就治理天下国家的大业。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行”。哀公很好学，所以进一步请教夫子，怎样下手落实才能实现。夫子为他讲述了治国治民应该遵循的九条原则，同时分析了这九条原则的作用，以及如何具体落实的道理和方法。短短数百字的论述，就让我们能够完全了解修身、齐家、治国的精要。

【原文】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文武^①之政，布^②在方策^③。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④也，亲亲^⑤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⑥，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⑦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昆弟^⑧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⑨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学近于智，力行近于仁，知耻近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矣。”

【注释】①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②布：流传，散播。③方策：亦作“方策”。即方册。简册，典籍。后亦指史册。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孔颖达疏：“言文王、武王为政之道皆布列在于方牍简策。”④人：这里指人的品性行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⑤亲亲：爱自己的亲属。《诗·小雅·伐木序》：“亲亲以睦友，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第一个“亲”，为动词，亲近、亲爱，第二个“亲”，名词，父母。⑥杀：等差。《礼记·文王世子》：“其族食，世降一等，亲亲之杀也。”郑玄注：“杀，差也。”⑦达道：公认的准则。《礼记·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⑧昆弟：兄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我请昆弟仕焉。”⑨达德：通行不变的道德。《礼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郑玄注：“达者，常行，百王所不变也。”

【译文】哀公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周文王和周武王施政的智慧和办法，都记载在竹简和木牍上面。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国家政治必定清明；如果没有这样的君王，政治必定衰败。所以为政关键在于得到好的领导人，选择好领导人必须以修身为本，修身须依道而行，行道以仁为本。所谓仁，指人的品行，以孝亲为最重要；所谓义，指按常理应当做的事，以尊贤为最重要。因为亲人之间的爱有亲疏之别，尊贤也有等级之差，礼的秩序便因此而产生。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自己的父母亲人；想事

奉父母亲人，不可以不了解人事关系；想了解人事关系，不可以不懂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中，人伦大道公认的有五种关系，力行这五种关系又从三个方面去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姊妹、朋友，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伦常大道。而智慧、仁爱、勇气这三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德行，当人们去力行时不外乎要坚持一个‘诚’字。这些道理有些人天生就明白，有些人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有些人则是遇到挫折和困惑后勤勉苦学才明白的，就其所知而言，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或能心安理得去做，或是因为有好处才去做，或需要别人勉励甚至强迫才去做，一旦真正做到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孔子又说：“人如果好学，离智慧就不远了；能够力行，就近于仁爱；知道羞耻就是有勇气的人。懂得这三个道理，就知道如何修养自身；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知道如何管理人，就能够治理好天下和国家了。”

【原文】公曰：“政其尽此而已乎？”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①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②百工也，柔^③远人也，怀^④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⑤，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⑥，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齐庄^⑦盛服^⑧，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⑨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尊贤也；爵其能^⑩，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笃^⑪亲亲也；官盛任使^⑫，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而使之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忠信者，与之重禄也。时使薄敛，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⑬称事，所以来百工也；既稟食之，各当其职事也。送往迎来，嘉善^⑭而矜^⑮不能，所以绥^⑯远人也；绥，安也。继绝世^⑰，举废邦，朝聘^⑱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治天下国家有九经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⑲

则不跲^⑨，跲，蹶^⑩。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⑪，疚，病。道前定则不穷。”公曰：“子之教寡人备矣，敢问行之所始？”孔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行。”

【注释】①九经：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九项准则。《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孔颖达疏：“治天下国家之道，有九种常行之事，论九经之目次也。”②来：招致；招揽。《周礼·夏官·怀方氏》：“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③柔：怀柔，安抚。《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④怀：安；安抚。《礼记·中庸》：“怀诸侯，则天下畏之。”⑤眩：眼昏发花；迷惑。《礼记·中庸》：“敬大臣则不眩。”⑥劝：奖勉；鼓励。《国语·越语上》：“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⑦齐庄：严肃诚敬。《礼记·祭义》：“孝子将祭祀，必有齐庄之心以虑事。”⑧盛服：服饰齐整。表示严肃端庄。《礼记·中庸》：“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⑨谗：陷害别人的坏话；毁谤的话。《诗·小雅·小弁》：“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孔颖达疏：“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谗，曾不思审，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酬，得即饮之。”⑩爵其能：给能胜任的人授官位。爵，授爵或授官。《礼记·王制》：“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孔颖达疏：“谓堪任此官，然后爵命之。”能，胜任；能做到。《史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⑪笃：深厚；纯一，专一。⑫官盛任使：隆重地对待官员的任职与出使。盛，众多；丰盛。使，派遣。⑬既稟：古代官府发给的作为月薪的粮食。亦泛指薪俸。既，既读为饥，指廩给，俸禄；稟，粮食。⑭嘉善：赞美善人。《论语·子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⑮矜：怜悯；同情。《书·泰誓上》：“天矜于民。”孔传：“矜，怜也。”⑯绥：安抚人心以保持平静。《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①⑦继绝世：谓恢复已灭绝的宗祀，承续已断绝的后代。《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①⑧朝聘：古代诸侯亲自或派使臣按期朝见天子。春秋时期，政在霸主，诸侯朝见霸主，亦称“朝聘”。《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①⑨定：谓镇定。②⑩跲：窒碍。《礼记·中庸》：“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郑玄注：“跲，蹶也。”孔颖达疏：“将欲发言，能豫前思定，然后出口，则言得流行，不有蹶蹶也。”②⑪蹶：跌倒，绊倒。②⑫疾：长期生病。

【译文】哀公又问：“治理国家做到这些就行了吗？”孔夫子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应遵循九条准则，即：修养自身，敬重贤德，亲爱亲人，尊重大臣，体谅百官，爱民如子，招募能工巧匠，关怀边民，安抚各国。修身则道德屹立不摇；尊贤则遇事不困惑；亲爱亲人则父子兄弟乃至亲族间没有抱怨；尊敬大臣则处理朝政不迷惑；体恤各级官员他们会更加勤奋努力；爱民如子百姓则会受到勉励而鼓舞；招募能工巧匠则财用充足；关怀边远地区人民则四方的人民会前来归顺；安抚各诸侯国则会让天下人都生起敬畏。”

哀公说：“怎样才能做到呢？”孔子说：“内心庄重诚敬，穿戴整齐端庄，不合礼义的事情不做，就是在修身；远离谄媚和花言巧语的小人，轻钱财而重德行，就能尊重贤才；给能胜任的人授以适合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与他们好恶一致，就可以使关爱亲人做得更笃实；隆重地对待官员的任职与出使，是为了表示对大臣的尊敬；对忠诚信义的官吏给予厚禄，就能鼓励他们并树立榜样；差遣百姓劳役不违农时并尽量减轻百姓的赋税，这就是爱民如子；按日检查按月考核，发给的酬粮与其担任的工作相当，就能招募各种工匠（既已发给月薪之粮，他们就能各自担当其工作）；对远道而来者迎来送往，赞美有能力者，而怜悯弱者，是为了安抚边地的人；让已灭绝的诸侯国后代有封地得以复国，振兴荒废的城邦使其得以治理，适时接受他们朝见天子，对

来朝拜的使臣厚礼馈赠，一定超过他们进贡的礼物，这是为了安抚诸侯。治理天下、国家有这九项原则，不过在落实的过程中有一条总的纲领是不变的：凡事能做到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而盲目地付诸实施，就必然要失败。说话之前先定下心来，做好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做事之前先做好准备，遇事镇定，就不会临时手忙脚乱；行动之前先做好了准备，就不会出差错；一个人立身处世要能够先把做人的道理都搞清楚，就会无往而不利。”

哀公说：“您的教诲很全面。请问从哪里下手做呢？”孔子说：“培养仁爱心从孝亲开始，这是教育百姓和睦相处的关键；培养恭敬心从尊敬长辈开始，这是教育百姓恭顺的关键；用仁爱、和睦来教育，百姓就会崇尚孝悌；用尊敬长辈、上级来教育百姓，百姓就崇尚于听从命令。百姓既对亲人孝顺，又能恭顺听从命令，政令施行于天下，便没有行不通的。”

颜回

【题解】本篇因鲁定公问颜回东冶毕善御之事，所以以“颜回”做篇名。颜回以御马比喻治理国家，御马“不穷其马力”，同样，治民也要“不穷其民力”，否则就会出现危险。

【原文】鲁定公^①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冶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逸^②。”公不悦。其后三日。东冶毕之马逸，公闻之，促驾召颜回。颜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③以东冶毕之善御，而子曰‘其马将逸’，不识吾子奚^④以知之？”颜回对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逸民，造父无逸马。今东冶毕之御也，历嶮致远，马力尽矣。然而其心犹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⑤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喙^⑥，兽穷则攫^⑦。人穷则诈^⑧。马穷则逸。’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公悦。

【注释】①鲁定公：即姬宋，为春秋诸侯国鲁国君主之一，是鲁国第二十五任君主。他为鲁昭公儿子，承袭鲁昭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十五年。②逸：逃跑。《说文》：“从辵兔，兔谩訑善逃也。逸，失也。”《左传·桓公八年》：随侯逸。“逸，逃也。”《国语·晋语五》：马逸不能止。“逸，奔也。”③吾子：对对方的敬爱之称。一般用于男子之间。《左传·隐公三年》：“吾子其无废先君之

功。”④奚：疑问词，何，何事，什么事。《论语·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⑤少进：谓稍作进一步的申述。⑥嚼：古同“啄”。⑦攫：夺取。《说文》：攫，执也。《汉书·黄霸传》：鸟攫其肉。⑧诈：欺骗，用手段诓骗。《说文》：诈，欺也。《尔雅》：诈，伪也。《荀子·修身》：匿行曰诈。

【译文】鲁定公问孔子的弟子颜回说：“您也听说过东冶毕善于驾车的事吗？”颜回答道：“东冶毕确实是擅长驾车，虽然如此，我看他的马肯定会跑掉。”定公听了很不高兴。过了三天，东冶毕的马果然跑了。定公听到这件事，急忙催促侍从去召请颜回来见。颜回到了，定公说：“前日我问先生关于东冶毕善于驾车的事，先生却说他的马会跑掉。我不明白先生是怎么预见到这件事的？”颜回答道：“臣下我不过是从政事的经验中明白了这件事罢了。从前舜帝善于利用民力，而造父驾驶马车也很有技巧。舜不穷尽民力，而造父不穷尽马的力气。因此，舜为君王时没有逃亡的百姓，造父没有跑掉的马。现在东冶毕驾驭马车，历经险道又走远路，马的力气已用尽了，但他的心里还想让马使劲奔跑。臣下根据这一点知道马肯定会跑掉。”定公说：“对啊！先生说的道理太重要了，您可以再说得详细一点吗？”颜回说：“臣下我听说，鸟处境困窘时就会用嘴啄人，野兽处境困窘时就会张牙舞爪拼命挣扎，人处境困窘时就会心生欺诈，马处境困窘时就会逃跑。从古到今，没有使其下属走投无路而他自己却能不遭遇危险的人啊。”定公听了心悦诚服。

困 誓

【题解】此篇讲古代忠臣劝谏君王的风范，因为是子贡问倦学困道，所以，以困誓为篇名。忠臣史鱼“生以身谏，死以尸谏”，表现出他为了让君王身边真正能有贤臣辅佐，利国利民的一片赤诚忠贞。古人有“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的见识，遇到君王不贤，只是一味反求诸己，极尽所能，“匡救其恶”。忠臣来自孝子，在家对父母就是这样态度的孝子，出而为官，对领导自然就会以这样的态度去应对。

【原文】卫蘧伯玉^①贤，而灵公不用；弥子瑕^②不肖，而反任之。史鱼^③骤谏^④，公不从。史鱼病将卒^⑤，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礼矣。吾死，汝置尸牖^⑥下，于我毕^⑦矣。毕，犹足也；礼，殡于客位。其子从之。灵公吊^⑧焉，怪而问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⑨，曰：“是寡人之过也。”于是命之殡于客位，进蘧伯玉而用之，退弥子瑕而远之。孔子闻之曰：“古之烈谏者，死则已矣，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

【注释】①蘧伯玉：名瑗，生卒不详，事卫三公（献公、襄公、灵公），因贤德闻名诸侯。春秋末卫国大夫。相传他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蘧伯玉品德高尚，光明磊落，孔子与善者，于齐晏婴，于郑子产，于卫伯玉。孔子几次过卫，多居蘧伯玉家，可见孔子与伯玉相交之厚。②弥子瑕：弥子名瑕，卫之嬖

大夫也。姓弥，大家叫他弥子，现在俗称“弥子瑕”。③史鱼：春秋时卫国（都于濮阳西南）大夫。也称史鳅，字子鱼，名佗，卫灵公时任祝史，故称祝佗，负责卫国对社稷神（土地神、谷神）的祭祀。吴延陵季子过卫时，赞史鱼为卫国君子、乃柱石之臣。卫灵公三十八年（公元前497年），卫公叔子曾设家宴招待灵公。他告诫说：子富而君贫，必将遭祸，免祸的办法，只有富而不骄，谨守臣道。他多次向卫灵公推荐蘧伯玉。临死嘱家人不要“治丧正室”，以劝戒卫灵公进贤（蘧伯玉）去佞（弥子瑕），史称“尸谏”。孔子称他为“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④骤谏：屡次进谏。⑤卒：古代指大夫死亡，后为死亡的通称。《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⑥牖：窗户。⑦毕：圆满，结束。此处指遵照父亲的遗命就够了。⑧吊：亦作“吊”。祭奠死者或对遭丧事及不幸者给予慰问。⑨公公愕然失容：应作“公愕然失容”。其一“公”字当为衍字。

【译文】卫国的蘧伯玉很贤能，可灵公却不任用他；弥子瑕不贤，却反而被任用。史鱼为此多次进谏，灵公不采纳。不久史鱼病重，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说：“我在朝廷，未能使蘧伯玉入朝为官，也未能罢免弥子瑕，这是我作为大臣却不能匡正国君啊。活着不能匡正国君，死后就不能用正规的礼仪了。我死后，你把尸体放在窗户下，对我就足够了。”他的儿子按照他的嘱咐办了。灵公前来吊唁史鱼时，奇怪地问这件事。他的儿子就把父亲的话告诉了灵公，灵公大惊失色，说：“这是寡人的过错啊。”于是命令按正规礼仪安葬了史鱼。马上起用了蘧伯玉，免去弥子瑕的职务并疏远他。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古代严厉刚直的进谏者，死后也就罢了，没有像史鱼这样死后还要借尸体来进谏的。这是以忠诚感动国君的人啊，能不说他为官正直吗”！

执 轡

【题解】轡，缰绳。此驾驭马之关键。执轡，就是抓住驾驭马的关键，则能驾驭好马车。本篇用譬喻来说明治国、平天下之道。把治国喻作驾驭马车，驾驭马车的关键是掌握好缰绳，治国的要领则是正六官。作为君主，只须掌握要领，则国治矣。

【原文】闵子騫^①为费宰^②，问政于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③也。君者，人也；吏者，轡^④也；刑者，策^⑤也。人君之政，执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⑥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轡，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轡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轡，策不举而极千里。极，至也。善御民者，一^⑦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为有德。而兆民怀之。怀，归。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⑧，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捶策^⑨，其不可制也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捶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国必亡。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所法修；民无所法修，则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⑩总治焉，六官在手以为轡，故曰：御四马者执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轡，均马力，齐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长道，可以趣急疾。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

(旧无法字,补之)则也。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己(己下旧有而字,删之)与三公^⑩执六官、均五教^⑪、齐五法^⑫,仁义礼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无不如志。”

【注释】①闵子骞:名损,字子骞(公元前536—公元前487年),春秋末期鲁国(现鱼台县大闵村)人,孔子高徒,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人之一。他为人所称道,主要是他的孝,作为二十四孝子之一,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闵子骞排在第三,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先贤人物。②费宰:费,今山东省临沂市的费县。宰,地方的行政长官。③衔勒:马嚼口和马笼头。④辔:驾驭牲口的嚼子的缰绳。⑤策:鞭子。⑥内史:官名。西周始置,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等政务。春秋时沿置。见《周礼·春官·内史》。⑦一:统一。⑧辟:刑罚。《书·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缓。”⑨捶策:鞭子,鞭杖。《韩非子·奸劫弑臣》:“无捶策之威,衔概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⑩六官:《周礼》以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分掌邦政,称为“六官”或“六卿”。⑪三公:古代朝廷中最尊显的三个官职的合称。周朝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⑫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人伦教育,称为五教。⑬五法:指仁义礼智信的五种做人的道德规范,也叫五常。

【译文】闵子骞在费地任行政长官时,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用道德和礼法。道德和礼法,是管理百姓的工具,犹如驾驭马而用的嚼子和笼头。如果把国君比作驾驭马的人,那么官员就是缰绳,刑罚就是鞭子。所以国君管理政事,只是掌握好缰绳和鞭子即可。”闵子骞又问:“请问古人是如何执政的?”孔子说:“(还是用驾驭马匹举例来说,)古代的天子把内史当作自己的左右手,把道德和礼

法当作嚼子和笼头，把百官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鞭子，把万民当作马匹，所以治理天下，数百年也不失去江山。善于驾驭马匹的人，为马戴好嚼子和笼头，备齐缰绳和马鞭，平衡地使用马力，平抚马的情绪。所以口不发声，马也会应缰绳而动；不举马鞭，也能到达千里之远。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明确百官职责，协调均衡地使用民力，和顺安定民心。如此，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会顺从；不用刑罚，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亿万百姓都来归顺。不会治理百姓的君王，抛弃道德和礼法，专用刑罚惩治，就好比驾驭马时，抛弃嚼子和笼头，而专用鞭子鞭打，这样一来，马车失控就是必然的了。（驾驭马匹）若没有嚼子和笼头而专用鞭子鞭打。马必然受伤，车必然毁坏；（治理百姓）不用道德和礼法，而专用刑罚，百姓必然流失，国家必然灭亡。凡是治理国家而没有道德和礼法规范，则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就会迷惑而偏离正道。古代统治天下的君王，总领六官，六官如同君王手中的缰绳。所以说，驾驭一辆马车的人要握好六条缰绳，治理天下的人要统领好六官。因此，善于驾驭马的人，必须端正自身，总揽缰绳，均衡马力，使众马齐心，道路虽回旋曲折，只按照所要去的方向前进，这样既可以远行千里，也可以快速奔驰，这也是圣人之所以能处理好天地和人事的法则。天子把内史当作左右手，把六官当作缰绳，自己与三公一起管理好六官，普遍推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五伦大道，落实仁、义、礼、智、信五种做人的常法。所以只需自己善加引导，无不如愿以偿能达到预期目标。”

五 刑

【题解】看到“刑不上于大夫，礼不下于庶人”，很多人会误解，认为太不合理。但我们认真学了这篇文章后，会感慨到这些做法非常有道理。

“刑不上于大夫”是因为用礼的恭敬、戒慎精神来约束大夫的心，使他们能自觉成为有自尊自爱、廉洁有守的人。即使他们犯罪了，都不忍以斥责的语气直呼其罪名，而且为他避讳，是为了使他们感到羞愧和耻辱。而大夫犯罪也不会逃避其应有的惩罚，这是教化的结果。

“礼不下于庶人”，是因为普通人忙于生计的事，而不能很好地学习礼，所以不能要求他们有完备的礼仪。

【原文】冉有^①问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②，礼不下于庶人^③。然则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礼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礼义御^④其心，所以厉^⑤之以廉耻之节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⑥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则曰簠簋不饰^⑦；饰，整齐。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则曰帷薄不修^⑧；有坐罔上^⑨不忠者，则曰臣节未著^⑩；有坐疲软^⑪不胜任者，则曰下官不职；言其下官不务（务作称）其职，不斥其身也。有坐干^⑫国之纪者，则曰行事不请。言不请而擅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犹不忍斥然^⑬正以呼之也，既而为之讳^⑭，所以愧耻^⑮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遭发^⑯，则白冠纁缨^⑰盘水，加剑^⑱，造于阙^⑲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

缚牵掣^⑩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掙^⑪引而刑杀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谓礼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⑫其事而不能充^⑬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注释】①冉有：（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89年），名求，字子有，春秋末鲁国人。比孔子小二十九岁，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在孔门中以善于处理政事著名。曾做过鲁国贵族季孙氏的家臣，孔子称其“可使治赋”。②大夫：古代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明清废。又，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清朝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③庶人：先秦对农人的称谓，后泛指平民。④御：控制；约束以为用。《孙子·谋攻》：“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⑤厉：磨砺。《左传·哀公十六年》：“胜自厉剑。”《荀子·性恶》：“钝金必将待砢厉然后利。”杨倞注：“砢、厉，皆磨也。厉与砺同。”⑥坐：犯罪；判罪。《晏子春秋·杂下十》：“王曰：‘何坐？’曰：‘坐盗。’”⑦簠簋不饰：簠簋，音府鬼，古代的食器、祭器；不饰，不整齐。指为官不清正廉洁的人。东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⑧帷薄不修：家门淫乱的讳语。帷薄，帐幔和帘子，古代用以障隔内外；修，整饬。男女不分，内外杂沓。贾谊《新书·阶级》：“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来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⑨罔上：欺骗君上。《后汉书·杨震传》：“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⑩臣节未著：人臣的节操。著，明显；显著。⑪疲软：形容软弱无能，拖沓涣散。⑫干：触犯，冒犯。《国语·晋语五》：“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韦昭注：“干，犯也；行，军列。”⑬斥然：公然斥责的样子。⑭讳：隐讳；隐瞒。《左传·昭公十六年》：“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⑮愧耻：使他感到羞耻。或耻辱。⑯谴发：这里指谴责、揭发。王注：

“讵，讵让也。发，始发露。”①⑦白冠牦纓：王注：“白冠，丧服也。以毛作纓。”古代大臣犯罪时，戴上用毛作帽带的白色帽子，以示自请罪讵。”①⑧盘水加剑：古代大臣自请处死的一种方法。自己端着盛水的盘子，上面放一把剑。表示让君主公平执法，如有罪，当自刎。①⑨阙：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或墓道外的石牌坊。此处指帝王居所。②⑩讵：牵拉；牵制。②⑪捽：抓住头发。泛指抓，揪。《战国策·楚策一》：“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②⑫遽：仓猝；匆忙。②⑬充：实行。《广雅·释诂》：“充，行也。”

【译文】冉有问孔子说：“先王制定法律制度，不让刑罚加于大夫之身，不用礼来要求平民百姓。那么大夫犯法，就可以不受刑罚制裁，而百姓做事也可以不用礼来约束了吗？”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凡治理君子，用礼义来约束他们的心，是为了用廉洁知耻的节操来勉励他们。所以古代的大夫，如果有犯贪污受贿罪而被罢免流放的，就叫‘簠簋不饰’；有犯淫乱、男女不别罪的，就叫‘帷薄不修’；有犯欺骗君主、不忠诚罪的，就叫‘臣节未著’；有犯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罪的，就叫‘下官不职’（不直接斥责他本人，而是指责他的下属，下属不称职）；有违犯国家纲纪罪的，就叫‘行事不请’（做事不向上请示，擅自行动）。这五种情况，对大夫已经定有罪名了，但还不忍以斥责的语气直呼其罪名，而且为他避讳，是为了使他们感到羞愧和耻辱。所以大夫的罪行，如果在五刑范围内，一旦受到谴责或揭发，就会主动戴上白色的帽子并系上牦牛毛绳，端着盛水的盘子，上面放一把剑，前往宫廷自行请罪（表示请求君主公平执法，如被判有罪，即自刎谢罪），君王不派执法人员前去捆绑捉拿他。犯有大罪的，听到君王的命令后，就地向北方拜两拜，然后跪地自杀。君王也不派人押送、斩杀他，只是说：‘这是大夫您咎由自取，我对您已经有礼了。’所以刑罚不施于大夫，而大夫犯罪也不会逃避其应有的惩罚。这是教化的结果让他们能这样做的。所谓礼不下平民，是因为普通人忙于生计而不能很好学习礼仪，所以不能

群书治要译注

要求他们完全按礼仪行事。”

刑 政

【题解】这一篇是讲刑政的文章。孔子强调为政必须伦理道德教育与刑罚并用。圣贤治理教化民众，把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但最好的办法是教化，教育百姓懂得守礼。以违礼为耻，以守礼为正。

孔子认为：用刑必须依据事实，根据情节轻重、罪行的深浅来量刑。审理官员还要用他的聪明才智，以体恤之心来审理。疑案则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古代审理案件，要经过狱吏、狱官、大司寇三次讯问审理，然后上报到君王。君王还要让三公卿士参与审理，最后有疑问还要由君王定夺。整个审判过程必须持慎重的态度。作为君王，要广泛听取臣下意见，制订刑法时要显示出君王的仁慈。

对于四种大罪，如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篡改规定，巧立名目搞歪门邪道、扰乱政事的人；创作淫乱的音乐歌谣，制作奇装异服，以各种奇能异术和罕见的器物，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行为诡诈且顽固不化，言辞虚伪且善于巧辩，所学习的并非正道却很渊博，顺从邪道并加以润色，用以迷惑民众的人；假借鬼怪神灵、天时变化，用占卜算卦来惑乱民心的人，则不必等待规定的处决时间，可以不照规定的审判程序来处决。

【原文】仲弓^①问于孔子曰：“雍闻至刑^②无所用政，至政^③无所用刑。至刑无所用政，桀纣之世^④是也；至政无所用刑，成康之世^⑤是

也。信乎？”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⑥焉。太上^⑦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化之弗变^⑧，导之弗从^⑨，伤义败俗^⑩，于是乎用刑矣。”

【注释】①仲弓：鲁国人，姓冉名雍，字仲弓。孔子弟子，以德行著称。
②至刑：最严酷的刑罚。③至政：最完美的政治。④桀、纣之世：夏桀、商纣的时代。桀，夏朝末暴君。纣，即商纣王。两者都是亡国之君，都喜用酷刑。⑤成康之世：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西周初年周公建立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成王和康王都相继推行了这种政策，加强了统治。过去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成康之世，就是指他们统治的时代。⑥相参：相互配合。⑦太上：最上等，最好。《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孙诒让间诂：“太上，对其次为文，谓等之最居上者。”⑧弗变：不改变。⑨弗从：不听从。⑩伤义败俗：损害义理，败坏风俗。

【译文】仲弓向孔子问道：“弟子冉雍听说将刑罚运用到极致，政令便无处可用；将政令发挥到极致，刑罚便无处可用。‘将刑罚运用到极致，政令便无处可用’，夏桀、商纣时代就是这样；‘将政令发挥到极致，刑罚便无处可用’，成王、康王时代就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吗？”孔子回答道：“圣贤治理教化民众，必须把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法加以约束；其次是用政令引导民众，并用刑罚加以禁止。如果教育之后还不能改变，引导之后还不听从，以至于违背道义而败坏风俗，在这种情况下才用刑罚来惩处。”

【原文】仲弓曰：“古之听讼^①，可得闻乎？”孔子曰：“凡听五刑之讼^②，必原^③父子之亲、立^④君臣之义以权^⑤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

察狱，狱必三讯^⑥焉。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也。有指无简^⑦，则不听^⑧。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⑨，赦从重^⑩。附人之罪，以轻为比，赦人之罪，以重为比。疑狱^⑪则泛，与众共^⑫之，众疑赦之，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⑬，大夫不养也；士遇之涂，弗与之言也；屏诸^⑭四方，唯其所之^⑮，弗及以政，弗欲生之^⑯故也。”

【注释】①听讼：审判案子。②五刑之讼：墨、劓、剕、宫、大辟五种罪行的案件。③原：指来源或起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④立：立身；立足。《易·恒》：“君子以立易方。”；确立。⑤权：衡量。⑥狱必三讯：定案必须讯问三方面人群（指大臣、一般官吏、群众）。⑦有指无简：指，旨意；意向。《史记·李斯列传》：“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简，核实；符合事实。蔡沈集传：“简，核其实也。”《礼记·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指有犯罪意图却无犯罪事实。⑧听：审察；断决；治理。《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⑨附从轻：指依据刑法量刑时，可轻可重的则从轻。附，施刑。⑩赦从重：赦免时，可轻可重的则从重。⑪疑狱：疑难案件。⑫共：共同，一起。⑬公家不畜刑人：公家，这里指诸侯王国，犹言公室。畜，这里是收容。刑人，指犯罪受刑罚的人。⑭屏：弃。这里指放逐。《论语·尧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⑮之：到。⑯弗欲生之：弗欲，不想。生之，使之生，使他活在世上。

【译文】仲弓说：“古代审判案子的情况，可以让我听听吗？”孔子说：“凡是判决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的案子，一定要体恤其父子之亲情感受，有利于确立对国家的忠诚道义，来认真权衡案子；比较、评定轻重的顺序，谨慎地估量处罚的深浅程度，以区别各种案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忠诚仁爱，尽最大限度处理好案子。大司寇为使

处罚公正，明确法律条款来详审案件，定案必须询问三方面人群（第一询问大臣，第二询问一般官吏，第三询问民众。）有犯罪意图却无犯罪事实，就不判罪。量刑时标准从轻，能轻判尽量轻判；赦免罪行时标准从重，能赦免的尽量赦免。有疑点的案子，就广泛地与众人共议，众人都认为有疑点的就赦免。所以，给人加官进爵一定要在朝堂进行，让大众共同参加；处决人犯一定要在街市上当众执行，和众人一起抛弃他。古时诸侯国都不收容判过刑的人，大夫也不给予供养。读书人在路上遇到了，也不同他交谈。把他放逐出境，随便他到什么地方，也不让他参与政事，表示不想让这样的人活在世上。”

【原文】仲弓曰：“听狱，狱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狱成于吏，吏以狱之成告于正^①；吏，狱官吏也；正，狱官长。正既听之，乃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乃奏于王。王命三公^②卿士参听棘木之下^③，外朝^④之法。左九棘^⑤，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⑥，三公位焉。然后乃以狱之成报于王。王以三宥^⑦之法听之，君王尚宽，罪虽已定，犹三宥之，不可得轻，然后刑之也。而后制刑^⑧焉。所以重^⑨之也。”

【注释】①吏以狱之成告于正：狱成，案件审理完毕。吏，狱官吏。正，狱官长。②三公：辅助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周时指太师、太傅、太保。（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③棘木之下：古代听讼的地方。《礼记·王制》：“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④外朝：周制天子、诸侯处理朝政之所。对内朝而言。⑤九棘：古代群臣外朝之位，树九棘为标识，以区分等级职位。⑥三槐：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天子时，面向三槐而立。后因以三槐喻三公。《周礼·秋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⑦三宥：对犯人可从宽处理的三种情况：一是因无知而犯罪。二是因过失而犯罪。三是因精神异常而犯罪。⑧制刑：制定刑罚。⑨重：慎重。

【译文】仲弓说：“审理诉讼案件，案件的裁定取决于什么官？”孔子说：“案子由狱吏审理完毕，狱吏移交狱官；狱官判处之后，就报告大司寇；大司寇判处后，就上报君王；君王命令三公、卿士在设有棘木的公堂共同会审（指外朝参政的官员。左边，孤卿大夫之位；右边，公侯伯子男之位；正面，三公之位）。然后才把裁决结果报告给君王。君王按照三种减轻、赦免的方法进行判决（君王宽大对待，罪行虽已确定，可以根据从轻处理的三种情况，从轻发落。实在没有理由再从轻了，然后才最终定刑），然后下令实施处罚。这样做都是为了慎重地对待每一个判决啊！”

【原文】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①、巧卖法令者也。乱名改作，变易官与物名。执左道^②以乱政者，杀；左道，邪道。作淫声^③，淫逸惑乱之声。造异服，非人所常见。设奇伎奇器^④，以荡上心者^⑤杀。怪异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荡，动也。行伪而坚。行诈伪而坚守。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⑥，顺其非而滑泽之。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⑦以疑民者，杀。此四诛者，不待时，不以听^⑧。”不听于棘木之下也。

【注释】①析言破律：谓巧说诡辩，曲解律令。《礼记·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②左道：歪门邪道。③作淫声：淫邪的乐声。古代以雅乐为正声，以俗乐为淫声。《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指惑乱人之声。”④设奇伎奇器：奇伎，奇技、技艺。奇器，奇巧怪异的器物。指制作奇装异服、设置出色的歌女和罕见的器物。⑤以荡上心者：荡，移动、摇动。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⑥顺非而泽：顺从邪恶之事，还要曲加粉饰。⑦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⑧听：指在棘木之下再加审理。

【译文】仲弓问道：“古代的禁令都禁止什么？”孔子说：“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巧言曲解法律）、篡改规定，巧立名目（变乱名义擅改法度），搞歪门邪道、扰乱政事的人，杀！创作淫乱的音乐歌谣（邪淫惑乱人心之声），制作奇装异服（非人所常见），以各种奇能异术和罕见的器物，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设计奇巧怪异器物来扰乱人心的人），杀！行为诡诈且顽固不化（行为欺诈虚伪又坚持不改），言辞虚伪且善于巧辩，所学习的并非正道却很渊博，依附邪道并加以润色（随顺坏事而又曲加粉饰），用以迷惑民众的人，杀！假借鬼怪神灵、天时变化，用占卜算卦来惑乱民心的人，杀！对这四类罪犯的处决，不必等待规定的处决时间，可以不按照上述的审判程序（不在棘木之下再加审理）。”

问 玉

【题解】问，请教。玉，譬喻。圣人的教化，温和而纯净纯善，有玉之质，故喻为玉。这里子张向夫子请教圣人的教化，夫子答以“礼乐”，借子张再问审明常人对礼乐的误解之状，诠释礼乐的真正含义。无非是“言可履，行可乐”，可见圣人胸中清虚精一。礼乐兴，天下平。

【原文】子张^①问圣人^②之所以教，孔子曰：“师乎，吾语汝。圣人明于礼乐，举而措之而已。”子张又问，孔子曰：“师，尔以为必布几筵^③，揖让^④升降，酌献^⑤酬酢^⑥，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⑦，执羽籥^⑧，作钟鼓^⑨，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力此二者，以恭己^⑩南面，是故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夫礼之所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以乱也。昔者明王圣主之辨贵贱长幼，正男女外内，序亲疏远迩，而莫敢相逾越者，皆由此涂出也。”

【注释】①子张：即颛孙师（公元前503年—？），字子张，孔门弟子之一，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行，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②圣人：君主时代对帝王的尊称。《礼记·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

必自人道始矣。”③几筵：亦作“几筵”，犹几席。《周礼·春官》有司几筵，专掌五几五席的名称种类，辨其用处与陈设的位置。几席乃祭祀的席位，后亦因以称灵座。如《国语·周语上》：“设桑主，布几筵。”④揖让：宾主相见的礼仪。《周礼·秋官·司仪》：“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⑤酌献：斟酒以献，酌酒献客。酌，斟酒。⑥酬酢：酬，主人向客人敬酒；酢，客人向主人敬酒，意指宾主互相敬酒，泛指交际应酬。如《易·系辞》：“是故可与酬酢”。⑦缀兆：谓古代乐舞中舞者的行列位置。《礼记·乐记》：“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郑玄注：“缀，谓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营域也。”⑧羽籥：古代祭祀或宴飨时舞者所持的舞具和乐器。羽，指雉羽；籥，一种编组多管乐器，羽籥象征“文”，舞者手执羽籥起舞，表现王者文治。⑨钟鼓：钟和鼓，古代礼乐器，亦借指音乐。如《吕氏春秋·顺民》：“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⑩已：当为“己”之误。

【译文】子张向孔子请教君王如何实施教化，孔子说：“师（子张的称呼）啊！我来告诉你。圣人通晓礼乐，弘扬并推行罢了。”子张进一步请教，孔子说：“师，你认为一定要大摆宴席，宾主拱手相让上座下座，相互斟酒敬献，这样才叫做‘礼’吗？你认为一定要布置好舞蹈的行列和区域，拿好雉羽和器乐，击鸣钟鼓，这样才叫做‘乐’吗？说出的话可以践行，就是‘礼’；所做的事使人欢喜，就是‘乐’。圣人能力行这两件事，然后恭敬庄严地坐北向南临朝当政（恭己之身以正天下），所以才会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尽职尽责，是因为上下有‘礼’的缘故。‘礼’兴盛时，民众就会因此而安定；‘礼’废弃时，民众就会因此而动乱。从前圣明的君王明确贵贱长幼、确定男女内外、排列亲疏远近，而人们都能恭敬服从，不敢超越界限，都因为走的是礼教这条路的缘故啊！”

屈 节

【题解】屈，弯曲。节，气节。有时局势所迫，为顾全大局，敛气收声，避其锋芒，如韩信胯下之辱，最终实现心中预定目标。

本段写宓子贱巧妙进谏鲁公，化君臣之嫌，而得以行其政，教化一方人民。劝谏君王可直谏，也可隐谏，当审时度势而用，最终实现胸中为善宏图。

【原文】宓子贱^①为单父^②宰，恐鲁君听谗人，使己不得行其政，于是辞行也，故请君之近史^③二人与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④，令二史书，方书，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史患焉，辞请归。鲁君以问孔子，孔子曰：“宓不齐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谏乎？”公寤^⑤，大息而叹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数矣。微^⑥二史，则寡人无以知过；微夫子，则寡人无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今日以往，单父非吾有也，从子之制，有便于民者，子决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于单父焉。躬^⑦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注释】①宓子贱：字不齐，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鲁哀公时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史记》中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善于用人，功绩卓著，为后人传颂。

②单父：即山东单县，今属菏泽市，春秋时为鲁国单父邑。③近史：指帝王左右

的史官。④邑吏：地方官府的小吏。⑤寤：醒悟；觉醒。《楚辞·离骚》：“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⑥微：非，不是。《诗·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⑦躬：亲自；亲身。《诗·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高亨注：“躬亲，亲自。”

【译文】宓子贱被任命为单父的行政长官，担心鲁国国君听信谗言，使自己不能按自己的方法行使政令。于是在辞别鲁君去上任时，特请鲁君身边的两位史官一同前往就任。宓子贱告诫手下官员时，就命令两位史官记录，史官刚要动笔，宓子贱就拉扯他们的臂肘；史官写得不工整，宓子贱就随时怒斥他们。两位史官忧愁烦恼，就请求离开单父，返回了都城。鲁国国君就这件事询问孔子。孔子说：“宓不齐是个君子，他这样做的意图大概是以此进谏吧。”鲁公幡然醒悟，大声长叹说：

“这是寡人的不对了。寡人曾直接干扰宓先生的政事，后又责怪他事没办好，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有多次了。若无二位史官此行，那么寡人就无法明白自己的过错；若无夫子提醒，那么寡人就无法醒悟过来。”于是派人告诉宓子贱说：“从今以后，单父这地方就当是不再归我所有了，一切由先生全权负责，遵从您的规定。只要有利于百姓，就按您的决定去办，五年向我汇报一次主要情况就行了。”宓子贱于是能够在单父放手行使其政令。躬行宽厚之道，弘扬亲亲之爱，崇尚笃厚恭敬，实施仁政，倡导勤恳诚实，做到忠诚守信，百姓普遍受到了良好的教化。

正 论

【题解】本段是孔子讲述尊老敬老的原因、重要作用和具体的做法实例，以表达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时敬老所起到的教化民风民俗的作用。之后又向哀公介绍了损人利己、弃老取幼、不重用贤才、老不教幼不学、贤匿愚出这五种不祥之事。

【原文】定（定作哀）公问于孔子曰：“大夫皆劝寡人，使隆敬^①于高年^②，可乎？”孔子对曰：“君之及^③此言也，将天下实赖^④之，岂惟鲁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⑤贵德而上齿^⑥，夏后氏^⑦贵爵而上齿，殷人贵富而上齿，富，谓世禄之家。周人贵亲而上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焉。年之贵于天下久矣，次于事亲。是故朝廷同爵则上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君欲问之。则为之设席。八十不仕朝。君问则就之。而悌达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并。不敢与长者并肩也。不错^⑧则随。错。雁行也。父党^⑨随行。兄党^⑩雁行。见老者。则车从^⑪避。见老者在道。车与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⑫行于路。任。担也。少者代之也。而悌达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匮^⑬。强不犯弱。众不暴寡。而悌达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役^⑭。五十始老。不从力役^⑮之事。不及山猎之徒也。颁禽隆诸长者。而悌达于搜狩^⑯矣。军旅什伍。同爵则上齿。而悌达于军旅矣。夫圣王之教孝悌。发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搜狩。修于军旅。则众同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不祥，东益，东益宅^⑮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⑯，愚者擅权^⑰，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

【注释】①隆敬：崇敬。隆，多，丰厚。《礼记·祭义》：“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役，颁禽隆诸长者。”郑玄注：“隆，犹多也。”②高年：老年人。汉桓宽《盐铁论·未通》：“扶不足而息高年。”唐耿漳《慈恩寺残春》诗：“若问同游客，高年最断肠。”③及：至，到达。《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宋苏轼《上富丞相书》：“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④赖：得益，受益。《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孔颖达疏：“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则兆民蒙赖之。”⑤有虞氏：即舜帝（约公元前2128—公元前2086年），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谥号曰舜。都于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市）蒲州一带。国号有虞。有虞氏，古部落名。有，词头。《周礼·考工记序》：“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⑥上齿：敬老。上，通“尚”。齿，指高年。⑦夏后氏：即大禹，夏代开国之主，其号曰禹，亦曰文命。初封夏伯，故亦称“伯禹”。为有天下之号，史称夏禹，又称“夏后氏”。在位八年，后南巡，崩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⑧错：并肩行走但稍后错开半步。⑨党：辈。⑩车从：车骑和侍从。⑪任：担荷，负载。《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孔颖达疏：“谓有我负责任者、我挽辇者。”高亨注：“任，担荷。”⑫匱：穷尽，空乏。《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匱，永锡尔类。”毛传：“匱，竭。”⑬甸役：指田猎，古代天子田猎则征发徒役，故称。⑭力役：劳役。《孟子·尽心下》：“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⑮搜狩：春猎为搜，冬猎为狩，泛指狩猎。《谷梁传·昭公八年》：“因搜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⑯东益宅：向东面扩充旧居。益，增加。⑰伏匿：隐藏，躲藏。⑱擅权：专权，揽权。《荀子·仲尼》：“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而功而挤有罪。”

【译文】鲁哀公问孔子说：“大夫们都劝我，要大力提倡尊重年长之人，可以吗？”孔子回答说：“君王，您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从此以后普天之下的百姓都要仰赖您的无量功德了，哪里仅仅是鲁国受益呢？”哀公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在过去，有虞氏尊有德行的人为贵，而同时特别尊重老年人；夏后氏尊有爵位的人为贵，也同时格外尊重老年人；殷商人尊世禄之家为贵，同样是尤其尊重老年人；周朝人尊孝敬父母的人为贵，仍是对老年人特别尊重。虞、夏、殷、周，是天下的盛世王朝，那时候没有遗弃老年人的。老年人受到天下人的恭敬已经很久了，仅次于侍奉自己的父母。因此，在朝廷上爵位相同时以年长者为尊；七十岁以上的人拄着拐杖到朝廷，国君询问事情就要给他安置座位；八十岁以上便不在朝廷做官了，国君询问事情要亲自到他家里请教。于是敬老之风就扩展到了整个朝廷；走路时不敢与年长者并肩而行，不是错后行走就是跟随在身后（错，如大雁人字形跟队。跟父辈走则随后而行，跟兄长走则错行于侧）；遇见老年人，则不论乘车还是骑马，包括侍从人员都要避让，头发斑白的老年人，自己不挑担子上路行走而由年轻人代劳，于是敬长之风就延伸到道路之上了；在乡里提倡敬老，老年人就不会缺衣少食，强壮不侵犯弱小，人多不欺负人少，于是敬长之风就扩展到州郡街巷了。古代规定，五十岁就不承担跟随打猎的劳役了（五十岁开始算老年，就不承担朝廷的劳役了，也不再参加上山打猎之类的事），分发猎获的禽兽时，给年长者多分一些，于是敬长之风就扩展到捕猎活动中。军旅部队中，爵位相同的以年长者为尊，于是敬重长上之意就扩展到军旅。圣贤君王以孝悌之道教化百姓，从朝廷开始，推行到道路上，达到州县街巷，连打猎者都相互仿效，军队中也互相学习。于是天下百姓共同以此作为道义的准则，宁死也没有人敢去违犯。”哀公说：“这真是太好了！”

哀公又问孔子说：“寡人听说，向东面扩充旧居不吉祥，真的有这么回事吗？”孔子回答说：“不祥的事有五种，而向东面扩充旧居不在其

群书治要译注

中。损人利己，是自身之不祥；不孝敬老人只知道疼爱孩子，是家庭之不祥；舍弃贤德之人而任用不肖之徒，是国家之不祥；长者不愿教，年轻的又不肯学，是社会风俗之不祥；圣人隐藏不愿出来，而愚蠢者专权，是天下之不祥。不祥之事有上述五种，向东面扩充旧居不在其中。”

子夏问

【题解】本段是孔子向子夏解释，为何周公辅佐成王要用世子之礼节的原因，是让成王明白君臣、父子、长幼的人伦关系，进而懂得用人治国之道而成为一代贤君。

【原文】子夏^①问于孔子曰：“记^②云：周公^③相成王^④，教之以世子^⑤之礼，有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⑥，幼，未能莅^⑦祚^⑧，周公摄政而治，抗^⑨世子之法于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与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

【注释】①子夏（公元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②记：即《礼记》。③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学先驱，被尊为“元圣”，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④成王：即周成王（公元前1055年—公元前1021年），周武王之子，姓

姬，名诵，是西周第二代国王，谥号成王。⑤世子：古代天子、诸侯的嫡长子。清制，亲王之嫡子得封为世子，为清代宗室封爵的第二级。⑥嗣立：谓继承君位。⑦莅：临视；治理。《易·明夷》：“明夷，君子以莅众。”孔颖达疏：“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临于众。”⑧祚：君位；国统。《史记·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⑨抗：呈上。《礼记·文王世子》：“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康熙字典》：“《广韵》举也。《礼·文王世子》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注’举以世子之法，使与成王居而学之。’”

【译文】子夏问孔子：“请问夫子，《礼记》中说：‘周公辅佐周成王，用世子的礼节教导他。’有这事吗？”孔子回答说：“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时，年龄幼小，不能临朝处理国事，周公代理国政，用教太子的方法来教儿子伯禽，想让成王在旁边学到父子、君臣相处的礼节和道理，目的是为了成就他为圣贤君王。明白了如何为人子，才知道如何为人父；明白了怎样做臣子，才知道如何做君王；明白了怎样侍奉人，然后才知道如何用人。所以把做太子的方法施用于伯禽身上，让他与成王居住生活在一起，从而让成王明白父子、君臣、长幼之间的礼仪。”

群书治要 卷十一 史记(上)

【题解】《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西汉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91年）撰成。作者职居史官，根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补充了自己实地采访的资料，取材极其丰富。后其书有缺，元帝、成帝间褚先生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又附缀武帝天汉以后史事。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至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尤详于战国、秦、汉。体裁分本纪、世家、列传，并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史家所沿用。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群书治要》里辑录的《史记》是唐以前南朝宋裴骃注释的《史记集解》，分为上下两卷，其中，《史记上》辑录了本纪和世家中的内容，《史记下》则辑录了列传部分的内容。

“本纪”是《史记》五种体例中的第一部分。就文章的要义而言，每篇本纪都是以该篇帝王为纲的有关整个国家的大事提要。魏徵等在本纪部分节选了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帝、秦二世等片段。特别是五帝本纪，描写了我国古代传说中五个在道德人伦、治国功业、造福人民等诸多方面都堪称楷模的帝王。该篇的主

要价值在于明始祖、明道德、明制度、明统一，在很多方面都彰显了作者心目中理想政治的光芒。

“世家”是《史记》五种体例中的第二部分，主要记述了诸侯国的历史世系和发展历程，同时将被历史肯定其贡献、接受后代祭祀的孔子等也列入了世家部分。《群书治要》从《史记》世家中节选有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昭公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中的篇段，体现了礼贤才、远佞人、言必信、勿骄奢等观点。

【作者简介】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西汉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南）人。出身史官世家，十岁开始学习古代典籍。早年遍游祖国南北，考察民间风俗，采集传说，具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文学修养。其父司马谈曾立志要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撰写一部通史，为此积累了相当的材料，但不幸去世，未能完成。在去世前，他希望司马迁继承自己的这一志愿。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职位，开始写作《史记》。司马迁四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处宫刑（比死刑轻一等的酷刑），随后又被任命为中书令（这个职务原本由宦官担任）。这在司马迁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给他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遭此劫难，司马迁强抑悲痛，忍辱含垢，发奋著书。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

本 纪^①

【原文】黄帝^②者，少典^③之子，姓公孙，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轩辕^④。生而神灵^⑤，弱而能言^⑥，幼而徇齐^⑦，徇，疾也。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长而敦敏^⑧，成而聪明^⑨。神农氏^⑩世衰，诸侯^⑪相侵伐，而神农氏弗^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⑬干戈^⑭，修德^⑮振兵^⑯，以与炎帝^⑰战于阪泉^⑱之野，阪泉，地名。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⑲作乱，乃杀蚩尤而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⑳，山名也，在陇右。南至于江^㉑，北逐荤粥^㉒，猥狁^㉓也。邑^㉔于涿鹿^㉕之阿^㉖。迁徙^㉗往来无常处，以师兵^㉘为营卫。置左右大监^㉙，监^㉚于万国；举^㉛风后^㉜、力牧^㉝、常先、大鸿^㉞以治民；顺天地之纪^㉟，时播百谷^㊱；劳勤^㊲心力耳目，节用^㊳水火材物^㊴。有土德^㊵之瑞，故号黄帝。

【注释】①本纪：纪者，记也。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传记。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②黄帝：徐广曰：“号有熊。”《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③少典：《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

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④轩辕：传说中的古代帝王黄帝的名字。传说姓公孙，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为天子。后人以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索隐》案：皇甫谧云：

“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⑤神灵：《正义》：言神异也。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书》云：“人惟万物之灵”，故谓之神灵也。⑥弱而能言：《索

隐》：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潘岳有哀

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⑦徇齐：疾速。引申指敏慧。徇，通“洵”。《集解》

徐广曰：“墨子‘年逾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齐，速

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⑧敦敏：笃实敏捷。⑨成而聪明：《正义》：成谓二十

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⑩神农氏：别名五谷帝仙，传说中的太古帝王

名。始教民为耒耜，务农业，故称神农氏。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

病。⑪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国君主。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

权，但按礼要服从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⑫弗：

不。⑬习用：频频使用；惯用。⑭干戈：均为古代兵器，因此后以“干戈”用作兵

器的通称。后来引申为战争。在这里指战争。⑮修德：修养德行。⑯振兵：整顿

部队。⑰炎帝：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相传少典娶于有蟠氏而生。原居姜

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一说炎帝即神农氏。⑱阪泉：古地名，在今

河北省涿鹿县东南。相传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⑲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

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⑳空桐：山名，即崆峒。

在今甘肃省平凉市西，险峻雄伟，山上道观极盛。㉑江：指长江。㉒荤粥：我国

古代北方匈奴族的别称。㉓獫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也写作“獯狁”。

㉔邑：分封城邑居住，建筑城邑。㉕涿鹿：裴駰《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山

名，在涿郡。”㉖阿：谓山下。《正义》：“广平曰阿。”㉗迁徙：搬家，从一处搬

到另一处。㉘师兵：犹军队。《正义》：“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

象。”㉙大监：古代官名。多指主管监察的官员。《商君书·禁使》：“今恃多官

众吏，官立丞、监。”㉚监：察看，督察。㉛举：推荐，选用。㉜风后：相传为黄

帝臣之一。③力牧：传说为黄帝之臣。相传黄帝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寤而叹曰：“夫千钧之弩，异力能远者也；驱羊数万群，是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占而求之，得力牧于大泽，用以为将。见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道家《力牧》二十二篇，《兵书略》有阴阳家《力牧》十五篇。皆依托之作。③大鸿：黄帝之臣鬼臾区之号。③纪：纲领，法度。③百谷：谷类的总称。百，举成数而言，谓众多。③劳勤：勤劳。③节用：谓按时节利用。③材物：材木与物品。④土德：五德之一。古以五行相生相克附会王朝命运，谓土胜者为得土德。

【译文】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从生下来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神奇灵异，几个月便会说话，年幼时思惟就很敏捷，反应很快，少年时代非常笃实敏捷，成年以后识辨力很强。当时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弱，诸侯国之间相互侵伐，而神农氏却无力征讨。于是轩辕氏便频频演练士兵、修养德行、整顿部队。后来在阪泉之野跟炎帝经过三次交战，取得最后胜利。但蚩尤仍经常叛乱，于是（轩辕）就杀掉蚩尤，代替了神农氏，这就是黄帝。黄帝向东到达大海，向西到空桐，向南到长江，向北驱逐了荤粥，在涿鹿山下建立都城。他率领部队经常到处迁移，没有固定的地方，让军队做好防卫措施。黄帝设置左大监、右大监，监督各天下诸国。他提拔了风后、力牧、常先、大鸿四位大臣，让他们治理百姓。遵循着天地运行的规律，适时地播种谷物，身心耳目，饱受辛劳。按时节利用水、火、材木等物品，（人们认为）这是“土德”的瑞兆，因此称轩辕为黄帝。

【原文】《帝王世纪》曰：“神农氏衰，蚩尤^①氏叛，不用帝命。黄帝于是修德抚民。始垂衣裳，以班^②上下。剡^③木为舟，剡^④木为楫^⑤，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⑥，以引重^⑦致远。重门击柝^⑧，以待暴客^⑨。断木为杵^⑩，掘地为臼^⑪，杵臼之用，以利万人。弦木^⑫为弧，剡木为矢^⑬，弧矢^⑭之利，以威天

下。诸侯咸叛神农而归之。讨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诸侯有不服者，从而征之。凡^⑮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众官，故以风后^⑯配上台^⑰、天老^⑱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地典、力牧、常先、大鸿^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⑳，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㉑。又使岐伯^㉒尝味草木，典^㉓医疾，今经方^㉔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㉕，又象鸟迹，始作文字。自黄帝以上^㉖，穴居而野处^㉗，死则厚衣^㉘以薪，葬之中野^㉙，结绳^㉚以治。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㉛，以待风雨，而易以棺槨，制以书契^㉜。百官以序，万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㉝不倦。后作《云门》^㉞《咸池》^㉟之乐，《周礼》^㊱所谓大咸^㊲者也，于是人事毕具^㊳。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年，故宰我^㊴疑以问孔子，孔子曰：‘民赖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注释】①蚩尤：传说中的古代九黎族首领。以金作兵器，与黄帝战于涿鹿，失败被杀。②班：通“辨”。通“辩”。区别，辨别。③剝：挖；挖空。④剡：削；削尖。⑤楫：同“楫”。船桨。⑥服牛乘马：役使牛马驾车。⑦引重：载运重物。⑧重门击柝：设置重门，击柝（木梆）巡夜。谓警戒森严。⑨暴客：强盗，盗贼。⑩杵：舂捣谷物、药物及筑土、捣衣等用的棒槌。⑪臼：舂米器。⑫弦木：指弓。⑬矢：一种古兵器，即箭。以木或竹制成。⑭弧矢：弓箭。⑮凡：总计，总共。⑯风后：相传为黄帝臣之一。⑰上台：泛指三公、宰辅。⑱天老：相传为黄帝辅臣。⑲大鸿：黄帝之臣鬼臾区之号。⑳四方：天下，各处。㉑四目：能观察四方的眼睛。《书·舜典》：“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孔传：“广视听于四方，使天下无壅塞。”孔颖达疏：“明四方之目，使为己远视四方也。”㉒岐伯：相传为黄帝时的名医。今所传《黄帝内经》，即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与岐伯论医之作。《云笈七签》卷一百：“时有仙伯，出于岐山下，号岐伯，善说草木之药性味，为大医。”㉓典：掌管，主持。㉔经方：中医称汉代以前的方剂。㉕仓颉：古代传说中的汉字创造者。《史记》据《世本》以为是黄帝时的史官。《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汉许慎《说文解字序》：“黄

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②⑥以上：表示时代在前的，犹言以前。②⑦穴居而野处：即穴居野处。形容人类未有房屋前的生活状态。野处，栖息野外。指上古时期人们学会构建房屋之前的居住方式。②⑧衣：覆盖。②⑨中野：原野之中。③⑩结绳：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③⑪上栋下宇：后用以指官室的基本结构形式。③⑫书契：指文字。《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③⑬使民：统治人民，使其服从自己。③⑭云门：周六乐舞之一，用于祭祀天神。相传为黄帝时所作。③⑮咸池：古乐曲名。相传为尧乐。一说为黄帝之乐，尧增修沿用。③⑯周礼：周代的礼制。③⑰大咸：周代“六舞”之一。相传本为尧时的乐舞。又称“咸池”。《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郑玄注：“‘大咸’，‘咸池’，尧乐也。”③⑱毕具：齐全；完全具备。③⑲宰我（公元前522年—公元前458年）：字子我，亦称宰予，春秋末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为孔子门下“十哲”之一。

【译文】《帝王世纪》说：神农氏衰微，蚩尤叛变，不听黄帝命令。黄帝因此修养德行，治理人民。开始制定穿着的制度，来区分尊卑上下。（他还）剖空木头，制成舟船，削割木板，做成船桨。以舟船带来的方便，来调剂交通的阻塞。（黄帝还教人们）役使牛马驾车，从而可以载运重物到很远的地方。黄帝在城中设置几重大门，设立敲击木梆巡夜的制度，以防止盗贼袭击洗劫。他砍木制成棒槌，把地挖成凹形，用来做舂米器，利益了千万人。用木条做成弓弧，削木做箭，用强弓来威震天下。诸侯都背叛神农氏归附了黄帝。黄帝讨伐蚩尤，在涿鹿之野将其擒拿。诸侯若还有不服从黄帝的，他就开始着手征伐，共计经历了五十二场战争，然后天下才归顺、信服。黄帝俯仰天地（之象），根据天道规律设置百官，因此任风后为上台，任天老为中台，任五圣为下台，称为三公。其余的人如地典、力牧、常先、大鸿等，有的被任命为老师，有的被任命为将领，分别掌管天下，让各地也如同有黄帝亲自在那里治理一样。所以这四位派驻地方的官员被称为黄帝的四只眼睛。黄帝还让岐伯尝草木的味道，负责用草药来医治疾病，现在的药方、本草之类的书籍，都出自于岐伯。其中史官仓颉，模仿鸟的行迹，开始创造文字。自黄帝以前，人们

住在山洞里，生活在野外，死后就用厚厚的薪柴覆盖尸体，葬在原野中；记事也要靠在绳子上打结。到了黄帝的时候，就建筑了房屋，上面有正梁，下面有屋檐，来防备风雨。死后则用棺槨斂尸替代柴薪，还创造出了文字以方便治理记事。百官都有了分工次序，民情都可以巡察，他以神的名义加以感化，统治国家人民，孜孜不倦。后来作乐曲“云门”和“咸池”（以祭祀天神和地神），这就是《周礼》中所说的“大咸”乐曲啊！当时，人、事都已经完全具备了。黄帝在位一百年后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岁。有传言说他成仙了，还有说他活到三百岁的。所以宰我问孔子，黄帝真的活到三百岁了吗？孔子说：百姓获得利益是他在位的一百年；人民敬畏他的神灵，又有一百年才消失；人民秉承他的教化，又延续一百年。所以说黄帝寿命三百岁啊！”

【原文】帝颡顼高阳^①者，黄帝之孙、昌意^②之子也。养材以任地^③，载时以象天^④，依鬼神^⑤以制义^⑥，治气以教化^⑦，洁诚^⑧以祭祀^⑨。北至于幽陵^⑩，南至于交趾^⑪，西济（济作至）于流沙^⑫，东至于蟠木^⑬。东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也。动静^⑭之物，大小^⑮之神，日月所照，莫不^⑯砥属^⑰。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也。《帝王世纪》曰：“帝颡顼平九黎之乱，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于是民神不杂，万物有序。”

【注释】①帝颡顼高阳：《索隐》宋衷云：“颡顼，名；高阳，有天下号也。”张晏云：“高阳者，所兴地名也。”②昌意：传说中人名。为黄帝之子。相传黄帝娶西陵国之女为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嚣，其二曰昌意。见《史记·五帝本纪》。③养材以任地：《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养材，谓养育材物。如栽培五谷、树木。④载时以象天：《索隐》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大戴礼作“履时以象天”。履亦践而行也。象，效法，仿效。载时，谓按四时季节行事。⑤鬼神：泛指神灵、精气。⑥制义：制定尊卑之义。《索隐》：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故礼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是也。⑦治气以教化：治气，修养气质。《索隐》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⑧洁

诚：谓洁身诚意。⑨祭祀：祀神供祖的仪式。⑩幽陵：《正义》：幽州也。⑪交趾：亦作“交址”。原为古地区名，泛指五岭以南。汉武帝时为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大部 and 越南的北部、中部。东汉末改为交州。越南于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建国后，宋亦称其国为交趾。《正义》：址音止，交州也。⑫流沙：指西域地区。《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⑬蟠木：传说中的山名。一说，即扶桑（东方古国名，后亦代称日本）。《集解》《海外经》曰：“东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阅领万鬼。若害人之鬼，以苇索缚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⑭动静：指动物与植物。《正义》：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⑮大小：《正义》：大谓五岳、四渎，小谓丘陵坟衍。⑯莫不：无不，没有一个不。⑰砥属：平定归服。《集解》王肃曰：“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

【译文】颛顼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能因地制宜种植谷物，依据四时季节办事以效法天道，依照鬼神尽心敬事之行来制定尊卑之义，通过修养自身的气质来感化教育人民，洁身诚意地来参加祀神供祖的仪式。他曾北至幽州，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东方古国名，后亦代称日本）。所有的动物与植物、各处的大小神明，凡是日月能照到的地方，没有不归顺、臣服他的。砥，平的意思，表示四方地区的人民都来臣服于（颛顼）。《帝王世纪》说，“帝颛顼平定了九个黎氏部落的叛乱，使南正（官职名）重负责会聚天上的诸位神灵，掌管火的官员负责聚集地上的民众，这样人民和诸神就不会混杂，万物就会井井有条。”

【原文】帝喾高辛^①者，高阳、高辛，皆所兴地名也。颛顼与喾，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②，黄帝之曾孙也。生而神灵^③，聪^④以知远，明以察微^⑤。仁^⑥而威，惠^⑦而信，修身^⑧而天下服。取地之财^⑨而节用之，抚教^⑩万民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⑪之，明鬼神而敬事^⑫之。其色^⑬郁郁^⑭，其德

嶷嶷^⑬。其动也时^⑭，其服也土^⑮。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弗从服。《帝王世纪》曰：“帝尝以人事纪官，故以句芒^⑯为木正^⑰、祝融^⑱为火正^⑲、蓐收^⑳为金正^㉑、玄冥^㉒为水正^㉓、后土^㉔为土正^㉕，是五行之官，分职^㉖而治。”

【注释】①尝高辛：《索隐》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尝，名也。”

皇甫谧云：“帝尝名俊也。”②高阳、高辛皆所与地名也，颛顼与尝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高阳、高辛都是该帝王起家时的地名。颛顼与尝以他们的字为自己的帝号，是因为上古人们非常淳朴。③神灵：神异。《正义》《帝王纪》云：“帝偁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俊。皦皦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④聪：听；听觉。⑤察微：明察细微。⑥仁：仁慈，厚道。《论语·泰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⑦惠：仁爱，宽厚。《书·皋陶谟》：“安民则惠，黎民怀之。”⑧修身：陶冶身心，涵养德性。⑨财：通“材”。原材，材料。⑩抚教：抚育教养。⑪迎送：《正义》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⑫敬事：敬慎处事，《正义》言明识鬼而敬事也。⑬色：外表。⑭郁郁：即郁郁，仪态端庄盛美貌。《索隐》：郁郁犹穆穆也，今案：大戴礼“郁”作“神”。⑮嶷嶷：形容道德高尚。《索隐》：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礼“嶷”作“俟”。⑯其动也时：《索隐》：举动应天时。⑰其服也土：《索隐》曰：“衣服服土服，言其公且廉也。”⑱句芒：古代传说中的主木之官。又为木神名。⑲木正：古代五行官之一。⑳祝融：神名。帝尝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曰祝融。亦以为火或火灾的代称。㉑火正：古代掌火之官。㉒蓐收：古代传说中的西方神名，司秋。㉓金正：五行官之一。古代传说中的神。㉔玄冥：神名。水神。㉕水正：古官名。五行官之一。㉖后土：指土神或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坛。㉗土正：古官名。五官之一。㉘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

【译文】帝尝高辛，是黄帝的曾孙。生下来就很神异，他耳聪目明，能了解到远方的情况，能明察细微的征兆，仁慈而又威严，宽厚而又有

信义，他修身立德能令天下诚服。他能按照节令使用大地所生的材物，能不失时机地抚育教养百姓。他制定立法推算日月的运行，按季节举行迎送礼仪，他能分辨鬼神从而慎重地加以事奉。他神色端庄肃穆，德行高尚。他行动合乎时宜，穿着如同士人。凡是日月照耀，风雨润泽的地方，没有不顺从归服的。《帝王世纪》说：帝尝能够知人善任。因此他以句芒为“木正”官，以祝融为“火正”官，以蓐收为“金正”官，以玄冥为“水正”官，以后土为“土正”官。这就是五行官，他们各司其职来治理天下。

【原文】帝尧^①放勋^②，其仁如天^③，其智^④如神^⑤。就之如日^⑥，望^⑦之如云^⑧。富而不骄，贵^⑨而不舒^⑩。《帝王世纪》曰：“帝尧置欲谏之鼓，命羲和^⑪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⑫方岳^⑬之职，故名征。天下大和^⑭，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⑮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⑯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⑰何有于我哉！’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堦^⑱三等；茅茨不翦^⑲，采椽不斫^⑳；夏服葛衣^㉑，冬服鹿裘^㉒。”

【注释】①帝尧：《索隐》：尧，谥也。放勋，名。帝尝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谧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②放勋：帝尧名。③其仁如天：《索隐》：如天之涵养也。④智：智慧，聪明。⑤如神：《索隐》：如神之微妙也。⑥就之如日：《索隐》：如日之照临，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倾心以向日也。⑦望：盼望。⑧如云：《索隐》：如云之覆渥，言德化广大而浸润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谷之仰膏雨也。⑨贵：地位显要。⑩舒：傲慢。《索隐》：舒犹慢也。大戴礼作“不豫”。⑪羲和：羲氏与和氏的并称。传说尧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两对兄弟分驻四方，以观天象，并制历法。⑫四时：指一年四季的农时。⑬方岳：传说尧命羲和四子掌四岳，古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霍山（一指衡山），北岳恒山，称四伯。后因称任专一方之重臣为“方岳”。⑭大和：非常和睦，同心协力。⑮击壤：古代的一种游戏。原谓人民吃得饱，有余闲游戏。后用为称颂太平盛世之典。⑯凿：挖掘，开凿。

①⑦帝力：皇权统治。①⑧土堦：同“阶”，土阶，土做的台阶。①⑨茅茨不翦：谓崇尚俭朴，不事修饰。茅茨，亦作“茆茨”，指茅草盖的屋顶。亦指茅屋。《墨子·三辩》：“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②⑩采椽不斫：以栎木为椽（即架屋顶的条木），不加雕饰；形容俭约、俭朴。斫，砍，削。②⑪葛衣：用葛布制成的夏衣。②⑫鹿裘：鹿皮做的大衣。

【译文】尧帝名放勋。他的仁德像天一样（广阔），智慧如同神灵。人们对他的倾心归附，如同葵花向阳；人们对他的企盼，有如大旱的百谷仰望云雨一样。他富有而不骄奢，地位尊贵却不傲慢。《帝王世纪》说：尧帝为那些有话要说的人准备了劝谏鼓。命羲氏与和氏的四个儿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掌管四时及四岳的政事，因而帝王圣名得以（在四方）建立，天下非常和谐，百姓相安无事。有五位老人在道路上娱乐游戏。观看的人感叹地说：“尧帝的圣德真是宏大！”老人说：“我们日出就工作，日落就休息，喝水靠凿井，吃饭靠耕田，哪里能感受帝王的统治呢？”墨子说尧帝的朝堂，高不过三尺而已，夯土做的土台阶只有三级，茅草屋也不加以修饰，以普通的木头为屋椽，完全不加雕饰，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做的大衣。

【原文】虞舜^①，名曰重华^②。父瞽叟^③顽^④，母嚳^⑤，弟象傲^⑥，皆与杀舜。舜顺适^⑦不失子道^⑧，（旧无子道二字，补之）以孝闻。于是尧乃以二女妻^⑨舜，以观其内^⑩；使九男^⑪与处，以观其外^⑫。二女不敢以贵骄^⑬，九男皆益笃^⑭。舜耕历山^⑮，历山之人皆让畔^⑯，渔雷泽^⑰，雷泽上人皆让居^⑱；陶^⑲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㉑，二年成邑^㉒，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㉓，百官皆治，以揆^㉔百事，莫不时序^㉕。流^㉖四凶族^㉗，以御^㉘螭魅^㉙。尧乃使舜摄行^㉚天子政，尧崩^㉛，天下归舜。

【注释】①虞舜：《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皇甫谧云“舜字都君”也。舜，人名。五帝之一，传说中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

的贤明首领。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或舜。相传受尧禅让，后禅位于禹，死在苍梧。参阅《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②重华：是舜帝的名字。

③瞽叟：古帝虞舜之父。瞽，失明的人，盲人。“瞽叟”意思是失明的老人家。

④顽：指愚妄，愚顽。孔传：“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⑤嚚：暴虐，愚顽，这里指对孩子残暴。⑥傲：骄傲，高傲。⑦顺适：顺从。⑧子道：子女对父母应遵循的道德规范。⑨妻：以女嫁人。⑩以观其内：谓观察舜如何持家的情况，即观察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妻子。⑪九男：尧的九个儿子。⑫以观其外：以观察舜如何为人处世，即观察他和外人相处的情况。⑬骄：骄慢。⑭益笃：《正义》：笃，惇也。非唯二女恭勤妇道，九男事舜皆益惇厚谨敬也。⑮历山：历同“历”，古山名。相传舜耕历山。所在地点说法不一。⑯让畔：畔，田界。由于舜帝的德化，种田人在田界处，互相谦让，不计较对方多占有耕地。《正义》引《韩非子》曰：“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让畔也。”⑰雷泽：古泽名。本名雷夏泽。在河南省范县东南接山东省菏泽市界。传说舜帝曾在此捕鱼。《管子·版法》：“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不取其利，以教百姓。”⑱让居：互相推让居住的地方。⑲陶：烧制，烧制陶器。⑳苦窳：粗糙质劣。《正义》：“苦读如鹽，音古。鹽，粗也。窳音庾。”㉑聚：村落。㉒邑：人民聚居之处。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镇。《正义》周礼郊野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㉓五典：古代的五种伦理道德。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集传：“五典，五常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㉔揆：管理，掌管。㉕时序：犹承序，承顺。言有条理。《正义》言禹度九土之宜，无不以时得其次序也。㉖流：把罪人放逐到远方。㉗凶族：原指与尧舜部族敌对的四个部落。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㉘御：抵挡。㉙魑魅：亦作“螭魅”。传说山林中害人的怪物。亦喻各种坏人。螭，通“魑”。《集解》服虔曰：“螭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㉚摄行：代理行使职权。㉛崩：君主时代称帝王死。

【译文】虞舜名叫重华。舜的父亲瞽叟生性愚顽，后母暴虐，弟弟象傲慢狂妄，他们都想杀舜。（即便如此）舜还总是恭顺地行事，不失为人子应尽的孝道。舜因为孝顺而闻名，于是尧帝便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来观察他在家里的表现，又派九个儿子和他相处，来观察他在外面处世如何。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对舜的家人生傲慢之心，尧的九个儿子也更加忠厚谨敬。舜在历山耕种的时候，历山人都互让田地边界；他在雷泽捕鱼的时候，雷泽的人都能互让（他们捕鱼的）居所；舜在黄河边制作陶器，那里所生产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的时间，舜住的地方便成为一个村落，两年便成为一个集镇，三年便成为一个都城了。于是尧开始试着让舜制定并推行五典（五伦教育），结果百官得以治理。他总管各种事物，没有不合乎时令秩序的。舜流放了四个与之敌对的部落，让他们去抵御远方的妖魔鬼怪。于是尧就让舜代替他行天子的政务。尧去世后，舜登上帝位，天下人都归服舜。

【原文】《帝王世纪》曰：“舜立诽谤之木^①。论曰：孔子称古者三皇五帝，设防而不犯，故无陷刑^②之民。是以或结绳^③而治，或象画^④而化，自庖牺^⑤至于尧舜，神道设教^⑥，可谓至政^⑦，无所用刑矣。夫三载考绩^⑧，黜陟幽明^⑨，善无微不着^⑩，恶无隐不章，任自然以诛赏^⑪，委^⑫群心^⑬以就制^⑭，故能造御^⑮乎无为，运^⑯道于至和^⑰，百姓日用^⑱而不知，含德^⑲若自有者也。《诗》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⑳。’其斯之谓乎？”

【注释】①诽谤之木：供百姓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②陷刑：犯罪。③结绳：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④象画：传说上古有象刑，即以异常的衣着象征五刑表示惩戒。犯人穿着特殊标志的衣冠代替刑罚，称为“画衣冠”。⑤庖牺：即伏羲。⑥神道设教：利用神鬼之道进行教化。⑦至政：极清明的政治。⑧三载考绩：指每三年按一定标准考核官吏的成绩。⑨黜陟幽明：黜退昏愚的官员，晋

升贤明的官员。⑩不着：不显扬。⑪诛赏：责罚与奖赏。⑫委：随顺，顺从。⑬群心：众心，众人的心情。⑭制：法度，制度。⑮御：统治，治理。⑯运：运用。⑰至和：极和谐，安顺。⑱日用：每天应用，日常应用。⑲含德：怀藏道德。⑳臭：气味。

【译文】《帝王世纪》说：“舜设立了供百姓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以便大家发表谏言）。评论说：孔子称古时候的三皇五帝，建立了军队守卫却用不上，是因为没有犯法（而被判刑）的百姓。因此不管是用结绳记事来治理，还是用象刑来加以教化，从伏羲到尧、舜，都是以神明之理来教化管理人民的，可以说已经达到极清明的政治，不需要用刑律来管理国家了。这样三年考核一次政绩，黜退昏愚的官员，晋升贤明的官员，使善行不论大小都能得到彰显，使恶行无论大小都无处隐藏，处处显扬，全由天地自然规律来赏罚，随顺人民大众的意愿来管理，所以能够成就无为而治的大治局面。运用道德的教育使天下和谐、安顺，以至于老百姓在生活中依道德做事自己却不知道，怀藏道德好像是自己本身具有的一样。（正如）《诗经》上说：上天承载的道义，没有声音没有味道，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啊。”

【原文】夏禹^①，名曰文命^②。当尧之时，洪水滔天。舜登用^③，乃命禹平^④水土。劳身焦思^⑤，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⑥衣食，致^⑦孝^⑧于鬼神；卑^⑨宫室^⑩，致费于沟洫^⑪。以开九州^⑫，通九道^⑬，陂^⑭九泽^⑮，度九山^⑯，行相地^⑰宜所有以贡。东渐^⑱于海，西被于流沙^⑲，朔^⑳南暨^㉑，朔，北方也。声教^㉒讫^㉓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㉔，以告成功于天下。于是大平治，帝舜荐^㉕禹于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国号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㉖立，是为桀^㉗，不务德^㉘而武伤^㉙百姓，百姓弗堪^㉚。汤修德^㉛，诸侯皆归汤。汤遂伐桀，桀走鸣条^㉜，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注释】①禹：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姒姓，名文命，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

沟渠，发展农业。据传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后被选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建立夏代。后世视为圣王。②文命：为夏禹之名。③登用：进用。④平：治理。⑤劳身焦思：形容身体和精神都很辛劳。焦思，焦苦思虑。⑥薄：微薄、简陋。⑦致：送达，表达。⑧孝：祭，祭祀。⑨卑：低下，低劣。⑩官室：这里指帝王的宫殿。⑪沟洫：水道，沟渠。借指农田水利。⑫开九州：开发九州的土地。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说法不一。《书·禹贡》作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⑬九道：《正义》以为“九道”为九州的道路。⑭陂：筑堤防水，壅塞。⑮九泽：九州的湖泊。⑯九山：九州的大山。⑰相地：观察土地肥瘠或地形地物。⑱东渐：向东流入。⑲流沙：指西域地区。⑳朔：《集解》郑玄曰：“朔，北方也。”㉑暨：到，至。㉒声教：声威教化。㉓讫：通“迄”。到，至。㉔玄圭：一种黑色的玉器，上尖下方，古代用以赏赐建立特殊功绩的人。《正义》：帝，尧也。玄，水色。以禹治水功成，故锡玄圭，以表显之。㉕荐：推荐，介绍。㉖履癸：夏桀，又名癸、履癸，商汤把他谥号桀（凶猛的意思）。桀是夏朝第十六代君主发之子，在位五十二年（公元前1818年—公元前1766年）。为历史上著名的暴君。㉗桀：《索隐》：桀，名也。按，系本帝皋生发及桀，此以发生桀，皇甫谥同也。㉘务德：从事，致力于道德，品德。㉙武伤：以武力伤害。㉚弗堪：受不了。㉛修德：修养德行。㉜鸣条：古地名。《集解》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郑玄曰：“南夷地名。”

【译文】夏禹，名叫文命。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舜被进用，命禹去治理水土。禹不顾劳累，尽心费神的治理洪水，居住在外十三年，几次经过家门口都不曾进去看看。他节衣缩食，可是用于祭祀鬼神的祭品却很丰厚；他居室简陋，可是用于开沟修渠、疏通河道的钱却很舍得花。他开辟了九州的土地，疏通了九条河道，筑堤修治了九州的湖泊，丈量了九州的大山。禹推行按土地所宜生产之物来向中央缴纳贡赋之令。东临近大海，西至沙漠，从北到南，天子的声威、政令和教化达至四海边陲。于是舜帝赐与他一块黑色的圭玉，并诏告天下大禹治水

已经成功。天下从此得到很好的治理。舜帝向上天推荐禹做继承人。舜帝去世后，禹就登上了天子之位，国号为夏后。帝位传到十七世，履癸帝登位，就是夏桀帝。桀不修养德行而滥用武力伤害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汤立德修身，诸侯都归附汤。汤于是率兵讨伐桀，桀逃到鸣条，终被流放而死。

【原文】汤^①始居亳^②，征^③诸侯。为夏方伯，得专征伐^④。葛伯^⑤不祀^⑥，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视形，视民知治不^⑦。”伊尹^⑧曰：“明哉言！能听，道^⑨乃进。君国^⑩子民^⑪，为善者在王官^⑫。勉^⑬哉，勉哉！汤出见野^⑭张网四面，祝^⑮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⑯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当是时，夏桀^⑰为虐^⑱政^⑲淫荒^⑳，汤乃伐桀，践^㉑天子位。

【注释】①汤：商汤（？—公元前1588年），子姓，名履，庙号太祖，为商太祖。商朝的开国之君，公元前1617年—公元前1588年在位，在位三十年，其中十七年为夏朝商国诸侯，十三年为商朝国王。②亳：中国商代早期都邑。③征：用武力制裁，讨伐。《集解》孔安国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④为夏方伯，得专征伐：为夏朝一方诸侯之长，专门负责征讨诸侯。⑤葛伯：夏朝时葛国国君。《集解》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地理志》曰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⑥祀：古代对神鬼、先祖所举行的祭礼。⑦不：同“否”。《说文·不部》：“否，不也”。⑧伊尹：（生卒年不详），商初大臣。名伊，尹是官名。原为家奴，随有莘氏女陪嫁至商。后被汤委以国政，助汤攻灭夏桀。汤死后辅佐卜丙，仲壬二君。太甲即位后，因破坏汤法，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被他接回复位。⑨道：道德，道义。⑩君国：谓居君位而御其国。⑪子民：治民。⑫王官：王朝的官员。⑬勉：劝人努力，鼓励。⑭野：郊外，离城市较远的地方。⑮祝：祝祷。⑯不用：不听从，不采纳。⑰夏桀：夏朝末代君王，名履癸，暴虐荒淫。汤

起兵伐桀，败之于鸣条，流死于南巢。⑮虐：残暴，凶残。⑯政：政治，政事。⑰淫荒：耽于逸乐，纵欲放荡。⑱踐：特指登基，继承帝位。

【译文】成汤当初居住在亳城，征讨诸侯国，葛伯不祭祀天地祖先，成汤于是征讨他。汤说：“人看水便可看出自己的形貌，看民众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国家是否安宁。”伊尹说：“真英明啊！能听进别人的意见，道德才会有长进。行善举的人都在王室的官位上。努力吧，努力吧！”成汤出外，看见郊野有猎人四面张着罗网，还祷告说：“愿从天下四方来的禽兽，都落入我的罗网！”成汤听了说：“唉，这不是（把禽兽）一网打尽了吗！”于是让人把罗网撤去三面，并将祷告词改为：“想往左走的就往左，想往右走的就往右。不听命令的，才进我的罗网。”诸侯听到这件事，都说：“汤真是仁德到极点了，就连禽兽都受到了他的恩惠。”就在这个时候，夏桀施行暴政，荒淫无道。于是成汤举兵讨伐夏桀，登上了天子之位。

【原文】帝太戊^①立，伊陟^②为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③，桑谷^④共生于朝，一暮大拱^⑤。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罚^⑥。太戊惧^⑦，问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⑧。帝之政，其有阙^⑨与？帝其修德^⑩。”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殷复兴，故称中宗。

【注释】①太戊：（公元前1486年—公元前1411年），姓子名密，为商王太庚之子，商第九位国王。死后追谥为中宗。②伊陟：商朝大臣。《集解》孔安国曰：“伊陟，伊尹之子”。③祥：妖异。《集解》孔安国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罚。”④桑谷：桑树和谷树。⑤大拱：形容粗大。拱，两手合围。《集解》郑玄曰：“两手扼之曰拱。”⑥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罚：《索隐》：刘伯庄言枯死而消去不见，今以为由帝修德而妖祥遂去。⑦惧：恐惧，害怕。⑧妖不胜德：比喻邪不压正。⑨阙：缺误，疏失。⑩修德：修养德行。

【译文】太戊即位，任用伊陟为相。当时亳都出现了桑树和谷树合生在一起的怪异现象，一夜之间长得如同两手合围那么大。太戊帝很恐惧，就去向伊陟询问。伊陟说：“我听说，妖怪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难道是君王的政务有什么失误？请天子修养德行。”太戊听从了伊陟的规谏，怪异的桑树就随之枯萎死去了，殷朝再度兴盛。因此太戊帝死后谥号为中宗。

【原文】帝辛立，天下谓之纣^①。帝纣资辨^②捷疾^③，闻见^④甚敏；材力^⑤过人，手格^⑥猛兽。智足以拒谏^⑦，饰^⑧是非之端；矜^⑨人臣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⑩，嬖^⑪于妇人^⑫。爱妲己^⑬，有苏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⑭作新淫声^⑮，北里之舞^⑯，靡靡之乐^⑰。厚^⑱赋税，以实鹿台^⑲之钱。鹿台，在朝歌城中也。而盈^⑳巨桥^㉑之粟。巨桥，鹿水之大桥也，有漕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㉒宫室。益广沙丘^㉓苑台，沙丘，在巨鹿东北。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㉔于鬼神。以酒为池^㉕，悬^㉖肉为林，使男女倮^㉗，相逐^㉘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㉙，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辟^㉚刑，有炮烙^㉛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㉜。

【注释】①纣：《集解》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商代第三十代君，也是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相传是个暴君。纣表示不义。他本是帝乙少子，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才力过人，深得父亲帝乙欢心。②资辨：利口善辩。③捷疾：敏捷，迅速。④闻见：听到和看见。⑤材力：勇力，膂力。《正义》《帝王世纪》云“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也”。⑥手格：徒手格斗。⑦拒谏：拒绝规劝。⑧饰：掩饰。⑨矜：自夸，自恃。孔传：“自贤曰矜，自功曰伐。”⑩淫乐：荒淫嬉乐。⑪嬖：宠爱。⑫妇人：古代士人之妻称妇人。⑬妲己：《集解》皇甫谧曰：“有苏氏美女。”商纣王的宠妃。⑭师涓：我国春秋时期卫国著名音乐家，活动于卫灵公（公元前534年—公元前492年）在位期间，以善弹琴而著称，并善

于搜集和弹奏民间乐曲。⑮淫声：淫邪的乐声。⑯北里之舞：这是与“北鄙之音”相配的舞蹈。⑰靡靡之乐：指柔弱，颓靡的音乐。古人认为这种音乐不能够让听众委靡颓废，更能令国力削减。⑱厚：谓使之多。此处指加重。⑲鹿台：《集解》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台，台名，今在朝歌城中。”⑳盈：满，充满。㉑巨桥：商纣王时之粮仓名。仓址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索隐》邹诞生云：“巨，大；桥，器名也。纣厚赋税，故因器而大其名。”㉒充仞：犹充满。㉓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相传殷纣在此广筑苑台，作酒池肉林，淫乐通宵；战国赵武灵王被围，饿死于沙丘宫；秦始皇巡视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㉔慢：轻忽，怠忽。㉕以酒为池：《正义》《括地志》云：“酒池在卫州卫县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㉖悬：吊挂，系挂。㉗裸：同“裸”。赤身露体。㉘相逐：相互追赶，追逐。㉙怨望：怨恨，心怀不满。㉚辟：特指刑法。㉛炮烙：相传是殷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㉜膏铜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把油涂在铜做的柱子上，下面用碳火烧，命令有违法行为的人在上面行走，就掉入碳火中活活烧死，妲己愉悦，名字叫炮烙之刑。

【译文】帝辛立，天下人称他为纣。纣利口善辩，行动迅速，博闻强记，力气超过平常人，能空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才智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告；他的言辞足够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向群臣夸耀自己的才能，在天下抬高声威，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他嗜好喝酒，沉迷音乐，宠爱女人。特别宠爱妲己，只听从妲己的话。当时，他命令涓乐师创作新奇淫荡的音乐。以鄙俗的舞蹈配上颓废的乐曲。他又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库和巨桥的粮仓。他多方搜集狗马和奇特的玩物，充塞宫室；进一步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大量捕捉野兽飞鸟放养其中。他从来不尊敬鬼神。用酒灌成池沼，把肉悬挂成林，命令男女赤身裸体在其中追赶戏耍，通宵狂欢。百姓中有对此表示怨恨的，诸侯中甚至有背叛

他的。纣王就对其施以重刑，其中有一种酷刑叫做炮烙。

【原文】以西伯昌^①、九侯^②、邶县有九侯城。鄂侯^③为三公^④。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憊淫^⑤，纣怒，杀，而醢^⑥九侯。鄂侯争之强。并脯^⑦鄂侯。西伯昌闻之窃^⑧叹，纣囚西伯羑里^⑨。河内汤阴有羑里城。西伯之臣闳夭^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用费中^⑪为政，费中善谀^⑫，好利^⑬，殷人弗亲。又用恶来^⑭，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多叛纣。微子^⑮数谏不听，乃遂去。比干^⑯强谏，纣怒，剖比干，观其心。箕子^⑰惧，乃佯（佯原作详）狂^⑱为奴，纣又囚之。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⑲，杀妲己，殷民^⑳大悦。

【注释】①西伯昌：即周文王。姓姬，名昌。纣王时为西方诸侯之长，号西伯，故称。②九侯：商纣时的诸侯之一。《集解》“一作‘鬼侯’。邶县有九侯城。”③鄂侯：商朝时商纣王大臣。与九侯、西伯昌同为商朝三公。商纣王暴虐无道，因其强言直谏被杀。当时九侯的女儿献给纣王，因其不喜欢淫荡，而被纣王所杀，九侯则被纣王剁成肉酱，鄂侯为九侯据理力争，却被纣王杀死做成了肉干。④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见《通典·职官一》。⑤憊淫：憊，即喜，喜爱，爱好。淫，淫荡，纵欲。通作“淫”。《集解》徐广曰：“一云‘无不憊淫’。”⑥醢：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⑦脯：谓使之成为干肉。⑧窃：副词。偷偷地，暗地里。⑨羑里：古城名，在今河南汤阴北，西伯所拘处。羑，音有。⑩闳夭：西周开国功臣，与散宜生、太颠等共同辅佐西伯姬昌。⑪费中：中亦作仲，纣王佞臣，跟鲁雄伐西岐时，被冰冻岐山而捉，最后鲁雄、费仲、尤浑三人被斩。⑫善谀：善于谄媚、奉承。⑬好利：贪图财利。⑭恶来：又称恶来革，商纣王的臣子，飞廉（又作蜚廉）之子，以勇力而闻名。武王伐纣之时，他被周武王处死。飞廉和恶来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祖先。⑮微

子：周代宋国的始祖。名启，殷纣王的庶兄，封于微（山西潞城县东北）。因见纣淫乱将亡，数谏，纣不听，遂出走。周武王灭商，复其官。周公承成王命命微子统率殷族，奉其先祀，封于宋。⑩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官少师。《正义》《括地志》云：“比干见微子去，箕子狂，乃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进谏不去者三日。纣问：‘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诸？’遂杀比干，剖视其心也。”⑪箕子：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是一位哲人。殷商亡之后，箕子据称走入今天的朝鲜，并在那里立国，臣服于周。⑫佯狂：装疯。⑬白旗：古代作战时主帅所用的旗。白色，五行为金，主征战。⑭殷民：殷商的百姓，亦指殷代遗民。

【译文】他命西伯昌、九侯、鄂侯担任三公。九侯有一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王。此女厌恶淫荡，纣王发怒，将其处死，并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来劝阻，态度强硬，争辩激烈，纣就将其做成了人肉干。西伯侯姬昌听到此事，私下叹气，纣便将其关押在羑里。西伯侯的臣子闳夭等人，找到一些美丽的女子、奇异的物品、善跑的良马，拿去献给纣，纣王才赦免了西伯侯。于是，纣王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奉承，贪图财利，殷国人不愿亲近他。纣又重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诸侯，（诸侯）为此与纣王更加疏远了，诸侯中有很多都背叛了纣王。微子屡次劝诫纣王，他都不听从，微子便离开殷国。比干极力诤谏纣王，纣王发怒，剖开比干的胸膛，取出他的心脏来观看。箕子见了很害怕，便假装颠狂，扮成奴隶，纣王知道后还是将他关了起来。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就率领诸侯讨伐纣王。纣王败走，穿上他的宝玉衣服，投火自焚而死。周武王便砍下纣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并杀了妲己。殷国的百姓非常高兴。

【原文】周^①后稷^②，名弃，好耕农，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邰^③。

曾孙公刘^④修^⑤后稷之业，民赖^⑥其庆^⑦。古公^⑧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⑨行义，国人皆戴^⑩之。古公卒，季历^⑪立。季历卒，（旧脱古公卒至季历卒九字，补之）子昌^⑫立，是为西伯。西伯遵^⑬后稷、公刘之业，则^⑭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礼下^⑮贤者，日中不暇食^⑯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诸侯皆来决平^⑰。于是虞、芮^⑱之人有狱^⑲不能决，乃如^⑳周，入界。耕者皆让畔^㉑，民俗^㉒皆让长^㉓。虞、芮皆惭^㉔，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㉕之君也。”

【注释】①周：《正义》：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地理志》云：“右扶风美阳县岐山在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②后稷：周之先祖。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怀孕生子，因曾弃而不养，故名之为“弃”。虞舜命为农官，教民耕稼，称为“后稷”。③邠：古国名。周始祖后稷至公刘定居于此。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④公刘：古代周族的领袖。传为后稷的曾孙。他迁徙豳地（今陕西旬邑）定居，不贪享受，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后用为仁君的典实。⑤修：循，遵循。⑥赖：得益，受益。⑦庆：善，善事。《书·吕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孔传“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⑧古公：名亶父，古代周族首领，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周文王祖父，他因戎狄威逼，由豳（即陕西省彬县）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古公所建筑的宫殿，现在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来，规格为前为议事祭祀的正殿，后为寝宫，与后世宫殿制式相同，并在遗址内发现了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文。⑨积德：指积累仁政或善行。⑩戴：尊奉，拥戴。⑪季历：周太王古公第三个儿子，周文王之父。他的两位哥哥泰伯和虞仲有让天下之美德，两位兄长看见季历的儿子子昌有圣德，便相约去山上采药而从此不再回家，以此让父亲古公得以顺理成章地将王位传给季历。泰伯后来在苏州太湖流域创建了吴国，现在苏州梅里依然有祭祀泰伯的庙宇。⑫昌：即姬昌，姬为姓。后谥为周文王。⑬遵：遵照，依

照。⑭则：仿效，效法。《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⑮礼下：礼，礼遇，厚待。下，动词，屈身与（贤士）交往，厚待贤士，不摆架子。⑯暇食：犹言坐食，悠然而食。⑰决平：谓公平断案。⑱虞芮：周初二国名。相传两国有入曾因争地兴讼，到周求西伯姬昌平断。⑲狱：争讼。⑳如：往，去。㉑让畔：古代由于圣王的德化，种田人互相谦让，在田界处让对方多占有土地。㉒民俗：人民的风俗习惯。㉓让长：礼让长者，退让。《韩非子·难一》：“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㉔惭：惭愧之意。㉕受命：受天之命。

【译文】周的始祖后稷，名叫弃，喜欢耕田种谷，天下人都因此而得到利益，他的功劳很大，舜就把弃封到了邠地。弃的曾孙公刘继续遵循弃的事业，人民得益于他的善政而过上了好日子。古公也继续遵循后稷、公刘的大业，积累德行，施行仁义，国人都拥戴他。古公去世后，季历登位。季历去世后，儿子昌登位，就是西伯。他遵循后稷、公刘的事业，仿效古公、公季的法则，敬重老人，慈爱晚辈，谦恭对下，尊重贤才。白天为了接待士人忙得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因而士人大多都归附他。诸侯有了纷争，也都来找他裁决。当时，虞、芮两国人民发生了争端不能解决，便来到周国。（他们）进入周国国境后，见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人们都习惯于尊重长者。虞、芮两国人见此情形都感觉很惭愧，互相谦让着离开了。诸侯听到这件事，说：“西伯大概就是那位承受天命的君王吧。”

【原文】武王^①即位，太公望^②为师^③，周公旦^④为辅，召公^⑤、毕公^⑥之徒左右^⑦王师，修文王绪业^⑧。闻纣昏^⑨乱暴虐^⑩滋^⑪甚，于是伐纣。纣师皆倒兵^⑫以战，武王遂入斩纣。散鹿台^⑬之钱，发巨桥之粟^⑭，以振^⑮贫弱，封诸侯，班赐^⑯殷之器物；纵马^⑰于华山之阳^⑱，放牛于桃林^⑲之墟^⑳；偃^㉑干戈，振兵释旅^㉒，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复用。

【注释】①武王：姓姬，名发，是周文王的次子。《正义》《谥法》：“克定祸乱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武王骍齿，是谓刚强也。”②太公望：即姜太公，本名吕尚，姜姓，字子牙，当时被尊称为“太公望”，他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而他的女儿也被封为周武王妃。③师：官名。太师的省称。周代辅佐国君的官员。④周公旦：周文王之子，排行第四，亦称叔旦，史称周公旦。他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毫无私心。周公旦辅佐文王，武王以及成王，相传是《周礼》的作者，也是《周易》的作者，其智慧和盛德最为孔子所欣赏。⑤召公：又作“邵公”。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⑥毕公：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曾协助武王灭商。西周建立后，他封于毕地，故称毕公。⑦左右：帮助，辅佐。⑧绪业：遗业，事业。⑨昏：即昏乱。⑩暴虐：凶狠残酷。⑪滋：增长，增加。⑫倒兵：掉转兵器攻击自己一方，即倒戈。⑬鹿台：古台名，别称南单之台。殷纣王贮藏珠玉钱帛的地方，故址在今河南省汤阴县朝歌镇南。⑭鹿台之钱，巨桥之粟：即纣王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财物和粮食。鹿台和巨桥见前注。⑮振：同“赈”，赈济，救济。⑯班赐：颁赐，分赏。⑰纵马：放马，牧马。⑱华山之阳：《正义》：华山在华阴县南八里。山南曰阳也。⑲桃林：《集解》孔安国曰：“桃林在华山东。”⑳墟：大丘，山。㉑偃：停息，止息。㉒振兵释旅：收缴兵器，解散军队。

【译文】周武王即位后，任命姜太公为太师，周公旦为宰辅，召公、毕公等人则辅佐天子的军事，以此来继承周文王的事业。听说纣王昏庸无道、凶狠残酷更加严重了，于是决定讨伐纣。纣的军队都倒戈攻击己方，武王进入商都斩下纣王首级。将鹿台中所藏的钱财以及巨桥仓库里的粮食都散发出去，来救济贫困的百姓。武王分封诸侯，把殷商的祭祀用具都分赐给受封的诸侯，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养在华山北面的桃林原野上，停止战争，收缴兵器，解散军队，向天下表明不再用兵打仗了。

【原文】成、康^①之际，天下安宁。刑措^②四十余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也。穆王^③即位，将征犬戎^④。祭公谋父^⑤谏。祭^⑥，畿内^⑦之国，为王卿士^⑧；谋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⑨不观兵^⑩。戢^⑪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⑫，玩则无震^⑬。震，惧也。先王之于民也，茂^⑭正其德，而厚^⑮其性^⑯，阜^⑰其财求^⑱，而利其（旧无财求而利其五字，补之）器用^⑲。明利害之乡，乡，方也。以文修^⑳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㉑而畏威^㉒，故能保世^㉓以滋^㉔大。

【注释】①成、康：指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及其子康王，这两位国君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务从节俭，克制多欲；又令周公制礼作乐，为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这段时间延续了四十年，是周代最鼎盛的时期，称为“成康之治”或“成康盛世”。②刑措：亦作“刑错”，亦作“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③穆王：姓姬名满，周康王之孙，周昭王之子，是周王朝第五位帝王。④犬戎：古代族名，为昆戎。商朝和周朝时，在今陕西泾水渭水流域游牧。《集解》徐广曰：“一作‘畎’。”⑤祭公谋父：周穆王的大臣，封于祭，故叫祭公。《集解》韦昭曰：“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为王卿士。谋父，字也。”⑥祭：古国名，姬姓，始封之君为周公之子。原为畿内之国，后东迁，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北。⑦畿内：古称王都及其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⑧卿士：周王朝的执政者，总管王朝的政事。⑨耀德：显扬德化。⑩观兵：显示兵力。⑪戢：收藏兵器。⑫玩：轻慢，忽略。⑬震：惊惧或使惊惧。《集解》韦昭曰：“震，惧也。”⑭茂：通“懋”，劝勉。⑮厚：敦厚，厚道。⑯性：性情，脾气。⑰阜：谓使之丰厚、富有。《国语·周语上》：“行善而备败，所以阜其财用、衣食者也。”⑱财求：财货。求，通“赇”，⑲器用：兵器与农具。韦昭注《国语·周语上》：“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属也。”⑳文修：修与文连用，表示采取措施加强文治，主要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等。㉑怀德：感念恩德。㉒畏威：畏惧天子的声威。畏威怀德后来成为一个成语，亦见于《国语·晋语八》：“民畏其威，而怀其德，莫能勿从。”㉓保世：谓保持爵禄，宗族或王朝

的世代相传。②④滋：滋长，增长。

【译文】成王、康王的时代，天下安宁，刑法搁置四十多年没有使用。穆王继位后，想要攻打犬戎，祭公谋父劝阻说：“不能讨伐。先王只对天下显扬自己的德化，却不炫耀自己的武力。兵力平时蓄积着，等待时机行动，一旦出兵就要有威慑力。炫耀武力会令人对它产生轻慢；一旦让人家轻慢，那么军队就没有威慑力了。先王对待民众，努力劝勉民众修正自己的品德，使他们的性情更加敦厚；并增加他们的财富，改进他们的生产工具；还要让民众懂得利和害的趋向，用礼法来教化他们，使他们趋利避害。民众心中感念天子的恩德而同时又畏惧天子的声威，所以才能保住先王的事业得以世代相承、日益壮大。

【原文】“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①。奕世^②载德^③，不忝^④前人^⑤。至于文王、武王，昭^⑥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⑦，事神保民^⑧，无不欣喜。商王帝辛^⑨，大恶于民，庶民不忍^⑩，欣戴^⑪武王，以致戎^⑫于商牧^⑬。非务武也，勤恤^⑭民隐^⑮，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⑯甸服^⑰，邦外侯服^⑱，侯卫^⑲宾服^⑳。此总言之也。侯，侯圻。卫，卫圻。夷蛮^㉑要服^㉒，戎狄^㉓荒服^㉔。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㉕，供月祀也。宾服者享^㉖，供时享也。要服者贡^㉗，供岁贡也。荒服者王^㉘。《诗》云：“莫敢不来王也。”日祭，月祀^㉙，时享^㉚，岁贡^㉛，终王。先王之顺祀^㉜。《外传》云：“先王之训^㉝也。”有不祭则修意^㉞，先修志意，以自责也。有不祀则修言^㉟。（有不祀则修言六字，补之）言，号令也（旧无注言号令也四字，补之）。有不享则修文^㊱，文，典法也。有不贡则修名^㊲，名，谓尊卑职贡之名号也。有不王则修德^㊳，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序成^㊴而有不至则修刑^㊵。序成，谓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则有刑罚也。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㊶不享、让^㊷不贡、告^㊸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㊹，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㊺，有威让^㊻之命^㊼，有文告^㊽之辞。布令^㊾陈辞^㊿，而有不至，

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职^④来王，天子曰^⑤：‘予必以不享^⑥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几顿^⑦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⑧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

【注释】①虞、夏：指有虞氏之世（即舜帝之时）和夏代。②奕世：累世，代代。③载德：犹积德。④忝：羞辱，有愧于。⑤前人：《正义》：前人谓后稷也。言不啻亦世载德，不忝后稷。及文王，武王，无不务农事。⑥昭：显扬，显示。⑦慈和：慈爱和睦。⑧保民：安民，养民。⑨帝辛：殷纣王。⑩不忍：不能忍受，不愿意。⑪欣戴：欣悦拥戴。⑫戎：本意指军队，这里指代战争。⑬商牧：《正义》：纣近郊地，名牧野。⑭勤恤：亦作“勤卹”，忧悯，关怀。⑮民隐：民众的痛苦。韦昭注：“隐，痛也。”⑯邦内：国都郊外四周五百里以内。⑰甸服：古制称离王城五百里的区域。⑱侯服：周制称王城周围方千里（即甸服）以外的方五百里的地区。⑲侯卫：自侯服至卫服之地。《集解》韦昭曰：“此总言之也。侯，侯圻；卫，卫圻也。”⑳宾服：汉书作绥服。即侯服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地区。㉑夷蛮：古代对东方和南方各族的泛称。东部的叫夷，南部的叫蛮。㉒要服：这里指宾服以外的五百里地区。㉓戎狄：亦作“戎翟”。古民族名。西方曰戎，北方曰狄。㉔荒服：要服以外的五百里地区。㉕祀：古代对神鬼，先祖所举行的祭礼。指天子高祖，曾祖。㉖享：供祭品奉祀祖先。㉗贡：贡税，贡品。㉘王：朝见天子。㉙月祀：古代指每月对曾祖，高祖的祭祀。㉚时享：太庙四时的祭祀。古代帝王臣民都行时享之礼。㉛岁贡：古代诸侯或属国每年向朝廷进献礼品。㉜顺祀：谓顺昭穆次序而祭祀。㉝训：典式，准则。㉞修意：修正心志意念，谓内省自责。《集解》韦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责也。畿内近，知王意也。”㉟修言：统一号令。《集解》韦昭注：“言，号令也。”㊱修文：主要指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等。《集解》韦昭曰：“文，典法也。”㊲修名：匡正名分。《集解》韦昭曰：“名谓尊卑职贡之名号也。”㊳修德：修养德行。《集解》韦昭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㊴序成：《集解》韦昭曰：“序成，谓上五者次序

已成，有不至则有刑罚也。”④⑩刑：惩罚，处罚。④⑪伐不祀，征：征，征讨，讨伐。按：古代有天子讨而不伐的说法。这两句“伐”与“征”对举，伐，指命诸侯去征伐。征，指天子派兵去征讨。④⑫让：责备，责问。④⑬告：同“诰”。谕告，指上告下。④⑭辟：法，法度。④⑮备：设备，装备。④⑯威让：严厉谴责。④⑰命：教令，政令，王命，朝命。④⑱文告：以文德告谕。④⑲布令：颁布政令，发布命令。④⑳陈辞：发布命令。㉑职：应纳的赋税或贡物。《正义》贾逵云：“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职贡也。”按：大毕，伯士终后，犬戎氏常以其职来王。㉒天子曰：《正义》祭公申穆王之意，故云“天子曰”。㉓不享：诸侯不来朝。㉔几顿：危败。韦昭注：“几，危也；顿，败也。”㉕白狼、四白鹿：即白色的狼和鹿。古时皆以为祥瑞。韦昭注：“白狼、白鹿，犬戎所贡。”

【译文】从前我们的祖先世代做‘后稷’的农官，服侍虞和夏两朝，后来累世继承这种美德，没有辱没祖先。到了文王、武王时代，他们将祖宗盛德之光再次发扬光大，再加上慈爱和善，敬重神明，爱护民众，神、民没有不欢喜的。商纣王辛对民众犯下了很大的罪恶，民众不能忍受，都欣悦拥戴武王，因此才发动了在商郊牧野讨伐纣王的战争，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关怀体恤民众的疾苦才用武力为民除害的。先王的制度，国都近郊五百里内的地区称甸服，甸服以外的五百里的地区称侯服，侯服以外五百里的区域称为宾服，在向外蛮夷之族居住地区称为要服，戎狄之族居住的地区为荒服。甸服地区的官吏要参与祭祀天子祖父、父亲；侯服地区的君长要参与祭祀天子的高祖、曾祖；宾服地区的君长要献上祭祀天子先祖的祭品；要服地区的君长要按时纳贡；荒服地区君长要来朝拜周王朝。按日祭祀祖父、父亲；按月祭祀高祖、曾祖；按四季献上祭祀先王的祭品；按年纳贡；终生朝拜周王朝。先王推行以上制度时，有不按规定参加祭祀祖父、父亲的，就要修正自己的思想；有不来参加祭祀高祖、曾祖的，就修正自己的号令；有不进献祭品的，便修改自己的典章制度；有不纳贡的，就修正尊卑职贡的

称名；有不来朝见周王的，就要修养自己的德行。以上五点都做到了，仍然有不来进献朝见的，才动用刑罚。于是依法惩治不祭者，派兵攻打不祀者，征讨不献祭礼者，谴责不纳贡的，警告不朝见的，于是也就有了施以刑罚的法律，攻伐的军队，征讨的装备，严厉谴责的政令，还有以文德告谕的王令。如果布告、命令都发出了，仍有不来敬献朝贡的，就进一步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轻易地劳民远征。因此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归顺的。如今犬戎各族带着他们应纳的贡物前来朝见，而您却说‘我一定要按不进献祭品的罪名征伐他们，而且要向他们显示武力’。这岂不是违背先王的教诲，而您也将面对失败的危险吗？”穆王竟然还是去征伐犬戎了，结果只带回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从此以后，荒服地区就不来朝见天子了，诸侯之间也出现了不和睦的现象。

【原文】厉王^①即位，好利，近荣夷公^②。芮良夫^③谏曰：“王室其^④将卑^⑤乎？夫荣公好专^⑥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⑦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⑧者，将道^⑨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⑩，极，中也。犹日怵惕^⑪，惧怨之来。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有有作若。用，周必败。”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⑬。

【注释】①厉王：西周第十位国王（公元前878年—公元前841年）在位，名胡，在位三十七年。②荣夷公：佞臣。擅长搜刮财物，曾教唆厉王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封山占水的“专利”政策，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③芮良夫：西周时期周朝的卿士，芮国国君。姬姓，字良夫。《正义》：芮伯也。④其：表推测，估计。大概，或许。⑤卑：衰微。⑥专：独占，独享。⑦怒：气愤，愤怒。⑧王人：指为人之君。⑨道：先导，引导。⑩极：中，中正的准则。

《集解》韦昭曰：“极，中也。”⑪怵惕：戒惧，惊惧。⑫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⑬用事：执政，当权。

【译文】厉王登位，贪图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

“王室大概要衰微了！荣夷公只喜欢独占资源，而不知会有大祸。资源是众多物类所产生的，是大自然赐予的，如果有人独占了它们，那祸患自然就多了。天地之间各种各样的资源，人人都可以获取，怎么可以独占呢？（独占资源）必然要招来很多愤怒，不去防备大的灾难，却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唆君王，王位怎能持久呢？做为一位君王，应该将资源推及上上下下各个层面，使神明与人民没有不适得其所的。即便如此还要每日诚惶诚恐，唯恐有怨言产生。现在您却要学着独占资源，难道可以这样吗？平民若想要独占资源，还会被称为强盗。如果大王您真的要这样做的话，恐怕归附您的人就会很少了。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必定会衰败。”厉王不听，还是用荣公为卿士，主管国事。

【原文】王行暴虐侈傲^①，国人谤^②王。召公^③谏召穆公也。曰：“民不堪^④命矣！”王怒，得卫巫^⑤，卫国之巫。使监^⑥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⑦。以目相眄^⑧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⑨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⑩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⑪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⑫水者，决^⑬之使导；为民者，宣^⑭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⑮出；犹其有原隰^⑯衍沃^⑰也，衣食于是乎（旧无出犹至是乎十四字，补之）生。口之宣言也，善败^⑱于是乎兴^⑲。夫民虑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⑳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叛，袭^㉑王，王出奔于彘^㉒。

宣王即位，修政^㉓，法文、武、成、康遗风，诸侯复宗^㉔周。

【注释】①侈傲：骄纵。②谤：指责别人的过失。③召公：即召穆公。《集解》韦昭曰：“召康公之后穆公虎，为王卿士也。”④不堪：忍受不了。⑤卫巫：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集解》韦昭曰：“卫国之巫也。”⑥监：《正义》：监，察也。以巫人神灵，有谤毁必察也。⑦道路以目：路上相见，以目示意，不敢交谈。多表示政治黑暗暴虐。⑧眄：斜视，不用正眼看。⑨弭：止息。⑩鄣：同“障”。阻隔，遮掩。⑪壅：堵塞，阻挡。⑫为：治理。⑬决：排除壅塞，疏通水道。⑭宣：疏通，疏导。⑮于是乎：犹于是。⑯原隰：广平与低湿之地。⑰衍沃：衍，低平之地。沃，有水流灌溉之地。《集解》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⑱善败：善恶。⑲兴：产生。⑳与：语气词，表疑问或反诘。㉑袭：出其不意的进攻。㉒冀：音至，古地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霍县东北，周厉王被流放于此。㉓修政：修明政教。㉔宗：谓作宗主或作首领。

【译文】厉王实行暴虐政治，奢侈傲慢，国人都指责他的过失。召公劝谏说：“人民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厉王发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指责自己的人，发现了就报告厉王便杀掉他。于是指责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了。厉王更加严厉，国人不敢开口说话，路上相遇时，只能互相用眼色示意。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息人民对我的指责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只是堵塞了百姓的口，堵住百姓的口要比堵住河流的后果更加严重。河水堵塞蓄积，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样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畅；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于是人类的财物就从这里生产；又犹如大地有平洼高低各种不同的地形一样，于是人类的衣食资料就从这里产生。能让百姓尽情说话，于是（国家政事的）善恶才会产生。百姓把心里想的公开说出来，成熟的意见就可以实施。若堵塞他们的嘴巴，那支持您的人能有几个呢？”厉王不听劝阻。因此，

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国人共同背叛,袭击厉王。厉王逃到“彘”地。周宣王登位,整顿政事,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诸侯重新以周王室为宗主。

【原文】幽王^①嬖爱^②褒姒^③,欲废后,并去太子,用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④,故^⑤不笑。幽王为举烽火^⑥,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悦之,为数^⑦举烽火,其后不信,益^⑧不至。王之废后去太子也,申侯^⑨怒,乃与缢^⑩、西夷犬戎共攻王,王举烽火征兵^⑪,兵莫至,遂^⑫杀幽王骊山下。

【注释】①幽王:周幽王是周宣王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姬姓,名宫涅(涅一作涅、涅)。是个昏昧的帝王。②嬖爱:宠爱。③褒姒:《索隐》:褒,国名,夏同姓,姓姒氏。礼妇人称国及姓。其女是龙鬻妖子,为人所收,褒人纳之于王,故曰褒姒。④万方:各种方法。⑤故:尚,还,仍然。⑥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正义》认为:“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也。”⑦数:多次,屡次。⑧益:副词。逐渐。⑨申侯:申国(今河南南阳)侯爵,其女原为周幽王王后,生子名宜臼,被立为太子,后被周幽王所废。⑩缢:《史记》原文作“缢”。《索隐》:缢,国名,夏同姓。《括地志》:云“缢县在沂州承县,古侯国,禹后。”⑪征兵:征集四方诸侯的救兵。⑫遂:就,于是。

【译文】幽王宠爱褒姒,想废掉申后,同时把太子宜臼也一同废掉,立褒姒当王后,立褒姒的儿子伯服做太子。褒姒不爱笑,幽王用了各种办法想让她笑,褒姒仍然不笑。幽王为她点燃了烽火,诸侯(见到烽火)全都赶来了,却不见有敌寇,褒姒看了便哈哈大笑。幽王为了取悦褒姒,因而又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都不相信,也就渐渐不来了。幽王废掉了申后和太子,申侯(申后之父)发怒,联合缢国和犬戎一起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召集诸侯的救兵,但是诸侯的援兵却都没有

来。于是幽王被杀死在骊山脚下。

【原文】秦缪公^①与晋惠公^②合战^③，为晋军所围，于是岐下^④食善马^⑤者三百人，驰冒^⑥晋军解围^⑦，遂脱缪公，而反生得^⑧晋君。初，缪公亡^⑨善马，岐下野人^⑩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⑪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⑫。从而见缪公窘^⑬，亦皆推锋^⑭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

【注释】①秦缪公：即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缪”是他的谥号，说明他虽然一生有些功勋，但是寡德，死的时候让自己的良臣陪葬，因而谥号“缪”。他的庙号是“穆”，故史书多以秦穆公称呼他。②晋惠公：姬姓，晋氏，名夷吾，春秋时代晋国君主，晋献公之子，春秋霸主晋文公的弟弟。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50年）即位，卒于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7年）。③合战：交战。④岐下：即岐山脚下。岐，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上古称“岐”。⑤善马：良马。⑥驰冒：驰马冲击。⑦解围：解除敌军的包围。⑧生得：生获，活捉。⑨亡：丢失，丧失。⑩野人：上古谓居国城之郊野的人，与“国人”相对。《正义》《括地志》云：“野人塢在岐州雍县东北二十里。”按：野人盗马食处，因名焉。⑪畜产：饲养的禽畜。⑫从：跟，随。跟从，跟随。⑬窘：困迫。⑭推锋：摧挫敌人的兵刃。推，通“摧”。谓冲锋。泛指用兵，进兵。

【译文】秦缪公与晋惠公会战，被晋军包围。这时，曾在岐山下偷吃缪公良马的三百多个乡下人（不顾危险）驰马冲向晋军，解除了晋军的包围，使缪公得以脱险，并活捉了晋惠公。当初，缪公丢失了好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一块儿把好马偷来吃掉了，官吏捉到了他们，想要加以法办。缪公说：“君子不能因为牲畜的事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好马肉不喝酒，会使人生病。”于是赐酒给他们，还赦免了他们。这次，

三百多人听说秦国攻打晋国，都请求跟随参战。(他们)赶到战场，发现繆公被包围，都个个不避刀枪，争先死战，以报答偷吃好马不被惩罚的恩德。于是繆公俘虏了晋君，凯旋而归。

【原文】戎王使^①由余^②于秦，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③矣；使人为之，则苦民矣。”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④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⑤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⑥，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⑦法度之威，以责督^⑧于下。下疲^⑨极，则以仁义怨望^⑩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⑪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⑫以遇^⑬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繆公退而问内史^⑭廖曰：“孤^⑮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何？”廖曰：“戎王处僻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⑯，以夺^⑰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君臣有间，乃可虏也。”繆公曰：“善。”因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悦之。于是秦乃归^⑱由余。由余数谏不听，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⑲礼^⑲之。用由余谋伐戎王，益^⑳国十二，开地千里^㉑，遂霸西戎。

【注释】①使：动词，以某人为使者，派遣。②由余：一作“繇余”，罕之第三十七世孙。③劳神：谓使鬼神劳苦。④法度：法令制度。⑤戎夷：戎和夷，古民族名。泛指少数民族。⑥身以先之：即以身作则。⑦阻：倚仗，凭借。⑧责督：责罚，督察。⑨疲：疲惫，穷苦困乏。今通行本为“罢”，《正义》：罢音皮。⑩怨望：怨恨，心怀不满。⑪篡：用强力夺取。⑫淳德：淳厚的德行。⑬遇：对待。⑭内史：西周始置，常奉王命来督促臣下。《集解》《汉书百官表》曰：“内史，周官也。”⑮孤：古代诸侯君王的自称。春秋时诸侯自称寡人，有凶事则称孤，后渐无区别。⑯女乐：歌舞伎。⑰夺：《集解》徐广曰：“夺，一作‘徇’。”⑱归：归。

这里指秦国将由余放归回自己的国家。⑲客礼：招待宾客的礼节。⑳礼：动词，表示礼遇、招待的意思。这里是指秦缪公非常礼敬由余。㉑益：增加，这里指兼并。㉒开地千里：《正义》韩安国云：“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国十四，辟地千里，陇西、北地郡是也。”

【译文】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让由余观看秦国华美的宫殿和聚藏的财宝，由余说：“这些如果让鬼神造出来，那么会使鬼神很辛劳；如果是让百姓去建造，那么也太劳苦百姓了啊！”缪公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问道：“中原各国用诗、书、礼、乐和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还时常会有祸乱，现在戎族没有这些，你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恐怕也太困难了吧！”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自上古圣人黄帝创立了礼乐法度以后，他以身作则，率先奉行，也仅仅达到了小治的地步。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倚仗着法度的威力，来责罚百姓，百姓在极度疲困之中，就怨恨上层不施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彼此篡权杀戮，以至于灭族，都是由于这类原因啊。而戎夷却不是这样，在上的人以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而臣民也忠诚地侍奉君上，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治理自己的身体一样，虽然不知道怎么治理但却治理得很好。这才是真正圣人治理的国家啊。”

缪公返回宫中就问内史王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是敌对国家的忧患。现在由余贤能，是我的忧患，应该怎么对付他呢？”内史王廖说：“戎王地处偏僻，不曾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您试着赠送他一批歌舞伎女，借以消磨他的心志。并且为由余向戎王请求延期返戎，以此来疏远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戎王就可以俘获了。”缪公说：“好。”于是缪公送给戎王十六位歌舞伎女。戎王欣然接受而且非常喜欢。这时，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回去后屡次劝谏，戎王都不听，于是由余离开戎国，投降了秦国。缪公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对待由余。秦国采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增加了十二个属国，开拓了千

里的疆土,于是秦国开始称霸西戎。

【原文】秦始皇帝^①,庄襄^②王子也,名政^③。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号曰“皇帝”。事皆决于法。刻削^④无仁恩^⑤。收天下兵^⑥。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⑦,金人^⑧十二,置廷宫中。每破诸侯,写放^⑨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⑩上,在长安西北,别名渭城。南临渭^⑪,自雍门^⑫在高陵县以东至泾、渭^⑬,殿屋、复道^⑭、周阁^⑮相属^⑯。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⑰。三十二年,燕人卢生^⑱奏录图书^⑲,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⑳胡^㉑。

【注释】①秦始皇帝:通称为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正),秦庄襄王之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皇帝。②庄襄:《索隐》:庄襄王者,孝文王之中子,昭襄王之孙也,名子楚。按:《战国策》本名子异,后为华阳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③名政:始皇以正月旦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④刻削:苛刻,严酷。《索隐》: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⑤仁恩:仁爱恩德。⑥兵:指兵器,《集解》应劭曰:“古者以铜为兵。”⑦钟鐻:这里指铜制的编钟。⑧金人:指将铜制的兵器融化后铸成铜像。《三辅旧事》说这些铜人共有十二个,每个重二十四万斤。⑨写放:亦作“写仿”,模仿。⑩北坂:《集解》徐广曰:“在长安西北,汉武时别名渭城。”⑪渭:指渭河,发源于甘肃,经陕西流入黄河。⑫雍门:《集解》徐广曰:“在高陵县。”⑬泾渭:指泾河和渭河。秦的都城咸阳便在泾河和渭河交汇之处。⑭复道:《正义》:复音福。楼阁间架空的通道,也称阁道。⑮周阁:回环的楼阁。⑯相属:相接连,相继。⑰以充入之:《正义》《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沂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⑱燕人卢生:即战国时期燕国的方士卢生,他是秦始皇派去到海中寻找不老药的方士。⑲图书:这里不是一般的书籍,而指图讖,这种书除了有文字之外,常有图画,符号以预

言吉凶，或者说一些关于帝王受命征验的图画，符号等。此类书始于秦，盛于东汉。②⑩击：攻打，进攻。②⑪胡：指生活在黄河以南的游牧民族。秦始皇命蒙恬发兵，取得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译文】秦始皇是秦庄襄王之子，名政。秦王二十六年，统一天下，自称为“皇帝”。凡事都以法律来决断，苛刻严酷，没有仁爱恩德。他搜集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熔化后用来铸造大钟、钟架和十二个铜人，放置在宫廷中。每消灭一个诸侯，便摹仿该国宫室，建造于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南临渭水，从雍门以东直到泾、渭二水，宫殿之间天桥和回廊相连。从诸侯手中得到的美人、钟鼓乐器，都充实到这里。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向始皇献上一本有关谶语的书籍，上面写着“使秦朝灭亡的是胡。”于是，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军三十万北上攻击胡人。

【原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①咸阳宫^②，仆射^③周青臣^④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⑤，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⑥。以诸侯为郡县^⑦，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⑧。”始皇悦。博士^⑨齐人淳于越^⑩进曰：“臣闻殷周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⑪。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⑫、六卿^⑬之臣，无辅弼^⑭，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⑮，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⑯，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⑰其议。丞相斯^⑱曰：“五帝^⑲不相复，三代^⑳不相袭^㉑，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㉓。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㉔，率群下以造谤^㉕。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于上，党与^㉖成乎下。禁之便^㉗。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㉘杂烧之；有敢偶语^㉙《诗》《书》，弃市；禁民聚语，畏其谤也。以古非今^㉚者，族；吏见知

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⑩为城旦^⑪。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注释】①置酒：陈设酒宴。②咸阳宫：秦孝公时所筑的宫殿，又称信宫。这里指帝王宫殿。③仆射：《正义》：射音夜。《集解》汉书百官表曰：“仆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④周青臣：秦朝人，曾任仆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置酒咸阳宫时，极力称颂秦之功德。博士淳于越斥其“面谀”、“非忠臣”。以此引起李斯焚书之议。⑤明圣：明达圣哲。⑥宾服：归顺，服从。⑦郡县：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郡县制，没有分封诸侯。这个制度的推行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大转变。⑧威德：声威与德行，刑罚与恩惠。⑨博士：古代学官名。源于战国。⑩淳于越：战国时齐国博士，秦朝时曾任仆射。⑪枝辅：辅佐，辅弼。⑫田常：春秋时齐国大臣。妘姓，田（陈）氏，名恒，后人因避汉文帝刘恒讳称他为田常。齐简公时，他与监止为左右相。因不能相下，乃复修其父之政，继续以大斗出，小斗进的方法笼络民心。公元前481年杀监止和齐简公，立简公弟骜为平公，自任相国，扩大封地，尽诛公族中强者，自此田氏专国政。三传至太公和，正式代齐。⑬六卿：指春秋时晋之范、中行、知、赵、韩、魏六氏。春秋时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却、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知、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春秋末期，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晋国只剩下知、赵、韩、魏四家卿大夫，其中以知氏最强。晋阳之战后，知氏被其余三家消灭，此后只剩下韩、赵、魏三家。公元前403年，由周威烈王册命，韩、赵、魏正式成为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⑭辅弼：辅佐君主的人。后多指宰相。⑮师古：效法古代。⑯面谀：当面恭维。⑰下：交付，发给。这里指秦始皇将这个奏议交给臣下来讨论。⑱斯：指李斯，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朝丞相，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⑲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

位帝王，说法不一。这里沿用太史公的说法，即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⑳三代：指夏，商，周。㉑相袭：因循，先后沿袭。㉒愚儒：昧于事理的儒者。㉓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㉔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即心非巷议，心里不满，而在私下议论。㉕造谤：诽谤，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㉖党与：同党之人。㉗便：适合，适宜。㉘守尉：郡守和郡尉。㉙偶语：相聚议论或窃窃私语。《集解》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㉚以古非今：用古代的人或事来非难当今。㉛黥：黥刑，墨刑，即在脸上刻黑字。㉜城旦：古代刑罚名，一种筑城四年的劳役。《集解》如淳曰：“律说‘论决为髡钳，输边筑长城，昼日伺寇虏，夜暮筑长城’。城旦，四岁刑。”

【译文】三十四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仆射周青臣说：“以前，秦国疆域不过千里，全靠陛下的明达圣哲平定了天下，日月照耀之地，没有不臣服的。改诸侯国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战争的祸患，江山可传至万代。上古以来的君主，都赶不上陛下的威德。”秦始皇很高兴。博士齐国人淳于越进言说：“臣听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一千多年，大封子弟功臣，做为辅翼。今天，陛下拥有天下，但子弟却都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像田常、晋国六卿之类的臣子，没有辅翼，怎么挽救危局呢？处事不以古人为师而能长治久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又当面奉承想让您错上加错，这样的人绝不是一个忠臣。”秦始皇将这些意见交给群臣们讨论。丞相李斯说：“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也不是先后沿袭，但他们都治理好了各自的国家，并非后代一定要改变前代的章程，而是时势已经发生变化了。当今陛下开创大业，建立了万世之功，本不是愚蠢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三代的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现在，儒生们不学当今而学习古代，以此否定当世制度，惑乱民众。一有命令下来，就各以其所学来妄加评议，进入朝堂就心存不满，走出朝堂就街谈巷议，率领臣民制造谣言。如果这种行为不加以禁止，君威就会从上而下减弱，朋党

就会在下边形成，须禁止这些才好。我请求让史官将非秦国记载的史书一律烧毁。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诸子百家著作的，统统送交郡守和郡尉一并烧毁。臣民有敢相聚议论《诗经》《尚书》者皆处死，借古讽今者灭族。官吏知情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不烧书者，处以黥刑，充军边境，修筑长城。若要学习法令，可以拜官吏为师。”

【原文】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①，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②。周驰为阁道^③，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④，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⑤之咸阳，以象天极^⑥阁道^⑦绝^⑧汉^⑨抵营室^⑩也。隐宫徒刑者^⑪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⑫，乃写^⑬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⑭。于是立石东海上，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骊邑^⑮，五万家云阳^⑯，皆复不事^⑰十岁。

【注释】①阿房：阿房宫是秦朝的宫殿，据史书记载，始建于公元前212年。遗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十五千米的阿房村一带。②五丈旗：杆高五丈的旗。《索隐》：此以其形名宫也，言其宫四阿旁广也，故云下可建五丈之旗也。③阁道：复道。《索隐》：谓为复道，渡渭属咸阳，象天文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常考天官书曰：“天极紫宫后十七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④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即在南山的最高峰，建筑起上有楼观的大门。⑤属：连接。⑥天极：星名，即北极星。⑦阁道：星名，属奎宿。《正义》：“阁道六星在王良北，飞阁之道。”⑧绝：横度，越过。⑨汉：天河，银河。⑩营室：星名。即室宿，二十八宿之一。⑪隐宫徒刑者：即受过官刑和徒刑的人。《正义》：余刑见于市朝。官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⑫石椁：《史记考证》认为“椁”字为衍文。故这里的意思是开采北山的大石。⑬写：移置，输送。写指代泻，即指水运。⑭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中华书局本《史记》

的断句为：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官三百，关外四百余。此段翻译见译文部分。⑮骊邑：现在陕西临潼县东，汉改名新丰。⑯云阳：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阳城在雍州云阳县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宫在焉。”⑰不事：不服劳役。

【译文】秦始皇三十五年，建造了前殿阿房宫，此殿东西长五百步，南北宽五十丈，殿上可以容纳上万人，殿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四周架有空中通道可供马车行走，此道从宫殿之下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的顶峰修建门阙做为标志。又修造空中通道，从阿房跨过渭水，与咸阳连接起来，以此象征天上北极星、阁道星横跨银河而抵达营室星的样子。当时那些受过宫刑和徒刑者有七十多万人，分别安排去建筑阿房宫或骊山。开采北山山石，从蜀地、荆地运来木料。关中总共建造宫殿三百所，关东还有四百多处。于是在东海边的朐山上竖立大石，做为秦朝的东门。让三万家迁徙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免除他们十年的徭役赋税。

【原文】卢生说^①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愿上所居宫，无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②可得也。”于是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③、甬道^④相连，帷帐^⑤钟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⑥。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后，莫知行所在。侯生^⑦、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⑧，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⑨，狱吏得亲幸^⑩。博士虽七十人，特^⑪备员^⑫弗用。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⑬，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⑭以取容^⑮。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⑯。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也。诸生在咸阳者，或为妖言，以乱黔首^⑰。”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⑱。犯禁^⑲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⑳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㉑后。长子扶苏

谏，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②。

【注释】①说：音税，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②殆：大概，几乎。③复道：楼阁间架空的通道。也称阁道。④甬道：两旁有墙或其他障蔽物的驰道或通道。张守节《正义》引应劭曰：“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⑤帷帐：帷幕床帐。⑥案署不移徙：即指始皇帝的宫殿群各个殿室都登记着门牌号数，不准改变。案，即登记；署，即记录。⑦侯生：《集解》说苑曰：“韩客侯生也。”⑧刚戾：刚愎暴戾。⑨狱吏：旧时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⑩亲幸：宠幸。⑪特：但，仅，只是。⑫备员：充数，凑数。谓居官有职无权或无所作为。⑬持禄：保持禄位，犹言尸位素餐。⑭偃伏谄欺：指在下的臣子因为担心害怕，就对君主敷衍欺骗。偃伏，指因畏惧而屈服。谄欺，即欺诌。⑮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⑯亡去：逃遁。⑰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⑱告引：检举揭发，传相告引。⑲犯禁：违反禁令。⑳坑：活埋。㉑惩：惩戒。㉒上郡：《正义》《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绥州上县东南五十里，秦之上郡城也。”

【译文】卢生劝说始皇道：“臣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妨害着它们。皇上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们知道，就会得罪神明。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于是始皇命令咸阳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座宫观都用空中通道、甬道相互连接起来，把帷帐、钟鼓和美人都安置在里边，全部登记好所处的地方，各就各位不相移动。皇帝走到哪里（谁都不能说），如果有人说出去，处以死罪。从此以后再没有人知道皇帝的行踪。侯生、卢生共同商量说：“始皇为人刚愎暴戾。认为自古以来无人能与他相媲美。他专门任用治狱的官吏，因此狱吏们都受到亲近和宠幸。虽然置有博士七十人，也只是充充人数罢了，不曾重用。皇上喜欢用重刑、杀戮来显示自己的威严，官员们畏惧罪刑，只想保持住禄位，所以没有人敢尽忠直谏。皇上听不到有人说自己的过错，因而一

天比一天骄横。臣子们担心害怕，敷衍欺骗，屈从讨好，苟且安身。天下的事无论大小都由皇上决定，贪于权势到了如此地步，我们绝不可以再去为他求神仙之药。”于是就逃走了。始皇听说二人逃走，就大发雷霆说：“我尊重卢生等人，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敢毁谤我。居住在咸阳的一些儒生，其中有人专门制造妖言，迷惑百姓。”于是派御使去一一巡查并审讯这些儒生，儒生们互相检举揭发、相互牵引，最后判决违反禁令的一共有四百六十多人，全部被活埋在咸阳，并公告天下，以儆效尤。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进谏，始皇听了很生气，就派扶苏到北方上郡蒙恬那里去做监军。

【原文】三十六年，荧惑^①守心^②。有坠星^③下东郡^④，至地为石^⑤，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⑥，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丞相斯、少子胡亥从，至平原津^⑦而病。病益甚，乃为玺书^⑧，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始皇崩，赵高乃与胡亥、李斯阴谋，更诈为始皇遗诏，立子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死。

【注释】①荧惑：古指火星。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吕氏春秋·制乐》：“荧惑在心。”②守心：守，即停留，古代指某一星辰进入别的星辰的天区。“心”是指天蝎座中的红色一等亮星，即心宿二，由于它红光如血似火，故我国称它为“大火”。火星留守在天蝎座的罕见的天象，在中国的星占学上被认为是最不祥的，象征皇帝驾崩，丞相下台。③坠星：陨星，陨石。④东郡：郡名，秦置，汉因之。约当今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西部部分地区。东汉以后，废置无常。⑤石：《集解》徐广曰：“表云石昼陨。”⑥逐问：逐个讯问。⑦平原津：《正义》：今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城东有水津焉，后名张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汉书公孙弘平津侯，亦近此。盖平津即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⑧玺书：古代以泥封加印的文书，秦以后专指皇帝的诏书。

【译文】三十六年，火星侵入心宿。有颗陨星坠落在东郡，落地后变为石块，有老百姓在那块陨石上刻字，写道：“始皇帝死亡而土地分。”始皇听到后，就派御史前去挨家查问，无人认罪，于是把居住在那块石头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掉。三十七年，始皇外出巡游。丞相李斯、少子胡亥跟随着。到达平原津时秦始皇生了病，并且病势一天天加重，就写了一封盖上御印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说：“回咸阳来参加丧事，在咸阳安葬。”不久，始皇驾崩。赵高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秘密商量，篡改假造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公子扶苏、蒙恬自杀。

【原文】二世皇帝元年，赵高为郎中令^①，掌宫殿门户。任用事^②。二世与高谋曰：“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③不巡行，即见弱，无以臣畜^④天下。”二世东行郡县，遵用赵高，乃阴与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⑤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⑥，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⑦，管中事^⑧。大臣鞅鞅^⑨，特以貌^⑩从臣，其心实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时案^⑪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⑫者。今时不师文^⑬，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⑭无疑，即群臣不及^⑮谋矣，明主收举^⑯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⑰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⑱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⑲，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⑳于杜^㉑。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㉒取容^㉓，黔首振恐。

【注释】①郎中令：近侍之官，《集解》汉书百官表曰：“秦官，掌宫殿门户。”②用事：执政，当权。③晏然：安适，安闲。④臣畜：臣服如畜。⑤累世：历代，接连几代。⑥小贱：微贱，低贱。⑦上位：高官，显达的职位。⑧中事：朝廷或宫廷中的事情。⑨鞅鞅：通“怏”。不服气，不满意。⑩貌：犹言表面上。指行

动、表现并非出于本心。⑪案：通“按”。查办，审理。⑫不可：谓不符合，不称意。⑬师文：学习，师法文治。⑭从时：顺从时宜。⑮不及：赶不上，来不及。⑯收举：荐举，任用。⑰集：辑睦，安定。⑱行诛：讨伐，杀戮。⑲连逮：牵连拘捕。《索隐》：逮训及也。谓连及俱被捕，故云连逮。⑳戮死：受戮而死，即受到暴虐的对待后死亡，死后还可能被暴尸。㉑杜：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㉒持禄：保持禄位。犹言尸位素餐。㉓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

【译文】秦二世皇帝元年，赵高担任郎中令，执掌大权。二世跟赵高商议说：“先帝当年常以巡行天下郡县来显示（中央朝廷的）强大，威势震服海内。现在我安然（住在皇宫）不出去巡游，就会表现得软弱，没有办法让天下臣服”。二世东行巡视郡县，重用赵高。（秦二世）暗中与赵高谋划说：“朝中大臣们心里不服，官吏的势力还很强大，还有那些皇兄弟们必定要跟我争权，该怎么办呢？”赵高说：“这些话我本来就想说却没敢说。先帝的大臣，都是国内世代有名望的权贵。他们积累功劳，世代相传已经很久了。而我赵高素来微小卑贱，幸蒙陛下抬举，让我身居高位，掌管朝廷事务。大臣们心怀不满，只是表面上服从我，心里却实在不服气。现在陛下出巡，何不借此机会查办郡县守尉中有罪的，把他们杀掉，这样，从大处说可以威震天下，从小处说也可以除掉不听陛下使唤的人。现在不能师法文治而是要取决于武力，希望陛下顺从时宜，切勿迟疑，让那些群臣也来不及想对策。英明的君主任用遗民，让卑贱的显贵起来，贫穷的富裕起来，疏远的变得亲近，这样就能让上下归附，国家便安定了。”二世说：“好！”于是就开始诛杀大臣和皇室兄弟，又编造罪名连带拘捕这些（大臣公子）身边的臣僚，没有一个得以免罪，又把六个皇兄在杜地残暴地杀死。这时大臣们的劝谏被认为是诽谤朝廷。大臣们为保住禄位祇好屈从讨好，百姓们为之震惊恐惧。

【原文】戍卒^①陈胜等反，山东^②郡县，皆杀其守尉^③令丞，反以应陈涉。不可胜数也。谒者^④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吏^⑤。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⑥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

【注释】①戍卒：戍守边疆的士兵。②山东：又称关东，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六国旧地。③守尉：郡守和郡尉。④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集解》汉书百官表曰：“谒者，秦官，掌宾赞受事。”⑤下吏：交付司法官吏审讯。⑥方：引申指一并，一齐。

【译文】戍守边疆的士兵陈胜等造反，关东各郡县也都有造反者杀掉了他们的郡守、郡尉、县令、县丞，来响应陈胜：造反的人数多得数不清。二世的谒者从东方出使回来，告诉秦二世东方造反的事情。二世皇帝愤怒，便将谒者交付司法官审讯治罪。以后再有使者回来，二世询问，应回答说：“只是聚在一起的盗贼，郡县的太守丞尉一起去追捕，如今全部抓到了，不值得担心。”二世很高兴。

【原文】三年，章邯^①等围巨鹿^②，邯等数却^③，二世使人让^④邯，邯使长史^⑤欣^⑥请事^⑦。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⑧，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旧无无功亦诛四字，补之）邯等遂以兵降诸侯。

【注释】①章邯：秦朝将领，在秦二世时期曾率秦军击败多支反秦军队。章邯在巨鹿之战中被楚将项羽击败后，率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项羽封为雍王。秦亡后项羽把关中西部的地方封给章邯。章邯后来被汉王刘邦击败，最后自杀。②巨鹿：秦代县名。项羽破秦军处，在今河北省平乡县。③却：退，使退。④让：责备，责问。⑤长史：官名，秦置。汉相国、丞相，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⑥欣：司马欣（？—公元前204年），秦朝长史，陈胜起兵后辅

佐章邯作战，而后投降楚军，被项羽封为塞王，都栎阳，后来在成皋被汉军击败，与曹咎一同自刭于汜水上。⑦请事：犹请示，述职。⑧中：特指宫禁之内。亦借指朝廷。

【译文】秦二世三年，章邯等率兵围攻巨鹿，战斗中多次战败退却，二世派使者责问他，章邯恐惧，就派长史司马欣回咸阳述职请示。赵高既不接见，也不相信他的话。司马欣恐惧，逃离京城，见到章邯说：“赵高在朝廷中当权，将军您有功会被杀，无功也会被杀。”于是章邯等人带兵投降了诸侯。

【原文】赵高欲为乱^①，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②，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言马，以阿顺^③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④以法。后群臣畏高。

【注释】①为乱：作乱，造反。②设验：谓安排检验，采取检验的手段。③阿顺：阿谀随顺。④阴中：暗害，中伤。

【译文】赵高想要作乱，担心群臣不听从他，就先设法试验一下。他牵了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称鹿为马。”赵高便问左右大臣，大臣们有的说是马以阿谀赵高，有的说是鹿，赵高就在暗中陷害了那些说是鹿的人。从此以后，群臣们都惧怕赵高。

【原文】高前数^①言“关东^②盗无能为^③”，及项羽^④虏将王离^⑤等，自关以东，大氐^⑥尽叛。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⑦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⑧其骖^⑨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⑩，卜^⑪涇水^⑫为祟^⑬。二世乃齐^⑭望夷宫^⑮，欲祠涇^⑯，沈^⑰四白马，使使责让^⑱高以盗贼事。

高惧，乃阴与其壻^①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使郎中令^②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发^③吏卒^④追。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前即^⑤二世，数^⑥曰：“足下^⑦骄恣^⑧，诛杀无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二世自杀。

【注释】①数：屡次。②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③无能为：不能做什么。④项羽：名籍，字羽，古代中国将领。“巨鹿之战”中统率楚军大破秦军。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⑤王离：是秦朝名将王翦孙子，王贲之子。继其父为秦将，率兵戍边备胡。秦末农民起义爆发，与章邯一起统率秦兵与陈胜吴广作战。（公元前208年），秦军与项羽军在巨鹿交战，王离杀项梁，后被项羽俘虏，遭杀害。⑥大氏：大抵，大都。⑦谢病：托病引退。⑧啮：咬，啃。⑨骖：同驾一车的三匹马；驾车时位于两边的马。⑩占梦：指以圆梦为职的人。⑪卜：古人用火灼龟甲，根据裂纹来预测吉凶，叫卜。后泛称用各种形式（如用铜钱、牙牌等）预测吉凶。⑫泾水：渭河的支流，在陕西省中部。也称泾河。⑬祟：鬼神的祸害。古人以为想象中的鬼神常出没而祸人。⑭齐：同“斋”。祭祀或其他典礼前整洁身心，以示庄敬。⑮望夷宫：《正义》《括地志》云：“秦望夷宫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张晏云临泾水作之，望北夷。”⑯祠泾：祭祀泾河的水神。祠，即指祭祀。⑰沈：亦作“沉”。古代祭川泽曰沉，因向水中投祭品，故名。⑱责让：斥责，谴责。⑲壻：即女婿。⑳郎中令：《集解》徐广曰：“一云郎中令赵成。”㉑召发：犹征调。㉒吏卒：官兵。㉓即：接近，靠近。㉔数：责备。㉕足下：《集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与言，曰殿下、阁下、足下、侍者、执事，皆谦类。”㉖骄恣：亦作“骄姿”，指骄傲放纵。

【译文】赵高以前多次说过：“关东的盗贼不会有什么作为。”后来

项羽在巨鹿城下俘虏了王离等人。从函谷关往东，大抵全部背叛了秦朝廷。赵高害怕二世发怒，遭到杀身之祸，就谎称有病不去朝见。二世梦见一只白虎咬死了为他驾车的边马，心中很不高兴，觉得奇怪，就去问解梦的人，解梦的人占卜后说泾河水神在作怪。二世就在望夷宫斋戒，想要祭祀泾河水神，把四匹白马沉入河中。二世派人谴责赵高有关盗贼的事。赵高恐惧不安，就暗中跟他的女婿咸阳县令阎乐和他的弟弟赵成商量。让郎中令作内应，谎称有大盗，命令阎乐召集官吏发兵追捕。阎乐带领官兵一千多人到望夷宫，阎乐走到（二世面前）说：“你骄横放纵，肆意诛杀，不讲道理，天下的人都背叛了你，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二世说：“我可以见丞相吗？”阎乐说：“不行。”二世说：“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做个郡王。”阎乐不答应。二世又说：“我希望做个万户侯。”阎乐还是不答应。二世又说：“我愿意和妻子儿女去做普通百姓，跟我其他的兄弟们一样。”阎乐说：“我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人来诛杀你，你的请求虽然说得很多，我也不敢替你回报。”于是二世自杀。

【原文】赵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令子婴斋，当庙见^①，受玉玺^②。斋五曰，子婴称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③高家，以徇^④咸阳。

【注释】①庙见：古代嗣君即位或封建诸王必拜谒祖庙，谓之“庙见”。②玉玺：专指皇帝的玉印，始于秦。③三族：谓父母，兄弟，妻子。裴駮《集解》引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④徇：巡视，巡行。

【译文】赵高于是立二世兄长的儿子子婴为秦王。让子婴斋戒，到祖庙里去接受皇帝的玉玺。斋戒五天后，子婴推说生病不能前去，赵高亲自去请（子婴），说：“祭祀这么重大的事，为什么不去呢？”于是子婴趁机动手在斋宫杀了赵高，并灭了赵高的三族，在咸阳城里游行示众。

【原文】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至霸上^①，子婴奉天子玺，符降轵道^②旁。诸侯兵至，项籍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

【注释】①霸上：《集解》应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②轵道：亭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借指亡国投降。《集解》徐广曰：“在霸陵。”駉案：苏林曰：“亭名，在长安东十三里。”

【译文】子婴做皇帝的四十六天，沛公打败秦军，进驻霸上，子婴捧着天子的玉玺符节，在轵道亭旁迎降。各路诸侯的军队也到了，项羽杀了子婴和秦朝众皇子、皇族，接着在咸阳城大肆屠杀，焚烧其宫室，虏掠京城子女，收缴秦宫的珍宝财物，与各路诸侯一起分享。

【原文】太史公曰：秦自穆公^①以来，稍蚕食^②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③。足已不问，遂过^④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⑤。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⑥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⑦者，秦俗多忌讳之禁^⑧，忠言未卒^⑨于口，而身为戮没^⑩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⑪，钳口^⑫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⑬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⑭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⑮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⑯，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⑰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得其道，千余岁不绝。秦本末^⑱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⑲，相去远矣。野谚^⑳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㉑之宜，去就^㉒有序，变化应时^㉓，故旷日

长久，而社稷安矣。

【注释】①秦穆公：即秦缪公，生平见前文“秦缪公本纪”。②蚕食：亦作“蚕蚀”，蚕食桑叶，比喻逐渐侵占。③侔：齐等，相当。④遂过：顺成过失，掩饰过失。⑤重祸：加重祸患。⑥知化：谓通晓事物变化之理。⑦拂过：辅助君主纠正过失。拂，通“弼”。⑧忌讳之禁：言论不能自由，说话犯了忌讳，就受重刑。忌讳，避忌；顾忌。⑨卒：尽，完毕。⑩戮没：犹杀戮。⑪重足而立：叠足而立，不敢迈步。形容非常恐惧。⑫钳口：闭口。钳，夹住、限制、约束。⑬奸：指外乱。⑭雍蔽：蒙蔽、隔绝，这里指雍塞言论。雍通“壅”。⑮飭：整治，整顿。⑯诛乱：讨伐叛乱。⑰五伯：即五霸。五个霸主。指春秋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缪公。⑱本末：指仁义和法制。⑲统：纲纪，准则。⑳野谚：俚语，俗语。㉑权势：指不断变化的形势。㉒去就：犹取舍。㉓应时：顺应时势，适合时会。

【译文】太史公说：“秦朝自穆公以来，逐渐侵占诸侯，最后成就秦始皇（统一天下大业）。始皇自以为功德超过五帝，疆土辽阔超过三王，因此耻于与五帝、三王相提并论。始皇自以为是，不征询别人的意见，掩饰自己的过失而不改变。二世继承他的作风，因循不改，仍残暴苛虐以致加重祸患。子婴孤立而没有亲信的人，畏惧脆弱而没有贤臣辅佐。三位君主迷惑终身而不觉悟，导致秦朝灭亡，这不是应该的吗？当时，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自己却已遭杀戮了。所以使得各界之士只能侧耳倾听，叠足而立，闭口不言。正因如此，三位君主违背道义，忠臣不敢进谏，智士不敢为国谋划，全国已经大乱，而外乱又不敢向朝廷呈报，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被蒙蔽会损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及其官员，用以修订法制，完备刑律，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可以

禁止残暴诛伐乱贼，从而威服天下；衰弱的时候，有五霸去征讨，诸侯们也能归附；被削弱时，在内有守备，在外有依靠，国家也可得以存而不亡。因而秦朝强盛时律令繁杂、刑罚严厉，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微时，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有合宜的制度和策略，所以传国一千多年而不断绝。而秦朝既不实行仁义又滥用法律，本末兼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使国家安定或危亡的基本准则相距很远啊！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君子治国，详观上古（以古为镜），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道理，审视当前形式适宜做什么，注意取舍有序，变化顺应时势，因此国家就能历时长久而永久安定。”

【原文】秦孝公据殽、函^①之固，拥雍州^②之地，君臣固守^③，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④、包举^⑤宇内、囊括四海^⑥之意，并吞八荒^⑦之心。当是时，商君^⑧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⑨而斗^⑩诸侯，于是秦人拱手^⑪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业^⑫，因遗册^⑬，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⑭重宝^⑮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⑯，缔，结也。相与为一。

【注释】①殽函：殽山和函谷关的并称。相当于今陕西省潼关县以东至河南省新安县一带。②雍州：古九州之一。③固守：坚守。④席卷天下：即席卷天下，如卷席一般。形容全部占有。《索隐》按：春秋纬曰诸侯冰散席卷也。⑤包举：犹言全部占有。⑥囊括四海：统一全国，包罗天下。⑦八荒：八方荒远的地方。⑧商君：《索隐》：商君，卫公孙鞅，仕秦为左庶长，遂为秦制法，孝公致霸，封之于商，号商君。⑨连衡：战国时张仪游说六国共同事奉秦国称连衡，与苏秦说六国联合抗秦叫合纵相对。《索隐》《战国策》曰：“苏秦亦为秦连衡。”高诱曰：“合关东从通之秦，故曰连衡也。”⑩斗：动词，意思是使诸侯彼此争斗。

⑪拱手：极言轻易。⑫故业：指祖上传下的基业，家业。⑬遗册：指前人所遗下的谋策。⑭珍器：珍贵的器物。⑮重宝：泛指贵重的财宝。⑯合从缔交：合从，指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诸侯联合拒秦。秦在西方，六国地处南北，故称合从。从，“纵”的古字。南北曰从，东西曰横。缔交，结盟。《集解》《汉书音义》曰：“缔，结也”

【译文】秦孝公凭借殽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防守，窥伺着周朝政权。有着席卷、包揽天下之意，囊括、并吞四海之心。此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于农耕和纺织，做好防守与进攻的准备；对外连衡，使诸侯相互争斗，于是秦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黄河西岸的土地。惠王、武王继承祖宗之业，遵循遗策，向南兼并了汉中；向西夺得了巴、蜀；向东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占据了重要的郡县。诸侯感到恐惧了，联合起来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珍奇的器物、贵重的财宝和肥美的土地，用来招请天下贤士，采用合纵策略，缔结联盟，互相联合结成一体。

【原文】当是时，齐有孟尝^①，赵有平原^②，楚有春申^③，魏有信陵^④。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⑤离衡^⑥，并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⑦之士，有宁越^⑧、徐尚、苏秦^⑨、杜赫之属为之谋，陈轸^⑩、楼缓^⑪、苏厉^⑫、乐毅^⑬之徒通其意，吴起^⑭、孙臆^⑮、田忌^⑯、廉颇^⑰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⑱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⑲，九国之师逡巡^⑳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㉑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㉒，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㉓，弱国入朝。

【注释】①孟尝：即田文，战国齐贵族，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

号孟尝君。为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善养士著称。一度入秦，秦昭王要杀害他，赖门客中擅长狗盗鸡鸣者的帮助而逃归。后卒于薛。②平原：战国赵武灵王子，惠文王弟，名胜，封于平原，故号平原君。相惠文王及孝成王。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于养士而闻名，门下食客曾多达数千人。③春申：战国楚人黄歇的封号。考烈王元年出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江东。④信陵：战国魏安厘王异母弟，名无忌，封信陵君。礼贤下士，有食客三千人。⑤约从：《索隐》言孟尝等四君皆为其国共相约结为从，以离散秦之横。⑥离衡：指战国时以齐国为首的关东六国相约结盟，粉碎秦国的“连衡”策略。⑦六国：《索隐》六国者，韩，魏，赵，燕，齐，楚是也。与秦为七国，亦谓之七雄。又六国与宋，卫，中山为九国。其三国盖微，又前亡。⑧宁越：战国时周臣（中牟人）。⑨苏秦：字季子，汉族，今洛阳东郊太平庄一带人，战国时期的洛阳（周王室直属）人，是与张仪齐名的纵横家。可谓“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熄”。⑩陈轸：战国时的一个纵横家。⑪楼缓：战国时期纵横家，秦赵联盟的策动者。奉赵武灵王之命，出使秦国。前300年，樗里疾去世，秦昭襄王以楼缓为丞相。前299年，秦昭襄王与齐国结盟，以孟尝君为丞相。前298年，秦昭襄王罢免孟尝君，再用楼缓，孟尝君靠“鸡鸣狗盗”之徒逃出函谷关，回到齐国。前295年，秦昭襄王罢免楼缓，命他舅舅魏冉为丞相。前259年，长平之战之后，楼缓到赵国劝赵孝成王投靠秦国，被虞卿和平原君阻止。⑫苏厉：战国时代的纵横家，洛阳人，兄长是苏秦、苏代。⑬乐毅：战国时期燕将，事燕昭王，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封昌国君，又在赵国封望诸君。⑭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改革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一说山东曹县）人。⑮孙臆：，战国时期军事家。本名不传，因其受过臆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臆，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的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他是孙武的后人。战国时期曾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帮助齐国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⑯田忌：战国时期人物，约为公元前340年，孙臆逃亡到齐国时，田忌赏识孙臆的才能，收为门客。公元前354年，以田忌为主将大胜桂陵之战。公元前341年，仍由田忌为将取得马陵之战胜利。同年，被齐相邹忌用反间计陷害，

田忌无法澄清，逃亡楚国。①⑦廉颇：封信平君，战国末期赵国的名将，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他曾在对齐国、魏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①⑧叩关：攻打关卡。①⑨延敌：迎击敌人。②⑩逡巡：徘徊不进，滞留。②⑪遗镞：损失箭和箭头，比喻军事上的细微损失。②⑫因利乘便：凭借有利的形势或条件。②⑬请服：表示愿意顺服。

【译文】这时的东方，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公子都明智而忠信，宽厚惜才，尊贤重士，他们结约合纵，拆散连横，聚合起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军队。于是六国的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联盟谋划，有陈轸、楼缓、苏厉、乐毅这些人沟通各国的意见，有吴起、孙臆、田忌、廉颇这些人作为他们统率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国的土地，用上百万的军队，闯过关隘攻打秦国。秦国开关迎击敌人，九国的军队却犹豫畏惧，徘徊不敢进。秦国没有耗费一箭一镞，各国诸侯就已经疲困不堪了。因此合纵散了，盟约解除了，争着割地侍奉秦国。这就使得秦国绰然有余力乘各国窘困的时机制服他们，秦国凭借有利的形势，分割各国，分裂诸侯土地，使得强国愿意顺服，弱国入秦朝拜。

【原文】及至秦王，续六世^①之余烈^②，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振长策^③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④而制六合^⑤，执殳^⑥拊^⑦拊，拍也。一作槁朴^⑧。以鞭笞^⑨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⑩之地，北筑长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⑪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⑫为城，断华山为城也。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何，犹问也。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⑬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

没，余威振殊俗^⑭。

【注释】①六世：《集解》张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②余烈：遗留下来的功绩，功业。③长策：长的鞭，常比喻威势。④至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多指君、后之位。⑤六合：天下，人世间。⑥捶：鞭子，马鞭。⑦拊：拍，击。《集解》徐广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⑧槁朴：打人的用具。《史记·陈涉世家》：“及至始皇……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司马贞索隐引臣瓚曰：“短曰敲，长曰朴。”槁，疑应该为“敲”，也是打人的工具。⑨鞭笞：比喻以暴力征服控制。⑩百越：《集解》韦昭曰：“越有百邑。”⑪隳：毁坏，废弃。《集解》应劭曰：“坏坚城，恐人复阻以害己也”。⑫斩华：《集解》徐广曰：“斩，一作‘践’。”駟案：服虔曰“断华山为城”。⑬金城：《索隐》：金城，言其实且坚也。韩子曰“虽有金城汤池”，《汉书》张良亦曰“关中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⑭殊俗：指风俗不同的远方。

【译文】到了秦始皇，继承了六代先人遗留的功业，如同挥动长鞭赶马一样驾馭各国，吞并东西二周与各国诸侯，登上皇帝宝位，统一了整个天下，用刑罚残酷统治天下，声威震动四海。又向南夺取了百越的土地，在北方修筑了长城。匈奴人不敢南下放牧，六国之士不敢张弓报仇。于是废弃了古代先王的治国之道，焚毁了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书籍著作，想以此愚弄百姓。毁坏东方各地的名城，杀戮才智杰出的人，收缴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兵刃，熔化后做成了编钟乐器以及十二尊铜人，借此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开辟华山作城墙，凭借黄河作渡口，上据万丈高城，下临不见底的沟渠，以此作为坚固的屏障。派善战的将领、强劲的弓弩手把守要害，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秦始皇自以为关中坚固，有如千里长的铜铸城墙，是子孙万世作帝王的基业。直到始皇死后，他的余威仍然震慑着风俗各异的边远地区。

【原文】陈涉，甕牖^①绳枢^②之子，以绳系户枢，瓦甕为窗也。𡵚隶^③之人，𡵚，民。才能不及中人^④，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⑤、猗顿^⑥之富，蹶足^⑦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佰^⑧之中，首出十长、佰长中也。率疲散之卒，将数百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⑨而景从^⑩，山东^⑪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注释】①甕牖：用破瓮之口作窗户，指赤贫之家。《集解》：“瓦甕为窗也。”甕，同“瓮”。②绳枢：以绳系户枢，形容贫家房舍之陋。枢为门户的转轴。《集解》服虔曰：“以绳系户枢也。”③𡵚隶：农夫与皂隶，泛指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集解》如淳曰：“𡵚，古‘氓’字。氓，民也。”④中人：常人。⑤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别称。蠡既佐越王勾践灭吴，以越王不可共安乐，弃官远去，居于陶，称朱公。以经商致巨富。曾经三聚财三散财。后泛指大富者。⑥猗顿：战国时大富商。⑦蹶足：置身，参与。⑧什佰：古代军队的编制，十人为什，百人为佰。《集解》《汉书音义》曰：“首出十长百长之中。”如淳曰：“时皆辟屈在十百之中。”⑨赢粮：担负粮食，引申指携带粮食。⑩景从：景“影”的古字。如影随形，比喻追随之紧或趋从之盛。⑪山东：战国、秦、汉时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又称关东。亦指战国时秦以外的六国。

【译文】陈涉是贫穷人家的儿子，是个耕田卖力的贱役，才能不及常人，没有仲尼、墨翟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财富，立身于行伍之间，起事于士卒之中，带着疲劳涣散的士兵，领着几百人的徒众；砍断树枝做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的人像云彩一样聚集成群，像回声一样响应起义，（人们）背着干粮，如影随形地跟随他，崤山以东地区的豪杰俊士同时起义，消灭了秦王朝。

【原文】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①之固自若^②。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韩、魏之君；锄耰^③棘矜^④，以锄柄及棘作矛^⑤矜

也。耰，椎块椎也。非铍^⑥于长铍^⑦矛戟^⑧；长刃矛也。适戍^⑨之众，非抗^⑩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⑪之士也。然而^⑫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洁^⑬大，洁束之洁。比权量力^⑭，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⑮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⑯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⑰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注释】①殽函：殽同“崤”，殽山和函谷关的并称。《集解》韦昭曰：“殽谓二殽。函，函谷关也。”②若：一如既往，依然如故。③耰耰：即耰和耰，耰田去草和碎土平地的农具。《集解》服虔曰：“以耰柄及棘作矛槩也。”④棘矜：戟柄。棘，通“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略似戈，兼有戈之横击、矛之直刺两种作用，杀伤力比戈，矛为强。矜，矛或戟的柄。⑤予：同矜，矛柄。⑥铍：通“剡”，锋利。《集解》徐广曰：“铍，一作‘鉞’。”駉案：如淳曰“长刃矛也”。又曰“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⑦长铍：古兵器名，有长刃的矛。⑧矛戟：矛和戟，亦用以泛称兵器。⑨适戍：通“谪”。谓谪罚戍边。⑩抗：匹敌，抗衡。⑪向时：从前，昔时。⑫然而：连词。连接分句，表示转折。连接的两部分意思相反。犹言如此，不过，如此，但是。⑬洁：衡量。⑭比权量力：比较、较量权势和力量的大小。⑮八州：指中国全土。我国自古有九州之称，自京畿而言，则为八州。⑯六合：天下，人世间。⑰七庙：王朝的代称。

【译文】当时秦朝的天下并非缩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和函谷关的坚固，仍然如故。陈涉的地位，比不上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各国的国君那么尊贵，锄把和木棍，不如钩戟、长矛锋利；流放守边的农夫苦役，不如九国（训练有素）的军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策略，不如先前六国的谋士。但是成败却不相同，功业成就完全相反。假使让崤山以东各国跟陈涉比比长短大小，衡量权势实力，就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国凭借雍州那狭小的地盘，一方诸侯的权力，控制

了八州，并使地位相同的六国诸侯都朝拜进贡，已有一百多年了。然后秦统一了天下成为一家，以骹山和函谷关为宫墙，却因一个普通人带头发难，就使七座宗庙被毁，国君被杀，让天下人讥笑，其原因就是秦王朝不施行仁义，不懂得打天下与守天下的形势是不同的啊！

【原文】秦兼诸侯，南面^①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②。元元之民^③，冀^④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⑤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⑥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⑦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⑧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⑨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⑩，功业长久。

【注释】①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②斐然向风：即斐然向风，翩然地闻风归向。③元元之民：众百姓。善良的百姓。④冀：希望，盼望。⑤虚心：一心向往。⑥自奋：自以为是，妄自尊大。⑦诈力：欺诈与暴力。⑧计：考虑。⑨制御：统治，控制。⑩显美：显耀而美好。

【译文】秦兼并诸侯，统一天下，正式称帝，天下的士人翩然闻风归向。善良的百姓希望能够安身立命，没有人不一心向往依赖皇上，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朝理应运用他的权威，巩固他们的成果，这才是国家安定和危败的关键。而秦王却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实行个人专断的智谋，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止诗书古籍，执行酷刑法律，将欺诈与暴力放在首位，将仁德信义放在后头，以暴虐做为治理天下的开始，自己孤立无援，没有贤才辅助却拥有

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上古君主治国的做法，沿着商、周的治国之路，来控制实行自己的政策，后代即使有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出现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三王建立的国家显耀而美好，功业长久不衰。

【原文】今秦二世^①立，天下莫不引领^②而观其政。夫寒者利短褐^③，，襦^④也。而饥者甘糟糠^⑤，天下之嗷嗷^⑥，斯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⑦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⑧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⑨而正先帝之过，裂地^⑩分民^⑪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⑫而免刑戮，除去收孥^⑬污秽^⑭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⑮，各慎其身，塞^⑯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⑰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⑱之心，则不轨^⑲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更始^⑳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赋敛无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穷，然后奸伪^㉑并起，而上下相遁^㉒，蒙罪者众，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㉓之心，咸^㉔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㉕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㉖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注释】①秦二世：即胡亥。②引领：伸颈远望，多以形容期望殷切。③短褐：粗布短衣。古代贫贱者或僮竖之服。《索隐》赵岐曰：“褐以毛毳织之，若马衣。或以褐编衣也。”短，谓褐布竖裁，为劳役之衣，短而且狭，故谓之短褐，

亦曰竖褐。④襦：短衣，短袄。襦有单，复，单襦则近乎衫，复襦则近袄。⑤糟糠：酒滓、谷皮等粗劣食物，贫者以之充饥。⑥嗷嗷：众口愁怨声。⑦劳民：贫寒劳苦的民众。⑧庸主：平庸的君主。⑨缟素：白色丧服。⑩裂地：划分土地。⑪分民：古时分封土地，其地居民随同划归受封者管辖，谓之分民。⑫圜圜：监狱。⑬收孥：亦作“收帑”。古时，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婢，谓之收孥。《索隐》：“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⑭污秽：贪赃。⑮修行：修养德行。⑯塞：犹满足。⑰欢然：喜悦貌。⑱离上：背离君上。⑲不轨：指叛乱。⑳更始：重新开始，除旧布新。㉑奸伪：指诡诈虚假的人或事。㉒遁：欺。㉓自危：自感处境危殆。㉔咸：皆，都。㉕奋臂：振臂而起。常指举大事。㉖牧民：治民。

【译文】后来秦二世胡亥继位，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观望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温暖，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人为饥寒交迫而呼号，这正是新国君施政的良机。也就是说在饥苦的人民面前很容易做到仁爱。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只要能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共同承担天下的忧患，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划分土地，赏赐功臣的后代；封立诸侯国，扶立新国君，以礼对待天下之人；空出牢狱，免去刑戮，废除连坐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使罪犯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以此来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让他们把握以后的机会，从而能让犯罪者有可以重新做人的机会。改变节操，修养德行，谨慎自身，满足天下人民的期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这样天下（民心）就归附了。如此便能令四海之内的人民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即使有诡诈刁钻的臣民，但民众没有背叛君主之心，那么越轨叛乱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从而暴乱的行动也就止息了。二世不实行这种方法，却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

更加严酷，征税敛财没有限度，天下多劳役，百姓穷困已极。于是外乱欺诈纷纷出现，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百姓，人人心中自危，都不能安分守己，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没有使用像商汤、周武王时的贤能之人，没有凭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所以古代圣君能洞察事物演变的规律，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就是要致力于使他们的心安定而已。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参与，得不到响应的力量。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秦二世贵为天子，富足到可以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的原因，就是由于正邪颠倒，善恶错位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原文】齐(旧无齐字。补之)厘公^①同母弟夷仲年^②死。其子曰公孙无知^③，厘公爱之，令其秩服^④奉养^⑤比太子。襄公^⑥立，绌^⑦无知秩服，无知怨。数欺大臣群弟。子纠奔鲁，管仲^⑧、召忽^⑨傅^⑩之；小白^⑪奔莒^⑫，鲍叔^⑬傅之。及雍林人杀无知，高、国先阴^⑭召小白于莒^⑮。鲁亦发兵送子纠，而使管仲将兵遮^⑯莒道，射中小白带钩^⑰。小白已立，欲杀管仲。鲍叔曰：“君将治齐，则高傒^⑱与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⑲，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⑳，齐人皆悦。于是始霸焉。

【注释】①齐厘公：齐前庄公之子，(公元前730年)齐前庄公死，齐厘公即位。②夷仲年：又称齐仲年，季仲年。齐厘公之弟。生年不详，卒于齐厘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99年)。夷仲年与齐厘公关系甚密。根据春秋记载，鲁隐公七年与鲁桓公三年，齐厘公曾两次使其聘鲁国。在他死后，其子公孙无知秩服奉养如同太子。③公孙无知(?—公元前685年)：春秋时期齐国公族，齐厘公弟夷仲年之子。齐襄公被管至父、连称(两人都是齐国大夫)所弑后无知被拥

立为齐国国君，登位后不久即被雍廩人所杀。④秩服：爵禄与服饰的等级。秩，俸禄。⑤奉养：指生活待遇。⑥襄公：齐襄公（？—公元前686年）春秋时代齐国第十四位国君。姜姓，吕氏，名诸儿，齐厘公禄父之子。⑦黜：通“黜”，贬退，废除。⑧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谥曰“敬仲”，汉族，中国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颖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⑨召忽：春秋时齐国人。少负才名，胸有大志，喜研军国治理之术，但不得志。齐襄公时，公子纠慕其才华和谋略，聘为师傅，终日伴读讲史不倦。齐国内乱，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位，小白因有内应夺取王位，为齐桓公。桓公即位，派人杀了公子纠，当时公子纠身边近臣是召忽和管仲。召忽对公子纠忠心耿耿，誓不与桓公为伍，拔剑自刎，以身殉主；管仲则回到齐国当了宰相。⑩傅：辅佐，教导。⑪小白：即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名小白，中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在位期间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国力逐渐强盛，桓公因而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⑫莒：西周诸侯国名。（公元前431年）为楚所灭。春秋时为城邑，后属鲁，又属齐。在今山东省莒县。《左传·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杜预注：“莒，齐东境。”⑬鲍叔：（约公元前723年或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4年）姒姓，鲍氏，亦称“鲍子”，是鲍敬叔的儿子。汉族，颖上（今属安徽）人，春秋时代齐国大夫，管仲的好朋友。早期管仲贫困，鲍叔牙时常接济他。后来管仲侍奉齐襄公的儿子公子纠，鲍叔牙侍奉公子纠的弟弟公子小白。齐国内乱，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小白返国继承君位之后，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车运送回国。鲍叔牙推荐管仲当上了宰相，被时人誉为“管鲍之交”、“鲍子遗风”。⑭阴：暗暗地，偷偷地。⑮莒：春秋时邑名。原为莒国领地，后属鲁，又属齐。在今山东省莒县。⑯遮：亦作“摠”，遏止，阻拦。⑰带钩：束腰革带上的钩。一端曲首，背有圆钮。或作动物形，或铸有花纹，不一。多用铜制，亦有用铁或玉等制作者。⑱高傒（？—公元前637年）姜姓，高氏，名傒，字敬仲（一说是谥号），春秋齐国世臣，在卿大夫中声望最高，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等作乱，杀齐襄公自立，高傒等用计诛除乱党，并

拥立公子小白为齐桓公。因封地在卢(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西南),故高氏又有旁支为卢氏。自号“白兔先生”。①⑨霸王:霸与王。古称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为霸。②⑩任政:执政。

【译文】齐厘公的同母弟弟夷仲年死了。夷仲年的儿子名叫公孙无知,厘公宠爱他,给他的爵禄、服饰的等级以及生活的待遇都和太子一样。齐襄公即位后,废除了无知的俸禄、服饰等待遇,因此无知非常怨恨他,襄公还屡次欺骗大臣。所以他的弟弟公子纠逃到鲁国,管仲、召忽辅佐他;次弟小白逃亡莒国,鲍叔牙辅佐他(此时,无知已杀掉襄公篡位,自立为齐君)。到了雍林,其地有人杀死了无知(商议另立新国君)。高氏、国氏两姓大族便暗中派人到莒国召请公子小白回国。鲁国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与小白争位),并派遣管仲另带军队拦住莒国通道(阻止小白回国)。(管仲的箭)射中小白的衣带钩(小白趁势装死,公子纠得知小白已死便放慢了回国的步伐,殊不知小白早已进宫)。公子小白被立为齐桓公后,打算杀死管仲。鲍叔牙说:“您如果只想治理齐国,有高傒和我也就够了。您如果想成就霸王之业,那就非得管仲不可。”于是桓公赏管仲以厚礼,并拜管仲为大夫,主持政务,齐国人人欢悦。于是齐桓公很快成为诸侯的霸主。

【原文】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①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②何如?”对曰:“杀其子以适^③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开方^④何如?”对曰:“背亲以适君,非人情也,难近。”卫公子开方也。公曰:“竖刁^⑤何如?”对曰:“自宫^⑥以适君,非人情也,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⑦,三子专权。桓公卒,(旧无桓公卒三字,补之)易牙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群吏,诸大夫也。内宠,内官之有权宠者。而立公子无诡^⑧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⑨争立。及桓公卒,宫中空,莫敢棺^⑩。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

日，尸虫出于户。

【注释】①相：命为宰相（即百官之长）。②易牙：又称“狄牙”，“雍巫”。春秋时齐桓公宠臣，长于调味，善逢迎。《正义》：即雍巫也。贾逵云：“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③适：顺从。④开方：本是卫国公子，《集解》管仲曰：“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⑤竖刁：亦作“竖刀”，春秋时齐桓公的宦官寺人貂阿谀奉承齐桓公，颇受宠信。⑥自宫：男子割去自己的生殖器，自毁其身。⑦近用三子：亲近三位人士，并任用他们为官。⑧无诡：（？—公元前643年）又名无亏，姜姓，吕氏，齐桓公与长卫姬之子。被齐桓公许诺为太子。齐桓公死后，易牙率兵杀死了反对者，于是即位，但不到三个月便被人杀死。⑨树党：建立私党。⑩棺：以棺殓尸。

【译文】管仲病了，齐桓公问他：“群臣之中谁可做相国？”管仲说：“了解臣子的没有比得上君主您的了。”桓公说：“易牙怎么样？”管仲回答说：“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来顺从国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任用。”桓公问：“开方怎么样？”回答说：“他背弃自己的父母来顺从国君，不合人情，不可亲近。”桓公说：“竖刁怎么样？”回答说：“阉割自己来顺从国君，不合人情，不可宠信。”管仲死后，桓公不采纳管仲的话，最后还是亲近任用这三人，于是三人包揽大权。桓公死后，易牙与竖刁借助宫内有权势的人杀死诸位大夫，立公子无诡为齐国国君。太子昭逃亡到宋国。此前，桓公病时，五位公子各自结党争夺君位。桓公死后，（诸公子互相攻战）宫中无人主事，也没人敢去把桓公尸体装殓入棺。桓公尸体丢在床上六十七天，尸体腐烂，所生的蛆虫（竟）爬出门外。

【原文】周公^①旦者，周武王弟也，封于鲁。成王^②使其子伯禽代就封^③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④，一饭三吐哺^⑤，起以待士，犹

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⑥鲁，慎无以国骄人^⑦。

【注释】①周公：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东平武庚、管叔、蔡叔之叛。继而厘定典章、制度，复营洛邑为东都，作为统治中原的中心，天下臻于大治。后多作圣贤的典范。参阅《史记·鲁周公世家》。②成王：周成王为周文王的孙子，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即位时，年纪尚幼，故由周公旦辅佐。③就封：受封。④一沐三捉发：谓一次沐浴须三度握其已散之发。形容求贤殷切或事务繁劳。沐，古代洗发为“沐”，洗身为“浴”。⑤一饭三吐哺：谓一饭之间，三次停食，以接待宾客。喻求贤殷切。哺，口中所含的食物。⑥之：动词，到。⑦以国骄人：指认为自己是封国的国君而看不起别人。骄人，傲视他人，向他人显示骄矜。

【译文】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把鲁地封给周公做领地。成王便命令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鲁国受封。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要三次停下来，起身接待贤士；即便如此，依然害怕失掉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拥有诸侯国土而骄傲待人。”

【原文】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朝^①宣王。宣王爱戏，欲立为鲁太子^②。仲山父^③谏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④王命^⑤；犯王命，必诛^⑥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则政不立也。今天子建^⑦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⑧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⑨。言先王立长之命，将壅塞不行也。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长，今鲁亦立长，若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诛之诛王命，不诛则王命废也。王其图^⑩之。”弗听，卒立戏为太子，是为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鲁，杀伯御。自是

后，诸侯多叛王命。

【注释】①朝：指诸侯定期朝见天子，报告封国情况。朝，古代凡见人皆称朝。②太子：即太子。③仲山父：西周臣，封于樊（今陕西西安南），故亦称樊仲，樊穆仲。周宣王时大臣。周宣王在南方战败，便“料民”于太原，他劝谏。周宣王又以私爱立鲁武公少子为太子，他又劝谏。周宣王皆不纳。见《国语·周语》④犯：违背，违反。⑤王命：帝王的命令，诏谕。《集解》韦昭曰：“言先王立长之命将壅塞不行也。”⑥诛：惩罚，责罚。⑦建：封立。⑧逆：违背，拂逆。⑨壅：堵塞，阻挡。⑩图：考虑，谋划。

【译文】武公与大儿子姬括、小儿子姬戏前往西周朝拜周宣王。宣王喜爱姬戏，想立姬戏做鲁国的太子。周王室的仲山父劝谏宣王道：“废掉长子，另立少子，不合乎礼制；不合乎礼制，必然会触犯王命；触犯王命，一定会受到惩处。因此发布命令不可不合于礼制。命令不能执行，政权的威信就不能建立。现在天子封立诸侯，（不立长）却立他的小儿子，这是教百姓去做违逆（不合秩序）之事。如果鲁君服从立少子的命令，各国诸侯都仿效鲁国，先王的命令将会阻滞而难以执行；如果鲁君不服从天子之命而受到惩罚，就等于您自己违背先王的命令。到那时，惩罚鲁国是错的，不惩罚也是错的。君王应该慎重考虑这件事。”宣王不听，终于立姬戏做鲁国的太子，（武公去世后，姬戏即位）就是懿公。懿公的哥哥姬括的儿子姬伯御，攻打并杀了懿公。周宣王于是下令征讨鲁国，杀死姬伯御。从此以后，诸侯中多有违抗天子命令的。

【原文】燕昭王^①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②厚币^③，以招贤者。谓郭隗^④曰：“齐因孤^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报。然得贤士^⑥与共国^⑦，以雪^⑧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⑨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⑩，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

昭王为隗改^⑩筑宫^⑪而师事^⑫之。乐毅^⑬自魏往,邹衍^⑭自齐往,剧辛^⑮自赵往,士争趋^⑯燕。燕王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愍王^⑰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⑱,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聊、莒、即墨^⑲,其余皆属燕。昭王卒。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⑳,及即位,疑毅,使骑劫^㉑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㉒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

【注释】①燕昭王:战国时期燕国第三十九任君主,名职,燕王哙之子,简称昭王或襄王,后代称其为渴于求贤之君。②卑身:指谦恭、逊让。③厚币:丰厚的礼物。币,币帛。古人用束帛做为馈赠和祭祀的礼物,后来泛指车、马、玉、帛等各种礼物。④郭隗:战国时燕国人,燕昭王客卿。⑤孤:古代诸侯君王的自称。春秋时诸侯自称寡人,有凶事则称孤,后渐无区别。⑥贤士:志行高洁,才能杰出的人。⑦共国:谓同治国事。⑧雪:洗刷,昭雪。⑨身事:亲身事奉,燕昭王这样说体现出他的谦恭。⑩致士:招引贤士。⑪改:重新,再,另。⑫筑宫:建造房屋。⑬师事:谓拜某人为师或以师礼相待。⑭乐毅:字永霸,魏将乐羊后裔,生卒年不详,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⑮邹衍:战国时期阴阳家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他主要的学说是五行终始说,这个学说对于秦汉影响非常大,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说。⑯剧辛:赵国人。战国时期燕国著名将领,是法家的代表人物。⑰趋:奔赴,投身。⑱愍王:即齐闵王,本名田地,齐宣王之子,田齐政权第六任国君。公元前301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秦、燕、三晋五国联军大举进攻齐国。齐闵王命伐宋的功臣触子为将。急于求胜的齐闵王用恶言逼迫触子出战,触子不得不与联军交锋,结果被五国联军趁势大败。⑲北:指败逃者。⑳即墨:古地名。在今山东平度东南。战国时为齐邑,秦置县,北齐废。㉑隙:怨恨,仇隙。㉒骑劫:(?—公元前279年),战国时期燕国将领。燕国在子之之乱中被齐国击败,燕昭王一心想要雪耻,于是任用大将乐毅,率领燕、赵、韩、魏、楚五国联军一举攻破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并攻陷了齐国都城临淄,

包围了即墨城。不久，燕昭王死了，他的儿子乐资即位，即燕惠王。惠王向来与乐毅不和，齐国的将军田单借机施反间计，使惠王怀疑乐毅有反心，乐毅也因此心下不安，逃往赵国。惠王又听信了齐国人散布的流言，认为另换一员大将可以使齐人心怀恐惧，于是让骑劫代替了乐毅的位置。^{②③}田单：生卒年不详，妣姓，田氏，名单，汉族，临淄人。战国时田齐宗室远房的亲属，任齐都临淄的市掾（秘书），后来到赵国作将相。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出兵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逃至即墨。田单凭借孤城即墨，由坚守防御转入反攻，一举击败燕军，收复国土。

【译文】燕昭王是在燕国被攻破之后登上王位的，他以谦恭的态度和丰厚的礼物来招揽贤才。他对郭隗说：“齐国趁我国内混乱，攻破了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能够报仇。如果能得到贤士一起来治理国家，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心愿啊。先生见到有这样的贤士可以共同治国，（就推荐给我），我会亲自侍奉他的。”郭隗说：“君王一定要招引贤士，那就先从我开始。（像我这样的都被重用，）何况那些比我更贤能的人，难道还会以千里为远而不来投奔吗？”于是，昭王重新给郭隗修建住宅，当作老师侍奉。随后，乐毅从魏国前来，邹衍从齐国前来，剧辛从赵国前来，贤士们争着奔赴燕国。于是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以及赵、魏、韩等国共同谋划，征讨齐国。齐军战败，齐愍王逃到外地。燕军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攻入齐国都城临淄，夺走了齐国所有的宝物，焚烧了齐国的宗庙宫室。齐国的城池没有被攻下的，只有聊、莒和即墨三处，其余都归了燕国。昭王去世，他儿子惠王即位。惠王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和乐毅有嫌隙，即位以后，不信任乐毅，让骑劫代替乐毅做将军。乐毅逃亡到了赵国。齐国将军田单凭借即墨一城的兵力，打败了燕军，骑劫战死，燕军撤回回国，齐国又全部收复了其原有的城池。

【原文】微子开^①者，纣之庶兄^②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箕子^③者，纣亲戚也。纣为象箸^④，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⑤之物而御^⑥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⑦也。”纣为淫佚^⑧，箕子谏，不听，乃被发详狂^⑨。王子比干^⑩见箕子谏不听，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剖^⑪视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遂行。周公诛武庚^⑫，乃命微子代殷后，奉其先祀^⑬曰宋。

【注释】①微子开：宋微子，是商王帝乙的长子，宋国开国远祖。《集解》孔安国曰：“微，畿内国名。子，爵也。为纣卿士。”②纣之庶兄：《索隐》按：《尚书》亦以为殷王元子而是纣之兄。按：《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妃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③箕子：是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集解》马融曰：“箕，国名也。子，爵也。”④象箸：象牙制作的筷子。⑤珍怪：珍贵奇异的食物。⑥御：进食，食用。⑦振：挽救，救援。⑧淫佚：亦作“淫佚”，恣纵逸乐。⑨被发详狂：“被”通“披”，“详”通“佯”，即“披发佯狂”，披散头发，装作疯狂。⑩比干：见前注。⑪剖：剖开。⑫武庚：《史记》中称作禄父，是商纣王的儿子。⑬先祀：谓对祖先的祭祀。

【译文】微子，是纣王的同母兄。纣王即位后，昏暗无道，政事荒唐混乱，微子多次进谏。箕子是纣王的亲叔父。纣王开始制作象牙筷子的时候，箕子感叹道：“他现在制作象牙筷子，将来就一定还要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后，就一定会享用远方珍贵奇异的食物。从此开始就会追求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国家将无法挽救。”结果纣王真的恣纵逸乐起来，箕子进谏，纣王不听，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王子比干看到箕子进谏君主不听，于是就直言劝谏纣王。纣王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洞孔，真是这样吗？”于是，纣王杀死比干，剖开胸膛

验看他的心脏。微子说：“臣子如果屡次规劝，君主不听，那么依据君臣之义，臣子就可以离开了。”于是微子便远走他乡。（周公执政时期，管叔、蔡叔与武庚作乱）周公诛杀武庚，让微子来代替武庚，为殷朝的后裔，继承殷朝的祭祀，国名为宋。

【原文】唐叔虞^①者，周成王弟也。成王与叔虞戏^②，削桐叶为珪^③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④。”史佚^⑤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⑥，言则史^⑦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注释】①唐叔虞：名虞，字子于，又称晋唐叔虞。是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②戏：开玩笑，嘲弄。③珪：古代封爵授土时，赐珪以为信，后因以代指官位。④若：你（的），你们（的）。⑤史佚：原名尹佚，尹逸，西周初年太史，今唐兴镇东关村史家圪塔人。他博学多闻，德高望重，深得周武王赏识，凡有大事也多与之商榷。⑥天子无戏言：典故“君无戏言”出于此。⑦史：古官名。在王左右的史官，担任祭祀、星历、卜筮、记事等职。

【译文】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一天，成王和叔虞开玩笑，成王把一片桐树叶削成珪状送给叔虞，说：“把这个封给你。”史佚因此请求选择吉日以封叔虞。周成王说：“我和他开玩笑呢！”史佚说：“天子无玩笑话。话一说，史官就会如实记载下来，按礼仪完成它，并奏乐章歌咏它。”于是周成王就封叔虞为唐国之侯。

【原文】赵（旧无赵字。补之）烈侯好^①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②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③，烈

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④君常山有番吾县。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未知所持^⑤。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⑥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悦^⑦。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⑧，赐相国衣二袭。单复具为一袭也。

【注释】①好：喜爱，爱好。②枪石：《索隐》：枪与石二人名。③有顷：不久，一会儿。④番吾：《正义》《括地志》云：“番吾故城在恒州房山县东二十里。番蒲古今音异耳”。⑤所持：所要掌握的。⑥进士：荐举贤士。⑦所与无不充君悦：中华书局本《史记》的断句为：所与无不充，君悦。意为：要让被任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人尽其才，赵烈侯很高兴。⑧内史：《正义》《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

【译文】赵烈侯爱好音乐，对相国公仲连说：“我喜爱的人，可以让他显贵吗？”公仲说：“使他富有可以，让他显贵就不可以了。”烈侯说：“对。郑国来的歌者枪和石两个人，我要赐给他们田地，每人一万亩。”公仲说：“好吧。”可是没有给。过了一个月，烈侯从代地回来，询问赏给歌者田地的事，公仲说：“正在找，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时过不久，烈侯又问，公仲还是不愿给，于是就称病不上朝了。番吾县的封君从代地来，对公仲说：“你的确是想做好事，但不知道如何做。您任赵的相国，至今四年了，可曾举荐过贤士吗？”公仲说：“没有。”番吾君说：“牛畜、荀欣、徐越都可以。”公仲就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烈侯。到上朝的时候，烈侯又问：“歌手田地的事怎么样了？”公仲说：“正派人挑选好的地方。”这时牛畜以仁义侍奉赵烈侯，劝他用王道

约束自己，使烈侯的态度变得宽和。又过一天，荀欣向他建议需要精选起用贤才，任命官吏要选用能人。又过一天，徐越向列侯进言需要节约财物，俭省用度，考察衡量臣下的功绩德行，要让被任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人尽其才。赵烈侯很高兴，烈侯就派役使去对相国说：“给歌者赐田的事暂且停止。”于是烈侯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给相国公仲衣服两套（以示嘉奖）。

【原文】魏文侯受^①子夏^②经艺^③，客段干木^④，过其闾^⑤，未尝不轼^⑥也。秦尝欲伐魏，或曰^⑦：“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⑧，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⑨，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邲^⑩为忧，臣进西门豹^⑪。君谋欲伐中山^⑫，臣进乐羊^⑬。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⑭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录千钟^⑮，什九^⑯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⑰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矣。’”

【注释】①受：习学，犹学习。②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亦称“卜子夏”、“卜先生”，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③经艺：亦作“经蓺”。儒家经书的统称。古称六经为“六艺”。④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战国初年魏国名士。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

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正义》淮南子云：“段干木，晋之大狙，而为文侯师。”⑤闾：里巷的大门。⑥轼：伏轼致敬。《淮南子·修务训》：

“段干木辞禄而处家，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颜师古注：“轼谓抚轼，盖为敬也。”⑦或曰：有人说。这是设问。或，不定代词，不是连词里的“或”。⑧和合：和睦同心。⑨非成则璜：成，即魏成子。《集解》徐广曰：“文侯弟名成”。璜，即翟璜。⑩邲：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⑪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故里在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安邑一带），生卒年不详。⑫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后为赵所灭。⑬乐羊：中山国人，战国时魏国魏文侯时期的大将。是乐毅先祖。⑭比周：结党营私。比，勾结，周，亲密。⑮千钟：指优厚的俸禄。钟，古容量单位，十釜为一钟，一釜为六斗四升。⑯什九：十分之九。指绝大多数。⑰逡巡：却行，恭顺貌。

【译文】魏文侯向子夏学习经书，以宾客的礼节对待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干木的里门时，没有一次不凭轼敬礼的。秦国曾想进攻魏国。有人说：“魏君对贤人特别敬重，魏国人都称赞文侯的仁德，上下和谐同心，不能对他有什么企图。”文侯由此得到诸侯的赞誉。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王曾经教导寡人说：‘家贫就需要娶贤妻，国乱就需选贤相。’如今要选择宰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您之所以拿不定主意）是因为您没有留心观察他们。平时考察他亲近的人，富贵时看他结交的人，显贵时看他推举的人，窘迫时考察他不做的事，贫贱时考察他不要的东西，有这五条就足能决定谁当宰相了，何需问我李克呢！”文侯说：“我的宰相人选已经决定了。”（翟璜问李克相国的人选是谁）李克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气得变了脸色，说：“凭我的耳闻目见，哪一点比不上魏成子？西河的守将是我举荐的。君主对内地最忧虑的是邲郡，我举荐了西门豹。君主计画要攻伐中山，我举荐了乐羊。中山攻灭以后，找不出人去镇守，我举荐了先

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傅，我举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克说：“您向君主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来谋求做大官吗？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只有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尊为老师。您所推荐的那五个人，君主都任他们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醒悟，恭敬地向李克拜了又拜说：“我是个浅薄的人，说话很不得当，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原文】齐威王^①初即位，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②。于是威王召即墨^③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④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开^⑤，民人给^⑥，官无留事^⑦，东方以宁。是子不事^⑧吾左右以求誉^⑨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⑩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开，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⑪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⑫。于是齐国震惧^⑬，人人不敢饰非^⑭，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

【注释】①齐威王：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妣姓，田氏，名因齐，齐桓公田午之子。公元前356年继位，在位三十六年。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著史册。②治：指心绪安宁平静。③即墨：《正义》：莱州胶水县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④毁言：诽谤之言。⑤开：开辟，开拓。⑥给：丰足，充裕。⑦留事：指积压公事。⑧不事：不侍奉，不服侍。⑨誉：称赞，赞美。⑩誉言：赞美的话。⑪烹：古代用鼎镬煮人的酷刑。⑫浊泽：战国地名，在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西二十五里，一名涿泽。⑬震惧：震惊，惧怕。⑭饰非：粉饰掩盖错误。

【译文】威王即位之初，九年之间，诸侯都来讨伐，齐国人不得太平。于是威王召见即墨县的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治理即墨以来，诽

谤的话每天传来。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地都已开垦,百姓生活富足,公事没有积压,东方因此得以安宁。可见先生不奉承我的左右以求得赞扬啊!”于是封给他食邑一万户。又召见阿城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每天都能传来。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田野一片荒芜,百姓贫苦。从前赵军进攻甄城时,你未能援救。卫国攻占薛陵,你又不知道。你是用财物贿赂我的左右来求得的赞扬吧!”当天就煮杀了阿城大夫,并把自己身边称赞阿城大夫的人也都一起烹杀了。于是发兵往西边进攻赵、卫两国,在浊泽打败了魏军。于是齐国全国震惊,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一切力求老实忠诚。齐国因而得到很好的治理。诸侯听到以后,都不敢对齐国用兵。

【原文】二十四年,与魏王^①会田^②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③之珠。照车^④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⑤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⑥十二诸侯^⑦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⑧,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⑨,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齐之北门,西门也,言燕、赵之人,畏见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⑩盗贼,则道不拾遗^⑪。将以照千里,岂特^⑫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⑬而去。

【注释】①魏王:指魏惠王,又称梁惠王。②田:狩猎。③径寸:径长一寸。常用以形容圆形物之细小。④照车:照耀车辆。⑤檀子:《索隐》:檀子,齐臣。檀,姓,子,美称,大夫皆称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种首皆臣名。事悉具战国策也。⑥泗上:泛指泗水北岸的地域。⑦十二诸侯:指战国时梁、楚、齐、赵、韩、鲁、卫、曹、宋、郑、陈、许十二国的君主。《索隐》郑、莒、宋、鲁之比。⑧高唐:战国时楚国台观名。在云梦泽中。传说楚襄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

幸之而去。⑨徐州：古齐邑名。⑩备：防备，戒备。⑪道不拾遗：谓路有失物，无人拾取。古时用以形容刑法严峻或民风淳厚。⑫岂特：难道只是，何止。⑬不恡：不悦，不欢愉。

【译文】齐威王二十四年，齐王与魏惠王在郊外相会打猎。魏惠王问道：“大王您有宝物吗？”威王说：“没有。”魏惠王说：“像寡人这样的小国，还有十颗直径一寸，能照亮前后十二辆车的珠子，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怎能没有宝物呢？”威王说：“我所认为的宝物与大王的不同。我有个叫檀子的大臣，派他镇守南城，楚国人就不敢侵犯掠夺，东方泗水之滨的十二诸侯都来朝拜；我有个叫盼子的大臣，派他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去捕鱼；我有个叫黔夫的官吏，派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到徐州的北门祭祀，赵国人到西门去祭祀祈福，（燕、赵之人）搬家去追随他的就有七千多家；我有个叫种首的大臣，派他戒备盗贼，于是齐国路不拾遗。这样的珠子（指这些大臣）能帮我照耀千里，又何止是十二辆车呢！”魏惠王心生惭愧，不高兴地离去。

群书治要 卷十二 史记(下) 吴越春秋

史记(下)

【题解】本卷选自《史记》列传部分，记述有管仲、晏平仲、韩非、司马穰苴、孙武、吴起、甘茂、白起、乐毅、廉颇与蔺相如、赵奢、李牧、屈原、豫让、李斯、田叔及《循吏传》中的公仪休，《酷吏传》《滑稽传》中的优孟、优旃、西门豹等篇段。魏徵等选录的众臣，大都是正直忠臣，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仁义、忠烈、廉耻、机智等美德。但魏徵等也选录了导致秦朝灭亡的两个反面典型——李斯和赵高。在《群书治要》的节录内容中，李斯和赵高完全符合西汉刘向《说苑》中描写了六种邪臣的标准：贪享俸禄的具臣、附和讨好的谀臣、妒忌贤人的奸臣、扰乱朝廷的谗臣、独揽大权的贼臣、结党营私的亡国之臣。这就为唐太宗敲响了警钟：要传国久远，一定要树立起“礼义廉耻”四维，否则单靠任用法吏治国，纵然功劳如李斯，也会以私害公，把国家陷入危亡之境，更不要说听信赵高那样的奸佞之人的话了。

史记列传(旧无史记列传四字。加之)

【原文】管仲^①夷吾者，颖上^②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③游^④，鲍叔知其贤^⑤。管仲贫困，常欺^⑥鲍叔，鲍叔终善遇^⑦之。已而^⑧鲍叔事齐公子小白^⑨，管仲事公子纠^⑩。及小白立，公子纠死，管仲囚焉^⑪，鲍叔遂进^⑫管仲。管仲既用。任政^⑬于齐。桓公以霸。九合^⑭诸侯^⑮，壹匡^⑯天下。管仲之谋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⑰于齐，常为名大夫^⑱。世不多^⑲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⑳也。

【注释】①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公元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为赡养老母，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②颖上：地名，在今安徽颍上县一带。③鲍叔牙：春秋时代齐国大夫，管仲的好朋友。亦称“鲍叔”、“鲍子”。因他善于知人，举贤让能，曾推荐管仲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后为知人荐贤者的代称。④游：交游，结交。⑤贤：有德行，多才能。⑥欺：欺骗，欺诈。此处意为占便宜。⑦善遇：善加礼遇，优遇。⑧已而：后来。⑨小白：即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姜姓，小白乃其名。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以兄襄公暴虐，去国奔莒。襄公被杀，归国即位。任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后管仲死，用竖刁、易牙、开方等，怠于政事。⑩纠：齐襄公之弟，与

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失败后被杀。^⑪焉：语气词，用于句尾，表示停顿。^⑫进：推荐，引进。^⑬任政：执政。^⑭九合：九，古汉语中“三”和“九”往往指多，非实指。九合即多次会盟。《论语·宪问》：“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邢昺疏：“言九合者，《史记》云：“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谷梁传》云：“衣裳之会十有一。”一说谓纠合。朱熹《论语集注》：“九，《春秋传》作‘纠’，督也，古字通用。”^⑮诸侯：古代帝王所分封的各国君主。在其统辖区域内，世代掌握军政大权，但按礼要服从王命，定期向帝王朝贡述职，并有出军赋和服役的义务。^⑯壹匡：使一切得到匡正。《吕氏春秋·贵信》：“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帅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⑰世禄：古代有世禄之制，贵族世代享有爵禄。^⑱大夫：古职官名。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⑲多：称赞，重视。^⑳知人：谓能监察人的品行、才能。

【译文】管仲，名夷吾，是颖上人。年轻时经常和鲍叔牙交往，鲍叔牙知道他有才德。管仲家境贫困，经常占鲍叔牙的便宜，但鲍叔牙始终友好地对待他。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公子小白，管仲侍奉齐公子纠。等到小白（齐桓公）即位后，公子纠被处死，管仲也被囚禁。鲍叔牙于是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在齐国执掌政事，齐桓公因此称霸天下，与诸侯多次会盟，肃清了当时混乱的局面，使天下得到匡正而安定，这都是管仲的计谋。鲍叔牙推荐管仲之后，将自己置身于管仲之下，子孙世世代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大多成为著名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才德，而称赞鲍叔牙能够辨识人才。

【原文】晏平仲^①婴者，莱人也。莱者，今东莱地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②，以节俭力行^③重^④于齐。其在朝，君语及^⑤之则危言^⑥，语不及则危行^⑦；国有道则顺命^⑧，无道则衡命^⑨。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太史公曰：“吾读《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至^⑩其谏说^⑪，犯君之颜^⑫，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⑬’者哉。！”

【注释】①晏平仲：晏婴，字仲，谥平，又称晏子，夷维（今山东莱州）人。春秋后期齐国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为卿。传世有《晏子春秋》，为战国时人搜集有关他的言行编辑而成。②齐灵公、庄公、景公：齐灵公，春秋时齐国国君，齐顷公子，名环，公元前581年至公元前554年在位。庄公，齐国国君，齐灵公子，名光，公元前553年至公元前548年在位。景公，齐国国君，齐庄公异母弟，名杵臼，大夫崔杼杀死庄公后，立其为君，公元前547年至公元前490年在位。③力行：努力实践。《礼记·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④重：尊敬，敬重。⑤及：至，到达。⑥危言：犹慎言。谓不说自己的功劳才能。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己谦让，非云功能。”⑦危行：小心地行动，慎行。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君不知己，增修业行，畏责及也。”⑧顺命：服从命令。《孔子家语·弟子行》：“有道顺命，无道衡命，盖晏平仲之行也。”王肃注：“君有道，则顺从其命。”⑨衡命：违逆命令。《孔子家语·弟子行》：“有道顺命，无道衡命。”王肃注：“衡，横也。谓不受其命而隐居者也。”⑩至：连词，表示另提一事。⑪谏说：进谏游说。⑫犯君之颜：犯，冒犯。颜，面容、脸色。犯颜，旧谓敢于冒犯君王或尊长的威严。⑬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语出《孝经·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注疏》曰：“正义曰：此明贤人君子之事君也。言入朝进见，与谋虑国事，则思尽其忠节。若退朝而归，常念己之职事，则思补君之过失。”

【译文】晏平仲，名婴，齐国东莱人。曾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因为节约俭朴又能尽力办事，在齐国受到敬重。他在朝廷处理政务时，如果国君说到他，他就谦让着不说自己有功劳；若是国君没提到他（不知己时），他就谨慎地做事，修养自己的德行。国君政令合乎正道

时，他就服从命令去做；国君政令不合乎正道时，他就不受其命而隐居起来。因此，他经历了灵公、庄公和景公三代朝政，在各诸侯国中，名声显扬。太史公说：“我读《晏子春秋》，书中对他的言行说得很详细。晏子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国君的威严。《孝经》中说：‘在朝谋虑国事，就竭忠尽力；退朝而归，则常念自己的职责本分，常思弥补君王的过失。’晏子就是这样的人。”

【原文】韩非^①者，韩之诸公子^②也。作《孤愤^③》、《五蠹^④》、《内外储^⑤》，《说林^⑥》、《说难^⑦》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之曰：“嗟乎^⑧，寡人^⑨得见此人与之游^⑩，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韩，韩王乃遣非使^⑪秦。秦王悦之，未信用^⑫。李斯^⑬、姚贾^⑭害^⑮之，毁之曰：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⑯诸侯，非终^⑰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⑱诛之。”秦王以为然^⑲，下吏^⑳治非。李斯使人遗^㉑非药，使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注释】①韩非（约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②公子：古代称诸侯之庶子，以别于世子。亦泛称诸侯之子。③孤愤：司马贞《史记索隐》：“愤孤，直不容于时也。”④五蠹：蠹同“蠹”。司马贞《史记索隐》：“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蠹，损害、败坏。蠹政，败坏朝政。⑤内外储：司马贞《史记索隐》：“内外储，按韩子有内储、外储篇：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⑥说林：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⑦说难：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⑧嗟乎：亦作“嗟呼”，亦作“嗟虐”，叹词，表示感叹。⑨寡人：古代君主的谦称。《礼

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孔颖达疏：“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⑩游：结交，交往。⑪使：出使。⑫信用：谓信任和重用。⑬李斯（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8年）：字通古，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方）人，拜荀子为师，后来执掌秦朝政治，成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⑭姚贾：魏国人，生卒年不详。其父是看守城门的监门卒。姚贾在赵国受命联合楚、韩和魏攻秦。后来，他被赵国逐出境，反而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他出使三年，便升为上卿，封千户。⑮害：妒忌。⑯并：兼并，并吞。⑰终：到底，终究。⑱过法：超出常规的刑法。⑲然：正确，认为正确。⑳下吏：交付司法官吏审讯。㉑遗：送交。

【译文】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有十多万字。有人将他的书传到秦国，秦王读过之后感叹说：“好啊！我如果能见到此人并且和他结交，就死而无憾了。”秦国（为得到韩非）因此马上进攻韩国。于是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非常喜欢韩非，但没有立即信任起用。李斯、姚贾非常嫉妒他，二人在秦王面前毁谤韩非说：“韩非是韩王室的公子，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他最终只会为韩国着想，不会为秦国效力的，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大王不任用他，久留秦国然后让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然后将他处死。”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对，便令下官治韩非的罪。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早点自杀。韩非本想当面向秦王陈述，但始终没能见到秦王。后来秦王悔悟了，派人去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

【原文】司马穰苴^①者，田完^②之苗裔^③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④，而燕侵河上^⑤，齐师败绩^⑥，景公患^⑦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景公以为将军，将兵捍^⑧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⑨卑贱，君擢^⑩之闾伍^⑪之中，加^⑫之大夫^⑬之上，士卒未附^⑭，百姓不信。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

监军^⑮，乃可。”于是景公使庄贾^⑯往。穰苴既辞^⑰，与庄贾约曰：“旦日^⑱日中^⑲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⑳待贾。

【注释】①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妣姓，田氏，为田完后裔，春秋时代齐国将军。他得晏婴推荐成为齐景公重臣，收复晋燕两国侵占的国土。他执法严明，但被谗言中伤，齐景公将他免职，不久，他便病死。后田常的曾孙齐威王将他的兵法附在古兵法之后，称为“司马法”。②田完：即陈完，春秋时陈国人，为陈厉公之子。陈宣公杀太子御寇，陈完为避祸跑到齐国，改姓田氏，并被齐桓公任为卿，官为工正，主做器械。谥敬仲。③苗裔：子孙后代。④阿、甄：东阿、甄城的并称。两处均在今山东境内。⑤河上：张守节《史记正义》：“河上，黄河南岸地，即沧德二州北界。”⑥败绩：指军队溃败。⑦患：忧虑，担心。⑧捍：抵御，抵抗。⑨素：平素，向来。⑩擢：举拔，提升。⑪闾伍：闾、伍均为古代民户编次的单位，后以“闾伍”指平民所居。《周礼·地官·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⑫加：谓置此于彼之上、把原来没有的添上去。⑬大夫：见前注。⑭附：归附。⑮监军：监督军队的官员。⑯庄贾：生卒年不详，春秋时代齐景公的大臣。⑰辞：告别，辞别。⑱旦日：《史记》原文为“旦日”。明天，第二天。⑲日中：正午。⑳立表下漏：设置日晷、漏刻以计时。司马贞《史记索隐》：“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

【译文】司马穰苴是田完的后世子孙。齐景公时，晋国攻打齐国的东阿和甄城，燕国侵犯齐国黄河南岸的领土，齐国军队大败，齐景公非常忧虑。此时，晏婴向他推荐田穰苴，景公就任命田穰苴为将军，领兵抵御晋、燕两国的军队。穰苴说：“我本来地位卑微，君王把我从平民中提拔起来，位居大夫之上。然而，士卒还不会服从我，百姓亦不会信任我。因此，我希望派一位君王所宠爱、国人所尊重的大臣来做监军，

这样才可以。”于是，齐景公派庄贾担任监军。穰苴辞别景公后，跟庄贾约定说：“明天中午，我们在军营门前会合。”第二天，穰苴先赶到军门，安置好计时的木表和漏壶，等待庄贾。

【原文】贾素骄贵，亲戚左右^①送之，留饮，夕^②时乃至。穰苴曰：“何后期^③为？”贾谢^④曰：“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⑤约束，则忘其亲；援枹^⑥鼓^⑦之急，则忘其身。今敌深侵，邦内骚动^⑧，士卒暴露于境，君寝（旧无寝字，补之）不安席^⑨，食不甘味^⑩（旧无食不甘味四字，补之）百姓之命皆悬^⑪于君，何谓^⑫相送乎？”于是遂斩庄贾以徇^⑬。三军^⑭之士皆振栗^⑮，然后行。士卒次舍^⑯、井灶^⑰、饮食、问疾^⑱、医药，身自^⑲拊循^⑳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㉑士卒，平分粮食，最^㉒比其羸弱^㉓者。三日而后勒兵^㉔，病者求行，争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㉕去；燕师闻之，渡易水而解^㉖。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故境^㉗而归，立（本书立作尊）为大司马^㉘。

【注释】①左右：近臣，侍从。②夕：傍晚，日暮。③后期：迟误期限。④谢：道歉，认错。⑤临军：谓将出作战。⑥援枹：亦作“援桴”，手持鼓槌。谓随时可以指挥进军。古时以击鼓指挥军队进击。⑦鼓：动词。击鼓，擂鼓。⑧骚动：动荡，不安宁。⑨寝不安席：睡觉不能安于枕席，形容心事重重。《战国策·齐策五》：“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⑩甘味：觉得味道美。⑪悬：维系，拴系，系联。⑫何谓：说什么。用于表示愤慨。⑬徇：宣示于众。⑭三军：军队的通称。《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军是周朝的制度，诸侯大国三军。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⑮振栗：颤抖。⑯次舍：止息之所。⑰井灶：即井灶。井与灶。⑱问疾：探问疾病。《礼记·杂记下》：“吊死而问疾。”⑲身自：犹亲自。⑳拊循：亦作“拊巡”。安抚，抚慰。㉑享：通“飨”。

飧宴，用酒食款待人。②②取：古同“最”。特别，尤其。②③羸弱：瘦弱。②④勒兵：治军，操练或指挥军队。②⑤罢：返回。②⑥渡易水而解：《史记》原文无“易”字。张守节《史记正义》：“度黄河水北去而解。”②⑦故境：指封国之内曾经沦陷的土地。②⑧大司马：官名。《周礼·夏官》有“大司马，掌邦政。”汉承秦制，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汉武帝罢太尉，置大司马。

【译文】庄贾向来因地位显贵而骄慢无礼，亲戚朋友为他送行，留他喝酒，以致傍晚时分才到达军门。穰苴问他：“为什么迟到？”庄贾表示歉意地说：“大臣、亲戚都来给我送行，所以耽搁了。”穰苴回答说：

“身为将领，从接受任命起，就应当忘掉自己的家庭。即将出战，要遵守军中法令，就应当忘掉自己的亲人。擂鼓进军的紧急时刻，就应当忘记自己的生命。现在，敌人已侵入我国，国内人心动荡不安，士兵在边境上风餐露宿，君王睡不安稳、吃不香甜，百姓的生命安危都系在你手中，还谈什么送行呢？”于是将庄贾斩首示众。全军将士都吓得发抖，然后出发。行军期间，对于士兵安营、掘井、立灶、饮水、伙食、探问疾病、安排医药，穰苴都亲自过问并抚慰他们。此外，还把自己的将军专用物资全部拿出来款待士兵，同士兵平分粮食，而且是和那些瘦弱有病者吃得一样。三天后整训军队，准备出战。病弱的士兵都要求同行，争先奋勇地要奔赴战场。晋国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就把军队撤回去了。燕国军队听到这个消息，就渡黄河向北撤退。齐国的军队趁势追击，收复了所有沦陷的领土而凯旋。后来，他被齐景公尊奉为大司马。

【原文】孙武^①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②。阖庐曰：“子^③之十三篇^④，吾尽观之矣，可小试^⑤勒兵^⑥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⑦之，出宫中美人^⑧，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令之曰：“汝知而^⑨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则视

左手；右，则视右手；后，则视背。”妇人曰：“诺^⑩。”乃^⑪设鈇钺^⑫，三令而五申^⑬之。于是鼓^⑭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⑮不明，申令^⑯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⑰者，吏士^⑱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⑲斩爱姬，大骇^⑳，趣^㉑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已受命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㉒。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㉓规矩绳墨^㉔，无敢出声者。于是孙子使^㉕使^㉖报曰：“兵已整，唯^㉗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㉘犹可^㉙也。”吴王曰：“将军罢休^㉚就^㉛舍^㉜，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㉝好^㉞其言，不能用其实^㉟。”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旧无用兵二字，补之）也，卒^㊱以为将。西破楚入郢^㊲，北威^㊳齐、（旧无齐字，补之）晋，显名^㊴诸侯。

【注释】①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田完后裔。以兵法受吴王阖庐重用，拜为将，辅助吴治军强国。其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在世界军事科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后人尊他为孙子、兵圣。②阖庐（？—公元前496年）：又称阖闾，春秋时吴国国君，姬姓，名光，号阖庐。吴王夷末之子（《左传》《世本》《史记》记为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公子光”。吴王僚十二年（公元前515年），使专诸刺杀吴王僚，代立为王。即位后，重用伍员、孙武，修治国政。公元前506年，联合陈蔡伐楚，五战五胜，逼得楚昭王出逃。公元前496年，攻越失败，伤指而亡。③子：代词，表示第二人称，相当于“您”。④十三篇：指孙武撰写的《孙子兵法》，也叫《孙子》，是我国最早、最杰出的兵书。现存《孙子》十三篇是《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张守节《史记正义》：“《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⑤小试：小加试验。⑥勒兵：治军，操练或指挥军队。⑦许：应允，许可。

⑧美人：妃嫔的称号。⑨而：代词，你、你的。⑩诺：表示同意、遵命的答应声。
⑪乃：连词，表承接。于是。⑫鈇钺：斫刀和大斧。腰斩、砍头的刑具。⑬三令而五申：即三令五申，再三命令与告诫。申，申诫、告诫。⑭鼓：指击鼓使进。⑮约束：规章，法令。⑯申令：号令。⑰如法：守法，守规矩。此处引申为听从号令。如，随顺、依照。⑱吏士：犹言官兵。⑲且：副词，将要。⑳骇：惊骇，震惊。
㉑趣：急忙。㉒徇：宣示于众。㉓中：符合。㉔规矩绳墨：规、矩，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绳墨，木匠画直线所用的工具。多比喻标准法度。㉕使：动词，派遣。㉖使：名词，使者。㉗唯：听凭，任随。㉘赴水火：犹言赴汤蹈火。比喻冒险犯难。㉙犹可：谓也可以。㉚罢休：休息。㉛就：归，返回。㉜舍：军营，营舍。
㉝徒：副词。但，仅，祇。㉞好：喜爱，爱好。㉟实：实际，事实。㊱卒：终于，最后。㊲郢：古邑名。春秋后期和战国时，凡楚迁都所至之处均称为郢。楚昭王十年吴师入郢，二年后昭王迁都于郢；惠王即位之初曾迁都于鄢；顷襄王二十一年纪郢失陷，迁都于陈；考烈王十年曾迁都于巨阳，二十二年又迁都于寿春。凡上所述楚迁都之处，均称郢。㊳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㊴显名：显扬名声，名声显扬。

【译文】孙武，齐国人，因为精通兵法而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阖庐说：“您的兵法十三篇，我全都读过。您能演示一下排兵布阵吗？”孙武回答说：“可以。”阖庐问：“可用妇女来试试吗？”孙武回话说：“可以。”于是阖庐允许他试试，叫出宫中美女一百八十人，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分别担任队长。孙武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口、左右手和后背吗？”妇人们回答说：“知道。”孙子又强调：“向前，就看你们心口所对的方向；向左，就看左手所在的方向；向右，就看右手所在的方向；向后，就朝后背所对的方向转。”妇人们回答：“是。”孙武就在一旁设立了鈇钺等刑具，又将已经宣布的口令再三交待和告诫。于是击鼓传令，让她们向右。妇人们随即大笑起来。孙子说：“对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于是，

又反复交待好几遍，然后击鼓传令，让她们向左，妇人们又大笑。孙武说：“对纪律不清楚、号令不熟悉，是将领的过失。现在，你们既然已明白而不依照号令去做，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孙武说完，就要斩杀左、右队长。吴王在台上观看，见到要斩杀自己的爱姬，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者传下命令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我如果失去这两位爱妾，吃起东西来都不香，还是不要杀她们吧！”孙子回答：“我既然奉命做了将领，将领在领军时，可以不接受国君的命令。”于是将左、右队长斩首示众，然后命令排在次位的两个妃嫔为队长。再击鼓发令，妇人们不论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站起都符合号令的要求，再没有人敢吭声了。这时孙武便派人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训练整齐，任凭君王您调遣，即使令她们赴汤蹈火也可以办到。”吴王说：“将军赶快回营休息去吧，我不想再往下看了。”孙武感叹地说：“吴王只是喜欢我的兵书理论，却不能让它付诸实践。”于是，阖庐才真正知道孙武善于用兵，最终任他做了将军。后来孙武带兵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占了郢都，威震北边的齐国和晋国，在诸侯中英名显扬。

【原文】吴起^①者，卫人也。魏文侯^②以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③，行不骑乘^④，亲裹粮^⑤与士卒分劳。卒有病疽^⑥者，吴起为吮^⑦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不然^⑧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⑨，而遂死于敌。今又吮此子，妾^⑩不知其死处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⑪。武侯浮^⑫西河^⑬而下，中流^⑭顾^⑮而谓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⑯不在险。昔三苗^⑰氏，左洞庭而右彭蠡^⑱，德义^⑲不修，而禹^⑳灭之。夏桀^㉑之居，左河济^㉒，右太华^㉓，伊阙^㉔在其南，羊肠^㉕在其北，羊肠阪，在大原。修政^㉖不仁^㉗，而汤^㉘放^㉙之。殷纣^㉚之国，左孟门^㉛，右太行^㉜，常山^㉝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㉞，武王^㉟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

也。”武侯曰：“善^⑩。”

【注释】①吴起（公元前440年—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改革家。他到魏国成立“武卒制”，屡立战功，与秦国对阵时，因“拔五城”而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太守。著有《吴子》一书。后世把他和孙武连称“孙吴”，并把他的著作与孙武的《孙子》合称为《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②魏文侯（？—公元前396年）：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445年继魏桓子位，公元前403年与韩、赵两家同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尝从子夏受经艺，敬贤礼士，尊重段干木，过其闾则轼。他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亦任用西门豹为邺令，又用吴起、乐羊为将，魏国遂成为战国初期的首强，一度称雄于中原。在位三十八年。③设席：铺设席褥。④骑乘：骑马驾车。⑤裹粮：即裹糒粮、干粮。谓携带熟食干粮，以备出征或远行。⑥疽：中医指局部皮肤肿胀坚硬的毒疮。⑦吮：用嘴吸。⑧然：代词。如此，这样。⑨旋踵：转身，指畏避退缩。⑩妾：旧时女子自称的谦词。⑪武侯：即魏武侯（？—公元前370年），姬姓，名击，战国初期魏国国君与中原霸主，魏文侯之子，公元前395年到公元前370年在位。他是三家分晋后魏国的第二代国君，在位期间将魏国的百年霸业再一次推向高峰。⑫浮：水上航行。⑬西河：河名，古称黄河南北流向的部分为西河。⑭中流：（船行至）江河中央，水中。⑮顾：回首，回视。⑯德：善行，仁爱，仁政。⑰三苗：古国名。《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孔安国传：“三苗，国名，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饕餮。”⑱彭蠡：鄱阳湖又一名称，在江西省北部。⑲德义：道德信义。⑳禹：又称大禹、夏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据传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后被选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建立夏朝。后世视为圣王。㉑夏桀：夏朝末代君王。名履癸。暴虐荒淫。汤起兵伐桀，败之于鸣条，流死于南巢。㉒河济：黄河与济水的并称，与长江、淮河合称四渎。㉓太华：即泰华，泰山与华山的并称。㉔伊阙：地名，在今河南洛阳市南，即春秋周阙塞。因两山相对

如阨门，伊水流经其间，故名。②⑤羊肠：羊肠阪的省称，古阪道名。萦曲如羊肠，故称。②⑥修政：治理，统治。②⑦不仁：无仁厚之德，残暴。②⑧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②⑨放：驱逐，流放。③⑩殷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的谥号。一作受，亦称帝辛。相传是个暴君。历代著作中多以为暴君的典型。③⑪孟门：古山名，在今河南辉县西，春秋时为晋国要隘。③⑫太行：太行山，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北起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黄河沿岸。西缓东陡，受河流切割，多横谷，为东西交通孔道，古有“太行八陁”之称。③⑬常山：即恒山，五岳中的北岳，多次因避皇帝讳而称常山。③⑭不德：不修德行，缺乏德行。③⑮武王：即周武王。姬姓，名发，文王之子，嗣为西伯。遵文王灭商遗志，盟诸侯于孟津，兴师伐纣。牧野之战大胜，灭商，建立周朝，都镐。③⑯善：表示赞同、应诺。

【译文】吴起是卫国人，魏文侯任用他为将领。他领兵时，与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背负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用嘴替他吸吮脓血，士兵的母亲听到此事后哭了起来。有人问她：“你儿子只是一名士兵，将军却亲自为他吸吮疮脓，你为什么还哭呢？”她回答说：“不是为此而哭啊！过去吴将军也曾替孩子的父亲吸吮疮脓，他父亲便勇往直前，战死于敌军中。如今，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吮毒疮，不知道他又会死在哪里，所以我才哭啊！”魏文侯死后，吴起事奉他的儿子魏武侯。有一次，魏武侯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船行到中途，武侯回过头来对吴起说：“太好了！山河为防，如此险要坚固，实在是魏国的宝地呀！”吴起回答说：“国家的强盛在于君王的仁德，而不在于山河的险要。过去，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泽，但是他不修德行，所以被大禹所灭。夏桀的领地，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南边，险峻的羊肠阪在它的北面。但他不施仁政，最后被商汤放逐。商代殷纣的国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北有巍峨的恒山，

又有黄河流经它的南面。但纣王治理国家没有仁德，而被周武王所杀。由此可见，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君推行德政，不在于地形的险峻。假若国君不施行德政，即使是和您同乘一条船的人，全都会成为您的仇敌啊！”武侯赞同说：“说得好！”

【原文】甘茂^①者，下蔡^②人也。秦武王^③以为左丞相，谓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河^④（河作川）以窥^⑤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⑥。”茂曰：“请之魏，约^⑦以伐韩，而令向寿^⑧辅行。”茂谓向寿：“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也。’”寿归以告王，王迎茂于息壤^⑨。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虽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⑩数险^⑪、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⑫，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⑬也。顷然^⑭，（然作之）一人又告，其母尚^⑮织自若也。顷然，（然作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⑯下机，逾^⑰墙而走。夫^⑱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⑲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⑳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㉑西并巴蜀^㉒之地，北开西河^㉓之外，南取上庸^㉔，天下不以^㉕多^㉖张子，而贤^㉗先王。魏文侯令乐羊^㉘将而攻中山^㉙，三年而拔^㉚之。乐羊返而论功^㉛，文侯示之谤书一箠^㉜。乐羊再拜稽首^㉝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㉞之臣，樗里子、^㉟公孙奭^㊱二人者，挟韩而议^㊲，王必听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㊳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㊴使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㊵之。武王召茂，欲罢兵。茂曰：“息壤在彼^㊶。”王曰：“有之。”因大^㊷悉起兵，使茂击之，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

【注释】①甘茂：生卒年不详，下蔡（今安徽凤台）人。姬姓，甘氏，名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曾就学于史举，学百家之说，经张仪、樗里疾引荐于秦惠文

王。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助左庶长魏章略定汉中地。②下蔡:古邑名,故城在今安徽凤台县。③秦武王(约公元前329年—公元前307年):嬴姓,名荡,秦惠文王之子,又称为秦武烈王(《世本》)、秦悼武王(《秦记》)。身高体壮,有神力,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两目出血、绝腴(折断胫骨),到了晚上,武王气绝而亡,年二十三。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右丞相樗里子追究责任,将孟说五马分尸,诛灭其族。④容车通三川:容车,指送葬时载运死者衣冠、画像之车。三川,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因其地有伊水、洛水、黄河三条河流,故称。⑤窥:泛指观看。⑥死不朽矣:据韩兆琦《史记笺证》,犹言死亦甘心、死亦瞑目。⑦约:以语言或文字订立共同应遵守的条件。⑧向寿:战国时秦国人。秦昭襄王生母宣太后外族。少与昭襄王相处共长,得太后宠。使楚,楚以向寿贵重于秦而厚待之。⑨息壤:秦邑。⑩倍:加倍,更加。《北齐书·神武纪上》:“于是士众感悦,倍愿附从。”⑪数险:张守节《史记正义》:“谓函谷及三崤、五谷。”⑫处费:处,居住、居于、处在。费,古地名,春秋鲁邑,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⑬自若:镇静自如,一如既往,依然如故。⑭顷然:片刻,一会儿。⑮尚:副词。犹,还。⑯投杼:投,掷、扔。杼,织机的梭子。⑰逾:越过。⑱夫:助词,用于句首,表发端。⑲不若:不如,比不上。⑳特:但,仅,只是。㉑张仪(?—公元前307年):战国时期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人,贵族,曾随鬼谷子学纵横之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谋略家。他在魏惠王时期入秦,秦惠文王以为客卿。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左右,秦使张仪、司马错灭蜀,后又相机灭巴国和苴国。②巴蜀:秦汉设巴蜀二郡,皆在今四川省。后用为四川的别称。③西河:河名。古称黄河南北流向的部分为西河。④上庸:古代地名。汉末至南朝梁有上庸郡,治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县西南。⑤以:连词。因而,因此。⑥多:称赞,重视。⑦贤:尊崇,器重。⑧乐羊:中山国人,战国时魏国大将,是乐毅先祖。乐羊初为魏相国翟璜门客,中山国君姬窟发兵犯魏,翟璜举荐了乐羊。可是乐羊之子乐舒

是中山王的将领，而且曾杀死了翟璜之子翟靖。但是翟璜深知乐羊为人，不计恩怨，力保乐羊为帅。乐羊出兵后，由于敌强我弱，施了缓兵之计。消息传来，朝中大哗，群臣诬告乐羊通敌。中山国君又杀了他的儿子，煮成肉羹送给他。乐羊饮羹以决志，随后大败中山国。魏王赏了他，封在灵寿，但是反疑他心地残忍，没有父子骨肉之情。乐羊死后，葬于灵寿。^{②9}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后为赵所灭。^{③0}拔：攻取，攻伐。^{③1}论功：评定功劳大小。^{③2}篋：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③3}再拜稽首：古代行跪拜礼时，拜了又拜，叩头至地，表示高度尊敬。^{③4}羁旅：亦作“羁旅”，寄居异乡。^{③5}樗里子：战国中期秦国宗室名将，秦公子，名疾，秦孝公庶子，秦惠文王异母弟，又称樗里子，也称严君疾。因居樗里（一说楮里，今陕西渭南）而称樗里疾。为人滑稽多智，秦人称之为“智囊”。^{③6}公孙奭：秦国贵族，《战国策》也作“公孙郝”、“公孙赫”，深为秦王所亲信。司马贞《史记索隐》按：《战国策》作“公孙衍”。^{③7}议：非议，讪谤。^{③8}公仲侈：亦作“公仲伾”，战国时韩国人。韩宣惠王时为相，利用秦、楚间的矛盾，使夹于秦楚两大国之间的韩国得以生存。^{③9}卒：终于，最后。^{④0}争：辩论，争论。^{④1}息壤在彼：张守节《史记正义》：“甘茂归至息壤，与秦王盟，恐后樗里子、公孙奭伐韩，今二子果争之。武王召茂欲罢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骏图曰：“言息壤之盟，犹在彼也。”^{④4}大：据韩兆琦《史记笺证》，“大”与后面“悉”字重叠使用，疑“大”字衍，《战国策》无“大”字，作“因悉起兵”。

【译文】甘茂，楚国下蔡人。秦武王任他为左丞相。武王对甘茂说：“我想乘着客车去三川郡地区，看一看周朝都城，这样，就是死也心满意足了。”甘茂说：“请允许我到魏国，与魏国相约去攻打韩国，请您派向寿辅助我一同前行。”甘茂（到魏国后）对向寿说：“你回去告诉大王，魏国已经听从我的建议，但是我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向寿回去把甘茂的话转告给了秦武王。后来秦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一到达，秦武王就问他不打韩国的原因。他回答说：“宜阳是韩国的一

个大县，名义上是县，实际上是一个郡。如今大王冒着很大的危险，行军千里去攻打它，实在难以取胜。以前曾参住在费邑，鲁国有一个与他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若无其事地继续织布。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告诉他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仍然神情自如地织布。又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又来告诉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随即扔下织布的梭子，翻墙逃走了。凭着曾参的贤德及其母亲对他的信任，当有第三个人都怀疑他时，他的母亲也会害怕他真的杀人了。现在，我的贤德比不上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也不如曾母对曾参的信任，而且会怀疑我的人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也会中途像曾参母亲扔掉梭子一样，不再信任我。当初，张仪向西吞并了巴蜀，向北开拓西河以外的疆土，向南夺取上庸。天下人并不因此而赞赏张仪，而是因此尊崇先王。魏文侯派乐羊领兵攻打中山，三年时间，才攻取了中山。乐羊回国后论功请赏，魏文侯把一小箱子诽谤乐羊的文书给他看。乐羊吓得连连叩头拜谢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全靠君王的威力啊。’而现在，我甘茂只是一个寄居秦国的下臣，樗里子和公孙奭二人，必定会借口韩国强大而对我的攻韩计划有所非议，大王一定会听信他们。这样一来，大王您欺骗了魏王，而我也要遭到韩相公仲侈的怨恨。”秦王说：“我不会听信他们，请让我和你立约为誓。”最终还是派甘茂领军进攻宜阳。过了五个月还没攻取下来，樗里子和公孙奭果然出来反对这件事。秦武王召甘茂回国，想要退兵不攻了。甘茂说：“我们的息壤之誓还在那儿。”秦武王说：“是这样。”于是秦武王大规模地出动军队，让甘茂率领进攻宜阳。终于攻取了宜阳，韩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国谢罪讲和。

【原文】白起^①者，郿^②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③。昭王使白起为上将军^④，前后斩首虏^⑤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使苏代^⑥厚币说秦相应侯^⑦曰：“武安君^⑧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⑨、汉中，

北禽^⑩赵括^⑪之军，虽周、召^⑫、吕望^⑬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⑭，则武安君必为三公^⑮，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⑯不得已^⑰矣。秦尝攻韩，围邢丘^⑱，困上党^⑲，上党之人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⑳几何^㉑人。故不如因^㉒而割^㉓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皆罢兵。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㉔。

【注释】①白起（？—公元前257年）：又名公孙起，战国时期秦国郿县（今陕西眉县常兴镇白家村）人，秦国名将，中国古代军事家、统帅。为将三十多年，拔城七十余座，共歼过百万敌军，有“人屠”的绰号。白起一生有伊阙之战、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辉煌胜利，因功被封为武安君，与王翦、廉颇、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②郿：春秋周邑，后为秦县名，县治在今陕西省眉县东北。③秦昭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即秦昭襄王，嬴姓，名则，一名稷，战国时秦国国君。④上将军：行军作战时军中的主帅。⑤首虏：首级和俘虏。⑥苏代：战国时东周洛阳乘轩里人。苏秦兄或弟，亦习纵横家言。曾为燕昭王所重，为燕策划，主张联合楚、魏，共制齐、秦。昭王与谋，攻破齐国，一时名显诸侯。⑦应侯：即范雎（？—公元前255年），字叔，战国时魏人。公元前266年被秦昭襄王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⑧武安君：即白起。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攻楚，取郢郢及汉中，因功被秦昭王封为武安君，取“以武安民”之意。⑨郢、郢：春秋楚文王定都于郢，惠王之初曾迁都于郢，仍号郢。因以“郢郢”指楚都。⑩禽：“擒”的古字。俘获，被俘，制伏。⑪赵括（？—公元前259年）：战国时期赵国人，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之子。熟读兵书，但不晓活用。于长平之战后期代替廉颇担任赵军主帅，由于指挥错误而使得赵军全军覆没，自己也冲阵战死，赵军四十万人尽数被秦将白起活埋。后以“赵括”泛指夸夸其谈、没有实际本领的人。⑫周召：亦作“周邵”，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称。两人分陕而治，皆有美政。⑬吕望（约

公元前1128年—公元前1015年):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⑭王:统治,称王。⑮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⑯固:副词。也,就。⑰不得已:无可奈何,不能不如此。⑱邢丘:古邑名。春秋属晋,战国属魏,在今河南温县东。⑲上党:地名。早见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其后,赵魏韩三家分晋,也占据上党土地。及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分为三十六郡,上党是其中一郡。而上党之国指中原诸国。⑳亡:通“无”,没有。㉑几何:犹若干、多少。㉒因:介词。趁,乘。㉓割:分割,划分。㉔隙:怨恨,仇隙。

【译文】白起,郿邑人,善于用兵。事奉秦昭王,昭王任命白起为上将军(攻打赵国),前后斩杀、俘虏了四十五万人。赵国人十分震惊,派苏代带了重礼去游说秦国丞相应侯范雎:“武安君(白起)替秦国攻占夺取了七十多个城邑,南边平定了郿、郾都和汉中,北边俘虏了赵括的军队,即使是周公、召公和吕望的功勋也不能超过这些。今天,如果赵国灭亡,秦王统治天下,那么武安君一定位列三公,您甘愿处于他的下位么?不过,即使您不愿处于他的下位,面对已成的事实,也无可奈何了。秦国曾经进攻韩国,包围邢丘,围困上党,上党的百姓都反而归附了赵国,天下人不愿做秦国的百姓已经很久了。现在灭亡赵国,它北方的土地将会落入燕国,东方的土地将会落入齐国,南方的土地将会落入韩国和魏国,那么您能得到的百姓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不如趁此机会让韩、赵两国割让土地,不要再让武安君建立更大的功勋了。”于是应侯向秦王说:“秦国的军队疲劳了,请允许韩、赵两国割地讲和,暂且让士兵们休息一下。”秦王听从了应侯的话,双方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武安君从此与应侯有了嫌隙。

【原文】秦复发兵,使王陵^①攻赵。陵战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亦过半,国内空。

遂远绝^②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无遂字）称病笃^③。应侯请之，不起^④。于是免为士伍，迁^⑤之阴密^⑥。属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⑦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⑧。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⑨，有余言^⑩。”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遂自杀。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注释】①王陵：战国时秦国将军。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259年），任五大夫，发兵攻打赵邯郸，以战不善免职。事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②绝：横度，越过。③病笃：病势沉重。④不起：不出任官职。⑤迁：流放，放逐。⑥阴密：秦县名，县治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⑦遣：发送，打发。引申为驱逐、遣送。⑧杜邮：即杜邮亭，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战国属秦。⑨怏怏不服：怏怏，形容不满意的神情。不服，不甘心、不承认。⑩余言：谓未尽的话语。

【译文】后来秦国再次发兵，派王陵进攻赵国。可是王陵作战收获不大。秦王想派武安君代替王陵统兵，武安君说：“现在秦国虽然歼灭了长平的赵军，但秦国士兵死亡也超过半数，国内空虚，跋山涉水去夺取别人的国都，赵军在里边接应，各国诸侯从外面进攻，打败秦军是必然之事，不能这样做。”秦王强令武安君就职，武安君就声称病情加重了。应侯去请他，他始终不肯就任。于是秦王免去武安君的官爵，降为士伍，让他迁往阴密去居住。武安君病重不能动身。秦王便派人去驱逐白起（武安君），下令不准他留在咸阳城中。武安君动身，走出咸阳城西门十里，到达了杜邮。秦昭王跟应侯及大臣们商议道：“白起被驱逐，他的内心还是郁郁不乐，很不甘心，有未说出的（不满意的）话。”秦王便派使者赐给他一把剑，让他自杀。武安君就自杀了。秦国人非常

怜悯他，无论城乡都祭祀他。

【原文】乐毅^①闻燕昭王屈身^②下士^③，先礼郭隗^④，以招贤者。毅为魏使燕，遂委质^⑤为臣，昭王以为亚卿^⑥。时齐愍王^⑦强自矜^⑧，百姓弗堪^⑨。于是昭王使毅约赵、楚、魏以伐齐。昭王悉^⑩起兵，使毅为上将军^⑪，并护^⑫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⑬。诸侯兵罢归，而毅独追入临灾^⑭，尽取齐宝财物输^⑮之燕。昭王大悦，封乐毅于昌国。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⑯、即墨^⑰未服。会^⑱燕昭王卒。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⑲于毅，及即位，齐之田单^⑳闻之，乃纵反间^㉑于燕曰：“齐城不下^㉒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㉓且^㉔留齐，南面而王^㉕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惠王固已疑毅，得齐间^㉖，乃使骑劫^㉗代将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赵。齐田单遂破骑劫，尽复得齐城。”

【注释】①乐毅：魏将乐羊后裔，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七十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②屈身：降低身分，委屈自身。③下士：屈身交接贤士。④郭隗：生卒年不详，战国中期燕国（今保定满城县）人，燕昭王客卿。他向燕昭王献计，要国君广纳贤才。于是昭王给他建了宫室曰“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结果乐毅、邹衍、剧辛及其他有才能的人皆来归附燕国，燕国因此强大起来。⑤委质：向君主献礼，表示献身。引申为臣服、投靠。⑥亚卿：周制，卿分上、中、下三级，次者为中卿，又称亚卿。⑦齐愍王（约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84年）：本名田地，齐宣王之子，田齐政权第六任国君。公元前301年即位，在位十七年。曾破秦、燕等国，控制楚国，灭宋国。⑧自矜：自负，自夸。⑨弗堪：受不了。⑩悉：尽其所有。⑪上将军：行军作战时军中的主帅。⑫护：总领，统辖。司马贞《史记索隐》：“护谓总领之也。”⑬济西：济西之战是燕国主将乐毅在济水（今山东省济南西北）之西与齐国进行的战争。⑭临灾：

古邑名。亦作临淄、临淄，以城临灾水得名。故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

⑮输：输送，转送。⑯莒：春秋时邑名。原为莒国领地，后属鲁，又属齐。在今山东省莒县。⑰即墨：古地名。在今山东平度东南。战国时为齐邑，秦置县，北齐废。⑱会：副词。恰巧，适逢。⑲不快：不愉快，不高兴。⑳田单：战国时期齐国名将。齐愍王时曾为临淄（今淄博东北）市掾。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燕军攻下临淄，田单率族人以铁皮护车轴，平安逃至即墨（今平度东南），表现出军事才能。在即墨被困之际，被军民推为将，组织齐人抵抗。在他的带领下，齐军大败燕军，收复失地，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田单受封安平君，任齐相。㉑反间：诱使敌方的间谍或其他人反为我用，制造其内讧而伺机取胜。《孙子·用间》：“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㉒不下：没有攻克。㉓连兵：联合兵力，集结军队。㉔且：副词，将要。㉕王：统治，称王。㉖间：离间。㉗骑劫（？—公元前279年）：战国时期燕人，燕国将领。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齐将田单纵反间于燕，燕惠王乃令骑劫代毅为将，田单设计懈燕军斗志，大败燕军，杀骑劫。

【译文】乐毅听说燕昭王降低身分，礼贤下士，首先尊敬郭隗，以此招来天下的贤能之人。一次魏昭王派乐毅出使燕国，乐毅就归顺燕国做了臣子，燕昭王任他为亚卿。当时，齐愍王强悍、自负，百姓不能忍受。于是燕昭王派乐毅联合赵国、楚国和魏国共同攻打齐国。燕昭王出动全部军队，派乐毅担任上将军，并总领赵、楚、韩、魏、燕五国的军队进攻齐国。在济西打败了齐军。各国军队撤兵回国，而乐毅又统率燕军独自追击，一直到达临淄，将齐国的财宝全部掠取运回燕国。燕昭王十分高兴，封乐毅为昌国君。乐毅攻占齐国的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置郡县，隶属燕国，只有莒邑和即墨两座城邑没有降服。恰逢燕昭王去世，新即位的惠王在当太子时曾对乐毅不满，即位后，齐国田单听说了这个情况，就派人到燕国施行反间计，说道：“齐国城邑没有攻克的只有两座了。然而它们之所以还没有被攻占，据说是乐毅与燕国新国君有隔

闾,他想集结军队,将来留在齐国,做齐国的君主。齐国现在唯恐燕国另派其他将军来。”燕惠王本来就怀疑乐毅,听到齐国挑拨离间的话,就派将领骑劫代替统兵并召回乐毅。乐毅知道燕惠王派人代替自己是不怀好意,(害怕被杀)就西去投降了赵国。齐国大将田单后来打败了骑劫,全部收复了齐国的城邑。

【原文】廉颇^①者,赵之良将也。蔺相如^②者,赵人也。赵王与秦王会渑池^③。秦王饮酒酣^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⑤。”赵王鼓瑟。秦御史^⑥前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⑦以相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⑧缶,因跪请。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⑨相如,相如张目^⑩叱^⑪之,左右皆靡^⑫。于是秦王不怿^⑬,为壹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⑭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注释】①廉颇(约公元前327年—公元前243年):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家,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战国四大名将”。②蔺相如(约公元前329年—公元前259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他的生平最重要的事迹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这三个事件。③渑池:地名,在今河南省渑池县西。战国时为渑池邑,先后属郑、韩、秦。④酣:饮酒尽兴,半醉。⑤瑟:古代一种拨弦乐器,亦作“秘”,春秋时已流行,常与古琴或笙合奏。⑥御史:官职名,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皆有御史,为国君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⑦缶:古同“缶”,瓦质的打击乐器。⑧进:进奉,奉献。⑨刃:名词作动词,意为用刀剑杀、割。⑩张目:瞪大眼睛,愤怒貌。⑪叱:责骂,呵斥。⑫靡:倒退,后退。⑬怿:喜悦,快乐。⑭竟:终了,完毕。

【译文】廉颇是赵国的杰出将领，蔺相如也是赵国人。赵惠文王与秦昭王在渑池相会结盟，当秦昭王酒兴正浓时，就微带醉意地说：

“我私下听说赵王喜爱音乐，那就请您弹瑟助个兴吧！”赵王便弹起瑟来。秦国的御史大夫走上前来，写道：“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一起饮酒，秦王让赵王弹瑟。”蔺相如也上前说：“赵王私下听说秦王擅长秦地音乐，请允许我献上瓦缶，（请秦王敲一敲，）来共同娱乐。”秦王大怒，不答应。于是蔺相如就向前递上一个奏乐用的瓦缶，并跪下请秦王演奏。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说：“大王如果不敲，在这五步之内，我就拿我颈项里的血溅大王的身！”这时秦王的侍从想要杀他，相如愤怒地瞪大眼睛，大声呵斥，侍从们都吓得后退。于是秦王极不情愿地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御史写道：“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秦国的大臣们说：“请拿赵国十五座城池给秦王贺寿！”蔺相如也回敬道：“请拿秦国的咸阳城为赵王祝寿！”就这样直到酒宴完毕，秦王始终都不能压倒赵王。

【原文】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①。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②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③，不忍为之下。”宣言^④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每朝常称病。已而^⑤相如出，望见廉颇，引车避匿^⑥。于是舍人^⑦相与^⑧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⑨君之高义^⑩也。今君与廉君同列^⑪，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⑫之，恐惧殊甚^⑬，且庸人^⑭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⑮，请辞去。”相如固^⑯（固旧作故，改之）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⑰秦王？”曰：“不若^⑱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⑲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⑳，独何畏廉将军哉？顾^㉑吾念^㉒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斗^㉓，其势不俱^㉔生。吾所以为此，先公家之急，而后私讎^㉕也。”颇闻之，肉袒^㉖负荆^㉗，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曰：“鄙贱^㉘之

人，不知将军宽^{②⑩}之至此也。”卒相与^{③⑩}欢，为刎颈之交^{③⑩}。

【注释】①右：古代崇右，故以右为上。②野战：交战于旷野。③羞：谓以为耻辱。④宣言：扬言，故意散布某种言论。⑤已而：旋即，不久。⑥避匿：躲藏，躲避。⑦舍人：战国及汉初王公贵人私门之官。⑧相与：共同，一道。⑨慕：思慕（仰慕），向往。⑩高义：行为高尚合于正义。⑪同列：同一班列，同等地位。亦指地位相同者。⑫畏匿：畏怯回避。⑬殊甚：犹很、非常。形容程度深。⑭庸人：平常的人。⑮不肖：不成材。⑯固：通“故”。所以，因而。⑰孰与：比对方怎么样。表示疑问语气，用于比照。⑱不若：不如，比不上。⑲廷：名词作状语，在厅堂上。⑳弩：喻低劣无能。㉑顾：但是。㉒念：思虑，考虑。㉓斗：战斗，争斗。㉔俱：一样，等同。㉕私雠：私人的怨仇。㉖肉袒：去衣露体。古代在祭祀或谢罪时表示恭敬和惶惧。㉗负荆：背负荆条，谓愿受杖。后以“负荆请罪”为向人赔礼道歉之典。㉘鄙贱：卑微下贱。有时用作谦词。㉙宽：度量宽宏，宽厚。③⑩相与：互相，交相。③①刎颈之交：同生死、共患难之交情。刎颈，割脖子。交，交情、友谊。比喻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

【译文】渑池会盟结束回国，赵王因为蔺相如功劳卓著，便任命他为上卿，职位在廉颇之上。廉颇不满地说：“我身为赵国大将，有攻城掠地、旷野奋战的功劳，而蔺相如只凭三寸之舌立了点功，职位反而比我高，况且他蔺相如本是卑贱之人，却让我在他之下，这是对我极大的羞辱！”并扬言道：“我如果碰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相如听到后，每到上朝时，常常推说有病不去。过了不久，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连忙指引车子躲避让开。于是相如的家臣就一起进谏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事奉您，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如今，您与廉将军地位相同，廉将军口出狂言，可您怕他、躲他，也害怕得太过分了，就算是普通人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您身为将相呢！我们没有才德，请允许我们走吧！”相如因此挽留他们说：“廉将军与秦王相比，你们看谁更

厉害？”回答说：“廉将军比不上秦王。”相如继续说：“就算是秦王那样的威严，我也敢于当堂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我虽愚笨无能，为何会单单害怕廉将军呢？只不过我考虑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若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之所以这样忍让，无非是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怨仇放在后面。”廉颇听说后，非常惭愧，就袒露着上身，背着荆条，由宾客带领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对相如说道：“我这个粗鄙浅薄之人，想不到将军胸怀宽大到如此程度！”二人终归于好，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原文】赵奢^①者，赵之田部吏^②也。收税，而平原君^③家不肯^④出，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⑤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因^⑥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⑦，今纵^⑧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⑨，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⑩，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⑪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⑫，而君为贵戚^⑬，岂轻^⑭于天下邪^⑮？”平原君以为贤，言之王。王用之治国赋^⑯，国赋大治^⑰，民富而府库^⑱实。

【注释】①赵奢：战国时期赵国贵族，亦是当时名将，因功被赐爵号为马服君。②田部吏：征收田赋的官吏。③平原君：嬴姓，赵氏，名胜，战国时期赵国宗室大臣，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今山东武城），号平原君。在赵惠文王和赵孝成王时任相，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以善于养士而闻名，门下食客曾多达数千人。和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合称战国四公子。④肯：愿意。⑤用事者：当权管事的人。⑥因：介词。趁，乘。⑦公子：古代称诸侯之庶子，以别于世子，亦泛称诸侯之子。⑧纵：放纵，听任。⑨削：削弱。⑩加兵：谓发动战争，以武力进攻。⑪安：副词，表示疑问，相当于“怎么”、“岂”。⑫固：稳固，安定。⑬贵戚：帝王的亲族。⑭轻：轻

视，鄙视。⑮邪：语气助词，表疑问。⑯国赋：国家规定的赋税。⑰大治：谓政治修明，局势安定。此处指税收。⑱府库：旧指国家贮藏财物、兵甲的处所。

【译文】赵奢是赵国征收田赋的官吏。有次在收取租税时，平原君家不肯缴纳，赵奢依法办理，杀了平原君家九个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要杀死赵奢。赵奢趁机劝说道：“您在赵国是贵公子，现在要是纵容您的家臣而不遵守国家法令，就会削弱法令的权威，法令的权威削弱了就会使国家衰弱，国家衰弱了诸侯各国就要出兵来侵犯，诸侯出兵侵犯，赵国就会灭亡，您还怎样保有这些财富呢？像您这样地位高贵的人，能够奉公守法，就会使大家都奉公守法，大家都奉公守法，就能使国家强盛，国家强盛了赵国就会稳固，而您身为赵国皇亲，难道还会被天下人轻视吗？”平原君认为赵奢贤能，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于是任用他管理全国赋税，国家赋税管理得很好，百姓富裕，国库充实。

【原文】秦伐韩，军阙与^①。王乃令奢将，救之，大破秦军。惠文王赐奢爵号为马服君^②。孝成王立，秦与赵兵相距^③长平^④，使廉颇将，固壁^⑤不战。秦之间^⑥言曰：“秦之所恶^⑦，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括自少时学兵法，言^⑧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之善^⑨。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⑩也，而括易^⑪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

【注释】①阙与：地名。战国时韩邑，后属赵。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②马服君：马服，战国赵地，在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北。赵封其名将赵奢于此，赐号为马服君。后以“马服”指赵奢。③相距：对峙。距，通“拒”。④长平：古城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战国时秦白起曾大败赵括，坑杀赵降卒四十

余万于此。⑤固壁：犹固垒。⑥间：间谍。⑦恶：畏惧，担心。⑧言：谈论。⑨善：赞同，应诺。⑩死地：绝境。⑪易：轻易，轻率。

【译文】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阙舆。赵王便派赵奢为将，去援救韩国，结果大败秦军。赵惠文王赐赵奢封号为马服君。后来，赵孝成王即位。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在长平对峙。赵王派遣廉颇带兵对阵，赵军坚守营垒不应战。秦国的间谍散布谣言说：“秦国最担心的，就是怕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将军。”赵王因此用赵括为将，替代廉颇。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认为天下没有谁能比得上自己。他曾经和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作战，赵奢也难不倒他，但并不认为他是将帅之才。赵括的母亲问其中的缘故，赵奢说：“用兵打仗是敌我双方处于生死之地的大事，而他却夸夸其谈。赵国不用他为将也就罢了，要是让他为将，使赵军失败的人一定就是他。”

【原文】及括将行，其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①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②，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③而朝，军吏无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④，归藏家，而日视便利^⑤田宅可买者。王以为何如^⑥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⑦置^⑧之，吾已决矣。”终遣之。括既代廉颇，悉^⑨更约束^⑩，易置^⑪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⑫奇兵^⑬，射杀括。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⑭之。

【注释】①奉：通“捧”。捧着。②士大夫：将佐，将士。③东向：亦作“东乡”或“东向”，面向东。古代以东为上方、尊位。④金帛：黄金和丝绸，泛指钱物。⑤便利：有利，方便。《墨子·尚同中》：“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⑥何如：何似，比……怎么样。⑦母：赵括的母亲。⑧置：搁

置,放下。⑨悉:尽,全。⑩约束:规章,法令。⑪易置:改设,更换,改变位置。
⑫纵:通“总”,统率。⑬奇兵:出乎敌人意料而突然袭击的军队。⑭坑:活埋。

【译文】等到赵括将要领军出发,他母亲上书给赵王,说道:“赵括不能派做将军。”赵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当初我侍奉他父亲赵奢,那时他父亲做将军,亲自捧着饭菜侍奉几十人用餐,所结交的朋友有几百人;大王和王族所赏赐的东西,全部分给下属将领;从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过问家里的事。现在赵括刚做将军,就面向东方接受部下的参见,军吏没有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银绸缎,全都拿回家收藏起来,而且天天打听哪里有便宜合适、可以买下的田地房屋。大王觉得这哪一点像他父亲?父亲与儿子的心地截然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老人家您就别管这件事了,我已经决定了。”赵王最终还是派遣赵括为将。赵括代替廉颇以后,全部更改了军纪制度,撤换了军官。秦国大将白起听到这些以后,派出奇兵射死了赵括。于是赵国几十万大军投降了秦军,秦军将他们全部活埋了。

【原文】李牧^①者,赵之北边^②良将也,常居代^③、鴈门^④,备^⑤匈奴。日飨士^⑥,习骑射,谨^⑦烽火^⑧,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⑨,急入收保^⑩,有敢捕虏^⑪者斩。”如是数岁^⑫,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⑬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⑭。复请牧,牧固^⑮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⑯敢奉令。”王许之。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⑰日得赐而不用,皆愿得一战。于是悉勒^⑱习战。大纵^⑲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⑳不胜,以数千人委^㉑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陈^㉒,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破东胡^㉓。单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赵边。

【注释】①李牧(?—公元前229年):战国时期赵国杰出将领,受封赵国武安君。李牧的生平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在赵国北部边境抗击匈奴,后一段以抵御秦国为主。与白起、廉颇和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②边:边境,边界。③代:古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东北,建于战国以前,公元前475年为赵襄子所灭。④鴈门:“鴈”同“雁”。郡名,战国赵地。秦置郡,今山西北部皆其地。张守节《史记正义》:“今鴈门县代地,故云代鴈门也。”⑤备:防备,戒备。⑥飧士:以酒食款待士兵,犒劳士卒。⑦谨:慎守,严守。⑧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⑨盗:侵犯。⑩收保:古代边境上设置的兼有储藏物资和防卫作用的小城堡。保,通“堡”。⑪捕虏:亦作“捕虏”。俘获。⑫岁:年。一年为一岁。⑬让:责备,责问。⑭田畜:耕种与畜牧。⑮固:副词。一再,执意,坚决地。⑯乃:副词。才。⑰边士:犹边卒。⑱勒:统率,部署。⑲纵:广泛地,任意地。⑳佯北:假装败退。㉑委:司马贞《史记索隐》:“委谓弃之,恣其杀略也。”㉒陈:同“阵”。军伍行列,战斗队形。㉓东胡: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因居于匈奴之东,故名。春秋、战国时,南邻燕国,后为燕所破,迁于今西辽河上游一带。秦末东胡强盛,后为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余众退居乌桓山和鲜卑山,分别称乌桓、鲜卑。见《史记·匈奴列传》。后亦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

【译文】李牧是赵国镇守北方边境的优秀将领。他经常驻扎在雁门,防备匈奴,每天用丰厚的酒食犒劳将士,带领他们练习骑马、射箭,小心地把守烽火台,增加侦察人员,优待战士。李牧做出规定说:

“匈奴如果侵入边境来抢掠,应立即退入营垒坚守,有敢擅自捕捉俘虏的要斩首。”这样一连好几年,赵军也没有什么伤亡和损失。然而匈奴认为李牧胆怯,即使是赵国边境上的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胆怯。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大怒,将其召回,派另外的人代他为将。这一年多,匈奴每次来侵犯,新任将军便领兵出战。每次出战,多是失利,损失伤亡惨重,边境不能耕种、放牧。于是赵王又请李

牧为将。李牧一再说自己有病。赵王于是就强令他出来率军守边。李牧说：“大王一定要任用臣下的话，必须依我以前的做法，我才敢接受任命。”赵王答应了他。李牧到了边境，按照原来的规定办事。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却始终认为李牧胆怯。守边的士兵每天得到犒赏却感觉自己无用武之地，都希望与匈奴打一仗。于是李牧部署将士习练战法，又让百姓把大批牲畜赶出去四处放牧，百姓漫山遍野。匈奴先派小股兵力入侵，李牧假装败走，丢下几千人给匈奴。单于听到此事，率领大批军队入侵。李牧布置许多奇阵，张开车阵的左右两翼包围伏击匈奴，大破其军，斩杀匈奴骑兵十余万。接着又打败东胡，单于远逃。从此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

【原文】屈原^①者，名平，楚之同姓^②也，为楚怀王左徒^③。博闻强志^④，明^⑤于治乱^⑥，娴^⑦于辞令^⑧。入则与王图议^⑨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⑩，应对诸侯。王甚任^⑪之。上官大夫^⑫与之同列^⑬，而心害^⑭其能。怀王使平造为宪令^⑮，平属^⑯草藁^⑰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⑱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⑲平。平疾^⑳王听之不聪^㉑也，谗谄^㉒之蔽明^㉓也，邪曲^㉔之害公也，方正^㉕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㉖而作《离骚^㉗》。平既绌^㉘，其后秦大破楚师，怀王入秦而不反。平虽放流，睠顾^㉙楚国，冀幸^㉚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㉛子兰^㉜卒使上官大夫短^㉝原于顷襄王^㉞，顷襄王怒而迁^㉟之，迁于江南。遂自投汨罗^㊱以死。汨水在罗，故曰汨罗。原既死之后，楚日^㊲以削^㊳，竟^㊴为秦所灭。

【注释】①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事楚怀王，曾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学问博、见识广，彰明法度，举贤授能，初为怀王所信用。主张联齐抗秦。子兰（怀王幼子）、上官大夫等害其能，进谗言于王，王乃疏原。怀王死

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原既痛国之危亡，又感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开创了“楚辞”这一诗歌样式，对后世文学具有极大影响，代表作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篇。②同姓：指同祖的兄弟。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因受封于屈地，而为屈氏。张守节《史记正义》：“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③左徒：战国时楚国官名。后人因屈原尝为楚怀王左徒，即用以指屈原。④博闻强志：同“博闻强识”。见闻广博，记忆力强。⑤明：懂得，了解，通。⑥治乱：谓治理混乱的局面，使国家安定、太平。⑦娴：熟习。⑧辞令：应对的言辞。⑨图议：计议，商讨。⑩宾客：春秋、战国时多用称他国派来的使者。⑪任：指信任、信仰。⑫上官大夫：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大臣。为人奸佞，妒贤忌能。因忌屈原之才，屡向楚怀王进谗言，使之疏远屈原。后楚怀王不听屈原忠告贸然赴秦，被囚，死于秦，顷襄王即位。时屈原遭而作《招魂》，以抒发对楚怀王囚死秦国的悲愤。贵族子兰因之大怒，上官大夫受其指使，向顷襄王进谗言，诬害屈原，屈原因之被逐江南。一说即靳尚。《新序·节士》称“楚贵臣上官靳尚”。张守节《史记正义》：“王逸云上官靳尚。”⑬同列：同一班列，同等地位。亦指地位相同者。⑭害：妒忌。⑮宪令：法令。⑯属：撰写，纂辑。⑰草藁：初拟的文稿或画稿等。司马贞《史记索隐》：“草藁谓创制宪令之本也。”⑱伐：自我夸耀。⑲疏：疏远，不亲近。⑳疾：忧虑。㉑聪：明察。㉒谗谄：好谗谮谄谀之人。㉓蔽明：遮掩眼光。㉔邪曲：指品性不正的人。㉕方正：指人行为、品性正直无邪。㉖幽思：深思，沉思。㉗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㉘绌：通“黜”。贬退，排斥，废除。㉙睠顾：亦作“眷顾”。垂爱，关注。㉚冀幸：犹希冀、侥幸。㉛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㉜子兰：芈姓，名子兰（一作兰），战国时楚国令尹。楚怀王子，顷襄王弟。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诱骗楚怀王去秦（今陕西咸阳）会盟，昭睢、屈原等大臣反对怀王去秦，他却力劝怀王前去会盟。怀王入秦，被秦扣留，后死于秦。顷襄王即位（公元前298年），他任令尹，掌握楚国军政大权。他与上官大夫诬害屈原，迫使屈原流放江南。约顷襄王七

年，楚人因其劝怀王入秦而不返，免令尹之职，以子椒接任。^{③③}短：谓指摘缺点，揭发过失。^{③④}顷襄王：即楚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在位），楚怀王之子，芈姓，原名熊横。太子时期，在秦国当人质。公元前302年熊横逃回楚国。楚怀王被困于秦后继位。^{③⑤}迁：流放，放逐。^{③⑥}汨罗：江名，湘江支流，在湖南省东北部。上游汨水有东西两源：东源出江西省修水县境，西源出湖南省平江县东北境龙璋山。两源在平江县城西汇合后称汨罗江，西流到湘阴县北注入洞庭湖。^{③⑦}日：每天，一天一天的。^{③⑧}削：削弱。^{③⑨}竟：终于，到底，最后。

【译文】屈原，名平，是楚王的同族人，担任楚怀王的左徒。他见闻广博，记忆力强，通晓国家保持安定、避免动乱的道理，擅长言语应对。在朝中就和楚王商讨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他国使者，处理与诸侯国的外交事务。楚怀王对他十分信任。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等，却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写好草稿，还未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看到后欲强占为己有，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每颁布一项法令，屈原就夸耀是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做得出来！’”楚怀王听后很生气，就渐渐疏远了屈原。屈原痛心楚怀王听信人言而不明察真相，被谗谮谄媚的人蒙蔽而不明事理，致使邪恶者伤害公道，正直的人不能为朝廷所容，所以忧愁沉思而写成《离骚》。屈原遭贬黜之后，秦国大败楚兵，怀王被困于秦国而不得生还。屈原虽然身遭流放，还是眷恋楚国，期望怀王能悔悟过来，习俗能得到改正。令尹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听后发怒，将屈原放逐远地。最终屈原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死后，楚国一天天削弱，终被秦国所灭。

【原文】豫让^①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②，而无所知名^③。去而事智伯^④，智伯甚尊宠^⑤之。及智伯伐赵，赵襄子^⑥与韩、魏^⑦合

谋灭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⑩智伯头以为饮器^⑨。豫让遁逃山中，变名易姓，为刑人^⑪，入宫涂^⑫厕，欲以刺^⑬襄子。襄子如厕，心动^⑭，执问^⑮涂厕之刑人，豫让内持刀兵^⑯，曰：“欲为智伯报讎！”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⑰也，吾谨避之耳。”释去之。居^⑱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⑲，吞炭为哑^⑲，行乞于市，其妻不识。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以子之材，委质^⑳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㉑子。近幸子，乃为所欲^㉒，顾不易邪^㉓？何乃残身苦形^㉔，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为^㉕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㉖。”顷之，襄之当出，豫让伏^㉗于所当^㉘过之桥下^㉙。襄子至桥马惊，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赵襄子数^㉚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讎，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㉛何以为之报讎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㉜遇^㉝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土^㉞遇我，我故国土报之。”

【注释】①豫让：姬姓，毕氏，春秋战国间晋人，为晋卿智瑶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豫让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后为赵襄子所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②范氏及中行氏：原为春秋晋国两大家族，后被赵氏、魏氏、韩氏、智氏四家联手驱逐。③知名：声名为世所知，犹出名。④智伯（？—公元前453年）：名瑶，又称智襄子，春秋时期晋国四卿之一。⑤尊宠：尊重宠幸。⑥赵襄子（？—公元前425年）：名毋恤（又作无恤），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⑦韩、魏：指春秋时晋国的韩氏、魏氏两家大臣，后又共同分晋立国而为诸侯。⑧漆：涂漆。⑨饮器：饮酒的器皿。⑩刑人：受刑之人，古代多以刑人充服劳役的奴隶。⑪涂：涂抹。⑫刺：刺杀，杀死。⑬心动：指心跳，突感不安。⑭执问：拘留讯问。⑮刀兵：泛指兵器。⑯义人：言行符合正义

或道德标准的人。①⑦居：经过，表示相隔若干时间。①⑧厉：生癩疮，癩疮。司马贞《史记索隐》：“赖，恶疮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疮肿，若赖病然，故豫让以漆涂身，令其若癩耳。”①⑨哑：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而不能说话；发音困难，声音低沉而不圆润。司马贞《史记索隐》：“哑谓瘖病。《战国策》云：（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为乞食人。其妻曰：‘状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类也？’让遂吞炭以变其音也。”②⑩委质：亦作“委挚”，亦作“委贄”，引申为臣服、归附。②⑪近幸：宠爱。②⑫所欲：司马贞《史记索隐》：“谓因得杀襄子。”②⑬顾不易邪：顾，岂、难道。邪，语气助词，表反问。②⑭形：形体，身体。②⑮所为：司马贞《史记索隐》：“刘氏云：‘谓今为癆哑也。’”②⑯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也：司马贞《史记索隐》：“言宁为厉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杀，则恐伤人臣之义而近贼，非忠也。”②⑰伏：隐藏，埋伏。②⑱当：副词，相当于“将”、“将要”。②⑲桥下：张守节《史记正义》：“汾桥下架水，在并州晋阳县东一里。”③⑰数：数落，责备，责问。③⑱独：副词。仅仅，唯独。③⑲众人：一般人。③⑳遇：对待。④⑰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

【译文】豫让是晋国人，过去曾经事奉过范氏和中行氏，没有什么名声。后离开范氏、中行氏而去事奉智伯，智伯非常尊重宠信他。等到智伯攻伐赵国，赵襄子与韩、魏合谋消灭了智伯，三家瓜分了他的封地。赵襄子把智伯头骨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的器皿。豫让则逃到山中，改名易姓。装扮成被判刑做苦役的人，潜入赵襄子的宫中粉刷厕所，准备刺杀赵襄子。襄子上厕所时，心里突感不安，便拘留询问正在粉刷厕所的刑人。豫让衣内夹着凶器，见事已败露，便说：“我要给智伯报仇！”赵襄子的随从要杀掉他，襄子说：“他是深明大义的人，我小心地躲着他就是了！”于是放了豫让。过了不久，豫让又将全身涂满油漆，使皮肤过敏长满癩疮，吞炭使嗓子变得沙哑，在街上讨饭，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走在路上遇见朋友，朋友认出他后，问道：“以您的才能，委身去侍奉赵襄子，襄子一定会宠信您。有赵襄子的宠信，到那时

您要干您想干的事(刺杀赵襄子),岂不是更容易吗?何苦摧残自己的身体、丑化自己的形象!用这样的办法想要达到报复襄子的目的,不是很困难吗?”豫让说:“既然委身事奉别人,又想杀他,这是怀着二心事奉他的君主。如此做法对我来说更艰难,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天下后世怀着二心去事奉君主的人感到羞愧。”过不了多久,襄子要外出,豫让潜伏在他将要经过的桥下。襄子来到桥上,马忽然受惊。襄子说:“一定是豫让在这里。”派人查问,果然是豫让。这时襄子责问豫让道:“你过去不也事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做智伯的臣子。现在智伯死了,你为什么唯独要为他这样三番五次地报仇呢?”豫让说:“我事奉过范氏、中行氏,他们只把我当一般人看,所以我只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国家杰出之士对待,所以我要以一个杰出人物那样的道义来回报他。”

【原文】李斯^①者,楚上蔡^②人也。为丞相。始皇出游会稽^③,斯及中车府令^④赵高^⑤皆从。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⑥以数直谏,使监兵^⑦上郡,蒙恬^⑧为将,少子胡亥^⑨从。始皇帝至沙丘^⑩,疾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⑪蒙恬,与丧^⑫会^⑬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于是斯、高相与谋,诈^⑭为受始皇诏,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扶苏剑以自裁,将军恬赐死。至咸阳发丧^⑮,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⑯,常侍中^⑰用事^⑱。

【注释】①李斯(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08年):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方)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入秦为官,得到吕不韦提拔,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写《谏逐客书》给秦王,被秦王任为廷尉。十年后,再助秦王统一天下,不久便升为丞相。后来,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在他统一言论的建议下,秦销毁民

间《诗》《书》等百家之学，坑杀儒生，史称“焚书坑儒”。②上蔡：古蔡国所在地。司马贞《史记索隐》：“《地理志·汝南上蔡县》云：‘古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属汝南。后二代至昭侯，徙下蔡，属沛，六国时为楚地，故曰楚上蔡。③会稽：山名，在浙江省绍兴县东南。相传夏禹大会诸侯于此计功，故名。一名防山，又名茅山。④中车府令：官名。秦代始置，掌皇帝车舆。后代亦有设“车府署令”者，或属太常寺，或属太仆寺。⑤赵高（？—公元前207年）：秦人。先世为赵贵族，父母有罪，没入秦官为宦官。通狱法，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始皇卒，唆使胡亥与丞相李斯矫诏赐死始皇长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任郎中令，居中用事，诛戮宗室大臣。陈胜、吴广起义后，又诬杀李斯，为中丞相，封武安侯。阴谋作乱，于朝指鹿为马，凡不阿从者皆借故诛之。二世三年，刘邦率军入关，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卒为子婴所杀。⑥扶苏（？—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长子，曾谏阻坑杀诸儒生，始皇怒，使北监蒙恬军。始皇死，赵高李斯矫命赐死。⑦监兵：监军。⑧蒙恬（？—公元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战国时为秦国名将，因北防匈奴而出名。⑨胡亥：即秦二世（公元前230年—公元前207年），嬴姓，是秦始皇第十八子，继任为秦二世，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207年在位。⑩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秦始皇巡视途中病逝于沙丘平台。⑪属：委托，嘱咐。⑫与丧：参与丧事，此处“与”有“主持”之意。⑬会：会合，聚会。⑭诈：作假，假装。⑮发丧：办理丧事。⑯郎中令：官名。始置于秦，为九卿之一，掌守卫宫殿门户。⑰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⑱用事：执政，当权。

【译文】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任秦国丞相。秦始皇出游到会稽，李斯及中车府令赵高一同跟随。始皇有二十多个子女，长子扶苏因为多次向始皇直言进谏，被始皇派到上郡监督军队，蒙恬在那里担任将军。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也随同出行。秦始皇游历到沙丘，病得很严重，就命

令赵高替他写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给蒙恬，再到咸阳会合，主持葬礼把我安葬。”诏书已密封好，还没有交给使者送出，始皇就去世了。于是，李斯与赵高密谋，假装接受秦始皇诏命，立胡亥为太子。另外他们又伪造了一封遗诏给扶苏，赐与宝剑令他自杀，同时也把将军蒙恬赐死。回到咸阳为秦始皇办理丧事，太子被立为二世皇帝，即秦二世，赵高则被任命为郎中令，常常在宫中侍奉秦二世，掌握了实权。

【原文】二世燕居^①，乃召高与谋，谓高曰：“夫人生世间也，譬犹骋^②六骥^③过决隙^④也。吾既已临^⑤天下矣，欲悉^⑥耳目之所好，穷^⑦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⑧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⑨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愿陛下少^⑩留意焉。夫沙丘谋，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⑪怏怏^⑫，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⑬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⑭，唯恐不终。且^⑮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⑯？”赵高曰：“严法而刻^⑰刑，令有罪者相坐^⑱，诛至收族^⑲；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⑳归陛下，害除而奸谋^㉑塞，群臣莫不被润泽^㉒、蒙厚德，陛下则高枕^㉓肆志^㉔宠乐^㉕矣。计莫出^㉖于此。”二世然^㉗高之言，乃更为法律。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治之^㉘。诛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㉙咸阳市，十公主砒^㉚死于杜^㉛。相连坐^㉜者，不可胜数。

【注释】①燕居：退朝而处，闲居。②骋：奔驰，奔跑。③骥：骏马。④决隙：空隙。⑤临：监视，监临。引申为统治、治理。⑥悉：尽、全。⑦穷：穷尽。⑧宗庙：朝廷和国家政权的代称。⑨道：方法，途径。⑩少：稍，略。⑪属意：归心，着意。⑫怏怏：不服气或闷闷不乐的神情。⑬蒙毅（？—公元前210年）：蒙恬之弟，为秦始皇上卿，有忠信之名，后被赵高唆使二世而处死。⑭战战栗栗

栗：亦作“战战栗栗”，敬畏戒慎貌。^⑮且：据韩兆琦《史记笺证》引王叔岷曰：“‘且’犹‘则’也。”则：连词，表承接，犹言就、那么。^⑯为：据韩兆琦《史记笺证》引王叔岷曰：“‘为’犹‘有’也。”^⑰奈何：怎么办。^⑱刻：刻薄，苛刻。^⑲相坐：谓一人有罪，连坐他人。^⑳收族：收捕罪犯的家族。^㉑阴德：暗中做的有德于人的事。^㉒奸谋：奸邪的计谋。^㉓润泽：恩泽。^㉔高枕：枕着高枕头，谓无忧无虑。^㉕肆志：快意，随心，纵情。^㉖宠乐：谓尊荣安乐。^㉗出：高出，超出。^㉘然：正确，认为……正确。^㉙下高令治之：中华书局本《史记》断句为“下高，令鞠治之”。杨燕起《史记全译》云：“下，下达、交给。鞠，通‘鞠’，审讯。”^㉚戮死：戮，指陈尸示众。戮死，受戮而死。^㉛砮：与“礲”同。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又称“车裂”。^㉜杜：春秋时国名。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㉝连坐：旧时一人犯法，其家属亲友邻里等连带受处罚。

【译文】二世胡亥闲居宫中，召见赵高来商议事情，说：“人生在世，就像驾着六匹骏马飞奔跃过缝隙一样短促。我既然已经君临天下了，就想尽享世间一切声色之欢，穷极心中梦寐以求的一切欢娱。还要使国家安定，百姓安乐，国运永存，直到我的寿命终结。这些想法可行吗？”赵高回答说：“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能办到的，是昏庸的君主绝对行不通的！恕臣多言，请陛下稍加留意。沙丘的密谋，各位公子及大臣都怀疑此事，但公子们又都是陛下您的兄长，大臣又都是先帝生前所任用的。如今陛下刚刚登基，这一班人心里都怨恨不服，恐怕日后会出乱子。况且蒙恬已死，但其弟蒙毅还在外带兵，为此我整天心惊胆战，唯恐不得善终。这样陛下又怎么能得到这些享乐呢？”秦二世说：

“那该怎么办？”赵高说：“只有制定严酷的刑法，让罪犯的家属亲友邻里连带受罚，杀至灭族；还要诛灭这些大臣，疏远自己的兄弟姐妹，让贫穷的人富起来，让地位低下的人显贵起来；全部除去先帝生前所用的旧臣，更换成陛下亲信的人在身边任职。这样，陛下不知不觉中就做了很多有德之事，也因此而除掉了祸患的根源，堵塞了奸邪作乱的途

径，大臣们没有谁不能得到您的深恩厚德。到那时，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随心所欲地尽享尊荣了。除此之外，没有比这更好的计谋了。”秦二世觉得赵高所言极是，于是重新制定法律。众大臣和诸公子有违犯者，都交由赵高来审讯治罪。就这样诛杀了蒙毅等大臣，十二位公子被杀后陈尸咸阳街头示众，十位公主在杜县受车裂酷刑而死，至于连坐被杀的人则数不胜数。

【原文】公子高欲奔^①，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②之衣，臣得赐之；中厩^③之宝马，臣得赐之。臣请从死，愿葬骊山^④之足。”书上，胡亥大悦，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⑤乎？”高曰：“人臣当忧死不暇^⑥，何变之得谋？”胡亥可^⑦其书，赐钱十万以葬。法令诛罚^⑧，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又作阿房之宫^⑨，治直、驰道^⑩，赋敛愈重，戍徭^⑪无已^⑫。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

【注释】①奔：败逃，逃亡。②御府：帝王的府库。③中厩：宫中的车马房。④骊山：又名郿山。在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因古骊戎居此得名。⑤急：据杨燕起《史记全译》：“急，急促，走投无路。”⑥不暇：没有时间，来不及。⑦可：表示同意，许可。⑧诛罚：责罚，惩治。⑨阿房之宫：指阿房宫。据韩兆琦《史记笺证》，意为建立在丘陵旁边的那座宫殿。“房”即“旁”。此时尚在建造之中，未正式命名，后人遂称之为“阿房宫”。旧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⑩驰道：古代供君王行驶车马的道路。泛指供车马驰行的大道。⑪戍徭：戍，守边之事。徭，劳役、力役。⑫无已：无止境，无了时。

【译文】公子高本想逃亡，又怕连累家人，只好上书说：“先帝健在时，进宫赐我食物，出宫赐我车乘，皇帝内府的衣服我得到过赏赐，宫中马房里的宝马我也得到过赏赐。我请求跟随先帝而去，死后希望能

葬在骊山脚下。”奏书呈上去，胡亥非常高兴，召见赵高给他看此书，说道：“这可以叫做走投无路吗？”赵高说：“当臣子们连担心死亡都来不及，又怎么会谋划造反呢？”胡亥批准了公子高的奏书，赏钱十万给他安葬。当时的法令刑罚日益严厉苛刻，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想反叛的人很多。秦二世又继续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也愈来愈繁重，兵役劳役没完没了。于是从楚地征来戍边的士卒陈胜、吴广等人就开始起来造反了。

【原文】斯数欲请间^①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斯曰：“吾有私议^②，而有所闻于韩子^③也，曰：‘尧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茨不翦^④，虽逆旅^⑤之宿，不勤^⑥于此矣；粢粢^⑦之食，藜藿^⑧之羹，饭土匭^⑨，啜^⑩土铏^⑪，虽监门^⑫之养，不彀^⑬于此矣。禹^⑭凿^⑮龙门^⑯，疏九河^⑰，手足胼胝^⑱，面目黎黑^⑲，臣虏^⑳之劳，不烈^㉑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㉒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㉓人之所勉^㉔也，非贤者之所务^㉕也。夫所谓贤人者，必将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将恶^㉖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肆志^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

【注释】①请间：谓请求在空隙之时言事，不欲对众言之。②私议：谓个人的看法或主张。③韩子：指战国韩非。④茅茨不翦：谓崇尚俭朴，不事修饰。茅茨，亦作“茆茨”，茅草盖的屋顶，亦指茅屋。⑤逆旅：客舍；旅店。⑥勤：劳倦，辛苦。⑦粢粢：粢，谷物总称。粢，音立，糙米。粢粢，粗劣的饭食。⑧藜藿：泛指粗劣的饭菜。藜，称灰藿、灰菜，一年生草本植物，嫩叶可食，老茎可为杖。藿，豆叶，嫩时可食。⑨土匭：陶土制作的食器。匭，音轨，“簋”的古字。“簋”是古代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器皿，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⑩啜：食，饮。⑪土铏：铏，音行，盛菜羹的器皿，古常用于祭祀。⑫监门：守门小吏。⑬彀：音却，俭薄，简陋。司马贞《史记索隐》：“彀音学。《尔雅》‘彀，尽也’。言监门

下人饭犹不尽此。”⑭禹：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又称大禹、夏禹、戎禹。⑮凿：挖掘，开凿。⑯龙门：即禹门口。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市东北。黄河至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故名。⑰九河：九州之河。也有说是禹时黄河的九条支流。近人多认为是古代黄河下游许多支流的总称。⑱手足胼胝：手足生茧，极言劳瘁。胼胝，手掌脚底因长期劳动摩擦而生的茧子。⑲黎黑：（肤色）黝黑。⑳臣虏：臣仆，俘虏。㉑烈：甚，胜于，超过。㉒形：形体，身体。㉓不肖：不成材，不正派。㉔勉：尽力，努力。㉕务：从事，致力。㉖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安”“怎么”。㉗肆志：快意，随心，纵情。

【译文】李斯多次想找机会劝谏二世，但二世不答应。二世反而责问李斯说：“我有个看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尧统治天下，殿堂不过三尺高，茅屋顶不加修剪，即使是住在旅店里也不会比这更艰苦了；粗米作饭，野菜煮汤，用土罐吃饭，用土钵喝汤，即使是看门小吏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清寒的了。夏禹凿开龙门，疏通九州河流，手脚长满了老茧，面孔黝黑，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的了。’如此说来，享有天下的天子之所以尊贵，难道就是要劳苦自己的身心，栖身旅店一样的住所，吃看门人那样的食物，干奴隶所干的活计吗？这些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才努力从事的，并不是贤能的人所致力追求的。所谓贤能之人，一定能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现在连自身都没有得到好处，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心所欲，永享天下而没有祸害，这该怎么办呢？”

【原文】斯子由为三川^①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②，过去弗能禁。李斯恐惧，不知所出，乃阿^③二世意，欲求容^④，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⑤，而行督责^⑥之术^⑦者。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⑧以徇^⑨其主矣。臣主之分^⑩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

之主也，可不察^⑩邪！故申子^⑪曰‘有天下而不恣睢^⑫，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⑬’（旧无桎字，补之）者。无他焉^⑭，不能督责，而顾^⑮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

【注释】①三川：三川郡，指洛阳。②略地：占领土地，侵占土地。③阿：曲从，迎合。④容：容色，好的脸色。⑤全道：谓完满地掌握为君之道。⑥督责：督察责罚，督促责备。司马贞《史记索隐》：“督者，察也。察其罪，责之以刑罚也。”⑦术：方法，手段。⑧竭能：尽其所能。⑨徇：通“殉”，为某一种目的而死。⑩分：名分，位分。⑪察：知道，理解。⑫申子：即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于世。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⑬恣睢：放任自得貌。⑭桎梏：刑具，脚镣手铐。张守节《史记正义》言：有天下不能自纵恣督责，乃劳身于天下若尧、禹，即以天下为桎梏于身也。⑮焉：语气词。表示停顿。用于分句末或句中。⑯顾：却，反而。

【译文】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群起造反的吴广等人向西攻占土地，李由无法防禁。李斯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就曲从迎合二世的心意以求取悦二世，便上书答覆说：“贤明的君主，一定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而且行使督责之法的人。实行督察责罚，臣子们就不敢不竭尽所能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尊卑名分就可以确定，上下职责义务就可以分明，那么天下之人不论有无才德，都不敢不尽心竭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人间无穷的乐趣。贤明的君主，怎么能不明白这一点呢？所以申不害先生说：‘有了天下而不能逍遥自在，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能督察责罚臣下，反而亲自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操劳，像尧和禹那样，所以说天下是他们的‘镣铐’。”

【原文】“夫不能修^①申、韩^②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③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④之役，非畜^⑤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谓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⑥不肖者，为其贱也。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谓大缪^⑦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责之过也。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⑧，而严家^⑨无格虏^⑩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⑪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⑫。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轻罪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⑬，而独擅^⑭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⑮也，能独断而审^⑯督责，必深罚，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⑰矣。

【注释】①修：实行，从事某种活动。②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和韩非的并称。后世以“申韩”代表法家，亦以称申韩之学。③自适：悠然闲适而自得其乐。④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⑤畜：治理。⑥恶：讨厌，憎恨。⑦大缪：亦作“大谬”，大错。⑧败子：败家之子。⑨严家：家规严厉的人家。⑩格虏：强悍不驯的奴仆。司马贞《史记索隐》：“格，强捍也。虏，奴隶也。言严整之家本无格捍奴仆也。”⑪焉：于此。⑫刑弃灰于道者：弃灰，把灰烬弃在路上。殷代对弃灰于道者断其手，商鞅之法对弃灰于道者处黥刑。张守节《史记正义》：“弃灰于道者黥也。韩子云：‘殷之法，弃灰于衢者刑。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曰：灰弃于衢必燔，人必怒，怒则斗，斗则三族，虽刑之可也。’”⑬重势：谓令人畏重的威势。⑭独擅：独自据有，独揽，独自垄断。⑮异道：指别的方法。⑯审：详究，细察。⑰论：通“伦”，道理。

【译文】“如果不能实行申不害、韩非的高明策略，实施督责手段，专享天下悠然自得，而只是白白地劳神辛苦自己，为了百姓而不惜性命，

那就成了百姓的奴仆，而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他人为自己效命，则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他人效命，则自己卑贱而他人尊贵。所以为别人效命的人卑贱，而让别人效命于己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大凡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他们高贵；之所以讨厌不贤之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尧、禹以自身为天下人效命，可以说是荒谬到极点了。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铐’，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督责的过错。所以韩非先生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人家没有不顺从的奴仆。’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能严加惩罚的结果。所以商鞅的法令规定，在道路上倒灰烬的人都要被判刑。弃灰于道路是轻罪，而判刑却是重罪。他认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办，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就不敢犯法。明君圣王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长掌大权，独自拥有天下利益，不是有特殊的办法，而是他们能够专断独行并细察督责，对犯法者一定严加惩处，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如今不大力采取杜绝犯罪的措施，却效仿慈母养成败家子的做法，那就是不明白圣人的理论了。”

【原文】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①摩俗^②，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益^③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④，掩驰说^⑤之口，困^⑥烈士^⑦之行，塞聪^⑧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⑨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⑩以谏说忿争^⑪之辨。故能率然^⑫独行咨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有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⑬，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⑭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弗能加^⑮也。”书奏，二世悦。於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⑯者为明吏^⑰。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责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

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矣。”

【注释】①拂世：违背世情。②摩俗：司马贞《史记索隐》：“磨俗，言磨砺于俗使从己。”③谥：古代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据其生前事迹评定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亦指按上述情况评定这种称号。④涂：引申指途径、门路。⑤驰说：犹游说。⑥困：阻碍。⑦烈士：有节气有壮志的人。⑧塞聪：谓塞住耳朵，示不外听。⑨倾：倾覆，覆亡。此处意为“改变”。⑩夺：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亦谓由于强力而动摇、改变。⑪忿争：亦作“忿诤”。忿怒相争。⑫荦然：卓绝貌，明显貌。⑬救过不给：犹“救过不贍”。补救过失都来不及。⑭帝道：古指理想的帝王治国之道。⑮加：超过。⑯深：深重，严重。⑰明吏：犹良吏。

【译文】“凡是贤明君主，都必将扭转世俗偏见，废弃他所厌恶的法令，订立他所喜欢的法令。所以他在生前才有至尊的权势，死后才得到贤明的谥号。因此，贤明的君主才懂得独断专裁，使大权不会旁落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奔走劝谏者的嘴巴，阻碍刚勇之士的行为，闭目塞听，由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外面就不会被仁义之士的举动所动摇，内心也不会被劝谏争论的言语所迷惑。因此才能称心如意地随欲而为，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才算明了申不害、韩非的权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权术精通了，天下还会大乱，从来没有过。所以督察责罚之法一经实施，那么所有的愿望就没有达不到的。群臣百姓整日补救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想着谋反呢？像这样，帝王的统治之道才完备，也可以说懂得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韩复生，也不能超过了。”奏书呈上去，二世很高兴，于是愈加严厉实行督察责罚。向百姓征税愈重愈算是好官。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真正负责啊！”路上的行人有半数是受刑的犯人，死囚的尸体每天都堆积于街市，杀人多的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监督到位了。”

【原文】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①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②，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③有不当^④者。则见短^⑤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⑥于天下。且陛下深拱^⑦禁中^⑧，与臣及侍中^⑨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⑩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⑪，事皆决于高。

【注释】①毁恶：诋毁。②富于春秋：指年少、年轻，言未来之光阴尚多。春秋，指时日、岁月。③谴举：责罚或荐举，指赏罚之事。④不当：不适当，不合宜。⑤见短：暴露短处。⑥神明：神圣，高超。⑦拱：谓帝王不亲理事务。⑧禁中：指帝王所居宫内。⑨侍中：古代职官名。秦始置，两汉沿置，为正规官职外的加官之一。因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逐渐变为亲信贵重之职。⑩揆：管理，掌管。⑪用事：执政，当权。

【译文】起初，赵高担任郎中令，被他杀害和为报私仇而被他陷害的人很多，他害怕大臣们入朝向皇帝报告政事时揭发他，于是劝二世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群臣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看他的尊容，所以才称为‘朕’。况且陛下年轻，未必对一切事情都通晓。现在您坐在朝堂上，赏罚有不当之处，就会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大臣，这就不能向天下人显示您的圣明了。不如陛下拱手深居宫中，允许我和熟悉法令的内侍一起等待大臣奏事，有事可以共同研究处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把疑难之事报上来，天下人就会称您为圣主了。”二世采纳了赵高的意见，不再坐朝接见大臣，深居宫中。赵高常侍奉左右，掌握着大权，一切事情都由赵高决定。

【原文】高闻斯以为言^①，乃见丞相曰：“关东^②群盗多，今上急益

发繇^③治阿房，聚^④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⑤之事，君何不谏？”斯曰：“固^⑥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所欲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⑦上间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宴乐^⑧，妇女居^⑨前，使人告丞相：

“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⑩，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宴私，丞相辄来请事^⑪。丞相岂少^⑫我？且固^⑬我哉？赵高因曰：“此殆^⑭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⑮，此其意亦望裂地^⑯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由为三川守^⑰，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⑱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⑲，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⑳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㉑三川守与盗通状。

【注释】①为言：与之说话，与之交谈。②关东：指函谷关、潼关以东地区。③发繇：征派徭役。繇，同“徭”。④聚：蓄积，储集。⑤君侯：秦汉时称列侯而为丞相者。⑥固：副词。的确，确实。⑦候：引申为观察。⑧宴乐：宴饮欢乐。⑨居：踞坐，坐。⑩上谒：谓通名进见尊长。⑪请事：犹请示、述职。⑫少：轻视，鄙视。司马贞《史记索隐》：“谓以我幼故轻我也。”⑬固：鄙陋。⑭殆：危亡，危险。⑮益：增加。⑯裂地：划分土地。⑰守：守臣，地方长官。后用为郡守、太守、刺史等的简称。⑱傍：旁边，侧近。⑲审：真实。⑳案：通“按”。查办，审理。㉑案验：查询验证。

【译文】赵高听说李斯有意见要进言，就去见丞相说：“关东地区盗贼纷纷闹事，而今皇上却加紧征发徭役去修建阿房宫，搜集犬马等没用的玩物。我想劝谏，但我的地位卑贱。这可是丞相您的事，您为什么不劝谏呢？”李斯说：“确实如此，我想进言已经很久了。可现在皇上不临朝听政，一直深居宫中，我想说的话不能传达进去，想进见又没

有机会。”赵高说：“您若真能劝谏，请允许我趁皇上有空的时候通知您。”（一天），秦二世让宫女坐在其前面，饮酒玩乐。赵高趁二世玩得正高兴时，派人告诉丞相说：“皇上正有空，可以进宫奏事。”丞相就到宫门求见，如此一连三次。二世发怒说：“我平时空闲的日子很多，丞相不来。我刚私下宴欢，丞相就来请奏。丞相是轻视我呢，还是存心让我出丑呢？”赵高乘机说：“这太危险了！沙丘密谋，丞相参与其中。现在陛下您已经即位为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他的意思是想割地封王啊。而且陛下您不问我，我也不敢说。丞相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楚地强盗陈胜等都是丞相邻县的人，因此他们敢于公开横行，经过三川郡时，守城者不肯出击。我听说他们互相有书信来往，但没有了解清楚，所以没敢报告陛下。况且丞相在外，权势比陛下还大。”二世认为他的话没错，想要查办丞相，但又担心情况不实，就派人去调查三川郡守与盗贼勾结的情况。

【原文】斯闻之，因上书言高短^①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高有邪佚^②之志，危反^③之行，陛下不图^④，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⑤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⑥，不以危易心^⑦，洁行^⑧循（循作修）善，自使^⑨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⑩，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识^⑪不习治，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⑫矣。朕非属^⑬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⑭强力^⑮，下知民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餍^⑯，求利不止，烈势^⑰次^⑱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

【注释】①短：缺点，过失。②邪佚：邪僻恣纵。③危反：诡反。犹言阴谋叛乱。危，通“诡”。④不图：不想办法。⑤何：疑问代词。为什么，什么缘故。⑥肆志：快意，随心，纵情。⑦易心：改变心智，改变想法。⑧洁行：保持行为的

清白端正。⑨使：使其如此，使它变得这样。⑩守位：保持地位或职位。

⑪无识：不懂，无知。⑫绝：灭亡，死亡。⑬属：依托，寄托。⑭精廉：清廉。

⑮强力：坚忍有毅力。⑯无饜：同“无厌”，不能满足。⑰势：权力，权势。

⑱次：比并（相比）。

【译文】李斯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说：“我听说，臣子怀疑揣测君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妻妾怀疑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如今赵高有奸邪之心和狡诈叛逆的行为，陛下您不提早打算，我担心他会发动叛乱啊！”二世说：“怎么会呢？赵高只是个宦官，但他不因处境安逸就肆意妄为，也不因处境危难就改变忠心，他廉洁向善，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他因忠心而得到提拔，因讲信义而保住禄位，我确实认为他是贤才，而您却怀疑他，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没有什么见识，也不熟悉怎样治理百姓，而您年纪又大了，我担心会失去天下。我如果不依托赵高，又当用谁呢？况且赵高为人精明廉洁，坚韧不拔，下能了解民情，上能顺从我的心意，请您不要怀疑。”李斯说：“并非如此。赵高本是卑贱之人，并不了解治理天下之理，而且贪得无厌；不停地追求利益，地位权势可与陛下相比，但他贪求地位和权势的欲望没有边际，所以我才说这样太危险了。”

【原文】二世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欲为田常^①所为。”于是二世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②。高治^③斯，榜掠^④千余，不胜^⑤痛，自诬服^⑥。斯所以不死^⑦者，自负^⑧有功，实无反心，上书自陈，幸^⑨二世之寤^⑩。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书！”使其客十余辈^⑪，诈为御史^⑫、谒者^⑬、侍中，更^⑭往覆讯^⑮斯。斯更^⑯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⑰，奏当^⑱上，二世喜曰：“微^⑲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具^⑳斯五刑^㉑，论^㉒腰斩^㉓咸阳市，遂夷^㉔三族^㉕。李斯已死，二世拜高为

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注释】①田常：春秋时齐国大臣。齐简公时，他与监止为左右相。公元前481年杀监止和齐简公，立简公弟骜为平公，自任相国，扩大封地，尽诛公族中强者，自此田氏专国政。三传至太公和，正式代齐。②宾客：指贵族的门客、策士等。③治：惩处。④榜掠：拷打。榜，古代刑法之一，杖击或鞭打。⑤不胜：无法承担，承受不了。⑥诬服：谓无辜而服罪。⑦不死：据《史记笺证》《史记全译》，指不自杀。⑧自负：自以为了不起。⑨幸：希望，期望。亦为表示希望之辞。⑩寤：醒悟，觉醒。⑪辈：量词。批，群。⑫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皆有御史，为国君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设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监郡，遂有纠察弹劾之权，盖因近臣使作耳目。⑬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⑭更：轮流。⑮覆讯：审讯。⑯更：改正，改变。⑰辞服：服罪，认罪屈服。⑱奏当：审案完毕向皇帝奏闻处罪意见。当，判罪。⑲微：无，没有。⑳具：定案，判决。㉑五刑：秦汉时，五刑为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㉒论：定罪。㉓腰斩：古时酷刑，将犯人从腰部斩为两截。㉔夷：诛灭，屠杀。㉕三族：有几种说法：一谓父、子、孙，二谓父族、母族、妻族，三谓父母、兄弟、妻子。

【译文】二世暗中把李斯所言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忧虑的只有我赵高。我死之后，丞相就要做出如田常谋反专权之事了。”于是二世惩处李斯和其子李由谋反的罪状，将其门客和家族全部逮捕。赵高审讯李斯，拷打他一千多下，李斯不能忍受痛苦，只好委屈地招供了。李斯之所以没有自杀，是他自认为对秦国有大功，也确实没有反叛之心，于是上书为自己辩护，希望二世能醒悟。赵高让狱吏把奏书丢弃而不上呈，说：“囚犯怎能上书！”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假扮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审讯李斯。李斯翻供以实情对答，赵高就让人再拷打他。后来二世派人去验证李斯的口供，李斯以为还和以前一样会被拷

打，终不敢再改口供，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赵高把判决书呈上，二世高兴地说：“没有赵君，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之罪，腰斩于咸阳街市，三族同时被诛杀。李斯死后，二世任命赵高为中丞相，朝中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赵高决定。

【原文】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①，乃召太卜^②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③，奉宗庙鬼神，斋戒^④不明^⑤，故至于此，可依盛德^⑥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⑦斋戒。日游弋猎^⑧，有行人，二世自射杀之。高乃谏二世，天子无故贼杀不辜^⑨人，此上帝^⑩之禁，天且^⑪降殃，当远避宫以禳^⑫之。二世乃出居望夷^⑬之宫。留三日，高劫^⑭令自杀也。

【注释】①惑：糊涂，令人不解。②太卜：官名。秦汉有太卜令，掌卜国家吉凶。③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④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沐浴更衣、整洁身心，以示虔诚。⑤明：尊崇，尊敬。⑥盛德：敬称有高尚品德的人。⑦上林：古官苑名。秦旧苑，汉初荒废，至汉武帝时重新扩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县界。⑧弋猎：射猎，狩猎。⑨不辜：无罪。⑩上帝：天帝。⑪且：副词，将要。⑫禳：音瓢，指除去邪恶或灾异。⑬望夷：秦代宫名。故址在今陕西省泾阳县东南，因东北临泾水以望北夷，故名。秦末，赵高迫杀秦二世于此。⑭劫：威逼，胁迫。

【译文】赵高自知权势很大，于是献上一只鹿，说是马。二世问左右侍从说：“这是鹿吧？”左右侍从都说：“是马。”二世大为惊慌，以为自己糊涂了，便召来太卜叫他占上一卦。太卜说：“陛下春秋两季到郊外祭祀，供奉祖先鬼神，斋戒不虔诚，所以才会这样。可效仿圣明君主再虔诚地斋戒一次。”于是二世就到上林苑中斋戒，整天在上林苑中游玩射猎。一次有个路人走进上林苑，二世亲手把他射死。赵高就劝

谏二世说：“天子无故杀死无罪的人，这是上苍所禁止的，上天将会降下灾祸，应该远远地离开皇宫去祈祷消灾。”二世就离开皇宫住到望夷宫。二世在望夷宫住了三天，赵高乘机胁迫二世自杀了。

【原文】田叔^①者，赵人也，赵王张敖^②以为郎中^③。高祖^④过赵，贯高^⑤等谋弑上^⑥，发觉，诏捕赵王，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⑦、田叔等，自髡钳^⑧，随王^⑨至长安。敖得出，叔为汉中^⑩守。文帝^⑪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⑫乎？”叔曰：“故^⑬云中^⑭守孟舒长者。”上曰：“先帝置舒云中十余年矣，虏^⑮曾一入，舒不能坚守^⑯，无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⑰杀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汉与楚^⑱相距^⑲，士卒疲弊^⑳。匈奴冒顿^㉑新服^㉒北夷^㉓，来为边害^㉔，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㉕，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㉖驱战^㉗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以为云中守。景帝以田叔为鲁相。鲁王^㉘好猎，相常从入苑^㉙中，王辄^㉚休^㉛相就^㉜馆舍^㉝，相出常暴坐^㉞，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曰：“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㉟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㊱出游。

【注释】①田叔：生卒年不详，赵国陘城人，他的祖先是齐国田氏的后代。曾为汉中守，后以按梁王杀袁盎事为景帝所善，为鲁相，卒官。②张敖：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82年，西汉初人，张耳之子。曾被封为成都君，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嗣爵为赵王。后因事贬爵宣平侯。③郎中：官职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④高祖：即汉高祖刘邦。⑤贯高：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98年，西汉赵人，初为赵王张耳之客。后因刺高祖未遂，自杀。⑥上：君主，皇帝。这里指汉高祖刘邦。⑦孟舒：西汉官员，高祖拜为云中守。因匈奴犯边，士卒战死数百，坐罪免官。文帝立，官复原职。⑧髡钳：髡同髡。髡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⑨王：此处指赵王。⑩汉

中：指汉中郡，郡治在南郑，即今陕西省汉中市。⑪文帝：即汉文帝刘恒，高祖中子，初封代王。吕后死，大臣诛诸吕，迎立为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提倡农耕，经济渐次恢复，社会日趋安定。景帝因之，史称“文景之治”。在位二十三年。⑫长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⑬故：过去，从前。⑭云中：古郡名。原为战国赵地，秦时置郡，治所在云中县（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汉代辖境较小。有时泛指边关。⑮虏：古时对北方外族或南人对北方人的蔑称。⑯坚守：坚决守卫。⑰固：副词，岂，难道。⑱楚：国名。秦楚之际，自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至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八年之间，先陈胜起兵于蕲，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自号楚王；后襄强、景驹及熊心（即怀王）亦自号楚王；汉元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汉六年国除。⑲相距：对峙。距，通“拒”。⑳疲弊：即疲敝，非常疲乏。㉑冒顿：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姓挛鞮。秦二世元年弑父自立，建立军政制度，东灭东胡，西逐月支，北服丁零，南服楼烦、白羊。西汉初年，经常侵扰边地。㉒服：平服，征服。㉓北夷：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㉔边害：犹边患。㉕出言：说话，发言。㉖故：副词，故意。㉗驱战：驱使作战。㉘鲁王：张守节《史记正义》：“鲁共王，景帝子，都兖州曲阜县故鲁城中。”㉙苑：古称养禽兽、植林木的地方，多指帝王或贵族的园林。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囿相圃在兖州曲阜县南三十里。”《礼记》云：“孔子射于囿相之圃，观者如堵墙也。”㉚辄：副词，每每，总是。㉛休：休息，此处意为“使……休息”。㉜就：归，返回。㉝馆舍：接待宾客住宿之所。㉞暴坐：露天而坐。㉟暴露：露在外面，无所遮蔽。㊱不大：表示次数不多。

【译文】田叔是赵国人。赵王张敖任命他为郎中。汉高祖经过赵国时，贯高等人图谋行刺皇上，被发现之后，高祖下令缉捕赵王张敖，明令赵国如有人胆敢跟随赵王，便要罪及他的三族。结果，只有孟舒、田叔等人自己剃去头发，用铁圈等刑具束颈，追随赵王来到长安。事情查明后，赵王张敖获释，田叔被任命为汉中郡守。文帝召见田叔问他说：“你知道天下有哪些德高望重的人吗？”田叔回答说：“以前云中郡

守孟舒就是。”文帝再问：“先帝任用孟舒为云中郡郡守已有十多年，匈奴曾经有一次进犯，他不能坚守，无端让自己的士兵战死了数百人，厚德之人难道也会让人无辜死去吗？”田叔回答说：“这正是孟舒忠厚有德行的原因。汉朝曾与楚国长期对峙，士兵都非常疲乏。而匈奴单于冒顿刚刚征服北方的夷族，又入侵我国边疆，危害百姓。孟舒知道士兵疲乏，不忍心对他们发令作战，但士兵争着登城死战。像儿子帮助父亲、弟弟帮助兄长一般，所以战死数百人。孟舒哪里是故意驱使士兵作战呢？这就是孟舒德高望重的缘故。”文帝听后说：“孟舒真是贤德啊！”于是重新任命孟舒为云中郡郡守。后来，景帝任命田叔为鲁国丞相。鲁王喜欢打猎，丞相田叔就经常随鲁王出入猎苑。鲁王每次总是让丞相田叔返回馆舍休息，田叔从猎苑出来后，常常露天坐在猎苑外等待鲁王。鲁王多次派人传话请丞相休息，但田叔始终不肯，他说：

“我们大王都暴晒在猎苑中，我又岂能独自躲到馆舍去？”鲁王因此就不常外出狩猎了。

循吏^①传

【原文】太史公曰，法令所以^②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③也。文武^④不备，良民惧，然^⑤身修者，官未尝乱^⑥也。奉职循理^⑦，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公仪休^⑧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⑨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⑩相鱼者，不受也。客曰：“闻君嗜^⑪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⑫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食茹^⑬而美，拔其园葵^⑭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⑮其家妇^⑯，燔^⑰其机。云：“欲令农士^⑱工女^⑲、安所^⑳讎^㉑其货乎？”

【注释】①循吏：守法循礼的官员。②所以：用以，用来。③禁奸：惩治奸邪。④文武：文德与武功，文治与武事。⑤惧然：惊视貌。⑥乱：败坏，扰乱。⑦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规律。⑧公仪休：春秋时期鲁国人，官至鲁国宰相，因为廉政，不受人鱼而被流传后世。⑨食禄：享受俸禄。⑩遗：给予，馈赠。⑪嗜：爱好，喜爱。⑫以：因为。⑬茹：蔬菜的总称。⑭葵：蔬菜名，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可腌制，称葵菹。⑮出：遗弃，休弃。⑯家妇：织妇。《史记》：“太史公曰：‘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⑰燔：烧毁，焚毁。⑱农士：指务农的人。⑲工女：古代指从事蚕桑、纺织、缝纫等工作的女子。⑳安所：何处，在哪里。㉑讎：出售，亦指相等，相匹敌。

【译文】太史公说：“法令是用来引导百姓的，刑罚是用来惩治奸

邪的。国家虽文德与武功不完备，而良民百姓还能谨慎地修身养性遵纪守法，那是官员不曾违礼乱法的缘故。奉公守职，依照道义，遵循规律，也可以治理好国家，何必非要使用严厉的手段呢！”

公仪休担任鲁国宰相时，奉公守法，循理办事，不随便更改法令制度，大小官员都能保持正直自律。他规定享受朝廷俸禄的官员不能与百姓争利益，既然已受朝廷之大恩，眼里就不能盯着小利。有一次，有客人向公仪休馈赠一尾鱼，但公仪休不肯接受。客人说：“我听说您很爱吃鱼，所以特意给您送来，为何您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能接受。我现在身为宰相有这个能力，想吃鱼可以自己买。但我如果接受你送的鱼而被朝廷免职，日后谁给我鱼呢！所以我不能接受。”又有一次，公仪休吃了自己园子里种的蔬菜，觉得味道鲜美，就把家里菜园所种的葵菜全都拔了扔掉。他看到家里织出的布很好，就马上把家里的织女打发走，并烧掉那些织布机。他说：“咱们种的菜、织的布这样好，让那些农夫和织女们去哪里卖他们的货物呢？”

酷吏传

【原文】孔子^①曰：“导^②之以政^③，齐^④之以刑。民免^⑤而无耻^⑥。导之以德^⑦，齐之以礼^⑧，有耻^⑨且格^⑩。”格，正。老氏^⑪称：“法令滋^⑫章^⑬，盗贼多有。”太史公^⑭曰：“信^⑮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⑯清浊^⑰之源^⑱也。昔天下之网^⑲尝密矣，然奸伪萌起^⑳，其极^㉑也，上下相遁^㉒，至于不振^㉓。当是之时，吏治^㉔若救火扬沸^㉕，非武健^㉖严酷，恶^㉗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于职^㉘矣。故曰：‘听讼^㉙吾犹人^㉚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㉛闻道^㉜大笑之。’非虚言^㉝也。汉兴，破觚而为圆^㉞，觚，方。斫雕^㉟而为朴^㊱，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㊲，不至于奸，黎民艾安^㊳。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严酷也。

【注释】①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论语》一书，记有他的谈话及与门人的问答。②导：教导，劝导。③政：政令，政策。④齐：指思想或行动一致，同心协力。⑤免：逃避，逃脱。⑥无耻：不知羞耻，不顾羞耻。⑦德：道德，品德。⑧礼：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⑨有耻：有知耻之心。⑩格：纠正，匡正。⑪老氏：指老子。⑫滋：增长，增加。⑬章：盛。⑭太史公：汉司马谈为太史令，子迁继之，《史记》中皆称“太史公”。后世多以“太史公”称司马迁。⑮信：果真，确实。⑯制治：犹言统治。治理政务。⑰浊：混乱，昏乱。⑱源：来源，根源。⑲网：比喻法律。⑳萌起：开始，发生。㉑极：尽头，终了。㉒遁：欺。㉓不振：不可拯救。㉔吏治：官吏的作风和治绩。㉕救火扬沸：谓洒

沸水救火。比喻治标不治本，祸患难除。②⑥武健：勇武刚健。②⑦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安”、“怎么”。②⑧溺于职：即失职，不尽职。②⑨听讼：听理诉讼，审案。《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③⑩犹人：如同别人。③⑪下士：才德低劣的人。③⑫闻道：听到某种道理。③⑬虚言：空话，假话。③⑭破觚为圆：亦作“破觚为圜”或“破矩为圆”，谓削去棱角，改方为圆。比喻去严刑峻法而从简易。③⑮斫雕：去掉雕饰。亦谓斫理雕弊之俗。③⑯朴：朴实，质朴。③⑰烝烝：纯一宽厚貌。③⑱艾安：谓民生安定，宇内承平（太平）。艾，同“乂”。

【译文】孔子说：“国家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罚来控制人的言行，百姓就会设法免于惩罚却没有羞耻之心。若国家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仪来教化百姓，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端正自身的行为。”老子说：“法令条文愈多、处罚愈严厉，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

“圣人的话太正确了！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而不是造就政治清明、治理社会混乱的根本。往昔，国家的法律曾非常严密，可是邪恶欺诈的现象不断发生，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欺瞒，最终天下大乱无法挽回。这时候，官场的风气犹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管理者如果不勇武刚健、采用严酷的手段，怎能担此重任而舒心悦快呢？这实际上是道德教化的人失职啊。所以孔子才说：‘审理诉讼案件，我与他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我一定会想方设法使他们不再诉讼。’‘浅陋的人（不懂道德感化的力量），听到这些道理，便会大声嘲笑。’可这不是假话。汉朝兴起的时候，曾去掉严刑峻法而从简易，就如同削去棱角而力求圆融，削去雕饰而提倡质朴一样。法网宽疏，甚至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而官场的风气纯朴宽厚，国家外乱不起，民生安定，天下太平。由此可见，治理国家取决于道德教化，而不在于严法惩治啊！”

滑稽^①传

【原文】优孟^②者，楚优人^③也。庄王之时，有爱马，衣以文绣^④，置^⑤之华屋之下，席^⑥以露床^⑦，啖^⑧以枣脯^⑨。马病肥死，使以大夫^⑩礼葬之。下令，有谏者死。优孟入门大哭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⑪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⑫，请以人君^⑬礼葬之。以雕玉为棺，文梓^⑭为槨^⑮，发^⑯卒穿^⑰圜^⑱，老弱负土^⑲，庙食^⑳太牢^㉑，奉^㉒以万户。诸侯闻之，皆知大王（旧无大王二字。补之）贱人而贵马。”王曰：“寡人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孟曰：“请为大王六畜^㉓葬之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㉔大官^㉕，无令^㉖天下久闻^㉗也。

楚相孙叔敖^㉘死，其子穷困负薪。孟即为敖衣冠，抵掌^㉙谈语。抵掌，谈说之容则也。岁余，像孙叔敖。王大惊，以为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孟曰：“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㉚，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楚相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㉛优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寝丘^㉜。

【注释】①滑稽：谓能言善辩，言辞流利。后指言语、动作或事态令人发笑。②优孟：春秋楚国著名优人。常谈笑讽谕，曾谏止楚庄王以大夫礼葬马；又善模仿，着楚相孙叔敖衣冠见楚王，楚王不能辨。事见《史记·滑稽列传》。③优人：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④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⑤置：安放，安置，此处意为饲养。⑥席：亦作“蓆”，“蓆”的古字，坐卧铺垫用具。由竹篾、苇篾或草编织成的平片状物。⑦露床：指没有帐幔遮盖的

床。⑧啖：食，吃。⑨枣脯：枣子制成的果干。⑩大夫：古职官名。⑪堂堂：形容盛大。⑫薄：微薄，简陋。⑬人君：君主，帝王。⑭文梓：有文理的梓树，为良木美材。⑮槨：同“槨”，古代套于棺外的大棺。⑯发：派遣。⑰穿：挖掘，开凿。⑱圹：墓穴。指开掘墓地。⑲负土：即“负土成坟”之省，背土筑坟，古代认为是一种孝义的行为。⑳庙食：谓死后立庙，受人奉祀，享受祭飨。㉑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㉒奉：即奉祀，供奉祭祀。㉓六畜：指马、牛、羊、鸡、狗、猪。亦泛指各种牲畜。㉔属：委托，嘱咐。㉕大官：《史记》原文为“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㉖无令：不使。㉗闻：传布，传扬，传告。㉘孙叔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在世，姓蒍，名敖，字叔敖，春秋时楚国期思（今河南固始）人，楚国名臣，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即楚相）。㉙抵掌：击掌，指人在谈话中的高兴神情，亦因指快谈。㉚立锥之地：插立锥尖的地方，极言地方之小。㉛谢：道歉，认错。㉜寝丘：在河南沈丘县东南，接安徽阜阳县界，楚封邑。

【译文】优孟是楚国的艺人。楚庄王时，非常宠爱他的一匹马，给它穿绣花纹的衣服，养在华丽的房舍内，睡在除去帷帐的床上，用蜜渍的枣干喂养它，最终导致马长得太肥而死。楚庄王要用大夫的礼节安葬它，下令说：“有谁敢因葬马的事劝谏阻止就要处死。”优孟听到这件事，走进楚庄王殿堂门大哭说道：“这匹马是大王心爱的，以我们这样伟大的楚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如今，大王用大夫之礼来葬马，实在太轻了，恳请大王按国君的礼仪安葬它，要用精雕细琢的宝玉做棺材，用文梓木做外棺；派士兵挖掘坟墓，让老人和孩子背土筑坟；更要为它立庙，用牛、羊、猪拜祭；还要以万户之地来供奉祭祀它，让各诸侯听闻这事之后，都知道大王轻视人而重视马。”楚庄王回答说：“寡人的过错，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该怎么办呢？”优孟说：“请大王让我用对待普通畜牲的办法对待这匹马，葬在人们的肚子里。”于是，楚庄王便把肥马交给宫中主理膳食的太官处理，不让天下人再传播这件

事了。

楚国宰相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生活穷困，靠卖柴度日。优孟知道后就穿戴起孙叔敖生前的衣服和帽子，模仿其举止及言谈神情。一年多后，活似孙叔敖。楚庄王见到后大惊，以为宰相孙叔敖复活了，就想让他任宰相。优孟说：“楚国宰相不值得去做，您看以前的宰相孙叔敖，尽忠职守，清廉治理楚国，楚国才得以称霸诸侯。如今死了，他的儿子却无立锥之地，穷困潦倒靠背柴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所以，楚国宰相真的不值得去做呀！”于是，楚庄王向优孟道歉，并召见了孙叔敖的儿子，把寝丘封赐给他。

【原文】优旃^①者，秦倡^②侏儒^③也。善为笑言，然合大道^④。秦始皇帝议欲大^⑤苑囿^⑥，东至函谷关^⑦，西至雍^⑧、陈仓^⑨。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⑩从东方来，令麋鹿触^⑪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⑫。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漆城虽于百姓愁^⑬费，然佳^⑭哉！漆城荡荡^⑮，寇来不能上。即^⑯欲就^⑰之，易为漆耳，顾^⑱难为荫室^⑲。”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注释】①优旃：战国时秦国优人，身材短小，善以谈笑讽事而合乎道义。曾以笑言讽止秦始皇修苑囿、秦二世漆城。后归汉，数年而卒。②倡：古代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③侏儒：身材异常短小者，矮子。④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⑤大：扩大。⑥苑囿：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⑦函谷关：关名。古关为战国秦置，在今河南灵宝县境。因其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名。⑧雍：本春秋雍邑，秦德公都于此，至献公徙栎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置雍县，属内史。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南。⑨陈仓：古地名。即今陕西省宝鸡市。秦置县，汉、魏、晋皆因之。汉魏以来为攻守战略要地。⑩寇：侵略者，敌人。⑪触：用角顶物。⑫辍止：停止。⑬愁：聚敛。⑭佳：好，令人满意。⑮荡荡：光亮明净貌。⑯即：连词。假若。⑰就：用在动词

后,表示就绪、完成。⑮顾:但是。⑯荫室:谓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屋舍,如窑洞、地窖之类。

【译文】优旃是个身材矮小的秦国艺人。擅长讲笑话,然而却都合乎正道。秦始皇曾经计议要扩建皇家园林,东边划到函谷关,西边划到雍县和陈仓。优旃说:“好啊!多放些飞禽走兽在园内,有敌人从东方来犯时,让麋鹿用角去顶他们就够了。”秦始皇因此停止了这项扩建计划。到秦二世继位,又想用漆涂饰城墙。优旃又说:“好啊!漆城墙虽然要百姓耗费,可是很美呀!城墙漆得明亮光滑,敌人来犯也爬不上来。如果要完成这项工程,涂漆倒不难,而难的是阴干城墙要造一所遮盖整个城墙的大房子。”秦二世听后笑了起来,因此而停止了涂漆城墙的计划。

【原文】魏文侯^①时,西门豹^②为邺^③令。邺三老^④、廷掾^⑤,常岁^⑥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旧无其字,补之)二三十万为河伯^⑦娶妇,与祝^⑧巫^⑨共分其余钱。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⑩空无(旧无以故城中益空无七字,补之)人,又困贫。俗曰:“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⑪。”至为河伯娶妇,送女河上。豹往会之,曰:“是女不好,烦大巫姬^⑫, (旧无姬字,补之)入报。更^⑬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旧无姬字,补之)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⑭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投之。凡^⑮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姬、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⑯,烦三老为人白之。”复投三老。豹曰:“巫姬三老不来奈何^⑰?”欲复使掾^⑱趣之。皆叩头,破额血流。豹曰:“若^⑲皆(旧无豹曰若皆四字,补之)罢归去。”吏民大惊恐,从是已后,不敢言为河伯娶妇。豹发^⑳民凿^㉑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烦苦^㉒不欲,豹曰:“民可与乐成^㉓,不可与虑始^㉔。今虽患^㉕苦,然期令子孙思^㉖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故豹

为邺令，泽^②流后世，无绝已时。

【注释】①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一曰都。公元前445年，继魏桓子即位。②西门豹：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今河南省安阳市北面）令，破除当地河伯娶妇之俗，亦开凿运河十二条，治水有功。③邺：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④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始于战国时的魏国。后世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⑤廷掾：县令的属吏。⑥常岁：长年，整年。⑦河伯：传说中的河神。⑧祝：祭祀时司礼仪的人。⑨巫：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商代巫的地位较高。周时分男巫、女巫，司职各异，同属司巫。春秋以后，医道渐从巫术中分出，但民间专行巫术、装神弄鬼为人祈祷治病者，仍世世不绝。⑩益：副词，更加。⑪漂没：冲没。⑫巫姬：巫婆。⑬更：副词，另外。⑭趣：督促，催促。⑮凡：总计，总共。⑯白事：陈说事情，禀告公务。白，禀报，陈述。⑰奈何：怎么办。⑱掾：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称。⑲若：你（的），你们（的）。⑳发：发动。㉑凿：挖掘，开凿。㉒烦苦：烦扰劳苦，疲劳辛苦。㉓乐成：犹成功。㉔虑始：谋划事情的开始。㉕患：忧虑，担心。㉖思：怀念，想念。㉗泽：指恩泽，帝王或朝廷给予臣民的恩惠。言其如雨露之泽及万物，故云。

【译文】魏文侯在位时，西门豹任邺县县令。以前邺地的三老、廷掾常年都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收取的款额达几百万之多，他们从中用掉二、三十万为河神娶妻，然后就和主祭者、巫婆一同分掉剩余款项。这种风俗导致本地有漂亮女儿的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到外地去了。因此，城内人口愈来愈少，百姓生活日益贫困。当地风俗传说：“如果不为河神娶妻，河水就会冲没村庄。”等到为河神娶妻的日子，选好的女子被送到河边。西门豹也前往参与此次盛会。他说：“这个女子不漂亮，烦请大巫婆到河神那里禀报一下，就说要另找一个漂亮女子，后天再

把她送来。”当即让随行的吏卒抬起大巫婆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道：“巫婆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其弟子去催促一下吧。”

于是，就把巫婆的一名弟子投进河中。又等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弟子怎么又去了那么久？”再将一个弟子投进河中，一共投下三个弟子。后来西门豹说：“巫婆及她的弟子全是女人，不能向河神禀报明白，烦请三老下去禀报。”于是，把三老投进河中。（等了一段时间）西门豹说：

“巫婆、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要派三老的下属去催促，他们都吓得跪地叩头求饶，磕得头破血流。西门豹说：“既然你们都不想继续为河神娶妻，那就回去吧！”当地的官员和百姓都非常惊慌害怕，从此之后，再没有人敢提出要为河神娶妻。西门豹在当地发动民众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河水灌溉农田。（起初）老百姓怨嫌劳苦，都不愿去干。西门豹说：“普通百姓，只可以和他们分享成功后的利益，而不能在事情开始时与他们做长远的谋划。今天他们虽然嫌苦（不想凿渠），但期望他们的子孙今后能想起我。”直到现在，邺地的百姓都能享受治水的好处，生活能够自给自足。因此，西门豹担任邺县县令，恩泽流传到后世，没有穷尽。

【原文】子产^①治郑，民不能欺；子贱^②治单父^③，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④哉？辨治^⑤者当能别之。魏文帝问群臣：“三不欺于君德孰优？”太尉^⑥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对曰：“臣以为君任^⑦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⑧，等同归者也。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⑨，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考以斯言，论以斯义，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优劣之县^⑩在权衡^⑪，非徒^⑫低昂^⑬之差，乃钧铢^⑭之觉^⑮也。且前志称：仁者安仁^⑯，智者利仁，畏罪者强^⑰仁。校^⑱其仁者，功则无以殊^⑲。核^⑳其为仁者，则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易》称：神^㉑而化，使民

宜^②之。若君化然也，然则安仁之化，与夫强仁之化，优劣亦不得不相悬绝^③也。然则三臣之不欺虽同，所以不欺异，则纯^④以恩义崇不欺，与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概而比量^⑤，又不得错综^⑥而易处^⑦。

【注释】①子产：春秋时郑大夫公孙侨的字。一字子美。郑简公十二年为卿，二十三年起执政，治郑多年，有政绩。郑声公五年卒。郑人悲之如亡亲戚。②子贱：公元前521年出生，卒年不详。姓宓，名不齐，字子贱，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弟子，尝为单父宰，鸣琴不下堂，能任人而治。孔子称之曰君子。③单父：春秋鲁国邑名。故址在今山东省单县南。孔子弟子宓子贱为单父宰，甚得民心，孔子美之。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后因以喻有治绩的郡县或官员。④贤：胜过，超过。⑤辨治：辨别治绩，考察治绩。⑥大尉：军衔。⑦任：使用。⑧有耻且格：谓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纠正。《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何晏集解：“格，正也。”⑨北辰：指北极星。《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⑩县：差距，远。⑪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秤锤；衡，秤杆。⑫徒：当为“徒”之误。徒，只，仅仅。⑬低昂：高低，高下。⑭钧铢：这里是轻重的意思。钧和铢都是古代的重量单位。孔颖达疏：“《律历志》云：‘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⑮觉：通“较”，比较，相差。⑯仁者安仁：前面的“仁”，是仁慈、厚道的意思。仁者，即仁德之人。后面的“仁”，意为“行惠施利，以恩德济助”。安仁，即一心为善的意思。⑰强：勉强。⑱校：比较。⑲殊：差异，不同。⑳核：查对，审查。㉑神：犹治。《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焦循正义引何休曰：“尧舜在唐虞，则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鲁国，则鲁国三月大治。”㉒宜：使和顺，亲善。㉓悬绝：相差极远。㉔纯：纯粹，精纯。㉕比量：谓等量齐观。㉖错综：交错综合。㉗易处：指互换位置。

【译文】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县，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谁最

为优胜呢?明察治国之道的人自会分辨。魏文帝问群臣,三种不欺君的情况,哪一种德行上更优?大尉钟繇、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回答说:“臣认为君主施行德政,臣下受道义的感化而不忍欺;君主能够明察,臣下就会担心被察觉而不能欺;君主多用刑罚,臣下就会畏惧有罪而不敢欺。施行德政,臣下受道义的感化,这与孔老夫子所说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道德引导人的思想,以礼仪规范人的行为,人们就会因明理而知耻,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属于同一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德行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北极星一样,自己虽安住不动,而自然为众星所环绕)。从夫子这番话的意思来看,臣等以为,不忍欺、不能欺,其优劣的悬殊就像称重量一样,并非仅仅是秤杆的高与低的差别,而是有着钧铢般极大的差异。而且古人还说过:真正的仁者能够安于行善(以行善为自己的本份,一心为善不会有任何动摇);有些聪明的人因为看到了为善的好处,是为了利益才去行善;还有一种人是因为害怕为恶会受到惩罚和治罪,所以才勉强地努力去行善。对比这三种人行善的结果,似乎没有什么差别。若仔细审察这三种人存心的厚道,就不能说没有区别了。安于行善的人,那是他本性本善的自然流露;为了利益而行善的人,那是正在努力向善的人;而那些勉强行善的人,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将这三种行善的人进行比较,还是能够‘安于行善’的人为优啊。《易经》说:‘神而化,使民宜之’(国家得到治理,人民都受到教化,各种劳役不违农时而又缓急适宜),这说的就是君王的教化啊。那么使百姓安于行善的教化和迫使百姓勉强行善的教化,其优劣就不能不说有着天壤之别了。而三种臣不欺君虽然相同,究其为何不欺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那么纯粹以恩义所感,臣下则尊崇不欺的行为,和以权势苛察而导致的不欺相比,既不能一概混同而相提并论,也不能前后错乱而颠倒了次序。”

吴越春秋

【题解】《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皆云赵晔撰，十二卷。然而今本只有十卷。是一部以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书中叙述吴国自太伯至夫差、越国自无余至勾践的史事。于旧史所记外，增入不少民间传说，颇富文学趣味，有补充正史缺漏的史料价值。案此十卷本，源出宋前，系经晋杨方削繁六卷本、皇甫遵合二书考定而注的本子。元大德十年，徐天祐的十卷，乃因袭皇甫十卷本翻刻宋本流传至今的通行本。事实上，这十卷本显系一部卷帙缺损两卷的残籍。所选夫差故事第一段不见于今十卷本，疑当在所佚的两卷内。

《群书治要》所摘引的两则，从其内容看，属于正谏类。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体与今通行本一致，但行文略有出入。另，“白龙鱼服”则不见于通行的十卷本。

“白龙鱼服”的故事说明，作为君主，应该安于帝位，如果做君主的不立足于本位，则会有忧患和危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则警告人们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要考虑到身后的隐患，《群书治要》节录本段，尤其告诫君主，要持守德行，治理好本国，不可好战，侵犯他国，否则必有祸患。

【作者简介】赵晔，东汉会稽山阴人，字长君。少为县吏，耻于送迎上官，遂弃车马去。诣为从杜学《韩诗》，积二十年乃归。州如补从事，

群书治要译注

不就。后举有道，卒于家。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等。

【原文】吴王夫差^①闻孔子与子贡^②游于吴。出求观其形^③。变服^④而行。为或人^⑤所戏^⑥而伤其指。夫差还。发兵索^⑦于国中。欲诛或人。子胥^⑧谏曰。臣闻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泠^⑨之渊。化为鲤鱼。随流而戏^⑩。渔者豫沮^⑪射而中之。上诉天帝^⑫。天帝曰。汝方游之时。何衣^⑬而行。少子曰。我为鲤鱼。上帝曰。汝乃白龙也。而变为鱼。渔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万乘^⑭之服而从匹夫^⑮之礼。而为或人所刑^⑯。亦其宜也。于是吴王默然不言。

【注释】①吴王夫差(?—公元前473年):又称吴夫差,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吴王阖庐之子。姬姓,吴氏,名夫差。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虽为姬姓,却不叫姬夫差。其父为句(“勾”的古字。)践所伤而死,他登位之初,励精图治,大败句践,使吴国达到鼎盛。在位后期,生活奢华无度,对外穷兵黩武,屡次北上与齐晋争锋。黄池之会,句践趁虚攻吴,吴国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句践灭吴,夫差自缢。②子贡:(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③形:面貌,形象。④变服:改变服饰,化装。⑤或人:国人,指春秋战国时代城邦的自由民。⑥戏:开玩笑,嘲弄。⑦索:搜寻,寻找,搜查。⑧子胥:(?—公元前484年),姓伍,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春秋楚国(今湖北)人。⑨泠:清凉,冷清。⑩戏:游戏,逸乐。⑪豫沮:或作豫且、余且。春秋时宋国泉阳人,捕鱼为业。相传宋元君时,渔于泉阳,举网得神龟,神龟托梦求救于宋君,宋君使使者至泉阳从豫且处得神龟,杀之以占卜。又传说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为豫且射中其目。白龙诉诸天帝,天帝以其化鱼,固为人所射,豫且何罪?⑫天帝:指上帝。⑬衣:动词,穿(衣服)。⑭万乘:指帝王,帝位。⑮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⑯刑:伤害,灾害。

【译文】吴王夫差听说孔子和子贡来吴国游览,想看看他俩的模样,就穿着便服出宫,不料被街上的一个人戏弄,而且伤了手指。夫差

回宫后，立刻派兵在都城内搜查，要杀掉这个人。伍子胥劝他说：“我听说从前天帝的小儿子下界到一个青碧清凉的深潭中，变成一条鲤鱼，顺着水流嬉戏，被一个叫豫沮的打渔人射中。他回到天宫向天帝诉说自己遭遇。天帝说：‘你在游玩之时穿什么衣服？’小儿子说：‘我变成了鲤鱼。’天帝说：‘你本来是条白龙，却变成鲤鱼，打渔人射到你，是合情合理的事，有什么好埋怨的呢？’现在大王不穿帝王之服，而按平常人的礼俗行事，才被国人所伤，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吴王沉默无言。

【原文】吴王夫差兴兵^①伐齐。掘^②为渔沟。通^③于商。鲁之间。北属^④之沂^⑤。西属之济^⑥。欲以会^⑦晋。恐群臣之谏也。乃令于邦^⑧中曰。寡人伐齐。敢有谏者死。太子友乃风谏^⑨以发激吴王之心。以清朝^⑩时怀丸挟弹从后园^⑪而来。衣浹^⑫履^⑬濡^⑭。吴王怪而问之曰。可为如此也。友曰。游于后园。闻秋蝉之鸣。往而观之。夫秋蝉登高树。饮清露。其鸣悲吟。自以为安。不知螳螂^⑮超^⑯枝缘^⑰条。申^⑱要^⑲举刃纆^⑳（纆作搏）其形^㉑也。夫螳螂愈心财进^㉒（愈心财进作翕心而进）。志^㉓在利蝉。不知黄雀徘徊枝叶。欲啄之也。夫黄雀但知伺^㉔螳螂。不知臣飞丸^㉕之集^㉖其背也。但臣知虚心^㉗念^㉘在黄雀。不知阱^㉙堦^㉚在于前。掩忽陷坠于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过于斯^㉛。知贪前之利。不睹^㉜其后之患也。对曰。天下之愚。非但^㉝直于是也。复有甚者。王曰。岂复有甚于是者乎。友曰。夫鲁守文^㉞抱德^㉟。无欲于邻国。而齐伐之。齐徒^㊱知举兵伐鲁。不知吴悉^㊲境内之士。尽府库之财。暴师^㊳千里而攻之也。吴徒知逾^㊴境贪敌^㊵往伐齐。不知越王将选其死士^㊶。出三江^㊷之口。入五湖^㊸之中。屠灭^㊹吴（旧无吴字。补之）国也。臣窃观祸之端^㊺。天下之危。莫过于斯也。王喟然^㊻而叹。默无所言。遂往伐齐。不用太子之谏。越王勾践^㊼闻吴王北伐。乃帅军泝^㊽江以袭吴。遂入吴国（旧无吴字。补之）。焚其姑苏之台^㊾。

【注释】①兴兵：起兵。②掘：挖。③通：到达，通到。④属：连缀；连续。⑤之沂：之，到，动词。沂，古水名。源出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尼山，西流至滋阳县合于泗水。⑥济：济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现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的济水的河道。今河南济源，山东济南、济宁、济阳，都从济水得名。⑦会：会合，聚会。⑧邦：古代诸侯的封国。泛指国家。⑨风谏：用委婉曲折的语言规劝君主或长辈、上司。⑩清朝：早晨。⑪后园：屋后庭园。⑫洽：浸润，沾湿。⑬履：鞋。⑭濡：浸渍，沾湿。⑮螳螂：螳螂的别名。⑯超：跃登，跳跃。⑰缘：攀援。⑱申：伸展，伸张。⑲要：“腰”的古字。⑳繆：原意为绳索。此处作搏，搏击，捕捉之意。㉑形：形体，身体。㉒愈心财进：《吴越春秋》为“翕心而进”。翕心，小心翼翼。㉓志：准的，目标。㉔伺：窥伺，窥探，观察。㉕飞丸：用以射击的弹丸。㉖集：集合，聚集。㉗虚心：一心向往。㉘念：念头，想法。㉙阱：捕野兽用的陷坑。㉚埳：地面凹陷之处，坑穴。㉛于斯：同“于此”。㉜睹：了解，预见。㉝非但：不仅。㉞守文：本谓遵循文王法度。后泛指遵循先王法度。㉟抱德：持守德行。㊱徒：副词，但，仅，祇。㊲悉：尽、全。㊳暴师：谓军队在外，蒙受风雨霜露。㊴逾：越过，经过。㊵贪敌：贪图敌国之利。㊶死士：敢死的勇士。㊷三江：一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也；《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㊸五湖：一说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韦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谓之五湖。㊹屠灭：杀尽，摧毁。㊺端：开始。㊻喟然：感叹、叹息貌。㊼勾践：（约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65年）古称“句践”，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越王允常之子。因“卧薪尝胆”而名垂千古。㊽泝：亦作“溯”，逆水而上。㊾姑苏之台：即姑苏台。司马贞《史记索隐》：“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

【译文】吴王夫差起兵攻打齐国，在商、鲁两国之间暗暗地挖掘壕沟，北接沂水，西接济水，欲同晋国在黄池附近会合。他担心大臣们会来劝谏，就在国内发布命令说：“寡人要攻打齐国，有谁敢来劝阻，一

律处死。”太子友于是采用委婉的方式去劝谏，希望打动吴王的心。清晨，他手握弹弓从后花园来到宫中，衣服鞋子都打湿了。吴王奇怪地问他说：“你干什么了，搞成这副模样？”太子友说：“刚才在后花园游玩，听见秋蝉的鸣叫声，就去观看。那秋蝉登上高高的树梢，喝着清澈的露水，其鸣叫的声音凄切如吟，自以为很安全，却不知螳螂越过树枝，沿着枝条，伸直细腰，高举前爪，形成了捕捉秋蝉的态势。螳螂小心翼翼的向前爬，眼里只有秋蝉，却看不到身后有黄雀徘徊于枝叶之中，准备啄食螳螂。那黄雀也只知道伺机捕啄螳螂，不知道我将要射出的弹丸正瞄准其脊背。我的心思都放在了黄雀身上，却不知道陷阱就在眼前，一不留神，忽然掉进了深坑。”吴王说：“天下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只贪图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身后的祸患。”太子友说：“天下愚蠢之事不只这些，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吴王说：“难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太子友说：“鲁国遵守礼制，心怀道德，对邻国没有任何贪心，但齐国却起兵攻打它。齐国只顾举兵攻打鲁国，不知道吴国尽数动用国内之兵，竭尽府库中的资财，军队不顾风吹日晒，奔波千里去攻打它。而吴国只知道越过国境攻打齐国，不知道越国即将挑选不怕死的勇士从三江口出发，进入太湖之中，想灭掉吴国。臣儿我暗自观察，灾难的征兆、国家的危亡，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吴王长叹一声，沉默无语，随即执意北上伐齐，不接受太子友的劝告。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向北攻打齐国，就率领军队，沿江而上，袭击吴国。越军进入吴国境内，烧掉了吴国的姑苏台。

群书治要 卷十三 汉书(一)补

【题解】《汉书》，中国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其父班彪曾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班固以此为基础着手撰写《汉书》。他死后，其妹班昭续补八表，马续补修了《天文志》。该书首创新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入《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入“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同时它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

《群书治要》收录《汉书》部分最多（共计八卷）。后于流传过程中，首尾两卷已亡佚（现存六卷）。对照《群书治要》原文，可推知，卷十三应为《汉书》卷一至卷二十一之内容。为了弥补缺憾，我们在译注此书时，特从《汉书》卷一至卷二十一中节录精选，补充为卷十三。《群书治要》一书，旨在教导为政者修德行、用贤才、兴仁义、重本务，此次

即依据此原则补录。共节录高帝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律历志的部分内容。其中，高帝刘邦能够任用贤才、与民众约法三章，终于创下汉家基业。文帝、景帝有着节俭、爱民的美好君德，能够虚心纳谏，注重本务、修养生息，终于成就文景之治，其美好的品行和治国策略实在值得后人取法。汉武帝雄才大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贤才并起，汉朝的兴盛达至巅峰。然其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汉朝从此从极盛转向衰落。昭帝年少即位，信任霍光，关心民众疾苦，尚无重大过失；宣帝采用儒、法同治，用法严酷，种下了衰落的远因；元帝柔仁好儒，虽任用贤能，然其纵容佞臣石显，汉家开始急剧衰落；成帝沉溺女色，实为昏君。这几位君王，虽较汉初几位帝王逊色许多，但是其诏书内容仍有取法之处，因此不因人废言，予以节录，可为治国者借鉴。

【作者简介】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之子。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建武二十三年前后入洛阳大学，博览群书。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班固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章帝时，班固先任郎官。建初三年（公元78年）升为玄武司马，章帝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还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建初四年，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纪

【原文】高祖^①，沛丰邑^②中阳里人也，姓刘氏，二月，沛公西过高阳^③，酈食其^④为里监门^⑤，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⑥大度。”乃求见沛公。沛公方踞^⑦床，使两女子洗。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⑧衣谢^⑨之，延^⑩上坐。

【注释】①高祖：指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95年），字季（一说原名季），沛郡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人。西汉开国皇帝，庙号为高祖，汉景帝时改为太祖，谥号为高皇帝，所以史称汉高祖、太祖高皇帝或汉高帝。②沛丰邑：沛，县名，今江苏沛县。丰邑，当时属沛县，今江苏丰县。③高阳：小邑名。属陈留县，在今河南杞县西南。④酈食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3年，秦朝陈留县高阳乡人。好饮酒，桀骜不驯。后投奔刘邦，因以计克陈留，封广野君，常奉命出使各国诸侯。后被烹杀。食其，音亦姬。⑤里监门：看守里门的人。⑥沛公：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以应陈涉，众立为沛公。⑦踞：坐。⑧摄：整顿，整饬。⑨谢：道歉，认错。⑩延：邀请。

【译文】汉高祖，沛县丰邑中阳里人，姓刘。二月，沛公向西经过高阳邑，酈食其为里门卒，说：“诸将路过此地的很多，我看沛公度量大。”便来求见沛公。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洗脚。酈食其不叩拜，作个长揖说道：“您如果一定想要诛杀无道的暴秦，不应该坐着接见长者。”于是沛公起身，整饬衣装，向他道歉，并请至上坐。

【原文】帝置酒洛阳南宫^①。上曰：“通侯^②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③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④、王陵^⑤对曰：“陛下嫚而侮人^⑥，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⑦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⑧；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⑨，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⑩；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⑪。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⑫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注释】①南宫：汉宫殿名。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南宫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②通侯：即彻侯。爵名。第二十级。③项氏：指项羽。④高起：人名。一说“高起”二字为衍文。⑤王陵：西汉初年大臣。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81年，沛县（今江苏沛县西）人。⑥侮人：欺侮、轻慢别人。⑦运筹帷幄：谓在后方决定作战策略。⑧子房：张良，字子房，为刘邦的谋臣，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汉初三杰之一。⑨饷馈：军粮。⑩萧何：西汉初期政治家，汉初三杰之一。生于公元前257年，卒于公元前193年，沛（今江苏沛县）人。⑪韩信：西汉开国名将，著名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96年，淮阴（今属江苏）人。⑫范增：秦末农民战争中为项羽主要谋士，被项羽尊为“亚父”。公元前277年至公元前204年在世，秦末居巢（今巢湖市）人。

【译文】高皇帝设宴洛阳南宫，高祖说：“通侯各将不要隐瞒我，都要讲实情。我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高起、王陵对答说：“陛下轻慢而对人不尊重，项羽仁爱而敬重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所降服的土地就赐予（将领），这是与天下人同利。项羽妒贤嫉能，对有功的人就妒忌，对贤能的人就怀

疑，战胜的不计功劳，夺得地盘的不给赏赐，这是他所以丢失天下的原因。”高祖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绝于道，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他们三人都是人杰，我能任用，这是我所以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谋士范增，然而却不能重用，这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群臣心悦诚服。

【原文】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①，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②。天下既定，命萧何次^③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④，叔孙通^⑤制礼仪，陆贾^⑥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⑦作誓，丹书铁契^⑧，金匱石室^⑨，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⑩弘远矣。

【注释】①监门戍卒：监门，指郾食其。戍卒，指娄敬。②三章之约：汉高祖刘邦率兵进入咸阳时，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③次：编次，编纂。④张苍定章程：张苍（公元前256年—公元前152年），西汉丞相，封北平侯，阳武县（今河南省原阳县）人。张苍校正《九章算术》，制定历法，是我国历史上主张废除肉刑的一位古代科学家。章程，历数和度量衡的推算法式。⑤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约公元前194年），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⑥陆贾：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约出生于公元前240年，卒于公元前170年，其先为楚人。刘邦起事时，以陆贾有口才，善辩论，常派他出使诸侯各国。⑦剖符：犹剖竹。古代帝王分封诸侯、功臣时，以竹符为信证，剖分为二，君臣各执其一，后因以“剖符”“剖竹”为分封、授官之称。⑧丹书铁契：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袭的享有免罪等特权的证件。⑨金匱石室：古时保存书契文献之处。⑩规摹：规模。

【译文】原先，高祖不习文学，而性情明达，善于谋划，能博采众议，从看门人到戍卒，见面都如老朋友。入关之初为顺民心，与百姓约定三条法令，天下平定之后，命萧何编纂法令，命韩信申述兵法，命张苍制定历法，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令陆贾作《新语》。又与各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存入金匱石室之中，保藏于宗庙之内。高祖虽然事务繁多，但可以立制垂范传之久远。

【原文】孝文皇帝^①，高祖中子^②也，母曰薄姬^③。高祖十一年，诛陈豨^④，定代^⑤地，立为代王，都中都^⑥。十七年^⑦秋，高后崩，诸吕谋为乱，欲危刘氏。丞相陈平^⑧、太尉周勃^⑨、朱虚侯刘章^⑩等共诛之，立代王。

【注释】①孝文皇帝：刘恒，刘邦第四子，薄姬所生，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57年在位。②中子：排行居中的儿子。③薄姬：吴人，刘邦之妃，刘恒之母。刘恒为帝以后，尊她为皇太后。④陈豨：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95年，宛朐人。汉高祖七年，韩王信反叛，逃入匈奴，高祖带兵到平城而回，封陈豨为列侯，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统率赵国、代国的军队。豨，音西。⑤代：古国名。汉初同姓九国之一。公元前201年汉高祖置。辖境约当今山西离石、灵石、昔阳及河北蔚县、阳原、怀安等地。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以代王入为皇帝。公元前114年，代国废。⑥中都：县名，在今山西平遥西。⑦十七年：指代王之十七年（汉代诸侯王国自有纪年）。⑧陈平：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78年，阳武（今河南原阳）人，西汉的开国功臣之一。在楚汉相争时，曾多次出计策助刘邦。汉文帝时，曾任右丞相，后迁左丞相。⑨周勃：约生于公元前240年，卒于公元前169年，沛人，秦末汉初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西汉开国功臣。⑩刘章：汉高祖刘邦的孙子，齐悼惠王刘肥的次子。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77年。吕后称制期间被封为朱虚侯。

【译文】孝文皇帝是高祖排行居中的儿子，母亲是薄姬。汉高祖

十一年春天，杀陈豨，平定代地，被封为代王，建都中都。他做代王的第十七年秋天，吕后去世了，以吕产为首的吕氏家族企图发动叛乱，夺取刘氏天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同联合诛杀吕氏，迎立代王。

【原文】三月，诏曰：“方春和^①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②于死亡，而莫之省忧^③。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④之。”

【注释】①春和：春日和暖。②阽：音店。临近危险。③省忧：省视疾苦。④振贷：赈济。

【译文】三月，文帝下诏说：“正值春日和暖的时节，草木群生之物都有各自的乐趣，而百姓中鰥寡孤独穷困之人有的濒临死亡，却没有省视疾苦，作为人民的父母要怎么办？应该商议如何赈济他们。”

【原文】十一月癸卯晦^①，日有食之。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②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③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④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⑤三光^⑥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⑦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⑧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⑨。因各敕^⑩以职任，务省繇^⑪费以便民。”

【注释】①晦：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②布政：施政。③微眇：亦作“微渺”。微末。④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臣。⑤累：连累。⑥三光：日、月、星。⑦丐：乞求。⑧贤良方正：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之一。始于汉文帝。⑨不逮：不及。⑩敕：命令。⑪繇：同“徭”。

被举者对政治得失应直言极谏。如表现特别优秀，则授予官职。武帝时复诏举贤良或贤良文学。名称时有不同，性质无异。历代往往视作非常设之制科。⑨不逮：不足之处，过错。⑩敕：整饬。⑪繇：通“徭”，徭役。

【译文】十一月癸卯为月末日，发生日食。文帝说：“我听说上天生下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养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明，施行政令不公平，那么上天就会显示灾象，来警告他治理不当。十一月末出现日食，已被上天谴责，哪有比这更大的灾象啊！我有幸得以保全宗庙，凭我这样渺小的一个人依托在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全在于我一人，只有两三个执政大臣好比是我的左右手。我下不能治理和抚育好众生，上有损于日、月、星辰的光明，我的失德真是太大了。各地接到我的诏令后，大家都想想我的过失，以及我所知所见所思的不足之处，要求大家告诉我。并推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补正我的不足，也希望各级官吏认真整顿好自己本职工作，尽量减少徭役和开支费用，以便利民众。”

【原文】五月，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①，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②闻过失也。将何以来^③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④上，以相约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⑤之愚，无知抵死^⑥。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注释】①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相传唐尧之时在交通要道设立旌旗和木牌，让人们在旌旗下提意见，在木牌上写谏言。②无由：没有门径，没有办法。③来：后多作“来”。招致，招揽。④祝诅：祝告鬼神，使加祸于别人。⑤细民：平民。⑥抵死：判处死刑。

【译文】五月，文帝下诏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朝廷专门设有进言献策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谤木，用来疏通治政的渠道，招致进谏的臣民。如今的法律规定批评朝政和传播妖言的人要治罪，这就使得群臣不敢畅所欲言，做皇帝的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致远方的贤能之士到朝廷来呢？应该废除这些法令。百姓中有人背后诅咒皇帝，发誓相约互相隐瞒，后来又互相告发，官吏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说些不服的话，官员又认为是诽谤朝廷。其实不过是由于小民们愚昧无知，以至于判处死刑，我认为很不可取。从今以后，凡是触犯了这条法令的，一律不加处理。”

【原文】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①，故生不遂^②。朕忧其然。故今兹^③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注释】①末：商业。②生不遂：生计困难。③今兹：今此，现在。

【译文】九月，文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而去经商，因此衣食困乏。我忧虑这种情况，因此现在亲自率领群臣耕田来鼓励农业。免除百姓今年应纳田租的一半作为奖励。”

【原文】十二年三月，诏曰：“道^①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②不加辟^③，岁一不登^④，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注释】①道：引导。②野：田野。③辟：开辟。④登：丰收。

【译文】十二年三月，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抓住农业这个根本。我亲自耕作以劝勉农耕，已经十年了，而田野尚未得到充分开垦，每逢年景不好，百姓就处于饥饿状态，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尚不足，而各地官吏未能认真重视农业的缘故。我多次下诏，每年劝百姓多植树，而功效甚微，这也是地方官吏执行我的诏令不认真、对百姓的劝勉没有明确的措施所致。加之农民负担重，而地方官吏又漠不关心，这怎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今年免除农民应交赋税的一半。”

【原文】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①，为生之本也；三老^②，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③，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④劳赐^⑤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⑥，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⑦民焉。”

【注释】①力田：努力耕田。亦泛指勤于农事。②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③应令：响应诏令。④谒者：官名。始置于春秋、战国时，秦汉因之。掌宾赞受事，即为天子传达。⑤劳赐：慰劳赏赐。⑥便安：便利安稳，便利安适。⑦道：教导。

【译文】文帝又说：“孝敬父母，爱护兄弟，是天下最顺乎伦常大道的；努力耕作，是生存之本；三老，是人民的老师；廉吏，是人民的表率。我特别赞赏孝悌、力田、三老与廉吏的操行。如今万家之县，却说无人响应察举之令，是真实情况吗？原因是官吏举贤之道尚未具备。

现派谒者慰劳赏赐三老、孝者帛每人五匹，悌者、力田者每人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者每一百石加赏三匹。还要慰问百姓不能便利安适之处，按户口计算设置三老、孝悌、力田常任乡官，让他们深刻领会诏书的意义而教化百姓。”

【原文】十四年，春，诏曰：“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①不祈其福，右贤左戚^②，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③祝厘^④，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⑤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注释】①望祀：古代祭名。遥祭山川地只之礼。②右贤左戚：注重贤才，不重亲戚。古时以右为上、左为下。③祠官：掌管祭祀之官。④祝厘：祈求福佑，祝福。⑤愧：惭愧。

【译文】十四年春天，文帝下诏说：“昔日先王远施恩泽而不求他人报答，虔诚祭祀而不祈个人福祉，尊重贤才，抑制亲戚，先民众后自己，实在是英明至极。现在我听说祠官祝福，都希望福祉集于我一身，而不为百姓祈祷，这使朕更为惭愧。以我这无德之人，却独享神灵所降的幸福，而不与百姓同享，这就加重了我的失德。现在命令祠官向神只致祭，切不可为我个人祈福。”

【原文】十六年，诏曰：“间者^①数年比不登^②，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③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④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⑤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⑥以靡谷

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⑦。其与丞相、列侯^⑧、吏二千石^⑨、博士^⑩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⑪远思^⑫，无有所隐。”

【注释】①间者：近来。②不登：歉收。③意者：表示测度。大概，或许，恐怕。④寡乏：缺少，不充足。⑤无乃：相当于“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测度的语气。⑥酒醪：汁滓混合的酒。后泛指酒。⑦中：适合，恰当。这里指恰当的答案。⑧列侯：泛指诸侯。⑨二千石：汉官秩，又为郡守（太守）的通称。汉郡守俸禄为两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称。⑩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汉文帝置一经博士，武帝时置“五经”博士，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⑪率意：悉心尽意。⑫远思：从长远考虑。

【译文】十六年，下诏说：“近来连年歉收，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很担忧。我愚笨而没有明察，不知罪在何处。或许是我的政事有所失且行为有缺点呢？还是天道有不顺，地利难以得，人事多失和，鬼神不愿享受祭祀呢？为什么会这样？是百官的俸禄过高与劳民伤财的事办得过多吗？为什么粮食竟如此的缺乏呀？度量耕地并未减少，统计人口增加的也不多，按人口平均计算地亩，比之于古代还要有余，而粮食却极为不足，失误的根源何在？莫非是由于百姓从事商业而伤害农业的人多起来，如造酒耗费谷物多了，六畜的饲养大量增加了呢？从小与大各方面来探讨我还未能找出症结所在。现愿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及博士来集思广益，凡是能对百姓有所帮助的，都要悉心尽意从长远考虑，不要有所隐瞒。”

【原文】六年，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①，弛山泽^②，减诸服御^③，损^④郎吏员，发仓庾^⑤以振民，民得卖爵^⑥。

七年夏，六月己亥^⑦，帝崩于未央宫^⑧。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⑨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⑩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⑪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⑫，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⑬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注释】①入贡：向朝廷进献财物土产。②弛山泽：废除禁民开发山泽之法令。③服御：亦作“服驭”，指服饰车马器用之类。④损：裁减。⑤仓庾：贮藏粮食的仓库。⑥卖爵：出售爵位。汉初，民得爵位后可以出卖。后则多为公家拍卖官爵以敛财。⑦六月己亥：六月一日。⑧未央宫：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西南隅。汉高帝七年建，常为朝见之处。⑨重服：服丧过度，重丧服。⑩罹：遭受。⑪眇眇：微末。⑫过行：错误的行为。⑬天年：自然的寿数。

【译文】六年夏四月，大旱，蝗虫成灾。诏令诸侯不得向朝廷纳贡，取消禁止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法令，减省服饰、车马、器用之类，精简朝廷冗员，打开粮仓赈济灾民，允许民间买卖爵位。

七年夏，六月初一日，文帝在未央宫驾崩。留下遗诏说：“朕听说：大凡天下万物从萌生以后，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间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规律，何必为此而恸哀？现今之世，世人都爱生而恶死，（人死后）花钱厚葬，以致倾家荡产；服丧过度，以致损伤了身体。我极不赞同这种做法。何况朕德行浅薄，对百姓无所帮助，现在死了，又让人们长久地为我服丧哭吊，遭受寒冬酷暑的折磨，使天下父子悲哀不已，损伤了老幼的心灵，减少他们的饮食，中断了对鬼神的祭祀，这些都会加

重我的失德，这叫我如何向天下交代！我有幸获得保护宗庙的权利，以渺小的一人依托在天下诸侯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依赖于上天的威灵，托国家的洪福，四海安宁，未有战乱。朕秉性愚钝，常常担心自己有什么错误的行为，以致玷辱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而在位时间愈久，更恐不能善始善终。今日我有幸寿终正寝供养于高庙之中，也许是我的见识不高明吧，却喜欢这样的归宿，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

【原文】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①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②以利民。尝欲作露台^③，召匠计之，直^④百金。上曰：“百金，中人^⑤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绋^⑥，所幸慎夫人^⑦衣不曳地^⑧，帷帐^⑨无文绣^⑩，以示敦朴^⑪，为天下先。治霸陵^⑫，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⑬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⑭诈病不朝，赐以几杖^⑮。群臣爱盎^⑯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⑰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⑱。呜呼^⑲，仁哉！

【注释】①苑囿：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②弛：解除。③露台：露天台榭。④直：价值，代价。⑤中人：中等人家。⑥弋绋：黑色粗厚的丝织物。弋，通“黹”。⑦慎夫人：邯郸人，生卒年、家世不详。汉文帝刘恒的宠妾，有美色，能歌舞，擅鼓瑟。⑧曳地：拖地。⑨帷帐：帷幕床帐。⑩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⑪敦朴：亦作“敦朴”。敦厚朴素。⑫霸陵：即灞陵。汉文帝陵名。⑬尉佗：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37年，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古城）人。⑭刘濞：公元前215年出生，卒于公元前154年，西汉诸侯王，刘邦侄，封吴王。濞，音必。⑮几杖：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为敬老者之物。⑯爱盎：字丝，汉朝楚人，个性刚直，有才干，被时人称为“无双国士”。约公元前200年

至约公元前150年在世。汉文帝时做吴相，吴王优厚相待。①⑦张武：代国郎中令，汉文帝的谋臣。①⑧刑错：亦作“刑措”或“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①⑨呜呼：叹词。表示赞美或慨叹。

【译文】班固评论说：孝文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殿、御苑、车骑、服御没有增加。有不便民之事，立即废除以有利于民。他曾想造一座露台，召来工匠预算，造价需百金。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继守先帝的宫室，常常担心愧对先帝，何必要筑露台！”身穿黑色绋衣，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拖地，帷帐不绣花，以表示自己的朴素，做天下的表率。修造霸陵（陵墓），都用瓦器，不准以金银铜锡装饰，沿着山势起陵，不起高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文帝贵封尉佗兄弟，以德义进行安抚，尉佗又重新称臣。与匈奴结为友好，不久匈奴背约入盗，文帝只令边兵加强防守，不发兵反攻其地，恐怕增加百姓负担。吴王（刘濞）诈称有病不上朝，文帝赏赐他几杖进行慰问。群臣爰盎等切直谏说，常常是采纳实行。张武等贿赂金钱，发觉后，更加赏赐，使其惭愧自省。文帝注重以德教化百姓，所以天下富裕，大兴礼义之风，断狱判死罪的人仅数百，几乎不使用刑罚。唉，真是有仁德的君主啊！

【原文】孝景皇帝^①，文帝太子也。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②，太子即皇帝位。九月，诏曰：“法令度量^③，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④，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⑤之。”

【注释】①孝景皇帝：即汉景帝刘启，文帝之子，窦后所生。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在位。②丁未：（六月）九日。③度量：法度。④朋党比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⑤谳：议罪，判定。谳，音燕。

【译文】汉景帝是汉文帝的太子。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去世。六月九日，太子继承帝位。景帝五年九月，下诏说：“法令与度量，是用以禁暴止邪的。刑狱，关系到人的生命，人死是不可复生的。有的官吏不遵守法令，把受贿钱财当做交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以苛刻为明察，让无罪的人失职，我深为怜惜。有罪的人不认罪，因法作奸，为非作歹，不以为然。而对于疑狱，即使可以引用律条进行判处而人心有不服的，就给予复审与合议。”

【原文】二年，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①，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②，害女红^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④、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⑤，省繇赋^⑥，欲天下务农蚕^⑦，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⑧。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⑨为吏，吏以货赂^⑩为市，渔夺^⑪百姓，侵牟^⑫万民。县丞^⑬，长吏也，奸法与盗盗^⑭，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⑮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注释】①雕文刻镂：谓在器物上刻镂花纹图案，以为文饰。②纂组：赤色绶带。亦泛指精美的织锦。③女红：同“女功”。④粢盛：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粢，音姿。⑤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⑥繇赋：徭役和赋税。繇，通“徭”。⑦农蚕：农桑。⑧遂长：生长，成长。⑨诈伪：弄虚作假，伪装假冒。⑩货赂：贿赂。⑪渔夺：侵夺，掠取。⑫侵牟：亦作“侵牟”或“侵蛄”，侵害掠夺。⑬县丞：官名。秦汉于诸

县置丞，以佐令长，历代因之。⑭与盗盗：与盗共同为盗。⑮亡厌：不知满足。厌，满足。

【译文】后二年夏四月，景帝下诏说：“雕花纹刻文铸造，伤害农事；锦绣绶带，伤害女功。伤害农事就会导致粮荒而饥，妨害女功就会影响纺织生产而受寒。饥寒交迫，而没有为非作歹者是罕见的。朕亲自耕种，皇后亲自蚕桑，用亲自耕种的祭米、穿上亲自纺织的祭服来奉祀宗庙，为天下做出榜样。朕不收奉献，减少太官，轻徭薄赋，是希望天下重视农桑，平时有积蓄，以备灾荒。强不取弱，众不欺寡，让老者得以寿终，幼者顺利成长。今年有的地方粮食歉收，民食不足，问题出在哪里？有些弄虚作假的官吏，以贿赂做交易，掠取百姓，侵害掠夺民脂民膏。县丞，本是地方主要官员，知法犯法，与盗贼共同为盗，习以为常。现命令二千石各履行其职责，凡疏于职守昏乱处事者，丞相都应进行追究，并予以惩处。特布告天下，使官民尽知朕意。”

五月，下诏书说：“人不必担心不智，最怕的是欺诈；不必担心不勇，最怕的是暴虐；不必担心不富，最怕的是不知满足。只有廉洁之人，少欲望而易满足。不要让廉洁之士不得其职，而让贪婪的人久据其位。”

【原文】三年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①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②采黄金、珠玉者，坐臧^③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注释】①间岁：近年。②取庸：雇佣工。③坐臧：犯贪污罪，判贪污罪。

【译文】后三年春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

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作为货币使用，看不到它的终结与开始。近年来有时粮食收成不好，有人说是因为从事商业的人过多、从事农业的人过少的缘故。现特令郡国要劝勉农民从事农桑，多植树，可以丰衣足食。如有官吏征发百姓或是雇佣民力开采黄金珠玉的，与盗赃同罪论处。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听任不管的，与之同罪。”

【原文】赞曰：孔子称“斯民^①·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②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③不胜^④。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⑤，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⑥。周云成、康^⑦，汉言文、景^⑧，美矣！

【注释】①斯民：指老百姓。②直道而行：按照正道行事。③奸轨：违法作乱的事情。④不胜：制伏不住。⑤遵业：遵守世业。⑥醇厚：敦厚朴实。⑦成康：指西周成王、康王之治世。⑧文景：指西汉文帝、景帝之治世。

【译文】（班固）评论说：孔子曾说“这些百姓，在夏、商、周三代淳厚的教化下，能够按正道行事”，这是可信的。周末秦朝的弊端，是法网严密而律令苛峻，但触法犯罪的仍不胜其多。汉朝兴起，扫除繁苛，与民休养生息。到了汉文帝，加之以恭谨俭约，景帝遵循前业，五六十年之间，达到了移风易俗、百姓敦厚朴实的境地。周朝有成康盛世，汉代有文景之治，美好啊！

【原文】孝武皇帝^①，景帝^②中子^③也。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④。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建元^⑤元年^⑥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⑦、中二千石^⑧、二千石^⑨、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夏四月己巳，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⑪，朝廷以爵^⑫，扶世导

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⑬，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⑭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⑮，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注释】①孝武：即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汉景帝子。公元前140年继位。在位期间颁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又设置十三部刺史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曾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曾命卫青、霍去病率军进击匈奴，获大胜。②景帝：汉景帝刘启，汉文帝刘恒长子，母亲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即窦太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西汉第六位皇帝，在位十六年。③中子：排行居中的儿子。④崩：君主时代称帝王之死。⑤建元：开国后第一次建立年号。此指汉武帝刘彻的第一个年号。⑥元年：指帝王改换年号的第一年。⑦列侯：爵位名。秦制爵分二十级，彻侯位最高。汉承秦制，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彻侯为通侯，或称“列侯”。⑧中二千石：汉官秩名。⑨二千石：汉制，郡守俸禄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称郡守为“二千石”。⑩绾：指卫绾，西汉代国人。汉景帝时期，历任中郎将、河间王太傅、太子太傅，御史大夫，并做过三年丞相。汉武帝即位后，以不称职之名被罢免。死后，谥号哀侯。⑪齿：指年龄。⑫爵：爵位，爵号，官位。⑬耆艾：尊长，师长。亦泛指老年人。⑭顺孙：孝孙。⑮鬻法：西汉政府为九旬以上老人发放米粟以熬粥的一项法律政策。鬻，“粥”的本字。

【译文】孝武皇帝刘彻，是景帝的次子。十六岁时，景帝后三年正月，景帝驾崩。正月二十七日，太子继皇帝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国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人。丞相卫绾上奏：“所推举贤良，若是陈说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的言论，淆乱国政，请一律罢去。”皇上同意。

建元元年夏四月初九日，下诏说：“古代立的规矩，乡里以年为尊，朝廷以爵为重，治国教民，要把德行置于显著地位。可以说在乡里中尊重长者，奉养高年，是古之遗教。今日天下的孝子顺孙愿意尽心尽力以赡养自己的长辈，然而，外迫于公事，内乏于资财，是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朕深为同情。人民年届九旬以上，朝廷已有给米粟以为糜粥之法。现增加免除其子或孙的征役之法，要他们率领妻子履行其供养老人之责。”

【原文】元光元年^①，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③。周之成、康，刑错^④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眚^⑤，北发渠搜^⑥，氐羌^⑦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⑧，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注释】①元光：汉武帝的第二个年号。②画象：画衣冠。指上古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惩戒。③率俾：顺从。④刑错：亦作“刑措”“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⑤肃眚：亦作“肃慎”。古民族名。古代居于我国东北地区。周武王、成王时曾以楛矢、石磐来贡。一般认为汉以后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和它有渊源关系。亦泛指远方之国。眚，音慎。⑥渠搜：古西戎国名。⑦氐、羌：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氏族与羌族的并称。都居住在今西北一带。⑧郊薮：郊野草泽之地。

【译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贤良说：“朕听说昔日唐

虞之世，只用罪衣以象征五刑而民不能犯法律，日月所照，莫不臣服。周朝成王、康王时代，刑律放置不用，盛德及于鸟兽，教化通行四海。海外肃慎来朝，北方渠搜供役，氐羌归服；星辰无彗，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麒麟凤凰游于郊野，黄河洛水涌现图书。呵！普施德泽才能出现如此的盛世啊！今朕有幸继承大统，早起以求，静夜以思，若望洋兴叹，不知怎样才能达到彼岸。美好啊！伟大啊！通过哪些行动可发扬光大先帝的大业与美德，以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呢？朕禀性愚钝，德不能及远，这是各位大夫所熟知的。贤良之士明了古今王事的兴衰，受策察问，都请用文字写好，编辑成册，让朕阅览。”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脱颖而出。

【原文】元朔^①元年冬十一月，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②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③于斯路。故旅耆老^④，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⑤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⑥成风，绍休圣绪^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⑧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⑨，而积行之君子雍^⑩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⑪，厉蒸庶^⑫，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⑬；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注释】①元朔：汉武帝的第三个年号，即公元前128至公元前123年。②繇：同“由”。③臻：到，到达。④耆老：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⑤稽参：考察，参考。⑥庶几：指贤人。《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颜氏之子，指颜回。后因以“庶几”借指贤人。⑦圣绪：称帝王的统绪。⑧阖：全，总共。⑨下究：犹下达。⑩雍：通“壅”，堵塞。⑪元元：平民，老百姓。⑫蒸庶：民众，百姓。⑬九锡：古代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礼遇。

【译文】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冬十一月，下诏说：“公卿大夫，其任务是制定方针战略，统一行动措施，宣传朝廷德政，转变社会风气。而以仁义为基准，来褒扬有德之士，启用贤良之材，激扬从善之风，惩治不法之徒，这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昌盛的经验。朕朝思暮想希望和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走上这条康庄大道。所以加惠耆老，优待孝弟，选拔豪俊，讲习文学，共商建国大计，祈求能符民望，多次诏令主事官员，提倡并推举孝廉，以至蔚为风气，以继承五帝三王的美业。在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人；三人并行，必有我师。而今日全郡之中竟无一贤良上荐于朝廷，这是朝廷的教化没有进行深入地贯彻，而具有孝廉之贤的君子行谊就被埋没了。二千石官是主管诏令推行与人才推举的，如此将何以辅佐朕以了解下情，关心百姓，激励众民，树立尊老重贤的社会风气呢？何况进贤受上赏，蔽贤受惩罚，这是古代的原则。我请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讨论对不举贤良的郡县官吏应治以何罪。”专司官吏奏议说：“在古代，诸侯贡人才于朝，首次举得其人称为好德，二次举得其人称为贤明，三次举得其人称为有功，朝廷对他进行崇高的奖赏；诸侯不向朝廷贡才，第一次贬爵，第二次削地，第三次爵地俱削。勾结于下而欺罔君上的处死，谄媚于上而欺罔臣民的加刑，参与国政而不能造福于民的弃逐，身居要职而不能进荐贤才的退位，这就是劝善而贬恶的措施。今日诏书要求发扬先代帝王的举贤选能的传统，令郡守县令推举孝廉贤才，是为了教化人民、移风易俗。对于那些对举贤诏

令置若罔闻的官吏，当以不遵朝命论。不能培养与发现贤才，就是不能胜任其职，应该罢免。”此奏被采纳。

【原文】春三月甲子，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①；阴阳不变，物不畅茂^②。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③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④及辞讼^⑤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⑥。”

【注释】①施化：实施教化。②畅茂：旺盛繁茂。③九变：复杂多变。④逋贷：借贷官物，逃匿不还。⑤辞讼：诉讼，打官司。⑥听治：断狱治事。

【译文】春季三月十三日，下诏说：“朕听说天地不变，施化不成；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说：‘因势变通，人民的精神才会振作。’《诗》说：‘通天地之变而不失道，择善而从。’朕欣赏唐虞而乐观殷周，愿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为借鉴。现在大赦天下，与民更始。有的犯了罪，畏罪逃亡及久欠官物而被起诉，事出在孝景帝三年以前的，都免予处理。”

【原文】五年春，大旱。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①天下方闻^②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③。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六年，六月，诏曰：“朕闻五帝不相复礼^④，三代不同法，所繇^⑤殊路^⑥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来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注释】①详延：谓尽数延揽。②方闻：博洽多闻。③洽闻：多闻博识。

④复礼：因袭礼制。⑤繇：通“由”，经。⑥殊路：异途，不同的途径。

【译文】五年春，发生大旱灾。夏六月，下诏说：“曾闻教导人民以礼，陶冶人民以乐，当今礼坏乐崩，朕甚为惋惜。所以广引博闻有道之士，集会于京都，由礼官主持讲学，广征博引，举遗漏之文，兴被坏之礼，以为天下榜样。太常官应考虑将参加此次学礼的有道之士置为博士弟子，这既可以崇教化于乡里，又可以奖励贤才。”丞相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置弟子生员，学礼的人愈多了。

元狩六年六月，下诏说：“朕听说五帝不沿用过去的陈规，三代不相袭前代的法度，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发生了变化而建立的德政却是一致的。昔日孔子以‘招来远方之人’回答鲁定公，以‘政在选贤’回答鲁哀公，以‘政在节财’回答齐景公，这不是要求不同，而是具体情况决定当务之急。”

【原文】元狩^①元年，诏曰：“朕闻咎繇^②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慊怛^③。《诗》云：‘忧心惨惨^④，念国之为虐。’”

二年，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⑤，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⑥，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

【注释】①元狩：汉武帝的第四个年号。②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贤臣。咎，通“皋”。③慊怛：忧伤，悲痛，伤痛。慊怛，音惨达。④惨惨：忧闷，忧愁。⑤火耕水耨：古代一种耕种方法。烧去杂草，灌水种稻。⑥循行：巡视；巡行。循，通“巡”。

【译文】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下诏说:“朕闻皋陶回答禹,首在知人,能知人的才是贤哲,圣如尧帝还认为知人甚难。大凡君王是心脏,人民如同肢体,肢体受伤则心脏痛悼。《诗》说:‘忧心惨惨,悼念国家发生灾难。’”

元鼎二年(公元前113年)秋九月,下诏说:“远近如一为仁,不憚艰险为义。今日京师虽不是丰收之年,而山林池泽的财富资源应与人民共同开采。当前水涝之灾移向江南,隆冬即至,朕担忧江南人民饥寒交迫。江南地区,火耕水耨,即时调巴蜀粮食集于江陵,派博士中等分别到各地检查,告知灾民蜀粮已到,以宽解他们的愁困。凡吏民在赈饥救灾有突出成绩的,要将其事迹详报朝廷。”

【原文】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①,冬至。立泰畤^②于甘泉^③,天子亲郊见^④,朝日夕月。诏曰:“朕以眇身^⑤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绥^⑥民,民或饥寒,故巡祭后土^⑦以祈丰年。冀州臚^⑧壤乃显文鼎^⑨,获荐于庙。渥洼^⑩水出马,朕其御焉。战战兢兢,惧不克任,思昭天地,内惟自新。《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亲省边垂,用事所极。望见泰一^⑪,修天文禅。辛卯夜,若景光^⑫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朕甚念年岁未咸登,飭躬^⑬斋戒^⑭,丁酉,拜况^⑮于郊。”

【注释】①朔旦:旧历每月初一。亦专指正月初一。②泰畤:古代天子祭天神之处。③甘泉:宫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本秦宫。汉武帝增筑扩建,在此朝诸侯王,飡外国客,夏日亦作避暑之处。④郊见:古代天子祀上帝诸神于郊外。⑤眇身:犹言微末之身。封建帝后自谦之词。⑥绥:安抚人心以保持安定。⑦后土:指土神或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坛。⑧臚:臀部。⑨文鼎:刻镂花纹的鼎。⑩渥洼:水名。在今甘肃省安西县境,传说产神马之处。⑪泰一:亦作“泰壹”,传说中的天神名。⑫景光:犹祥光。⑬飭躬:犹飭身。警飭己身,使自己的思想言行谨严合礼。⑭斋戒: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

吃荤，不与妻妾同寝，以示虔诚庄敬，称为斋戒。^⑮况：通“贶”。赐予。

【译文】元鼎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宫所在地。天子亲自祭祀，早晨向东拜日，晚上向西南拜月。下诏说：“朕以细末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德未能安民，百姓有的未能免于饥寒，所以巡查祭祀后土以祈求丰年。在冀州后土祠旁发现文鼎，得献于祖庙。渥洼水出马，为朕所御用。战战兢兢，深恐力不胜任，要想昭明天地之德，必须不断自省更新。《诗》说：“四马并驾齐驱，以征不服之地！”我在巡狩边陲时，所到之处也必行祭礼。望见泰一，修天文坛。十一月十一夜，祥光好像有白日十分之二的光明。《易》说：“先甲三日应自新，后甲三日自叮咛。”朕甚念今年没有全面丰收，就严肃斋戒，在后甲三日丁酉（十一月十七日），举行郊祭以感谢天赐光明。”

【原文】元封^①五年，初置刺史^②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③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④之马，跼驰^⑤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注释】①元封：汉武帝的第六个年号。公元前110年四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因而改元元封，以当年十月为元年。②刺史：古代官名，自汉设立，本为监察郡县的官员，宋元以后沿用为一州长官的别称。③奔踶：谓马乘时即奔跑，立时则踢人。④泛驾：翻车。亦喻不受驾驭。⑤跼驰：放荡。指行为放荡不受约束的人。跼，音唾。

【译文】元封五年，开始设置刺史管辖十三州。名臣文武青黄不继，皇上下征贤诏说：“大凡要建立非常之功的，必须等待非常之人，所以好踢踏的马有的可日行千里，被世俗讥论的人有的可能建功立业。那

些难驯之马与不羁之士，只要制御得当就可以让其有所作为。现在命令州郡考察吏民中有超群才华、可以为将相及出使异国的人选。”

【原文】赞^①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②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③。遂畴咨^④海内，举其俊茂^⑤，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⑥，改正朔^⑦，定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⑧，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⑨，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注释】①赞：一种文体，用于颂扬人物。②稽古：考察古事。③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④畴咨：亦作“畴谘”。访问，访求。⑤俊茂：才智杰出的人。⑥郊祀：古代于郊外祭祀天地，南郊祭天，北郊祭地。郊谓大祀，祀为群祀。⑦正朔：谓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故夏、殷、周、秦及汉初的正朔各不相同。自汉武帝后，直至现今的农历，都用夏制，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⑧封禅：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⑨洪业：大业。古时多指帝王之业。

【译文】(班固)评论说：汉朝始建于群雄逐鹿的动乱时期，汉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把休养生息作为首务，对于稽古礼文的文治事业，还缺乏建树。汉武帝初期，毅然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兼谋众人，举荐贤才，给他们以立功建业之机。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继承周朝之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夏商周三代之风。以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不改文景的恭俭以置苍生于衽席之上，就是《诗》《书》上所

称道的帝王也是不能超过他的。

【原文】孝昭皇帝^①，武帝少子也。后元二年^②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③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五年^④，诏曰：

“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⑤。其令三辅、太常^⑥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

【注释】①孝昭皇帝：即汉昭帝，原名刘弗陵，汉武帝少子，武帝崩后继位。即位后以难避讳的缘故更名刘弗，“弗”字避讳“不”。在位十三年，病死，终年二十一岁。②后元二年：后元是汉武帝的第十一个年号，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年号。③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是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④五年：公元前82年。⑤保傅传：《大戴礼记》第四十八篇篇名。本篇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述古代教王太子之礼。⑥未云有明：未能理解其意。⑦太常：官名。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

【译文】汉昭帝是武帝的少子，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患了重病，于是就立昭帝为太子，年仅八岁。任命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武帝的遗诏负责辅佐少主。次日，武帝驾崩。二月十五日，太子继承皇位，拜祭高祖祠庙。始元五年，昭帝下诏书说：“朕以微末之身而继承皇位，掌管天下，每一天都战战兢兢，早起晚睡，学习古代圣帝贤王治理天下的教诲，诵读《保傅传》《论语》《尚书》《孝经》等经典，但对其中的义理尚未能完全通达明了。现今三辅、太常推举贤良各二人、郡

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赐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级，有所差等（让其教导朕学习这些经典）。”

【原文】元凤元年^①，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②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③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④。”六年，夏，赦天下。诏曰：“夫谷贱伤农，今三辅^⑤、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元平元年^⑥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繇^⑦，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⑧，朕甚愍^⑨焉。其减口赋钱^⑩。”有司奏请减什三^⑪，上许之。

【注释】①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元凤，汉昭帝的第二个年号。②行义：躬行仁义。③闵劳：谓怜惜下属，不忍心劳役之。④中牢：猪羊二牲。⑤三辅：西汉时本指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后指这三位官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管辖的地区（辖境相当今陕西中部地区）。⑥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元平，汉昭帝的第三个年号。⑦外繇：谓戍边；亦指戍边士兵。繇，通“徭”。⑧家给：家家自给自足。⑨愍：怜悯，哀怜。⑩口赋钱：汉代政府向七岁至十七岁的儿童征收的人头税。亦称口钱、口赋钱。汉初是人二十钱，起征年龄是七岁，武帝时提前至三岁起征。元帝同意贡禹的主张，把起纳年龄再推迟到七岁。汉代的算赋是政府的税收，归大司农；口赋是帝室的税收，归少府。⑪什三：十分之三。

【译文】元凤元年，三月，赏赐郡国所选躬行仁义之士涿郡的韩福等五人帛，每人五十匹，并让他们回到自己家中。昭帝下诏说：“朕不忍心以官职之事劳役韩福等人，希望他们回到家乡谨修孝悌，为乡里做一个模范。通知各郡县在每年正月赐他们羊酒，以表对他们的慰问。对其中去世的人，要赐给衣、被各一套，并以猪羊进行祭奠。”元凤六

年，夏季，昭帝大赦天下。下诏说：“大凡粮食的价格低贱就会伤害农事，如今三辅、太常各地的粮价下跌，特令各地可以用交纳粮食充抵今年的赋钱。”元平元年春二月，昭帝下诏书说：“天下以农桑为根本。前段时间曾经节省开支，罢除了不必要的官员，减少了戍边士兵，于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增加，但百姓仍然不能够自给自足，朕为此深感不安。现决定减去口赋钱。”有司奏请减免十分之三，昭帝同意了。

【原文】赞曰：昔周成^①以孺子^②继统，而有管蔡四国^③流言^④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⑤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⑥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⑦，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注释】①周成：周成王。②孺子：.幼儿，儿童。③管、蔡四国：管、蔡、商、奄四国。④流言：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四国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幼弱的成王。⑤师旅：指用兵打仗。⑥始元、元凤：都是昭帝的年号。始元共六年（公元前86年—公元前81年）。元凤共六年（公元前80年—公元前75年）。⑦榷酤：亦作“榷沽”。汉以后历代政府所实行的酒专卖制度。也泛指一切管制酒业取得酒利的措施。

【译文】（班固）评论说：以前周成王在年少时继承皇位，而有管、蔡四国的流言，诬蔑摄政辅助幼主的周公有异心。昭帝幼年继帝位，同样有燕王、盖长公主、上官桀谋逆，诋毁摄政辅助幼主的霍光。成王不疑周公，昭帝信任霍光。君臣都能在各自的时代而成就名位，真了不起啊！昭帝继承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政策之后，国内经济萧条，人口减少一半，而霍光能明了当时国家的当务之急，轻徭薄赋，与民

休息。到始元、元凤年间，外与匈奴和亲，内使百姓充实。并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民间的疾苦，罢除盐铁酒类专卖，不与百姓争利。因此尊称他的谥号为“昭”，不是很合宜吗？

【原文】孝宣皇帝^①，武帝曾孙。元平元年^②，秋七月。光^③奏议曰：“礼，人道亲亲^④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⑤毋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⑥，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⑦后，奉承祖宗，子万姓^⑧。”奏可。四年^⑨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⑩，已遣使者振贷困乏^⑪。其令太官^⑫损膳省宰^⑬，乐府^⑭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⑮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⑯。”

【注释】①孝宣皇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9年），本名刘病已，字次卿，即位后改名询。汉武帝刘彻之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幼年时流落民间，于公元前74年被朝臣迎立为帝，在位二十五年。庙号“中宗”，谥号“孝宣皇帝”。②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元平，汉昭帝第三个年号，也是其最后一个年号。③光：指霍光。④亲亲：爱自己的亲属。⑤大宗：宗法社会以嫡系长房为“大宗”，余子为“小宗”。⑥有诏掖庭养视：掖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汉书·杜延年传》：“时宣帝养于掖庭，号皇曾孙。”养视，供养照顾。⑦孝昭皇帝：刘弗陵，武帝少子，八岁即位，在位十三年，病卒，终年二十一岁。谥号“孝昭皇帝”。⑧子万姓：颜师古注：“天子以万姓为子，故云子万姓。”万姓，即万民。⑨四年：指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本始为汉宣帝的第一个年号，共计四年。⑩不登：歉收。⑪振贷困乏：振贷，赈济。困乏，贫困。⑫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⑬损膳省宰：颜师古注：“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为屠杀也。省，减也。《汉仪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⑭乐府：古代主管音乐的官署。起于汉代。汉惠帝时

已有乐府令。武帝时定郊祀礼，始立乐府，掌管宫廷、巡行、祭祀所用的音乐，兼采民歌配以乐曲，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乐府之名始此。^⑮都官令丞：颜师古注：“都官令丞，京师诸署之令丞。”^⑯传：古代过关津的凭证。颜师古注：“传，传符也。欲谷之多，故不问其出入也。”

【译文】孝宣皇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元平元年秋七月，霍光向皇太后上奏说：“按照礼制，为人之道能爱自己的亲属所以才会尊重祖辈，尊重祖辈所以才会敬奉祖宗。嫡系长房没有子嗣，可选择旁宗子孙中的贤德者作为继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孙刘病已，曾有诏令由掖庭抚养照顾，至今已十八岁。从师学习《诗经》《论语》《孝经》，操行节俭，仁慈而爱人，可以在昭帝之后继承君位，奉祀祖宗，作为天下万民之主。”奏议得到皇太后的准许。本始四年春正月，宣帝下诏说：“朕闻知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今年粮食歉收，已派遣使者去赈济贫困之人。今令太官减少膳食、少宰牲畜，乐府裁减乐工，让他们去从事农业。丞相以下至京城各官署的令丞都要上报捐助谷物的数额，交到长安仓，以帮助朝廷赈济贫民。百姓有用车船运载谷物入关的，勿须检查凭证。”

【原文】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①，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②地震北海^③、琅邪^④，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⑤，毋有所讳。令三辅^⑥、太常^⑦、内郡国^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⑨，素服^⑩，避正殿^⑪五日。

【注释】①洪业：大业。古时多指帝王之业。②乃者：近时。③北海：郡名，

汉景帝中元二年置，治所营陵（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④琅邪：郡名，秦始置，治琅邪县（今山东胶南市琅邪台西北）。西汉移治东武（今诸城市），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半岛东南部。⑤不逮：不足之处，过错。⑥三辅：西汉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个职官的合称。⑦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汉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庙礼仪，兼掌选试博士。历代因之，则为专掌祭祀礼乐之官。⑧内郡国：指内地的郡及诸侯国。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⑨堕：损毁。⑩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居丧或遭遇凶事时所穿。⑪避正殿：古代国家有灾异急难之事，帝王避离正殿，表示自我贬责，以期消灾免难。

【译文】夏四月壬寅日，有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有的山体崩塌，有的地裂出水。宣帝下诏说：“大凡灾变和异常现象，是天地发出的告戒。朕继承大业，奉祀宗庙，位居士民之上，未能使百姓和睦。近来北海、琅邪等郡发生地震，毁坏了祖宗的宗庙，朕非常恐惧。丞相、御史与列侯、中二千石的官员要广泛询问通达经学之士，提出应对灾变的建议，以辅助朕的不足，不要有所忌讳。令三辅、太常、内地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中有可以去除而能安定百姓的，可逐条上奏。遭受地震破坏严重的，免收租赋。”大赦天下。宣帝因为宗庙被地震损毁，便身着素服，避离正殿五天。

【原文】冬十月^①，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②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③，是以边境屯戍^④未息。今复饬兵^⑤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籩^⑦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⑧。”十一月，诏曰：“朕既不逮^⑨，导民不明，反侧晨兴^⑩，念虑万方，不忘元元^⑪。唯恐羞^⑫先帝圣德，故并举贤良方正以亲万

姓，历载臻兹^⑩，然而俗化阙焉。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⑪！’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注释】①冬十月：时在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②箴：规谏，告戒。③附远：使边远者归附。④屯戍：驻防。⑤飭兵：整顿军队。⑥绥：安，安抚。⑦池籞：应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⑧算事：丁赋及徭役。⑨不逮：颜师古注：“不逮者，意虑不及也。”⑩反侧晨兴：反侧，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晨兴，早起。⑪元元：百姓，庶民。⑫羞：颜师古注：“羞谓忝辱也。”⑬历载臻兹：颜师古注：“多历年载，迄至于今。”臻，到。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语出《论语·学而》。颜师古注：“《论语》载有若之言。”

【译文】（地节三年）冬十月，宣帝下诏说：“此前九月壬申日有地震，朕很恐惧，有人能规谏朕的过失，以及贤良方正、敢直言极谏之士来匡正朕的不足，即使事关身份显赫的有司要员，也不要有所忌讳。朕德行不足，不能使边远之人前来归附，因此边境上的驻防不曾停止。如今又要整顿军队派重兵屯守，长期地劳扰百姓，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现决定撤消车骑将军、右将军的驻防部队。”又下诏：“将久不使用的皇家园林禁苑，借给贫民。郡国的离宫别馆，不要再修理整治。流亡外地而返乡的人，借给他们公田，贷给他们种子、口粮，并且免除其赋税和徭役。”

十一月，下诏说：“朕思虑不周，不明白如何引导人民，以致夜晚难眠，一大早就起身，思考国家大事，不曾忘记百姓，唯恐辱没了先帝的圣德，所以令各郡国推举贤良方正之士以亲近百姓，经历数年，以至于今，然而风俗德化仍很欠缺。《论语》说：‘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仁的根本啊！’现今郡国推举孝悌、有行义且著称于乡里者各一人。”

【原文】四年春二月，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

經^①凶灾，而吏繇事^②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③、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夏五月，诏曰：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④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⑤，皆上请廷尉以闻。”

【注释】①衰經：本指丧服（衰、經两者是丧服的主要部分）。此指丧事。

②繇事：繇，通“徭”，徭役。事，颜师古注：“事谓役使之。”③大父母：即祖父母。④首匿：谓主谋藏匿罪犯。⑤殊死：指殊死刑。韦昭曰：“殊死，斩刑也。”

【译文】地节四年春二月，宣帝下诏说：“用孝道来引导百姓，那么天下就会和顺。如今百姓有时遭逢丧事凶灾，而官吏却要摊派徭役，役使他们，使死者不得安葬，有伤孝子之心，朕很怜悯他们。从现在起，凡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人，官员不可派给他们徭役，使其能够收殓送终，尽人子之孝道。”夏五月，下诏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这是天性。即使遇到祸患，还要冒死来保全亲人的性命。的确是亲爱联结于彼此之心，仁厚到了极点，怎么能违背它呢？从现在起，凡儿子首谋藏匿犯罪的父母，妻子藏匿犯罪的丈夫，孙子藏匿犯罪的祖父母，都不问罪。如果父母藏匿犯罪的儿子，丈夫藏匿犯罪的妻子，祖父母藏匿犯罪的孙子，罪当斩首，都要上报使廷尉得知。”

【原文】又曰：“令甲^①，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②。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③若饥寒瘐死^④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⑤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⑥，丞相、御史课殿最^⑦以闻。”元康元年^⑧，秋八月，诏曰：“朕不明六艺^⑨，郁^⑩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

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⑩其意者，各二人^⑪，中二千石各一人。”

【注释】①令甲：法令的第一篇。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②息：颜师古注：“息谓生长也，言剗、刖、腓、割之徒，不可更生长，亦犹谓子为息耳。”③掠辜：苏舆曰：“掠辜者，情罪未得，笞掠过当。”④瘐死：囚犯在狱中因受刑、饥寒或疾病而死。⑤掠笞：拷打，笞击。⑥名、县、爵、里：颜师古注：“名，其人名也。县，所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⑦殿最：古代考核政绩或军功，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⑧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元康，汉宣帝第三个年号，共计四年。⑨六艺：指儒家的“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⑩郁：不通，不明。⑪宣究：穷尽。谓深入推求。⑫各二人：刘歆曰：“此诏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译文】又下诏说：“法令的第一篇说：被处死者不可复生，受刑罚的部位不能重新生长。这是先帝所重视的事情，而官吏却未能深体其意。现今被捕入狱的囚犯有的受刑过重，有的因饥寒、疾病而死于狱中。官吏们为何用心如此违背人道啊！朕对此十分痛心。现令郡国每年要上报因受刑过重以及因饥寒、疾病而死的囚犯的情况及主管官员的姓名、所属县分、官爵、所在邑里等，丞相、御史要加以考核，奏明朝廷。”元康元年，秋八月，下诏说：“朕不明了《礼》《乐》《书》《诗》《易》《春秋》，不通晓治国之道，所以阴阳不能调和、风雨不能及时。现从吏民之中广泛进行推举，那些持身端正，精通经典，明了先王治国之道，并能深入推究其中义理的，丞相、御史各推举二人，中二千石的官员各推举一人。”

【原文】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①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②，析律贰端^③，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

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④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⑤。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⑥，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

【注释】①文吏：文法之吏。指执法吏。②巧心：机巧之心。③析律贰端：谓曲解法律条文，妄生不实端绪，以加重人罪。④仰：依赖，依靠。⑤平法：犹持法、执法。亦谓执法平正。⑥饰厨传，称过使客：韦昭曰：“厨谓饮食，传谓传舍。言修饰意气，以称过使而已。”颜师古注：“使人及宾客来者，称其意而遣之，令过去也。”

【译文】（元康二年）夏五月，下诏说：“刑狱关系到万民的命运，是用以禁止暴力、防止邪恶、养育百姓的。能做到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执法之吏了。现在却不是这样，执法时有的抱有机巧之心，曲解律条，妄生端绪，以加重人罪，量刑轻重不公，妄加不实之词，使其罪名成立。上奏时不按照实际情况，天子也无法了解实情。这样朕不能明察，吏不能称职，天下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二千石的官员各自检察其下属，不得任用这样的人，官吏要力求执法公平。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准备舒适的住处和精美的膳食，使过往的客使称心如意，僭越职权和法度，以取得名誉，这好比踏着薄冰而等待烈日，难道不危险吗？当今天下深受疾疫之灾，朕对此深表怜悯。”

【原文】五凤二年^①，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②，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③。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干糒以愆^④。’勿行苛政。”三年^⑤，三月，诏

诸儒讲《五经》^⑥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⑦等平奏^⑧其议，上亲称制临决^⑨焉。乃立梁丘^⑩《易》、大小夏侯^⑪《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注释】①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五凤，汉宣帝的第五个年号，共计四年。②苛禁：苛刻的禁令。③贺召：谓召客庆贺。④民之失德，干糒以愆：语出《诗·小雅·伐木》。干糒，干粮，亦泛指普通的食物。颜师古注：“言人无恩德，不相饮食，则阙干糒之事，为过恶也。”⑤三年：此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⑥五经：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其称始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其中《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春秋》，后世并《左传》而言。⑦萧望之：字长倩，萧何的六世孙，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著名经学家。宣帝时任太子太傅，为宣、元两帝倚重的大臣。⑧平奏：谓辨析明白而后上奏。⑨临决：谓亲自裁决。⑩梁丘：梁丘贺，字长翁，琅琊诸县（今柘沟镇乔庄村东）人。西汉今文《易》学“梁丘学”之开创者。⑪大小夏侯：指汉今文《尚书》学者夏侯胜、夏侯建。汉初，伏生以《尚书》授济南张生及欧阳生。夏侯胜之先夏侯都尉从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传从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

【译文】五凤二年，秋八月，下诏说：“婚姻之礼，是人伦中的大事；酒食宴会，是举行礼乐时所使用的。当今郡国二千石的官员有的擅自制定苛刻的禁令，禁止民间嫁娶时摆设酒食来招待客人相互庆贺，因此乡党邻里之间应有的礼仪就废弛了，使得百姓没有什么可欢乐的，这不是用来教导百姓的好办法。《诗经》不是说过吗？‘人民之间没有恩德，不互相饮食应酬，就连粗薄的食物也会造成人们的怨尤。’不要实行这样的苛刻政令。”（甘露三年）三月，诏令各儒讲论五经的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将大家的论议辨析明白而后上奏，再由宣帝亲自裁决。于是设立研究梁丘贺《易》学的博士、研究大小夏侯氏《尚书》的

博士和研究谷梁赤《春秋》的博士。

【原文】孝元皇帝^①，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②好儒。

【注释】①孝元皇帝：汉元帝刘奭，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生之子。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被立为太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于宣帝卒后继位，在位十六年，谥号“孝元皇帝”，庙号“高宗”。②柔仁：柔和而仁慈。

【译文】孝元皇帝是汉宣帝的太子。八岁时被立为太子。长大成人后，柔和仁慈，喜好儒术。

【原文】初元元年^①，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②，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③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④时，朕忧蒸庶^⑤之失业，临遣^⑥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⑦、鰥、寡、孤、独^⑧、困乏、失职之民，延登^⑨贤俊，招显侧陋^⑩，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⑪之内和亲，庶几乎无忧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⑫！’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注释】①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初元，汉元帝的第一个年号，共计五年。②圣绪：称帝王的统绪。③间者：近来。④田作：耕作。⑤蒸庶：民众，百姓。⑥临遣：应劭曰：“自临面约敕乃遣之。”⑦耆老：老年人。⑧鰥、寡、孤、独：泛指没有劳动力而独居无依靠的人。《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鰥，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⑨延登：延揽擢用。⑩招显侧陋：招显，招致并使之显耀。侧陋，处在僻陋之处的贤人或卑贱的贤者。⑪六合：天下四方。⑫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谓

辅臣贤良，诸事安宁。《书·益稷》：“（皋陶）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股肱，比喻左右辅佐之臣。康哉，歌颂太平之词。

【译文】初元元年，夏四月，元帝下诏说：“朕继承先帝的圣功伟业，得以奉祀宗庙，畏惧谨慎。近来大地数次震动而未曾安定，朕畏惧于上天的告诫，却不知其原因所在。现正当耕作时节，朕担心百姓无力谋生，当面告诫并派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视天下，慰问老者、鳏寡孤独、困乏及失其常业的百姓，招揽任用贤俊，招引微贱的贤者并使其显贵，以观览风俗教化的情况。郡国的相、守及二千石的官员果能以身作则，勤于政事，宣扬朝廷的教化，来亲和万民，那么四方之内的人们就会和睦亲爱，或许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尚书》不是说过吗？

‘辅佐之臣贤良，诸事就能安宁！’特布告天下，使大众都能明了朕的心意。”

【原文】二年春，诏曰：“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①。今朕恭承天地，托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烛^②，德不能绥，灾异并臻，连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③，毁落^④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獬道县^⑤城郭官寺^⑥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⑦。治有大亏，咎至于斯。夙夜兢兢，不通大变，深惟郁悼^⑧，未知其序^⑨。间者岁数不登，元元困乏，不胜饥寒，以陷刑辟^⑩，朕甚闵之。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万姓者，条奏，毋有所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⑪异等^⑫、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

【注释】①考终厥命：享尽其天年。厥，代词，其。②烛：洞悉。③陇西郡：郡名。秦始置。约在今甘肃省南部和东南部。④毁落：毁坏脱落。⑤獬道县：秦置，西汉时属天水郡，约在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獬，音桓。⑥官寺：官署，衙

门。⑦朕师：我众。⑧郁悼：郁抑忧伤。⑨序：颜师古注：“序，次也。”⑩刑辟：刑法，刑律。⑪茂材：才德优异之士。⑫异等：指德才特殊的人。

【译文】初元二年春，元帝下诏说：“听闻圣帝贤王在位，阴阳调和，风雨及时，日月光明，星辰宁静，百姓安宁，能享尽天年。如今朕敬奉天地，位居公侯之上，贤明不能够洞悉事理，德义不足以安抚万民，灾异屡至，连年不停。在二月戊午日，陇西郡发生地震，毁坏震落了太上皇庙殿壁上的木饰，损坏了獾道县的城墙、官府以及百姓的房屋，压死的人很多。山体崩塌，地面开裂，水泉涌出。上天降灾，震惊我众。治国有大的过失，以至于发生这样的灾害。我虽然日夜战战兢兢，但不了解大灾变产生的原因，深感抑郁忧伤，不知如何解救。近来连年歉收，百姓穷困，经受不住饥寒的煎熬，以致铤而走险陷入刑律，朕很怜悯他们。郡国中遭受地震灾害严重的可不用交纳租赋，大赦天下。有可以蠲除、减省以方便百姓的事情，可逐条上奏，不要有所忌讳。丞相、御史、中二千石的官员要荐举德才优异杰出、敢于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自察看。”

【原文】秋七月，诏曰：“岁比灾害，民有菜色^①，惨怛^②于心。已诏吏虚仓廩，开府库振救，赐寒者衣。今秋禾麦^③颇伤。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④人民。阴阳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将何以忧之？其悉意^⑤陈朕过，靡有所讳。”冬，诏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⑥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⑦。”

【注释】①菜色：指饥民营养不良的脸色。②惨怛：忧伤，悲痛。③禾麦：指谷、麦作物。④流杀：淹死。⑤悉意：尽心。⑥茂：颜师古注：“茂，美也。”⑦朝朔望：指每逢朔望朝谒，其他时间可免朝。朔望，朔日和望日，旧历每

月初一日和十五日。

【译文】秋七月，元帝下诏说：“连年发生灾害，百姓面有菜色，朕心中悲痛。已诏令有关官员罄尽粮仓、打开府库进行赈济，赐给受寒者衣物。今秋谷、麦颇受损伤。一年之中两次地震，北海郡洪水泛滥，淹死人民。阴阳不调和，其过失何在？公卿将如何忧虑此事呢？希望尽心陈说朕的过失，不要有所隐讳。”冬，下诏说：“国家将要兴盛，就会尊重师傅。原前将军萧望之任朕的师傅达八年之久，以经典来教导朕，其功甚美，现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每月只在初一与十五两日朝谒。”

【原文】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①白鹤馆灾。诏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朕战栗恐惧。不烛变异，咎在朕躬^②。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以至于斯，将何以寤焉！百姓仍遭凶厄^③，无以相振，加以烦扰乎苛吏，拘牵乎微文^④，不得永终^⑤性命，朕甚闵焉。其赦天下。”六月，诏曰：“盖闻安民之道，本繇阴阳。间者阴阳错谬^⑥，风雨不时。朕之不德，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今则不然。媮合苟从^⑦。未肯极言，朕甚闵焉。永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⑧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⑨宫卫^⑩，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言事者众，或进擢^⑪召见，人人自以得上意。

【注释】①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②朕躬：我，我身。多用于天子自称。③仍遭凶厄：仍，一再、频繁。凶厄，灾荒穷困。④拘牵乎微文：苏舆曰：“谓牵合律文，比傅成罪。”微文，苛细的法律条文。⑤永终：长久。⑥错谬：错乱。⑦媮合苟从：迎合顺从。媮，同“偷”。⑧非业：谓不急之务。⑨甘泉、建章：甘泉，官名，故址在今陕西淳化西北甘泉山。建章，汉代

长安宫殿名。《三辅黄图·汉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大起屋，以厌胜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宫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⑩官卫：帝王宫廷的卫兵。⑪进擢：犹提拔。

【译文】初元三年，夏四月月末乙未日，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元帝下诏说：“日前火灾发生在武帝园馆，朕战栗恐惧。不能明察变异的发生，过失在朕自身。群臣又未肯极力说出朕的过失，以至于灾异发展到如此地步，将怎样才能醒悟呢？百姓频遭灾荒穷困，国家无以赈济，加上受到酷吏的烦扰，官吏们牵强附会于苛细的法律条文，比照律条构成其罪，百姓不得长久地保有其性命，朕甚为怜悯，宜大赦天下。”六月，下诏说：“曾闻安定百姓的方法，根本在于阴阳协调。近来阴阳错乱，风雨不合时。朕缺乏德行，希望诸位公卿中有敢于指出朕的过失之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百官迎合顺从，不肯竭力进谏，朕很忧虑。常想到百姓的饥寒之苦，有人还要远离父母妻子，从事于不急之务的劳作，守卫在无人居住的宫殿，这恐怕不是用来辅助调和阴阳的方法。现撤除甘泉、建章宫的守卫，令他们从事农业。百官各自减省费用开支。呈奏不必有所顾忌。有关官员要勤勉努力，不要违犯四季时令的禁忌。丞相、御史要举荐天下明了阴阳灾异者各三人。”于是议论政事的人多了起来，有的被提拔召见，人人都认为自己所言符合天子的心意。

【原文】永光元年^①，三月，诏曰：“五帝、三王任贤使能，以登至平^②。而今不治者，岂斯民异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贤也。是故壬人^③在位，而吉士^④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渐薄俗^⑤，去礼义，触刑法，岂不哀哉！繇此观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厉精^⑥自新，各务农亩。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赐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⑦，勤事吏二级，为父后者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

【注释】①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永光，汉元帝的第二个年号，共计五年。②至平：旧指贤君在位、公道大行、人尽其力的治世。③壬人：奸人，佞人。指巧言谄媚、不行正道的人。④吉士：犹贤人。⑤民渐薄俗：颜师古注：“为薄俗所渐染也。”⑥厉精：振奋精神。⑦五大夫：爵位名。战国时楚魏始设，秦汉因之，为二十等爵的第九级。汉初以第七级公大夫以上为高爵，均有食邑。汉文帝以后，改以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仅得免役。

【译文】永光元年，三月，元帝下诏说：“五帝、三王委任使用有才德的人，能使天下达到大治，而今国家治理不好，难道是百姓有什么不同了吗？过失在于朕不够贤明，不能识别贤才，因此奸佞之人在位，而贤德之士受到排挤。如此又加重了衰周、暴秦的积弊，百姓逐渐被轻薄的风俗所侵染，抛弃礼义，触犯刑法，真是可悲啊！由此看来，百姓有什么罪过呢？现在大赦天下，使那些被赦免的人，振奋精神，改过自新，各自致力于农业生产。没有田地的人都借给他们公田，同一般贫民一样贷给他们种子和粮食。赏赐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吏五大夫之爵，勤于政事的官吏赐爵二级，成为父亲继承人的百姓赐爵一级。受爵人的妻女每百户赐牛、酒若干，鳏寡孤独及年高者赐帛若干。”

【原文】二年春二月，诏曰：“盖闻唐、虞象刑^①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②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晦昧^③。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④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⑤？”

【注释】①象刑：相传上古无肉刑，仅用与众不同的服饰加于犯人以示辱，谓之象刑。②奸轨：指违法作乱的人。③三光晦昧：三光，日、月、星。晦昧，昏暗不明。④牧民：治民。⑤谓百姓何：颜师古注：“言何以抚临百姓。”

【译文】永光二年春二月，元帝下诏说：“曾闻唐尧、虞舜时代使用象刑而百姓却不犯法，商、周法令推行而违法作乱之人慑服。如今朕能继承高祖的伟业，居位于公侯之上，日夜小心谨慎，常念百姓的疾苦，未曾忘怀。然而阴阳未调，日、月、星昏暗无光，百姓十分困苦，流落在逃荒的路上，盗贼兴起。有关部门又助长残暴之人，失去了治理百姓的正确方法。这都是因朕不明达，政令有所不足，故使灾咎如此严重，朕自己深感羞愧。作为百姓的父母，而如此薄德，将怎么治理百姓呢？”

【原文】三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朕战战栗栗，夙夜思过失，不敢荒宁^①。惟阴阳不调，未烛其咎，娄^②敕公卿，日望有效。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③，未合民心，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错躬^④。是以氛邪^⑤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⑥，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诏曰：

“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

【注释】①荒宁：荒废懈怠，贪图安逸。②娄：“屡”之古字。③施与禁切：颜师古注：“施惠徧薄，禁令烦苛。”④错躬：犹置身。错，通“措”。⑤氛邪：邪恶之气。⑥湛掩：颜师古注：“湛读与沉同。湛掩者，见掩而湛没。”

【译文】三月初一壬戌日，有日蚀。元帝下诏说：“朕畏惧戒慎，日夜反省过失，不敢荒废懈怠、贪图安逸。阴阳不调和，未能明了其过失所在。屡次告谕公卿，每日都在期望能有成效。至今有关部门执掌国家政事，未能得到合适的方法，施惠刻薄而禁令烦苛，不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凶暴的风气更加增长，和睦相处之道日益衰亡，百姓愁苦，无

处容身。因此邪恶之气逐年增长，侵犯太阳，正气沉沦，太阳长久昏暗无光。本月壬戌日，发生日食，上天显现严重的异象，以告戒朕，朕很哀恐。现今内地郡国举荐德才出众、贤良且敢于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下诏说：“近来连年收成不好，天下都很贫困。黎民百姓，辛勤耕耘，却又无所收获，被灾荒所困，官府拿不出什么来救济他们。朕身为百姓父母，恩德不能遍及他们，却以刑罚相加，内心很是悲伤。”

【原文】建昭四年^①，夏四月，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②，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③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④天下，存问耆老、鰥、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⑤之士。相、将、九卿^⑥，其帅意^⑦毋怠，使朕获观^⑧教化之流焉。”

【注释】①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建昭，汉元帝的第三个年号，共计五年。②休烈：盛美的事业。③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④循行：巡视，巡行。循，通“巡”。⑤特立：谓有坚定的志向和操守。⑥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历代多设九卿。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司农、少府为九寺大卿（即九卿）。⑦帅意：谓循其意志。

【译文】建昭四年，夏四月，元帝下诏说：“朕继承先帝盛美的事业，日夜戒惧，担心不能胜任。近来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遭受灾荒。为了了解黎民失去常业的情况，朕当面嘱咐、派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巡视天下，慰问年老、鰥寡孤独、贫困、失去常业之人，举荐茂材、有坚定志向和操守之士。将、相、九卿，要遵循此一意愿，使朕能了解政教风化推行的情况。”

【原文】五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明王之治国也，明好恶而定去就^①，崇敬让而民兴行^②，故法设而民不犯，令施而民从。今朕获保宗庙，兢兢业业，匪敢解怠^③，德薄明晦，教化浅微。传不云乎？‘百姓有过，在予一人^④。’其赦天下，赐民爵^⑤一级，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⑥帛。”又曰：“方春，农桑兴，百姓戮力^⑦自尽之时也，故是月劳农^⑧劝民，无使后时^⑨。今不良之吏，覆案^⑩小罪，征召证案^⑪，兴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时之作，亡终岁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敕^⑫之。”

【注释】①去就：犹取舍。②兴行：因受感发起而实行。③解怠：松懈懒惰。解，通“懈”。④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语出《论语·尧曰》。颜师古注：“《论语》载殷汤伐桀告天下之文也。言君天下者，当任其忧责。”⑤民爵：古代君王赐给民间有功者的爵位。⑥三老、孝弟、力田：三者均为汉代乡官名。三老，古代掌教化之官。乡、县、郡均曾先后设置。⑦戮力：勉力，并力。⑧劳农：颜师古注：“劳农，谓慰勉之。”⑨后时：失时，不及时。⑩覆案：审察，查究。⑪证案：指与案件有牵连的人。⑫申敕：告诫。

【译文】建昭五年春三月，元帝下诏说：“朕曾闻明王治理国家，明确是非好恶而确定取舍的标准，崇尚恭敬谦让之风而百姓就会受感化而起行，所以法律设立而人民不犯，政令实施而百姓顺从。如今朕得以守护宗庙，谨慎戒惧，不敢怠惰，然而德行浅薄，智慧不明，教化不够深厚。《论语》不是说过吗？‘百姓有过失，原因都在君主一人身上。’现在大赦天下，赏赐民间有功之人爵位一级，受爵者的妻女每百户赐牛、酒若干，三老、孝悌、力田等赐帛若干。”诏书又说：“当今正值春季，农耕与蚕桑繁忙，是百姓全力以赴劳作之时，所以本月要慰问、鼓励百姓，不要让他们有失农时。现今有些不良的官吏，为审察小案件，征召与案件有关之人对质公堂、验证案件，兴起一些不急之事，妨

害百姓，使他们错过了农时应有的劳作，丧失了一年的收成，对此，公卿们要严明审察，再三告诫。”

【原文】赞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①、薛^②、韦^③、匡^④迭为宰相。而上牵制^⑤文义^⑥，优游^⑦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⑧。

【注释】①贡：贡禹(公元前127年—公元前44年)，字少翁，琅邪(今山东诸城)人。元帝即位，闻其贤，征为谏大夫，后迁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等。卒于官。②薛：薛广德，字长卿，西汉沛郡相(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人，著名经学家。曾任博士、谏大夫、谏议大夫、淮阳太守、长信少府等职。后来又继贡禹之后任御史大夫，位及三公。③韦：韦玄成(?—公元前36年)，字少翁，鲁国邹人。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代于定国为丞相。④匡：匡衡，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人。西汉经学家，以说《诗》著称。元帝时位至丞相。⑤牵制：拘泥。⑥文义：文章的义理，文章的内容。文，此指儒家经典。⑦优游：做事犹豫，不果决。⑧风烈：风操，风范。

【译文】(班固)评论说：元帝少年时即尊崇儒术，等到继承帝位，征召任用儒家学者，委以政事，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宰相。不过元帝拘泥于经典义理，优柔寡断，使得宣帝开创的中兴之业趋于衰败。然而他宽弘待下，恭敬节俭，发布号令措辞温雅，有古代贤王之遗风。

【原文】孝成皇帝^①，元帝太子也。建始^②元年二月，诏曰：“乃者^③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④于东方，始正而亏，咎孰大焉！《书》云：‘惟先假王正厥事^⑤。’群公孜孜^⑥，帅先百寮^⑦，辅朕不逮。崇宽大，长和睦，凡事恕己，毋行苛刻。”

【注释】①孝成皇帝：即汉成帝刘骘（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西汉第九位皇帝，公元前33年到公元前7年在位，死后谥号“孝成皇帝”。②建始：汉成帝第一个年号，从公元前32年到公元前29年。③乃者：近日，近时。④星孛：是我国古代对彗星的称呼，此外还有蓬星、长星等称呼。⑤惟先假王正厥事：见《尚书·高宗彤日》。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厥，代词，其。⑥孜孜：勤勉从事、努力专一的样子。⑦百寮：即百官。

【译文】汉成帝是元帝的太子。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二月，成帝下诏说：“近时火灾降于祖庙，彗星出现于东方，朕刚登基就被上天示警，过失重大！《尚书》说：‘古代至道之君遇灾，就正其德行以应天象。’望众公卿孜孜不倦，率领群僚，以辅朕的不足。崇尚宽大，提倡和睦，凡事推己及人，对人不要苛刻。”

【原文】三年，冬十二月戊申^①朔^②，日有蚀之^③。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④见天地，灾异屡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错^⑤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公卿其各思朕过失，明白陈之。‘女无面从。退有后言^⑥。’”

【注释】①戊申：为干支之一，顺序为六十花甲子之第四十五个。②朔：旧历每月初一。③日有蚀之：即日蚀。有日偏食、日全食、日环食之分。④谪：谴责，责备；处罚，惩罚。⑤举错：亦作“举措”“举厝”。措置，措施。⑥女无面从，退有后言：出自《尚书·益稷》谓当面不语，而背后诽谤。

【译文】建始三年，冬十二月初一，发生日偏食。当天晚上，未央宫中地震。汉成帝下诏说：“朕听说天生众民，不能自治，就为他们立君上以进行统理。君王得道，则草木昆虫都各得其所；人君无德，则天

地见责，屡现灾异以告诫其不合治道。朕对为君之道涉猎太少，而所行政策措施又多有不当地。于是十二月一日，日蚀地震同时出现，朕深感惶恐。公卿应认真思考朕的过失，明白地向朕指出。《尚书》说过：‘你不要当面顺从，背后却有诽谤之言。’”

【原文】夏四月己亥^①晦^②，日有蚀之，既^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④异，辜在朕躬^⑤。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百寮各修其职，惇^⑥任仁人，退远残贼。陈朕过失，无有所讳。”

【注释】①己亥：己亥为干支之一，顺序为六十花甲子第三十六个。②晦：农历每月的最后一日。③既：食尽。指日全食或月全食。④厥：代词，其。⑤躬：自身，自己。⑥惇：注重，重视。

【译文】（河平元年）夏四月三十日，发生日食。皇上下诏说：“朕得以继承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完满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经传上说：‘男教有亏，阳刚不振，就会出现日食。’天显异象，罪在我自己。公卿大夫各自勉力尽心，以匡正朕的过失。百官都恪尽职守，重用贤人，摒弃奸邪，指出朕的过失，不要有所隐讳。”

【原文】阳朔^①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②，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③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九月，奉使者不称^④。诏曰：“古之立太学^⑤，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⑥，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⑦。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注释】①阳朔：汉成帝刘骜的第三个年号，从公元前24年至公元前21年，共计四年。②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谓尧命派羲氏、和氏兄弟四人观测天象及制定历法的情况。其中命羲仲居治东方之官，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和仲居治西方之官，和叔居治北方之官。③蕃：生息，繁殖。《尚书》原文作“变”。④不称：不称职。⑤太学：国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西汉置太学之始。⑥渊原：指事物的本源。⑦博士：此指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

【译文】阳朔二年春，天寒。成帝下诏说：“古代帝尧立羲氏、和氏兄弟四人为官，令他们掌天地四时的事，让生产与生活能按季节与时令的顺序进行。所以《尚书》说：‘百姓于是繁衍生息，和睦相处。’说明阴阳时令是十分重要的。今日公卿大夫有的不信阴阳，认为是轻小之事，有些奏章多不合月令。在位的都不懂阴阳时令，辗转相因，天下也都弄不清楚了。如此而指望阴阳调和，岂非荒谬？现今公卿大夫要注意顺应四时月令。”九月，有些奉命出使的官员不称其职。成帝下诏说：“古代之所以设立太学，是要求用以广传先王的功业，弘扬其教化于天下的。儒学官员，为四方教化之源头，应能博古通今，温故知新，运用理论来解答国家当前的主要问题，所以才称之为博士。否则学者在学识上没有什么精辟之论，就会受到人们的轻视。这就达不到尊重知识与道德的目的。《论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以及中二千石、二千石荐举可充任博士位的人选，使其道德学识卓然可观。”

【原文】四年^①春正月，诏曰：“夫《洪范》^②八政，以食为首，斯诚家给刑错之本也。先帝劝农^③，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④同科。间者，民弥惰怠，乡本者少，趋末者众，将何以矫之？方东作^⑤时，其令二千石勉劝农桑，出入阡陌，致劳来之。《书》不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其勗^⑥之哉！”

【注释】①四年：指阳朔四年。②《洪范》：《尚书》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③劝农：劝农，鼓励农业生产。④孝弟：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始于惠帝时。⑤东作：谓春耕。《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⑥勗：勉励。勗，音蓄。

【译文】阳朔四年春正月，皇上下诏说：“《尚书·洪范》八政，以食为首。这确实是家庭自足与人不犯禁的根本。先帝劝勉农事，薄收赋税，优宠努力耕作之人，让其与孝悌同等。近来，农民愈趋怠惰，安心农业的少，从事经商的多，这将如何进行矫正呢？当春耕时，特令二千石劝勉农桑，要深入到农田上去，鼓励农民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尚书》不是说过吗？‘全力投入耕耘，方有秋天的收获。’都应努力呀！”

【原文】鸿嘉^①二年，三月，诏曰：“古之选贤，傅纳^②以言，明试^③以功。故官无废事，下无逸民，教化流行，风雨和时，百谷用^④成，众庶乐业，咸以康宁。朕承鸿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而望礼义之兴，岂不难哉！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⑤，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郁滞而不通与，将举者未得其人也？其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匡^⑥朕之不逮。”

【注释】①鸿嘉：汉成帝刘骜的第四个年号。②傅纳：使之陈述意见并加以采纳。③明试：明白考验。④用：犹“有”。⑤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⑥匡：匡正。

⑥匡：辅佐；辅助。

【译文】鸿嘉二年三月，汉成帝下诏说：“古代选拔贤才，首先听取他敷陈见解，然后予以试用来考察他的能力，所以官吏的效率很高，人才也不会埋没，教化流行，风调雨顺，谷物丰收，人民安居乐业，大众康泰安宁。朕继承大业十有余年，屡逢水旱瘟疫之灾，黎民经常受困于饥寒。如此而希望百姓兴礼义知荣辱，那将是何等困难！朕无能进行领导，以致帝王之道日趋衰微。朕再三思考，这是招贤选士的道路阻塞不通呢？还是举荐的人名不副实呢？望举荐敦厚有德行能直言的人才，希望听到他们深刻的见解与良好的谋略，以匡辅朕的不足。”

【原文】永始^①四年，诏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②，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③，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④，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⑤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诗》不云乎？‘赫赫师尹^⑥，民具尔瞻。’其申敕^⑦有司，以渐禁之。”

【注释】①永始：汉成帝刘骜的第五个年号。②奢僭罔极：奢僭，奢侈逾礼，不合法度。罔极，不正。僭，音见。③逸豫：犹安乐。舒缓貌。④绮縠：绫绸绉纱之类丝织品的总称。⑤浸：逐渐。⑥师尹：指周太师尹氏。⑦申敕：敕命，宣示诏令。

【译文】永始四年，下诏说：“古代圣王规定礼制以序尊卑，标志车服以表彰有德。虽有钱财，而无尊贵地位，就不得逾越礼制。所以人

民注重自己的德行，重义而轻利。当今世俗奢侈逾礼之风无度，不知满足。公卿列侯与亲属近臣，是四方吏民的表率，这些人中很少听说能修身遵礼、同心忧国的。有的挥霍无度，贪图安逸，一心广置田宅，兴修别墅，畜奴养婢，穿绌着缎，庭设钟鼓，家列女乐，车服与嫁娶埋葬都逾越礼制。因而吏民羡慕而仿效，逐渐形成一种挥霍浪费的陋习。如此而期望百姓节俭，以保证衣食无缺，那将是何等困难啊！《诗经》不是说过吗？‘威仪赫赫的尹太师，百姓都瞻仰着你！’现特谕有关机构，对此奢侈逾制之风要约束禁止。”

【原文】赞曰：臣^①之姑充后宫为婕妤^②，父子昆弟^③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④，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⑤，临朝渊嘿^⑥，尊严若神，可谓穆穆^⑦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⑧，上下和睦。然湛^⑨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⑩，言之可为于邑^⑪。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⑫短祚^⑬，莽^⑭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注释】①臣：班固自称。②婕妤：宫中女官名。汉武帝时始置，位视上卿，秩比列侯。自魏晋至明多沿设。此指西汉女文学家、班固的祖姑班婕妤。③昆弟：兄弟。④升车正立：升车，登车、上车。正立，端正地站立。⑤亲指：谓用手指指点点。⑥渊嘿：亦作“渊默”“渊嘿”，深沉静默之意。⑦穆穆：恭敬诚恳的样子。⑧承平：治平相承，太平。⑨湛：“沉”的古字。沉陷，沉迷。⑩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赵氏乱内，指汉成帝第二个皇后赵飞燕与其妹妹昭仪赵合德两姐妹专宠后宫，迷乱汉成帝，以致其败政。外家擅朝，指汉成帝时王政君、王凤等外戚把持朝政，左右着西汉后期政局。⑪邑：通“悒”，忧郁的样子。⑫哀、平：指汉成帝后的汉哀帝和汉平帝。⑬短祚：谓皇帝在位年限很短。⑭莽：即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中国历史上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到公元23年在位。公元23年为绿林军所杀，新朝灭亡。

【译文】(班固)评论说:臣的祖姑母进入后宫成为成帝的婕妤,我们父子兄弟在接待与侍奉她时,她多次对臣讲,成帝十分注意仪表,上车正立,端坐前视,不动声色,不指手画脚,临朝严肃深沉,如同神明,可称为穆穆天子的容仪!博古通今,采纳直言。公卿称职,其奏议文采斐然可观,逢升平盛世,上下和睦。但由于耽于酒色,赵飞燕姊妹乱于内宫,王氏外戚专擅朝政,说起来令人忧郁。从建始纪元以来,王氏开始操纵国柄,哀帝与平帝在位时间不长,王莽得以篡位,大概王家的威福就是从成帝时开始逐步形成的吧!

百官公卿表

【原文】书载唐、虞之际，命羲、和四子^①顺天文，授民时；咨四岳^②，以举贤材，扬侧陋^③；十有二牧^④，柔远能迓^⑤；禹作司空^⑥，平水土；弃作后稷^⑦，播百谷；禹^⑧作司徒^⑨，敷五教^⑩；咎繇作士^⑪，正五刑^⑫；垂作共工^⑬，利器用；益作朕虞^⑭，育草木鸟兽；伯夷作秩宗^⑮，典三礼^⑯；夔典乐，和神人；龙作纳言^⑰，出入帝命。夏、殷亡闻焉，周官^⑱则备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为六卿，各有徒属职分，用于百事。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⑲，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⑳，与六卿为九焉。记曰三公无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于尧，伊尹于汤，周公、召公于周，是也。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

【注释】①羲和四子：即传说中尧的四个臣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
②四岳：传说是分主四方诸侯之官。③侧陋：指微贱的地位，也指处在僻陋之处或微贱地位的贤人。④十有二牧：即十二牧。传说中舜时十二州的长官。《书·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迓，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蔡沈《尚书集传》：“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⑤柔远能迓：柔，安抚。能，亲善。迓，《说文》：“迓，近也。”⑥司空：古代官名，掌水利、营建之事。⑦后稷：古代官名，主管农事。⑧禹：“契”的本字。商代始祖之名。禹，音谢。⑨司徒：古代官名，负责管理民众、土地及教化等事。⑩五教：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⑪士：狱官之长。⑫五刑：谓墨、劓、剕、宫、大辟。⑬共工：古代官名。主管百工之事。⑭虞：古代官名，主管山泽禽兽。⑮秩宗：古代官名。主尊神之礼。⑯三礼：所谓天神、地祇、人鬼之礼。⑰龙作纳言：龙，舜时大臣。纳言，古代官名，职掌出入王命。⑱周官：周代官制。见《周书·周官篇》及《周礼》。⑲总统：意谓总揽一切。⑳孤卿：谓少师、少傅、少保。《周礼·天官·掌次》：“孤卿有邦事，则张幕设案。”郑玄注：“王之孤三人，副三公论道者。”

【译文】《尚书》的《尧典》《舜典》载有唐尧、虞舜之际的职官制度，说尧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居东南西北四方，分管春夏秋冬四时，依顺天文气象的变化，授民以时节，便于劳作和收获。尧还谘询四方诸侯的意见，以举荐贤能之才，罢免那些不称职的官吏。又说舜划分全国为十二个州，以州牧治理各州，使远近都能安定并和睦地相处。舜命禹为司空，掌管水土工程。弃为后稷，主管农业生产。契为司徒，掌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伦理道德教化。皋陶为士，掌管墨、劓、剕、宫、大辟等刑罚。垂为共工，掌管百工器具之事。伯益为虞官，职掌山林、川泽、地祇、人鬼之礼仪。夔为乐官，以乐协调神鬼和人们的情绪。龙为纳言，如帝王喉舌，掌管宣达帝命。夏王朝、商王朝的官职制度，因缺乏记载，故不得而知。而周王朝的官职记载较为完备。其冢宰为天官，司徒为地官，宗伯为春官，司马为夏官，司寇为秋官，司空为冬官。这些官员总称为六卿。六卿下面各有属官以及各自的职掌，以管理各种具体事物。六卿之上还有太师、太傅、太保，称之为三公。三公职掌辅弼君王，参议政事，地位尊宠，无所不统，所以不用一个职责为官名。还设立“三少”为三公的辅佐。少师、少傅、少保这“三少”，又被称为“孤卿”，与六卿合为九卿。有的书上说，三公不必常有其人选。意思是说，有德行、才干适合者才能充任，譬如舜之辅佐帝尧，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召公奭之辅佐周成王，就是

群书治要译注

如此。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掌管观天象和祭祀天神，司徒掌管人事政务，司空掌管水土和农业生产，此三官为三公。

古今人表

【原文】自书契^①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乎孔氏^②，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③焉。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④？”又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⑤！”“未知，焉得仁^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⑦。”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⑨。”传曰：譬如尧、舜。禹、稷、禹与之为善则行，鲧、欢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之为善则诛，于莘、崇侯^⑩与之为恶则行。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⑪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⑫经传，继世相次^⑬，总备古今之略要云。

【注释】①书契：文字记载。②孔氏：孔子。③博采：谓不仅记载帝王，还博采臣民。④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见《论语·述而篇》。孔子谦称自己不敢当圣与仁。⑤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见《论语·雍也篇》。朱熹《论语集注》：“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⑥未知，焉得仁：见《论语·公冶长篇》。颜师古注：“言智者虽能利物，犹不及仁者所济远也。”⑦“生而知之者，上也”等句：见《论语·季氏篇》。困，谓处于困境。⑧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见《论语·雍也篇》。谓中等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⑨唯上智与下愚不

移：见《论语·阳货篇》。⑩于莘、崇侯：于莘，桀之邪臣。“于”或为“干”。崇侯，纣之佞臣。⑪竖貂：一作“竖刁”，即寺人貂。齐桓公佞臣。⑫究极：穷尽。⑬继世相次：谓以世代先后编次。

【译文】自有文字以来，我们能够知道的古代的贤人，都是为经传所称道的。唐尧、虞舜以上，凡是帝王都有谥号，而辅佐帝王的人就无法知道了。然而战国时诸子对此却讲得很多，虽然不能从孔子那里得到考证，但还是都写在文章中，其目的在于分清善恶，劝诫后人。因此，也就广泛加以采集。孔子说：“若说圣人与仁者，我怎么敢当呢？”又说：“济众者岂止是仁人，必定是圣人！”“尚未及于智，怎么算得上仁者呢？”“生下来就有智慧的人，是上等人才。经过学习而有智慧的人，是次等人才。遇到困惑而去学习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才。遇到困惑而又不学习的人，是下等人才。”又说：“中等才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只有上等聪明的人和下等愚蠢的人是不会变化的。”解释经意者说：“譬如尧和舜，禹、稷、契等人与他们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则可以，鲧、欢兜想与他们做有害于人民的事就要遭到诛伐。像这样可以与人一起做善事、不可以与人一起做坏事的人，被称为上智之人。桀和纣，龙逢、比干想和他们一起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则要遭到诛伐，于莘、崇侯与他们一起做危害百姓的事则可以。像这样可以与人一起做恶事、不可以与人一起做善事的人，被称为下愚之人。齐桓公，管仲辅佐他则能称霸于诸侯，竖貂辅佐他则国家就乱了。像这样可以与人在一起做善事，也可以与人一起做恶事的人，称为中等之人。”以此为据而列出品第人物的九等次序，穷尽经传中所载人物，以世代先后编次，总体具备了古今人物的概要。

律历志

【原文】《虞书》^①曰“乃同^②律度量衡^③”，所以齐^④远近，立民信也。自伏戏^⑤画八卦，由数起^⑥，至黄帝、尧、舜而大备。三代^⑦稽古，法度章^⑧焉。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⑨。”

【注释】①《虞书》：谓《舜典》。②同：统一之意。③律度量衡：律，指音律；度，计算长短的器具或单位；量，确定、计测东西的多少、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等的器具；衡，评定、标准。④齐：划一。⑤伏戏：即伏羲。⑥由数起：谓卦起于数。⑦三代：指夏、商、周。⑧章：显著。⑨“谨权量”等句：见《论语·尧曰篇》。包氏注：“权，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称，是称物之器，以称称物而知轻重。斗与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尚书·舜典》所说的“同律度量衡”之义，其度就是度物的长短，如尺丈等。谨权量，就是谨慎齐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间贸易公平。审法度，就是审察礼仪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乱。修废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的施行。

【译文】《虞书》上说：“统一律、度、量的评定标准，这是为了使远近之民都能统一，百姓交往时有所凭信。”从伏羲画八卦之时，数字就由此而起，到黄帝、尧、舜时就都齐全了。夏商周三代考察古事，让度量衡制度更加明晰。周朝衰亡之后，失去了对天下度量衡的控制。孔

子在陈述后代帝王应遵守的准则时说道：“要慎重统一度量衡制度，使民间贸易公平；审察礼法制度，使百姓各有秩序，不紊乱；重整官员制度，使得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这样，四方之政便能顺利地施行了。”

【原文】声^①者，宫、商、角、徵、羽^②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③，荡涤^④人之邪意，全其正性^⑤，移风易俗也。协之五行^⑥，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征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

【注释】①声：《说文》：声，音也。②宫、商、角、徵、羽：指古代五声音阶的五个阶名。简称五声或五音。③八音：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所制。④荡涤：清洗，清除。⑤正性：自然的禀性，纯正的禀性。⑥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译文】音声，共有宫、商、角、徵、羽五音。之所以制作音乐，调谐八音，是为了净化人们心里的邪思邪念、保全人们纯正的禀性、改变风气转换习俗的。用五行来和五音配，那么角就是木，在五常中是仁，在五事中就是貌；商是金，在五常中是义，在五事中就是言；征就是火，在五常中是礼，在五事中就是视；羽就是水，在五常中是智，在五事中就是听；宫就是土、在五常中是信，在五事中就是思。如果从君、臣、民、事、物五方面来说，那么宫就是君，商就是臣，角就是民，徵就是事，羽就是物。音乐唱和有了一定的象征，就可以借以说明君臣位分和职事的体统。